

清·德齡郡主 原著

揭發了慈禧后私生活的實況

御香縹緲錄

行印店書方東灣台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 御香縹緲錄

(Imperial Incense)

|    |          |     |          |    |             |     |
|----|----------|-----|----------|----|-------------|-----|
| 一八 | 觀物傷情     | 一三〇 | 容齡女士前序   | 一九 | 容齡女士後序      | 一四二 |
| 一七 | 盛京的宮院    | 一二〇 | 介紹原著者    | 二〇 | 射圃的故事       | 一四八 |
| 一六 | 奉天，太后的故鄉 | 一〇八 | 容齡女士前序   | 二一 | 抵贛情深        | 一五九 |
| 一五 | 田野之欣賞    | 九八  | 遍地金沙     | 二二 | 梨園別部        | 一六九 |
| 一四 | 袁世凱      | 八八  | 御用列車     | 二三 | 歸途          | 一七四 |
| 一三 | 途中瑣事     | 七七  | 火夫與司機之幸運 | 二四 | 育蠶繅絲        | 一八五 |
| 一二 | 列車上的小朝廷  | 六八  | 庸閣的路政官員  | 二五 | 小型工業部       | 一九二 |
| 一一 | 老佛爺的侍從   | 六〇  | 火車上之內務府  | 二六 | 太后的愛犬       | 二一〇 |
| 一〇 | 失去自由的光緒帝 | 五三  | 豪華的鸞輿    | 二七 | 裝飾物的研究      | 二一七 |
| 九  | 上方玉食     | 四四  | 樂隊與接駕    | 二八 | 湖上浮宮        | 二二六 |
| 八  | 御衣庫      | 三七  | 御衣庫      | 二九 | 太醫院         | 二三五 |
| 七  | 樂隊與接駕    | 三三  | 失去自由的光緒帝 | 三〇 | 仁愛與公正       | 二五〇 |
| 六  | 豪華的鸞輿    | 二五  | 老佛爺的侍從   | 三一 | 朝荷迎日        | 二五六 |
| 五  | 火車上之內務府  | 一八  | 列車上的小朝廷  | 三二 | 太后的梳妝檯      | 二六四 |
| 四  | 庸閣的路政官員  | 一四  | 途中瑣事     | 三三 | 上苑奇葩        | 二八〇 |
| 三  | 火夫與司機之幸運 | 九   | 袁世凱      | 三四 | 玉體橫陳        | 二八七 |
| 二  | 御用列車     | 四   | 田野之欣賞    | 三五 | 花木之妖        | 二九五 |
| 一  | 遍地金沙     | 一   | 奉天，太后的故鄉 |    | 容齡女士後序      |     |
|    |          |     | 盛京的宮院    |    | 宮廷生活之回憶(代跋) |     |





857.7  
854-13-7  
35

## 介紹原著者

在三十歲以上的人的記憶裡，「德齡公主」應該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吧？她曾經寫過許多英文的作品，並且其中有一二本早已在二十多年前經人翻譯出版；而當民國十六七年的時候，她也曾在祖國有過較長時間的逗留，甚至還在上海跟李時敏君伍愛蓮女士等演過幾天英文戲，地點是博物院路時代的蘭心大戲院，所演的大概就是清宮秘史一類的劇本，由她自己扮演「大清國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聖母皇太后」——西太后。

其實不但照中國的習慣，已經覆亡的一朝所頒給的種種頭銜都得一律作廢，從來沒有再公開使用的；便是真要保留她在遜清一朝所取得的封號的話，也祇應稱爲德齡郡主，因爲她和她的妹妹容齡女士（封山壽郡主）都不是努爾哈赤的嫡裔，根本就沒有晉封公主的可能。這一個錯誤是第一位譯述她作品的先生所鑄下的，她只草草地譯出了 Princess 這一個字，並沒有考慮到在中國還有公主郡主之分。其後德齡在上海演戲，廣告裡少不得要寫她的大名，她也就落得「自高身份」的以公主自居了。

同時又因德齡原籍東三省，（東三省人在前清是一概被稱爲滿洲人而不算在中國人以內的）後來又嫁了一個美國人，並且所發表的著作全是英文，所以在一部份人的心目中，已把她看得完全成了一個外國人了。其實她却十足是十足的中國人！她的大后「德齡」兩字，也是和她的令兄令妹等排行的，所以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清宮二年記」譯本上，把她的署名隨便譯做「德菱」，甚至改排重印後猶未校正，委實是極可異的。

德齡女士的父親裕庚公爵，是滿清的一位貴族，曾經做過駐歐各國的欽差大臣，可算是一位前輩外交家。他在英法兩國逗留的時期很久，他的一家也隨着他同客異域，所以德齡女士的兄弟姊妹早年



都會飽受西方教育——她的二哥助齡是在法國讀陸軍的，長于攝影術；她的妹妹容齡女士英法文也都很好，嫻廣東唐寶潮先生，七八年前曾經用英文寫過一本歷史小說「香妃」。我在譯述「御香縹緲錄」和「瀛台泣血記」這兩部書的時候，因亡友唐云帆兄之介，很得到助齡先生和容齡女士的帮助。——及至回國以後，經慈禧太后的賞識，便把她們姊妹兩位一起召進宮去，像女官又像小輩的撫養着。她們在宮裏大約住了兩年光景，旋即離京南下。（有人說她們是給西太后驅逐的，因為她們的母親竊取了宮內的寶物，確否不可知。）她們在上海的交際場中也相當活動，德齡便認識了美國駐滬領事館中的副領事Mr. T. C. White，由戀愛而結婚；後來White君的職位更調，他們便一起回到美國去，不久更因White君的改充新聞記者，德齡也就跟着開始了她的著作生活。她的作品除「瀛台泣血記」「御香縹緲錄」以及一本較舊的「清宮二年記」之外，尚有「The Golden Phoenix」「Kowtow」等六七部，都是以清末宮內的情形為題材的。平心靜氣的說：她的文字寫得委實很流利，而她當年的宮廷生活更幫助她貯藏了不少珍貴的材料，雖不免偶爾也有歪曲事實，取悅讀者的地方，尚不足為大病。

她和White君曾經生過一個男孩子，取名 Thaddeus R. White 不幸在未成年前便死了，所以她在「御香縹緲錄」的扉頁上，會題下「In loving memory of my son Thaddeus Raymond White」一句很傷心的獻詞。這個孩子去世後，他們夫婦倆的感情大受影響，甚至有許多人說他們已經離婚了。

民國二十四年的秋天，她獨自回中國來走了一次，其時「御香縹緲錄」一書恰好在申報上連載完畢不久，我就湊她經過上海的時候，上華懋飯店去和她長談了二三小時。那時候她已是一位將近五十歲的半老婦人了，衣飾當然全部洋化，見了人也儘可能地不講中國話；在她心目中，美國已是她的祖國，中國反是一塊陌生的土地了。記得我在送她上滬平通車的一天，曾經很率直地向她建議，希望她以後如有著作，最好介紹一些中國的新事物，不要讓歐美的讀者永遠只知道中國有一位Empress Do

Page 1。前年起美國朝野熱烈倡導援華運動，我在報紙上似乎也看到德齡女士參加「中國之夜」及「一碗飯運動」的消息。或許我們這一位老朋友對於祖國所持的觀念已經改變了！

說也真巧，前年十月我到重慶，十一月初因朋友的一再邀約，加入時事新報，重慶已間斷達四年之久的夜生活，每夜自己發稿，與剪刀紅墨水爲伴。隔不到幾天，一個晚上，正當我在分發第三次中央社電訊稿的時候，忽見一標題：「德齡公主撞車身死」。仔細一看，原來我這位老朋友在加拿大爲汽車所撞，醫治無效，已於十一月二十二日亡故。我便把這消息特地交給第一版編者，請他加個黑圈框登出，雖然我自己也知道論新聞價值，這消息是不值得如此大做的。

第二天，許多文藝界的朋友和我見面時，都特別提到這件事，因爲他們都知道我和德齡過去的友誼，想從我這裏聽到一些她的生平。後來我就寫了一篇東西，給時事新報副刊青光發表，內容和上文大致相同，因爲我對她的認識也不過如是而已。

秦瘦

鷗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元旦改作





## 容齡女士前序

德齡郡主當年會撰清宮二年記一書，早已膾炙人口。其後在美時，聞有出版物流行，乃因遠隔重洋，多未曾寓目，亦最大之憾事。去歲復見其新著「御香縹緲錄」[Imperial Incense] 捧讀一通，不啻慈禧后之野史。同胞姊妹，天各一方，得見此編，不勝動雁序分飛之感。觀其章法筆致。容齡固望塵莫及，有如游夏，不敢贊一詞也。惟篇中所列，有一二事蹟，說得天花亂墜，儼若蜃樓海市，令人不可捉摸，良心所在，姑爲證之，如謂慈禧后與榮祿一節，查慈禧后入宮，年始十六，彼時榮祿隨任在外，尙是髫齡，彼此未嘗覲面，戀愛從何說起？民十年法國霞風將軍來華，容齡會備招待之列，其赴津所乘花車，即書中所指之物，實則該車自造成後，慈禧后並未得乘坐一次。至謂宮中鞋匠等事，尤屬子虛，查后用之履，向爲各王妃命婦所進。回憶遜清時代。愚姊妹出入宮闈，侍后最久，惟吾姊出宮，在后薨以前，容齡雖宮，在后薨而後，其中相距又三四載，凡禁內細微瑣屑，似容齡知之較爲詳確，改不惜嘵嘵爲之證明，以作吾姊搜集前朝遺事之一助。若論是編新奇熱鬧，只作小說看，爲消閒釋悶則可，若視爲紀事，則半屬鏡花水月，虛而不實，且未免有傷忠厚。因憶及蔡元培先生石頭記索隱，詳證董小宛事，道德文章，殊足使人欽佩。况容齡對於吾親愛之手足，自不能已於言，傾誠而出也。知我罪我，其惟德姊。



# 一 遍地金沙

春天，桃花像爭妍鬥勝地在北平城內城外，到處開放着；一陣風過，落花滿地，彷彿是鋪上了一條緋色的地毯一樣；空氣中，隨時可以聞着一股濃烈的香味。

某一條街上，遍地鋪着金子一般的黃沙，大隊的入馬，浩浩蕩蕩地在前進。行列極整齊而嚴肅，除掉人馬在沙地上踐踏，發出輕碎的沙沙聲以外，旁的便聽不見什麼了。

許多盛裝華服的人，跨着馬，戴着有貂尾做裝飾的朝帽，組成了一隊光輝燦爛的隊伍。他們座下的馬都是最好的蒙古種，光滑的毛片，長而整齊的鬃毛，時時發出耀眼的光來。馬鞍上都鑲着珍貴的珠寶，腳蹬上也有很好看的裝飾。平均每一匹馬的身上，至少有四五種不同的顏色，幾百匹聚在一起，再加上了陽光的反映，便蔚成雲錦似的奇觀了！

在這些馬所踢起來的灰塵的後面，相距約一二十步，有一乘全部放着金子的光彩的大轎。轎子的兩邊，畫着兩條張牙舞爪的金龍。抬轎的是十六名太監。在這座轎子的裡面，像廟宇裏所塑的神道一般，端然不動地坐着的，便是當時的皇太后，慈禧，中國四萬萬人民的主宰。

在這座鸞輿的後面，還有六乘全部漆着紅色的大轎，每一乘大轎，有八個太監抬着。這就是侍從女官們所乘坐的，我和我的妹妹容齡，便是其中之一。

整齊的行列，在一重極度肅靜的空氣裏前進着，人和馬都難得有聲音發出來，偶然可以聽到格拉格拉的幾響，那是笨重的轎槓，在轎夫的肩膀上轉動的聲音，除此以外，就祇那個天下聞名的大太監李蓮英，不時在前後左右走動，用一種雖低而極兇暴的聲音，向隊伍中的人呼叱着。因為這些儀仗，這些行列，事前都是由他一個人費了許多時候佈置下的，所以大家都得服從這個可怕的魔鬼的命令。

從順和園的大門起，一直到熱河行宮的大門止，在這一條幾百里長的官道上，遍地是鋪着金色的潮濕的黃沙。尋常的百姓們，不但不准走上這一條御道來，就是站在較遠的地方，瞭望鑾駕在這裏經過，也是要立斬不赦的，所以從來也沒有人敢大胆違犯過。

行行重行行，這一條黃蛇似的御道，漸漸地折入蒼綠色的山谷中去了。我們暗暗在猜測太后這時候心頭上所懷的是怎樣的一種感想？她離開熱河差不多已經整整的有五十個年頭了，那個地方，可算得是她的發祥之地。其時，她還是一個極美麗極年輕的女人，她在宮內的地位，却祇是咸豐皇帝的一個寵妃。因為咸豐突然死了，便頓時勾起了朝中兩位權臣的陰謀，他們想把她那年幼的兒子——同治——黜廢為庶民，却奪下他的皇位來。

雖然她那時候對於朝中的一切情形，還是不很熟悉，她也並沒有什麼特殊的經驗，但是環境逼迫她，使她不得不用一種極巧妙的策畧，去對付那兩個陰謀家——載垣和肅順。後來，她就懷着滿腔的憂慮，把她的兒子搶出了虎口，就在這一條黃蛇似的御道上，從熱河逃回了北平。當時在路上保護她的，便是榮祿。在慈禧沒有給咸豐選去做妃子以前，榮祿就是她的情人；後來榮祿仍克盡厥職的做她的忠僕。他們兩人中間的一番戀愛，却就此很沉痛地犧牲了。

到如今，差不多已過了半世紀了，她自己也已經給人家尊為皇太后了；榮祿是死了，她所生着的兒子——同治，也早已不在了。所剩的祇是一個最好滑的李蓮英，依舊伴着她，從這同一道路上，再到她的發祥地——熱河去。

離開紫禁城——那個充滿着野心的地方——一步一步的遠了，皇太后的一大隊人馬，不住的在這條黃沙路上前進着；但是五十年前的人馬的蹤跡，已經像過眼烟雲一般的不可再見了。

前進，前進，越過了那些綠色的山頭，偶然在幾處預先佈置好的廟宇裡歇息一會，……接着，又繼續前進。這一隊美麗的行列，終於是在熱河行宮前的那片大空地上紮下了。這裡的一切，都是靜止

得像死的一樣！

這些宮殿的屋面上，雖都同樣的鋪着黃色的瓦片，梁上和柱上，也滿繪着麒麟龍鳳之類，但是這些工程，看起來終不如北京禁城裡的宮殿或頤和園裏的宮殿那樣的精緻：想必是這裡的土工們的技巧，確有不如北京那邊的工匠的地方。

成羣的女官，太監，和宮女，默默無聲地隨在太后的後面，很迅捷地走着。太后的行走，本來原很輕快的，其時，她似乎急着要回想到從前的境界中去，因此在這些冷落的宮殿裏，穿來穿去的走得彷彿更快了。她把以前她做一個年輕的皇妃時候所到過的地方，幾乎全走遍了。

後來，又到了一所空閉着的宮殿上，她忽然用極低的聲音，獨自感嘆起來。我因為緊隨在她的肩後的緣故，可以很不費力的聽她說道：

「這一個寶座，就是我們的兒子，在行加冕禮時所坐的！我們至今好像還可以看見他坐在那裏。

——景象是跟昨天一樣——他所穿的是全套最高貴的服飾。」

她的感嘆是這樣的靜穆，而她的思潮却受了這個可以紀念的加冕禮的衝動，不住的在起伏。當這一個加冕禮舉行的時候，也就是她三度攝政的起點。這種情形，簡直是同昨天一樣。而她現在所站的地方，也就是昨天所站的地方！她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她的嬰兒在這上面行加冕禮的那個寶座，好久不作一聲，也不回頭來看她身後排列着的一行隨從。她只低下了頭，拂過了第一個女官，以至於最後的一個小太監，又穿往別的殿上去了。

她又指着另一座宮殿告訴我們，這是咸豐死後停靈之所，她說得是非常的真切，我們彷彿看見有一個已死的咸豐，躺在她所指着的地方；而他所丟下來的一副千斤重担，只得讓他的嬌弱的愛妃給他担任了。——就是現在這個溫和的老婦人。

在沒有到這裡來以前，太后已會告訴過我許多關於她自己的歷史；現在，她就將當日最繁華，最

幸福的幾段事情所發生的地點，一一指點給我認識。這對於她，是多麼傷心啊！但是當我們後來離開了熱河行宮回到北京走進了頤和園的大門之後，這些悲痛的陳跡，便絕不費事的擲出了我們的腦神經外去了，猶如翻過了一頁歷史一樣；而從此，這一部份的歷史便永遠不再有人去翻看了！

## 二 御用列車

近來太后的脾氣似乎已變得很歡喜動的樣子。我想，也許她是受了上回那一次熱河之行的影響。在沒有到熱河去之前，她的足跡所至，總是跳不出紫禁城和頤和園這兩個地方。雖然在庚子拳匪之亂的時候，她曾經到西安去過一次，然而那是迫不得已而逃難，當然不能算是出遊。這幾十年來，可真的把她關閉得悶透了；而宮中的那些朝參大典，以及每天和她的臣下們集議軍國大事的早朝，也不免使她覺得有些厭倦了。且不管她究竟是爲了什麼緣故，總之，她是很熱烈地在希望過一些不同的生活。我又想我平時對於我自己的種族——滿洲人所加的種種神秘的猜測，或許也是使她打算出遊的動機之一。因此，後來很有人在議論我——雖然並不會明白的指定——是擯撥太后往奉天去的罪魁。由是依事實而論，自從我們滿洲人的祖先在西歷一六四四年入關以來，滿洲人只有一天一天的進來，很少再回去的，所以也無怪我和我的妹妹對於我們自己的本鄉，都是這樣的懷念着，希罕着了。

後來，皇太后是決意要上奉天去走一遭了。順便還想看看東陵的那些古宮。當然，她的主意一經決定之後，便等於是已經實行的一樣了，立刻就有電報打到奉天去，知照那裏的人，準備一切。雖然那邊的宮院也像熱河行宮一般的常川有人看守着，可是在太后未啓程以前，北京方面又另派了許多人去，目的是要把那幾座已空閑着的宮殿，點綴得像紫禁城和頤和園一般的華貴舒適。

但是從北京到奉天的路程，委實是太遙遠了一些，連太后自己也知道不能再乘轎輿去了。而且她

恰巧已從外國鐵路公司裏買來了一列「御用列車」，雖然她已化了一筆驚人的巨款，——這並不是鐵路公司的人欺騙她，實在因為經手的人都要錢，一層一層的加起來，到最後，它的總數竟足夠抵得上一個較小國家的全年的開支了。其中李蓮英當然也有分，誰也不知道他得了多少銀子。——但是她却還不會使用過一次咧！她時常在懷疑：坐火車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滋味，所以這一次，決意要想試一試了。她實在是難得離開北京城的，借這個上奉天去的機會，她想看看她自己所統治着的土地；也許她還想見到幾個平民。不過這一點，在事實上是不可可能的。因為尋常的平民，照例是不准見她的，於是她也就不能見他們了。每逢聖駕出巡的時候，不但大道上不許有什麼閒人逗留，就是附近的小街上的行人，也必被驅逐淨盡。然而據我和我的妹妹所知道，每當皇太后或皇上在街上經過時，兩旁的居民們無有不在家裏挖開了紙窗，從一個一個小孔裡偷看着的；祇是因為皇太后們所乘坐的鸞輿，以及女官們所乘坐的紅色大轎，都是遮得密不通風的緣故，他們雖在窗孔裡偷看，却並不能看見我們的一手一足。我有時往往歡喜把我的轎簾拉開一些，以便瞧瞧外面的景緻，但是也不敢拉得太開，使外面的人能夠看見我；因為我要如這樣不拘禮的話，旁入就要大加指謫了。

聖駕東行的主意雖然是已經決定了，但是在啓行之前，儘有許多事情須得準備咧！第一步必須讓太后下一條正式的上諭，指定她的專車將於何日自北京開往奉天。同時，還得添製一條新的法律，就是凡當太后的專車在路上行駛的時候，全路的無論那一段，都不准再有旁的車輛移動，違者處以極刑。當然，這一次京奉鐵路上的長官，都不免被派為基本扈從人員了。此外，太后又得隨意挑出幾個重要的廷臣來同行。至於其他的一切籌備工作，便由我和大將軍慶善負責處理，這裏也不及細寫。

籌備工作一開始，鐵路工人便首先忙碌起來了。因為據我們的估計，要裝載全部的官員，太監，宮女，以及各種用具，材料等等，這一系列御用專車，就非得掛上十六輛車不辦。同時又因為這些車輛在購到以後，還從不會行駛過，為慎重起見，少不得先要施行一番檢查，這一部份的工作，居然是很

迅速地辦妥了。其次就是要把十六輛車子完全改漆代表皇族的黃色。能够保持本來的面目的，只有那一輛機關車。我想皇太后如果想到了這一點的話，她是決不肯讓這輛機關車不換顏色的。

這是多麼可惜啊！我們竟不能有一輛黃色的機關車，拖着我們，在中華的原野上往來馳驟，使我們至今還覺得不勝抱憾！

皇太后雖然是決意要出京了，但是還得照例的教朝中的各位大臣對於這件事發表一些意見。每逢有什麼比較重要一些的事情發生的時候，她總是要徵詢他們一番的，不過，據我所知道，事實上她對於廷臣所貢獻給她的意見，却往往是非常的漠視；尤其是那些和她自己的意見相左的話，那是更不願意聽了。這一次她爲着要服從習慣，沒法又下了一道例行公事式的上諭，可是這上諭下去之後，廷臣就不免大大的忙亂起來了，奏章像雪片似的送進來。他們的大意，都不外乎下面這幾句話：

「伏念中國自堯舜以來，歷朝帝主，未聞有輕以萬乘之尊，托諸於彼風馳電閃，險象環生之火車者；况我皇太后春秋已高，尤宜珍攝，以慰兆民之望。……即朝中各事，亦端賴聖意裁決，不可一日廢弛。故臣等誠望我皇太后勿爲夷人之妖言所惑，罷巡幸之行，實爲至善！」

這裡所謂「夷人之妖言」，大概就是指我和我的妹妹而言。

在我們準備起程的二十天之內，差不多每天總有這種奏章送進來，可是皇太后却一概置之不理，隨手撕成片片，丟滿了一地。這也是她的習慣，每逢見到有什麼跟她自己的意見相反的奏章，她總是這樣撕掉的，她還很着惱地說：

「因爲從前的皇帝沒有坐過火車，現在我們就不能坐嗎？要是那時候已有火車的話，他們怕不早就坐了！而且就是有什麼危險，我們也不怕！我們所經過的險事，還能說少嗎？尤其可惱的，這些奴才們竟敢說我是老了！」

然而她其實的確是老了：那時候，她的年齡已快近七十歲了，她的面部，她的手指，也和尋常的



老年的女人一樣地顯露着老的象徵了；可是倘有人直言無諱的說她是老了，她就不免要非常着惱，認是爲重大的侮辱。

「……再者，他們也不該說，」她繼續的自語着，她的怒火是逐漸的升高了：「因爲這裏有些事情要辦，我們就不能離開北京！難道說他們竟不知道我們的人走到那裡，整個的朝廷，便跟隨到那裡，所有的事情，不是依舊可以辦嗎？像庚子那年拳亂的時候，我們望西安一走，洋兵便跟不上來了；而我們的朝廷，卻是依舊在我們的手裡！他們竟連這些都不明白嗎？這樣愚蠢的東西，要他們幹什麼！」

於是，太后東幸的事情，便這樣決定了。就有欽天監替我們揀了一個大吉大利的日期和時辰，以便出發。這一天，禁城裏是充滿了一種狂熱的忙亂的空氣，從李蓮英起，一直到最低級的宮女：從執政的大臣起，一直到鐵路上最小的差役；從皇太后和宮眷起，一直到我們這些侍從女官；個個都是一樣的忙亂。

當然，從朝門一直到火車站去的一條大路上，又得照例的鋪上一層黃沙；這些黃沙都是浸得很溼的，像海邊的沙灘一樣，爲的是免得給風括起來。一出紫禁城的大門，我們便一齊上了轎：我的轎子恰好緊隨着太后的鸞輿。我們穿過了中華門，前門，沿着前門大街，一直到永定門：那裏，就是我們上車的所在。

皇太后的鸞輿自然還是用十六個太監擡着，而且是決定要帶往奉天去的，已預備一輛棚車裝載它。

我和其餘的女官們，都照例的坐在紅色的大轎裏，但是我總不耐悶坐，照例又拉開了一些簾簾，偷看着外面的景緻：左邊，我先看見了天壇上的那個藍色的發光的圓頂：後來又在右邊望到了那座先農壇；最後，巍然高聳的永定門到了。我們的行列便魚貫似的穿過了那個門洞，直到站台上才繫住。

這時候，那一系列御用列車，已安穩穩地停靠在那裡了。十六輛車子，一般的漆着極美麗的金黃色，看去是多麼別緻啊！雖然它們的輪軸都還保持着原來的黑色，然而在很跼促的二十天工夫之內，這些漆匠們已能把十六輛車身完全漆齊，也可見他們的工作，委實是很勤苦的了。

到了列車的旁邊之後，第二步就要準備上車了。但是我們要上車是很容易的，只須打那些常用的鐵製的踏步上走上去就行了；然而太后却不能這樣草草，非得另外替她準備一條特別的道路不可。不過她倒也不急急的要上來，她先想看一看這列火車的究竟，因為她對於這一系列御用火車，固然還是第一次見面；就是其他的火車，她也從不曾見過咧！據我所知道，除掉我偶然給她講過的一些關於火車的常識之外，她連一張火車的相片也沒有見過。因此，我又不免暗暗在替那行車的鐵路員工担心，也許這些火車的轉動，會有什麼使皇太后不滿意的地方，他們就得連帶送命了。只要這個老婦人隨便說一句很簡單的話，他們的腦袋便立刻可以吊下來了！

其時，我們皇太后是真像一個小孩子得到了一件新的玩具一樣。

在她沒有走上這一系列神秘的火車之前，她決意要看看它畢竟是怎樣的一件東西？於是她就命令攔轎的人把鸞輿歇下來，讓她可以隨意的指揮。她先教火車慢慢地望前開去，火車動了，她真是萬分的歡喜；竟把她自己的尊嚴也忘了，俯下了腰，儘瞧着那些在轉動的鐵輪出神，同時又連珠般的發出了無數的問句來。她問：機關車裏怎麼會有蒸汽車呢？蒸汽是怎樣造出來的呢？究竟是什麼東西在推動這些輪盤？為什麼火車不能在平地上走，必須在鐵軌上走呢？她的神氣是完全變做一個小孩子了，誰也不會想到她是一個專制的女皇！

火車依着她的命令向前，後退，向前，後退，一直到她看得滿意了；似乎她自己已經懂得火車是怎樣會行動的了，她這才吩咐上車。

在她所用的一輛車的前面，鋪着一方像輪船上攔着的跳板一樣的木板，板上是覆着一條黃色的絲

毯；李連英先走在她的前面，扶着她的手臂，兩旁另有許多太監用手夾護着她，以防傾跌。待她踏了車廂，這一方木板立刻移去了。

這也是預先規定的：火車每一次開行，必須先得到了她的許可；雖然火車的停止，有時候因為事實的需要，司機的人不能不自己做了一些主張，然而這僅是例外而已。她並且還再三的誥誡，無論如何，機車上不准鳴汽笛，車站上也不准打鐘。

因為這一次到奉天去的路程，確然是比上熱河去的遠得多了，所以她不得不來嘗試一下這種新奇的東西。在她年輕的時候，人們要是見了這種火車，無有不詫為靈異的了！誰也不會相信這種東西是可以便利人的！現在，她居然親自嘗試了一件她年輕時候所認為絕對不可能的東西，並由這件東西載着她，從鐵道上望奉天進發，那可不是一樁非夷所思的奇蹟嗎？

可是，她終於還帶着她的鸞輿，她想或者這種新奇的，可疑的縮地法，在半途上會受到什麼障礙。

### 三 火夫與司機之幸運

在太后沒有上車之前，還有一件事情是必須注意的。其實也是一種很頑固的習慣。就是每當聖駕臨幸任何一座建築物的時候，第一個走進去的，必須是她自己：要是已經有人在裡頭的話，這個人就得先行退出來，必須讓太后走進去之後，其餘的人才能跟着上前。於是在太后未上車之前，便有人先去把那車上所有的工役一起趕下車來，把他們引到一個望不見太后的所在去，齊齊整整地跪着，低下了頭，靜候她老人家上車。因此在這個短短的幾分鐘裡，這一系列升火待發的御用火車上，雖然烟灶裏同樣的在冒着黑烟，氣鍋裡也同樣的蓄滿着蒸氣，但是竟沒有一個人坐在車上照料；一直到太后在她自

己的車廂裡坐定之後，這些火夫和司機們，才得從地上爬起來，回到他們的固定的職位上去，等待開車的命令。

當我們在準備出發前的二十幾天裡，正不知道發生了多少的困難，累得那慶善差不多已是心力交瘁了！第一個困難問題，就是車上的一班工役；因為太后堅執着要叫那些太監們去担任行車的事務。但是這可怎麼行呢？雖然那些太監們大半已在宮內執役多年，儘可以勝任普通人家的男管家或侍婢的職務，然而他們從不會受過一些起碼的鐵道常識，叫他們如何行車呢？

慶善費了許多的唇舌，好不容易才打消了她這個成見；但是她最後還切實的叮嚀，無論如何，不准那些鐵路工役走進她的視線以內來，表示她依舊還遵守着不用男人來服侍她的古訓。

這個問題就算這樣解決了。可是其他的事情，却不能這樣容易。其中有一件是最可發笑的，就是太后堅決的命令慶善要教他把那一列車上的全體工役，從司機一直到最低級的打掃夫，一齊穿起朝靴，戴起朝帽，打扮成十足的太監式。讀者試想：一個面目黧黑，整天伴着烟和煤在一起的火夫，戴起了這樣一頂小洋傘式的朝帽，可不活像一支老菌嗎？再把他足下所穿的一對黑緞製的長靴，身上所穿的一襲顏色鮮艷得像彩虹一般的錦袍，和他所站的那個煤堆比較一下，你們就不難想見那是成了一種怎樣的現象！但是這種現象畢竟是實現了！本來，皇太后的命令，便等於法律，誰還能更改！

在一輛機關車裡，同時有三個司機在服役。——當然，他們也都打扮得和太監一樣。——讓我們用甲司機，乙司機，丙司機來分別他們。其時，他們的地位已和朝中的大臣，各省的總督，一樣的重要了；所以他們儘可盡量的要求多派幾個助手，而正式在那裡開車的，却祇是甲司機一個人。（事實上也不容許兩個人同時開車。）在平常的日子，他總有一個坐位，可以安安穩穩地坐着；但是在這一系列御用火車上，除了皇太后自己以外，無論什麼人都是不准坐的，於是他也只得直挺挺地站着。那乙司機的職務是很省力的，他只須望前面看着，如果發現軌道上有什麼變故，——譬如像一頭牛在軌道

上穿過，或其他相類的事清。——就由他負責報告甲司機。這個人的位置，在尋常的列車上是沒有的；就是偶而有，也可以很隨便地拉一張凳子，在甲司機的旁邊坐下的；但是這一次，他當然也不能再坐了，因此他往往把蹲和跪的兩個動作，互相輪替了運用着，稍資休息。這便是皇太后所最注意的禮節和權威。

至於那丙司機呢？事實上只是甲乙兩人的替班而已。要如他們中有人想休息的話，便由他補上去；假使需要休息的是甲司機，那末實在開車的職務便由乙司機走上去接替，而把乙司機所遺下的職務，讓丙司機代掌。

其次讓我再講火夫的情形：他們一起是四個，——始終是戴着朝帽，套着朝靴，而又穿着太監的服式。——暫時也把甲乙丙丁來代表。甲火夫是實在負責照管爐火的人。乙火夫却毫無所事地閒着，一直到甲火夫需要休息的時候，纔由他上去接替。丙火夫的工作是把後面煤水車上的煤，剷到前面來，使甲火夫可以取來加進爐子中去。丁火夫站在煤堆的上面，用一柄短短的小剷，把高頭的煤，剷到下頭來，使丙火夫不必費什麼力，就可以把煤輸送給甲火夫。但是我們不妨想想看：那個丁火夫所處的地位是何等的尷尬？他既不能站着，因為煤堆太高，車子一顛一簸，豈不要跌下來；他又不能坐着，因為這是違反太后的命令的。那末怎麼樣呢？當然，他只用半坐半站的方式，老是蹲着了。所以，他的工作是特別的慢，而且還要時時照顧着自己的安全。

這樣，一切的動作都依着宮中的儀式演出來了。我想在事前，這些人定會受過幾天的特別訓練的。我也曾幾次上那機關車上去觀看過，只見那些人都是愁眉苦臉地透着很不高興的樣子。當然，我後來也並不曾奏明給太后知道。但是我知道他們實在是受不慣這種約束，因為在平常行駛任何一列火車的時候，這種種約束都是絕對沒有的。第一不舒服的便是頭上的朝帽，和身上的錦袍；第二便是無論怎樣辛苦，不准坐下；第三爲着怕要驚擾太后起見，不輪碰到何種情形，絕對禁止鳴汽笛或敲鐘。

還有那些司閘夫是怎樣工作的呢？

當然，他們是不准走上這些黃色的車輛來的，更不許在這些車的頂上跑過；——如果這樣，至少就得殺頭。——那末，當這列車進了一個車站，要停歇的時候，這些人怎樣能上那末一節黃色車上去，使用手閘呢？這問題看去似乎很難解決，但是事實上倒並不難。因為這列車的速度，自始至終，只有每小時十五英里或二十英里，——大概是十六英里，所以在需要停車之前，司機必先派一個人從機關車上跳下去，奔到煤水車後面的半輛車上去，——這半輛車並不漆黃色，乃是專供車上的工役安歇的。——知照司閘夫預備開車。同時，司機便把速率漸漸減低，並預定這列車應停靠的地方；車行漸漸慢了，司閘夫便跳下車來，奔到後面裝着那座手閘機的車上去，或是站在地上，等後面的車行過來纔跳上去，隨即使用手閘，很穩妥地把車閘住。可是在事實上，司閘夫畢竟跨上了黃色的車輛，也就是已經違犯了太后的命令；不過因為他們跳上跳下跳得很快，太后也就不注意了。

在機關車的前面，交叉着兩面大旗，便是從前滿清帝國的國旗。全部作杏黃色，中間畫兩條龍，龍的嘴都是張得很大；在它們的中間，又畫着一顆大珠，珠的地位差不多已在旗的上左角。這一幅圖畫的意思，便是說代表皇帝或皇太后的兩條龍是永還有能力控制代表全宇宙的一顆珠的。

在平常的時候，火車經過每一個車站，站上總有一個小工用紅色或綠色的旗在揮舞着，以示前途的安全與否；但是當太后這一系列御用火車經過的時候，在站上揮旗的人，至少是一個縣官。至於他們揮的是紅旗或是綠旗，那是可以不管的；他們揮的對也好，揮的不對也好，因為一直從北京起，到奉天為止，其時這一條鐵道上除掉我們這一系列黃色的車輛以外，就沒有別的車在行動了。只有一列拖着十輛尋常的客車的兵車，滿戴着兵，隨在我們的車後，算是護衛太后的。

我想這一系列車上的全部的工役，必然是經過一番很嚴格訓練的，因為我們平常坐火車，從北京到奉天，有了一晝夜已經够了；可是這列御用火車竟足足行了三日三夜，這種遲緩的速率，已是很够麻

煩的了！再加皇太后動不動就要命令停車，所以這些人委實是很難得有休息的時候了。

而且他們就是可以休息，卻又不能坐下來啊！

然而無論什麼困難的問題，終是有辦法可以解決的。當時司機或是他的助手，那火夫或是他的助手，以及那些司閘夫，——他們一共是六個——需要進食或睡覺的時候，他們都可以回到那掛在煤水車後面的半節車廂裡去。在喫的時候，雖然蹲着或俯着是很喫力的，可是他們蹲的方法都是很熟練，儘可以蹲着喫飯或喝茶。我們往往看見中國的工役，在平時也是很喜歡蹲踞着的。

那末睡覺又怎麼樣呢？

無論什麼人總不能站着睡覺啊！就是他們這些習慣於蹲着的工役，也不能蹲着睡啊！只要車子輕輕一動，他就要倒下來了。但是不要忙，還有一個很聰明的法子啦！這個法子也是宮中所常用的。譬如我，照例也是絕對不許當着太后坐下去的，除非她給我特許，賞賜我坐，我纔可以坐：即使在她睡覺的當兒，輪到我服侍，我也不能私自在什麼椅子或凳子上坐下。但我是可以坐坐地板上，或躺在地板上。——祇苦少一個舒適的枕頭而已！因為我坐在地上，或是躺在地上的時候，我的身體比較她老人家躺在床上的身體總是低，所以便不算違法了。

這些車上的工役，便全仿效了我們的辦法。

他們雖不能坐，也不能蹲着睡覺，可是他們儘可以躺在地板上啊！這樣，他們總比太后低了。太后在自己的車廂裡，不是坐在她的寶座上，便是躺在床上。床當然總比地板高多了！

這輛機關車的內部的地位，似乎比尋常的機關車要大一倍，否則怎樣能够容得下七個人在裡面工作呢？——雖然事實上，這七個人並不是個個在工作。——在煤水車後面的那半輛工役車上，你不容想找到一張凳子，一張椅子，或一張桌子，為的是防備這些工役們在沒有人注意的當兒，私自坐下

去。

現在，我們再要講這些工役們所穿的太監式的官袍了。當然，他們是絕對不能使這些衣服保持清潔的，穿不到半天工夫，便混身給烟灰和油垢所塗滿了。待到這個時候，便立刻要換了。舊的就丟到了車外去，——誰也不會想到這是一個火車小工所穿過的衣服——另外又穿上了新的。這些經費，都是歸內務府擔負的。那末，讀者也許要問，這樣好的衣服，就是沾了油垢，工役們何不帶回去洗乾淨了再穿呢？但是，他們也知道這一次以後，正不知道何年何月，再會替皇太后開火車；而且在平常的時候，他們穿了這樣服式，必遭他們的戚友所譏笑。他們本來是不配穿的。

皇太后在沒有開車以前，對於火車怎樣會行動的種種緊要點，差不多全知道了；雖然她並不會親自上機關車去參觀過，但是她已把要問的問題，全問過了，而且還命令這列車在她面前向前向後的試行過，所以她相信這列車對於她，實在是會發生什麼危險了。

還有一點，也是很有趣的。她的記憶力竟是特別的強，在幾個月之後，她往往還能很詳細地告訴人家她在火車上所經歷的種種情形，而且都是非常微細的。

#### 四 庸闇的路政官員

其中有一輛車是我們可以不必注意的，因為它實在是毫無可以值得我們注意的東西。那就是一輛專供各個工役堆放衣箱，網籃，鋪陳等等雜貨的車子。但是這車上，卻老是有人在忙亂着，因為每當這些工役們發現自己所穿的官袍已滿沾了烟煤油垢的時候，他們便到這輛車上來更換新的。但是我可不知道他們是否可以隨時來更換，還是必須在指定的時間內更換。我曾經在那車上穿行過好幾次，卻並不見有人在換衣服，也沒有人阻擋我。雖然我是已經得到了太后的特許，儘可隨意行走，然而我想他們一定也有一種秘密的暗號，待我走到那裏的時候，他們便特地遠避，待我走過之後，再開始更換



他們的衣服。

在這輛工役雜貨車之後，另有一輛車，裝着一羣很特別的人物，那便是京奉鐵路上的一班官員。關於他們，倒很有些文章可寫。也許是因為他們太庸碌得可笑的緣故，或者是因為他們足以代表滿清官場的腐敗的緣故。

雖然他們的名義是「鐵路官員」，其實他們根本不能辦什麼官事。他們對於京奉鐵路，除掉坐享厚利之外，便不能有別的作用了。這一次，他們之所以隨駕同行者，一半固然是因為太后誤認他們對於鐵路有特別的學識，想要他們來照管行車，保護安全的關係；可是還有一半的原因，乃是他們自己想借這個機會，再弄些額外的進益。所以說，在一列御用火車上，他們是特別的一羣！

這一羣鐵路官員，當然也有一個領袖。他當然是一個穿着十分富麗的公服的人，他的名字是孟福祥。一個儀表很軒昂，地位很重要的人；至少，他自己是這樣想。京奉鐵路大部份收入，便是他一個人享受的。然而在事實上，他簡直不辦一事。但是也幸而他辦一事，因為他對於管理鐵路的學識，真比一個小學生所知道的還少；如果他妄弄權，竟親自辦起事來，這條鐵路那就真正的糟了！他雖不辦一事却也不得空閒，因為他整天是在忙着打算怎樣撈錢。

現在再說這些官員在車上管的是什麼事情呢？他們的第一件任務，便是督察方才我所說過的那三個司機，四個火夫，還有別成一隊的六個司閘夫。這些官員，便用來監視他們的服務。孟福祥把這些官員分成幾個小組，每組兩個人。有一組就派在那機關車上專門監視那三個司機，和四個火夫；看他們有沒有做錯什麼事情。但是，天哪！就是那個司機把火車開到了軌道外面去，他們也不知道咧！

不過，因為他們畢竟是官員的關係，他們所發出去的命令，那些工役們無論如何，總得服從。譬如他們吩咐一個司機或火夫要怎樣怎樣做；司機和火夫便至少要動一動，雖然他們要望左邊動，司機和火夫儘可望右邊動，因為他們都是極呆笨的！但是却不能不動。

這些官員最注意的事情，倒並不是火車行駛的速率是否適當，鍋爐的火力是否充足，他們只是牢牢地看清楚瞭了每個司機或火夫，不讓他們私自坐下去，以致違反太后的命令。他們只要不見車上有一個人私自坐下，——包括那在煤堆上鏟煤的丁火夫——也沒有一個司閘夫私自在這些黃色的車頂上動，他們的任務便自以為完滿了。可是，就祇這樣一些很簡單的任務，他們也已累得夠了；因為他們必須時刻不離的監察着，而且又不能坐下去。

這裏，讓我再告訴你們幾段比較詳細的情形。

孟福祥當然也有一兩個重要的助理人員，雖然他自己根本一事不辦，將教這些助理人員何從助理起呢？但他既是一個比較重要的高級官員，照例總得有幾個助理的人。而這些助理他的人，也另有助理人帶着。所以他們的一羣是很多的。這種情形，在滿清的官場中已成了幾百年來無可轉變的習慣了。每當一個人得到了一個可以弄大錢的官職之後，他照例必須將他戚族中所有的男性，一起帶去，讓他們分踞各個重要的助理人員的位置。所以，如果要望這些人拿了錢能替國家或人民辦些事情，那真和要雄鷄生蛋一般的不可想了！

孟福祥——現在已死去多年——當時便是京奉鐵路的局長。他所做的事情，却祇是銀錢的進出而已。雖然在表面上他是太后所委派的，但是如果有人抓住了總管太監李蓮英，用凶猛的刑罰，勒逼他說實話，我們就可以知道孟福祥的位置，完全是他化了鉅額的運動費，向李蓮英買下來的。

所以，這個局長的位置，對於孟福祥是絕對不配的。他簡直是一個完全無用的傀儡。讀者請注意下面，就可以相信了。因為太后急着要知道一些關於火車的學識，便派人去把孟福祥召了來；他一來，當然是先恭恭敬敬的磕了頭，磕罷頭，雖然站了起來，却不敢抬頭，眼睛老是看着地板上，靜候太后詢問。

「究竟是什麼東西使這輛火車行動的呢？」太后的第一個問題。

「回太后……回老佛爺，」孟福祥是有口喫病的，因此他的說話是很慢，而且斷斷續續地不能連貫的。「就是車上這些工役們把火車開動的！」

「這還怕咱不知道嗎！現在，只要問你，他們究竟是怎樣把火車開動的？」

「奴才該死！奴……奴才不知道！奴才不……不……不敢妄回！」

「記得在前一站的時候，」他的答復雖然是這樣的令人失望，太后偏要問他。「爲着一件事情，我們的車子，曾經往後面退過，你現在就告訴我，何以這些車輪既能望前面滾，又能望後面滾呢？」

「奴……奴……才知……知……知道！回太后！這是那司機的人弄的！」

「那末，他們又是怎樣把這個車子停下來呢？」

「回太后！六個人從車上跳下來，奔到最後的那節車子裡去，抓住了那個輪盤，只要他們盡力的抓住，這個車子就停下來了。」

這個答復，也許比較孟福祥他自己所想的倒來得準確一些；因爲他自己總以爲那些司閘夫一定是硬生生地把這列車拉住的。

從上面這一番問答上看來，讀者也許要問，那末要在滿清政府統治下當一個鐵路官員，究竟是憑什麼資格的呢？答復是非常的簡單。只要能用錢買，就是够資格了！至於他們怎樣能幹下去，那只要有圓活的手段，便行了！譬如像我二哥助齡，他也充着一個鐵路監督，但是他所監督的是什麼事情呢？不但我不知道，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之所以能够得到這個位置的緣故，僅僅乎因爲他是一個在法國某某陸軍學校畢業的留學生而已！

表面上看來，皇太后不但時常受她的朝臣的隱蔽，就是關於鐵路部份的官員，似乎也欺騙得很厲害。其實她何嘗不知道，她不過佯若不聞吧了！因爲這些人對於她，也像宮中所有的一切繁文縟禮一樣，的不可救藥；乃是她所不得不忍受的。但是我可以下一個斷語，憑我在宮中所得的經驗而言，皇太

后對於她的臣下的種種特性，如自大，虛榮，作偽等等，可說是無一不知道，而且是知道得十分的确切！

當我們在看她和孟福祥說話的時候，我們相信她那時的心上，祇有兩個念頭：一個念頭是把他攆出去，永遠不要再見他；……一個念頭是當着他的面笑他。可是她也知道如其真把孟福祥攆走了，後來接替他的，也許更加的不堪。那末笑他吧？……也不行！因為皇太后的尊嚴又是她所不能不維持的！

在車子上，每天雖然不設朝，似乎是休假的日子；但是一切的禮儀，卻還得照舊維持。祇有我們這些充任女官的比較還幸運一些。因為我們如果發現了什麼可笑的事情，心上想笑的話，只須回到我們自己的一輛車上去，就可以大笑而特笑了！

## 五 火車上的內務府

我時常在想：如果朝廷上沒有了這些外貌似乎很端莊嚴肅的大臣之後，國家的一切政事，會不會就此停頓；或者只是像一頭馬丟掉了它的長尾巴一般的絕不發生影響。因為我瞧他們除掉在太后跟前端端正正的站着之外，便沒有什麼事情可幹了，所以使我對於他們的能力和功用，不得不發生了一種懷疑。據我所知道，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爲着什麼事情，從沒有一個大臣敢爽爽快快地發表過他的意見的。照理講，他們的本職原是要輔佐太后——也就是要他們盡量向太后貢獻意見，使太后把一切政務，都能處理得中正妥善；但是因為他們過於畏懼太后的緣故，於是太后所聽到的，便祇是些故意要迎合她自己的意思的空論，或是那些可以使她歡喜的謊報。（寫到這裡，我又想起我父親告訴我的關於甲午年中日戰爭的故事來了。據說自始至終，清廷各大臣所奏給慈禧聽的戰報，老是一「我軍大勝

「我軍連捷」的虛話，一直到中國艦隊全軍覆沒，她還不會接到確息。唯一的原因，就爲各大臣都知道太后聽到了戰敗的消息，一定是要着惱的，所以沒人敢說真話了。」

在這一列御用列車上，少不得也有一輛車是指定給這些大臣們棲息的。可是詫異得很，雖然這些隨駕大臣——從最高級的到最低級的——都是很擁擠地羣聚在一輛車上，而那總管太監李蓮英，却是一個人獨佔着一輛車，且又佈置得十分富麗，僅稍次於太后的一輛車而已！這又不能不說是一種奇蹟！

這一輛專供隨駕大臣們棲息的車輛的車身上，爲着要使它不至和那一輛專載鐵路官員的車輛朦混起見，在左右兩面，都懸着一塊牌子，很顯明地寫着「內務府」三個大字。所謂「內務府」者，就是等於現在的內政部。除掉這輛內務府的專車之外，旁的車上，也都有各各不同的牌子懸着，標明是給什麼人坐的，或是裝載什麼東西的，以免大家走錯，可是太后的一輛車上，當然是不能掛什麼牌子的，不過也有一個特殊的記號，就是：兩邊各漆着一條張牙舞爪的巨龍，那是用天藍色漆的，配着金黃的車身，真是非常的動人。

這些大臣都以爲自己的位置是很重要的，在外邊人的面前，往往十分誇耀。但是我可以很肯定地絕對負責的說，他們的位置，實在是絕不重要的！雖然我的二哥勛齡，也是其中之一，可是我總不能抹殺了事實說假話。論二哥的人品和相貌，的確可以說是很漂亮的，他的服式也不能不算華貴富麗；就是他的學識，如果委任他的人能够用得其當，也不見得會輸給人家。無奈現在他們不但不能盡量的用其所長，並且連尋常的事情，也不讓他做，除掉他的漂亮的相貌，華貴的服式之外，他所能替太后或朝廷効力的，可說是沒有了！

慶善，就是那位內務府大臣，也就是在表面上負責料理一切關於內務方面的政務的人。他的官銜聽起來是的確很重要的，然而官銜儘是這樣動聽，事實上他的職務，却和我們理想中的景象，剛巧相

反。在現在的中國國民政府裏，或是美國，及其他的國家，一個當內政部部长或是當相等的職務的人，他的政治上的地位，總是很重要的；可是我們這裏所講的慶善，便就不同了。他所掌理的事務，都是些很瑣屑而很微細的。所以說得確切一些，他實在是等於一個富貴人家的僕從，或是男管家。他的「內務」，其實就是「宮務」。而他的地位和別位大臣不同的所在，也祇是他在宮中接近太后的時候，比別人格外多一些而已。要是在相當的機會上，太后湊巧想需用他，便就近教他幹些雜務；這樣，他可以湊此而鑽營了。

無論他的才幹是怎樣的平庸；他的地位是怎樣的無關緊要，可是他的服式，却委實是非常的精緻！在本書這一章裡，作者所要描寫的主要點，就是這些大臣們的服式。他們的服式都是合於標準的，像制服一樣的整齊。慶善照例也是戴着一頂小洋傘式的緯帽，帽頂上裝着一顆珊瑚製的紅色的頂子；在滿清時代，紅頂子就是一品大臣的標記，端的是貴不可言！帽子的後部，還有一根孔雀毛製的翎子拖着，當他的腦袋晃動時，往往有耀人的光在閃動。當然，他還不能用「雙眼」的翎子，因為這種翎子是一種最榮耀的裝飾物，非經朝廷恩准是絕對不許濫用的。有清一代二百多年的歷史裏，能夠得到這種特殊的賞賜的，不過寥寥三四人而已。——其中的一人，便是大名鼎鼎的合肥李鴻章。

慶善除掉穿着一件長可拂地的天藍色的箭衣之外，上身還罩着一件紫醬色的馬褂，這件紫醬色的馬褂的上面，還有許多花紋織着。可是因為花紋的顏色同屬紫醬的緣故，望去便不很顯明了。不過這些花紋的經緯，都是跟其他部分不同的，就是所謂「暗花」。這些暗花大半是花體的「壽」字，「福」字，「祿」字之類，總不外乎表示長命富貴，福壽雙全的意思。在那一件天藍色的箭衣的上面，爲着要和這件馬褂相配起見，也有這種相同的花紋織着，而且也是「暗花」。「暗花」是一種最精緻最考究的織工，慶善這一身衣服的工料，當然是很可觀的了！不過以外觀而論，像這樣的服式，實在可以算是很美麗的了，何況他腳上還登着一雙發光的黑緞製的朝靴呢！

無論任何一位大臣每當他離開了朝廷，出差到外面的時候，（就是穿行裝的時候）他的腰帶上就得另外拴上兩根白色的絲帶，這兩根帶上各繡着一個字，就是「忠」和「孝」，所以這兩根帶的名字，就叫忠孝帶。他的意思是要使那些當臣下的雖然身子到了外面去，一顆心却老是向着朝廷，永遠的忠實服從。

依事實而論，這一次這些隨駕的大臣們其實都不會離開朝廷半步，祇是在跟着朝廷走；不過說起來總是出差，因此那兩根白色的忠孝帶，便也在我們的眼前出現了。每個人的腰帶上齊拖着這兩根東西，倒像是禮品上結着的彩色緞帶一樣。在這兩根忠孝帶的尾端，還有兩隻小小的荷包，都是刺繡得十分講究的，因為這些荷包是並無規定的式樣，規定的顏色，儘可憑人自己的意思，隨便縫製的，於是種種奇巧的式樣，和種種鮮艷的彩色，便漫無限制地給這些人引用起來了。然而這些荷包的功用，却僅僅是裝飾而已，實際上竟從沒有人利用他們裝過什麼東西。

至於那根腰帶的本身，乃是用藍色的絲線所織就的。顏色當然也很奪目，而用以連繫這腰帶的，照例是一個扣子；這些扣子的式樣，也是並無規定的，儘可讓用的人自己想出各種花樣，因此，這扣子又像荷包一樣地變做了各人該富眩奇的好資料。每一個大臣都在鉤心鬥角地計劃着，要有一副別人所買不到，想不到的特別扣子，方顯得他自己的財勢。最普通的便是金扣，銀扣，或是銅扣，式樣則除各人所好而定製，十九是不相同的。然而這些金銀銅一類的東西，畢竟多是極平凡的資料，祇有較低級的官員，爲財力所限，才不得已而用之：像慶善就絕對不要了！他的一副扣子是用好的翡翠所鑿就的，——我父親也有這樣的一副扣子——式樣是雕鑿得非常的精巧，也許是慶善自己歡喜這種式樣，也許純粹是玉工的技巧，那可知道了。但是我敢確切的担保，像他那樣的一副扣子，至少可值庫平一千兩。照此刻的銀折算起來，須合國幣一千五百元以上。慶善的手指上還戴一只絕大的玉戒，他的價值大概和那扣子不相上下；所以合併起來，他這全套服色的價值，至少非五千兩銀子不辦，約合現在

的中國國幣幣七千元。至於他這樣的服色，究竟有幾套備着，可就不是旁人所知道的了！一個當內務府大臣的人，服色如此富麗，誰也不能說他不配；雖然在事實上他處處還得仰李蓮英的鼻息，時常弄些東西去孝敬他。

慶善的緯帽上還有一件很講究的裝飾品，就是那插孔雀翎的翎管，也是玉製的，它的式樣却和現在最流行的香烟咬嘴差不多。

我二哥的服色也和慶善的服色大致相同，雖然他是一位公爵的兒子，而且還是承襲這爵位的人。爵位原來祇是一個虛名，有什麼實在的用處呢？但看慶善他雖說也是一位一品大臣，却並無什麼爵位，然而官裡頭和朝廷上的一切政務，他倒有權包攬，只要李蓮英不和他搗蛋，他儘可暢行無忌。所以憑實權而論，隨便在什麼地方，他總比我二哥來得大。其實就是光緒皇帝的弟兄，也沒有慶善那樣大的權勢咧！我敢斷然的說，我並不知道一個虛而不實的爵位，能有多少價值？祇不過在我們的祖上最初得封爵位的時候，因為這個人確有許多特殊功勛和勞績，才能博到這個恩賜的緣故，在他開始受爵的短短一剎那間，便真有一班人向他豔羨着，恭維着；待到他本人一死，他的子孫承襲了他的爵位，旁人就不再因他是功臣的後裔而特加青眼了。

我二哥的箭衣，馬褂緯帽，可說跟慶善的是完全相同的，所不同的祇是腰帶上的一副扣子。他那副扣子是用二十四開的外國金所製造的，一起接連着三個金環，用一段極精緻的細鏈繫着。這三個金環的分量都是很重的，但是打磨得十分光滑，上面還有許多花紋鑿着；我二哥歡喜田字，所以他的環上都是鑿着無數的田字。這副扣子的大部份雖然都是金的，但也有好幾方上好的翠玉鑲着，因此更比慶善的來得好看。二哥的忠孝帶上的兩個荷包，也有極美麗的花紋繡着，顏色更是配得非常的鮮豔奪目。二哥自視很高貴，他覺得朝中的一班大臣沒有再能勝過他的，尤其是因為他自己曾經受過西洋教育。在那個時候，中國官員懂洋文還不多，所以他是格外的難能可貴了。這個是不錯的！



我二哥的相貌原是長得很俊雅的，再加上了他戴的那副夾鼻眼鏡，這生相兒可就更够瞧了！不過他戴這眼鏡的本意，實在不是爲着好看的緣故，祇因爲他的眼睛有近視的毛病，不戴眼鏡，簡直一些東西都瞧不出來。提起他這副眼鏡，我又連帶的想起了一樁笑話。雖然眼鏡之在中國，已有了百餘年的歷史，不能再說是一種新奇的東西，河是像助齡戴的這副夾鼻眼鏡，却還並不多見，至少限度，在朝廷上是沒有第二個人戴這種同樣的眼鏡，——外邊也許是有的。根本原因，大概還是因爲戴這種夾鼻眼鏡非鼻樑較高的人不辦，所以在別處，戴的人也不多。而助齡的鼻樑，却是很高的，儘可極不費事的把他的眼鏡夾起來。當我們初進宮的時候，二哥第一次上朝，太后就讓他站在一個很優異的地位上，因此，別的朝臣對於他都是非常注目，其中有一位最好奇的人，竟像看什麼西洋鏡似的把他的視線釘住着二哥的眼鏡出神。最使他觸目驚心的，大概是那一根一端繫在眼鏡上，一端繫在鈕扣上的金鍊。因爲他覺得這一根金鍊的一端，雖是在二哥的馬褂鈕扣上繫着，可是那鍊的本身是軟的，何以能够托住那眼鏡，使他不掉下來呢？於是他就格外目不稍瞬地注視着了。二哥的脾氣原是很滑稽，很頑皮的，他瞧這官員老是向他的眼鏡瞧着，便存心和他開一次玩笑。他故意把自己的鼻樑一皺，那眼鏡便立刻掉下來，慌得這官員來不及的搶上前去，伸出了手想替他接住；可是這眼鏡有金鍊繫着，掉到二哥的腰間，便不再掉下去了，只在那金鍊上動晃。這樣可就使那官員着魔了。

「啊！」這位大臣忍不住叫喊起來了，他的眼睛是睜得比平常大了一倍。「再試一次讓我瞧吧！」

二哥真的依着他又試了一次。這位大臣瞧了，便裂着嘴儘笑，並請求二哥把這副神奇的眼鏡借給他自己試試看。可是他鬧了好半天，甚至把他的鼻子也擦紅了，還是夾不上去。理由很簡單，不過是我二哥的鼻樑很高，所以能用夾鼻眼鏡；而這位老先生的鼻樑却是扁得像沒有一樣，自然夾不上去。從此以後，助齡的這一副夾鼻眼鏡，便成了他同僚們的好奇心的集中點了；一直到我們搭着這一

輛特備的御用列車，從北平到奉天的時候，這種好奇心還不會完全消滅。

因爲太后這一次上奉天的主因，純粹是爲着要去謁陵，並不是要去處理什麼軍國大計，沿路也祇是隨意看看風景，並不打算作一天半日的勾留，所以除掉我二哥和慶善之外，她就不再帶旁的比較重要些的大臣了。但是我二哥和慶善兩個人，都照例的各自帶着許多隨員。慶善大概帶五個或六個，有的算是帮他辦雜務的，有的算是帮他辦文書的，然而在事實上，這些人所能爲慶善効勞的，可說真正是很少的。至於文書方面的事務，那是更少了，——簡直是沒有。本來，這種吃飯不做事的美缺，原是慶善存心照顧他那些親戚的，因爲他那些親戚都是很懶的脚色，雖然想賺錢，却不願實實在在的工，於是各人都利用着親戚的關係，強迫慶善安插他們。這一種情形在中國，可說是很普通的，無論那一個人，只要自己弄到了一個可以有權用人的位置以後，他的那些親戚故舊，便立刻會把他包圍起來，強迫他盡量的引用私人，多多益善。而在滿清官場中，這種情形是尤其的普遍。

我二哥當然也不能例外，他的隨員究竟有多少，我雖不知確數，但是我可以保證他們除了陪坐着談天之外，斷沒有別的工作了。其實當二哥引用他們的時候，原來也不希望他們做什麼工作。這樣，讀者就不難想見我們家裡的情形了：不但我二哥有這麼許多清客式的隨員，便是我四弟，也照樣有好幾個養着，我父親所有的更多了，這三起人馬合併後的總數，至少就有二三十名了。所以無論我們自己的屋子怎樣大，或是向人家租下來的屋子怎樣大，却永遠不會有空的房間了。而且往往不够。在這種情形之下，我父親，我二哥或四弟，便得另外再化一筆錢到外面去租些房子，好讓這些寄生蟲們安居。話雖如此，在朝廷上也全虧那些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大臣，穿着得花花綠綠的肅立着，才能點綴成一種雍容華貴的氣象；而在這一次的旅途中，又全虧了助齡和慶善的這些隨員們點綴其間，方不致盡失朝廷風度。

雖然，嚴格的講起來，這一次隨太后上奉天去的一班隨駕大臣之中，除掉助齡和慶善兩人，真够

得上算是大臣之外，其餘的一班人，倘若不客氣一些，儘可不必把大臣的頭銜送給他們；但是我以為極應該也稱他們爲隨駕大臣，否則便是不公允。因爲我覺得他們這一羣人所擔任的職務，簡直完全是一樣的，除非在朝見太后的時候，慶善和勛齡所站的位置，總是在最先，此外便並無什麼區別了。說到站的位置，我們就不得不稱頌一聲爵位的可貴了。前面我雖然已經再三的說，爵位是一種虛名，絕無絲毫實益的，可是在朝見太后的時候，我二哥畢竟靠着這個公爵的頭銜，每次總是站在慶善的前面，就是站得和太后格外近一些；這種待遇，在那時候算是一種極光榮的事情。

慶善是清宮中的一個男管家，凡一個男管家所能管的事情，他大概也可以完全管得到；而我二哥却是等於太后的的一個侍從副官，雖然沒有實權，地位却總比一個男管家來得高，因此他就可以站在慶善的前面了。

一路上，我們的列車往往因爲太后一時的高興，便命令它停止下來；而每當車子停的時候，慶善和勛齡所率領着的一批「隨駕大臣」，便得一齊走到太后跟前來侍候。太后對於這些人的名字，官銜，和他們個人的短短的歷史，差不多沒有一個不知道。雖然他們侍立在她面前的時候，她對他們似乎並不怎樣注意，可是這些人的服裝和舉止，却沒有半些能够逃出她的靈敏的視線以外去的。

「他們都是打扮得很富麗的！」她常是這樣的感慨着：「他們的浮華，他們的官架子，在旅途中，的確可以增加我們不少的風趣！」

## 六 豪華的鸞輿

現在讓我們再寫皇太后的「鸞輿」寫一些記事。其實「鸞輿」這兩個字，祇是一個習用的名稱，那東西根本不是什麼「輿」，祇是一輛籐轎而已。

無論在那一隊的儀仗中，或是在那一次的大典中，這輛籐轎總是佔着一個極重要的位置，因為它好像是太后的家一樣，就是當太后自己並不坐在這輛籐轎裏的時候，一切大臣們還得恭恭敬敬的向它磕頭。——這也是歷代皇帝相沿下來的一種習慣，只要是皇帝或皇太后所有的，或是所用的東西，臣下見了，就得一般的足恭致敬，不得褻瀆。

單祇爲了這一乘鸞輿，又特地多備一輛車來裝載它。

這一輛鸞輿不但也有一輛專車，而且還有一個特製的木架，給它襯着，使它不致接觸着底下的木板；——就是車上的地板，認爲是這些地方，都會給尋常的人踐踏過，當然不能再污太后的鸞輿了。從北平到奉天去的路上，太后還屢次的需用到它，而在每一次使用的時候，全列的火車就得停下來，先在太后所坐的那輛車子的門口，擱上了那一塊在她上車時所用過的木板，然後再在這一塊木板和那鸞輿的中間，架上一條跳板似的東西；這前後兩條木板上當然都有很厚的絨氈墊着，太后在上面走過，便可以像走在粉絮上一樣的溫軟舒適了。

若問這一乘鸞輿的外觀和裝飾，那可真是光彩極了：像這樣美麗的一乘轎子，的確配有一輛專車來裝載它！

因爲它是太華貴了，太美麗了，我真不知道應該怎樣的形容它才適當！

鸞輿的內部全是用杏黃色的貢緞幔起來的，那些貢緞的顏色，都是特別的鮮艷，而且是時常在更換着的。待到太后快要使用它的時候，李蓮英便親自走過去，用心察看一番，倘有什麼污漬，或缺少了什麼東西的話，便立即調補好。及至太后走進鸞輿的時候，旁邊還得臨時加上一道布幔，團團地圍着，使一切的人，都不能偷看她；連被派着扛抬這乘鸞輿的那些太監，也絕對看不見她，一直等到她在鸞輿裡坐穩之後，那一道布幔才撤去；同時那些轎夫，便小心翼翼地担負起這副千斤重担來。如果萬一不幸而因爲其中有一個轎夫走錯了一步路，以致於使坐在鸞輿裏的太后一跤翻下輿來，或雖不會

翻下，而已受了一些驚嚇，那就鬧大了！至多在半天工夫以內，這十六名轎夫的腦袋便得一齊吊下來了！不過據我所知道，這樣的事情，事實上是從沒有發生過的；因為給太后抬這乘鸞輿的十六名轎夫，可說是打全中國幾萬幾千名轎夫裡頭所挑出來的頂兒，尖兒，無論如何，決不會走錯一步的。就是他們自己，也往往自負得了不得；而且以為能給太后當差，真是一樁最光榮的事情。他們所穿的服裝，又是十二分美麗的；頭上是戴着普通的緯帽，卻沒有頂子或翎毛一類的裝飾物。上身穿的是淡紅色的背心；下面穿的是湖綠色的長袂；脚上是深黑色的靴子，但並不是長統。

他們不論上起步的時候，或行走的時候，都是十二分的小心；當然，他們也知道殺頭不是一件有趣味的事情！

在這一乘鸞輿的前面，有一道短短的小門，當太后上轎的時候，便由李蓮英先把它打開：太后就從這空隙裡跨進去，進去之後，再慢慢地旋過身來，把背部靠在後面軟的轎墊上，臉朝着前面，很舒服地安坐在這一間匣子形的活動屋子裡。我們尋常人坐轎子，轎夫往往很不經意地讓他們的肩膀上下聳動，使坐在轎子裡的人，給他們顛簸得非常難受；可是這些攬鸞輿的人，卻再也不敢使出這種性子來了。

在太后的坐位的兩邊，各裝着一個扶手的東西，都是用黃色緞子包着棉做的，專備太后擺置手臂之用，除掉這兩個扶手之外，貼對着她的胸前，——就是那一道像短門似的東西，上面也有一條狹長的木板，一般的也有黃緞包着，十分柔軟平整；太后如其想俯向前去的話，儘可很舒適地伏在這門上，因為它的兩端各有鐵鈕扣着，所以是絕對不會搖動的。

這條可以伏着的木板約有五六寸濶，而且是可以揭起來的。說明白一些，這板的下面，雖然在名義上是這一乘鸞輿的短門，其實卻是一具長方形的扁匣子，因為做得和鸞輿的濶度恰好相等的緣故，便一舉兩得的又把它當做了一扇短門；而它的匣蓋，同時又可給太后當攔几用。這個設計的人，在那時

候真算是別具巧思了！那末在這一具長方形的扁匣子裡面，可有什麼東西安放著呢？當然是有的！第一件便是太后用的粉撲。第二件是一根短短的玉尺。不過這根尺是圓的，太后時常用以磨擦面部，它的功用似乎能够減少她臉上的皺紋。除此以外，像手巾，粉，胭脂，梳，篦——等等，凡一個女皇帝理妝時需用的東西，無不應有盡有。最靈巧的要算是這個匣蓋了，放下來時既可當做扶手，待到揭起來，立刻又變爲一方狹長的鏡子；因此太后雖在途中，也可盡情的打扮，不虞爲人窺覺。

她是絕對不許她的子民向她偷看的，所以她的鸞輿在街上經過的時候，從沒有人敢佇立着觀看的。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那些小百姓們往往在紙窗上挑破了幾個小洞，私下窺看御駕在他們的門前經過，所不知道的，只有太后自己。就是有人告訴她，她也不會相信有這些人竟是這樣的膽大。不過她爲着要求格外的周密起見，在這一乘鸞輿兩邊的窗上，都掛着一種特別的簾子，每一邊的窗上，各掛着兩幅簾子，長短是相同的，不過靠近裡面的一幅，——左右共兩幅——因爲正好貼近着她所坐的地方，所以是用黃緞裹着絲棉做的，不但外面的人望不進來，就是她自己也望不出去。這樣不是太氣悶了嗎？於是在外面的一幅，（也是左右共兩幅）便改用透明的輕紗，使她能够隱隱約約地看到外面的景色，而不爲外面的人所看見，倘若她還嫌隔着這重輕紗看得太不清楚，或太吃力的話，她儘可把身子俯向前去，輕輕地拉開一些紗簾，側着臉張望着。就是這樣外面的人也不用想窺見她，即使眼力最好的脚色，至多也只能窺見她的幾根手指。

上面我不是已經說過，這一乘鸞輿的內部，全是用黃緞裱裹着的嗎？而在這些黃色的緞子上，除掉兩旁的簾幔和底下的踏步以外，都還有極美麗的花樣紮繡着咧！這些花樣一共有八種，名爲「八寶」，也像目下最流行的糊牆壁的花紙上的圖案畫一樣，一行一行地排列着。每一種花樣都有無量數。它們的大小，約摸有二寸見方。因此，我們如果走進鸞輿中去瞧一瞧的話，眼前所見到的便盡是些橫七豎八的花樣了。而且他們又不祇是用一種顏色的絲線所紮就的，差不多每一種花樣，要用二三

套的顏色，再加它們的繡功，更是特別的精緻，所以這一項工程的艱苦偉大，實在不是尋常的中國繡貨所能比擬的！讀者如能親眼見到它，一定可以相信我這話不是過譽了。若論它的價值，自然又是很够駭人聽聞的，依我估計起來，就是照最便宜的工資計算，也得化上六七千兩銀子才行；而太后卻有同樣的兩乘鸞輿。這次從火車上帶到奉天去的，祇是二者之中的一乘而已。

所謂「八寶」也者，究竟是怎樣的八種寶貝呢？在從前的時候，也許知道的人很多，可以無需作者詳加說明；到此刻，這種圖案畫已是不再流行了，怕有多數的人不會知道，那末下面的八段說明，或者可以說是必需的了。

（一）和合 所謂和合，乃是一個六角形的小盒子。它的意義是說這個盒子裡頭的東西是永遠富餘的。當它們繡在鸞輿的內部所慢着的黃緞上面時，它們的顏色是淡紅的，而且是繡得非常端整。

（二）鼓板 鼓板就是我們唱京戲，唱崑腔時候所見的一根繩拴着兩塊木板的那種樂器。它的意義是「整齊有度」。因為鼓板在中國樂器中，本是調整節奏的東西。在戲班裏頭，教師們每當教練他們的徒弟唱曲的當兒，就得用到它。真正的鼓板多半是用紫檀木做的，所以它們的顏色，總是深得像黑一樣紫色；可是當它們繡在鸞輿的內部所慢着的黃緞上面時，因為要求美觀起見，便改用一種淺黑色。

（三）龍門 龍門就是俗語所說的「鯉魚跳龍門」的龍門。它的形式和牌坊差不多，就是和此刻我們在足球場上所見的球門，也並無多大差別。但是當女工們繡這一種花樣的時候，卻是特別的討好，幾乎把所有的顏色全引用到了；聚得像虹一般的美麗。我真不知道他們是怎樣繡就的？而它——龍門——的意義，卻祇是用以代表一種靈異的神物。

（四）玉魚 它的意義是昌盛和繁殖。式樣很簡單，不過是兩條相並的小魚。也許一條算是雄的，一條算是雌的，它們相並在一起，便是夫婦和好，子孫昌盛的意思。論魚的本身，還並不怎樣費事，可是它們背部的魚鱗，乃是極纖細的，繡的時候，當然是十二分的辛苦。魚的其他部份都是用灰色

的絲線所繡的，而魚鱗是用一種發光的銀色，看去真像活的一樣。

(五)仙鶴 仙鶴就是我們在動物園裏所見到的白鶴。這個「仙」字，祇是一個形容詞而已，因為中國人有許多的傳說，是講神仙的故事的，而在這些故事裏面，仙神所騎的代步的東西，往往是「鶴」。於是鶴也變為一種仙物了。並且因為鶴的壽命比較長一些，所以特地請它來擔任「八寶」中的一寶，作為「長生不老」的象徵。當它繡在鸞輿裏所幔着的那幅黃緞的上面時，它的身子是純白的，而它的頭頂是紫紅色；這樣濃艷的色調，真是美豔得不能形容了！

(六)靈芝 這靈芝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東西，實在無從解說，也許世界上根本就沒有這種東西，我所能說明的，祇是「一種菊類植物」。它的意義是祥瑞和權威的表現。那時候太后還在攝政，她就等於天子一樣，整個的中國，全籠罩在她的權威之下，那末就說這種靈芝是代表她的權威的東西，亦無不可。它的顏色是深綠的，和老的冬青葉相彷彿。

(七)磬 磬也是中國古代樂器中的一種。它是一個缺口的三角形，像「人」字差不多。敲起來用一根很細的木槌，木槌頭上裝着一顆像算盤子似的東西。但是敲的人不能用力過大，必須輕輕的敲，才能發出一種清越而溫和的聲音來；雜在許多樂器裡頭，聽去是很美妙的！至於它何以會列入「八寶」之一，那可考究不出來了。它在黃緞上所繡出來的顏色是白玉色的，可算是「八寶」中最單純的一種。

(八)松 松就是普通的松樹，並無其他花式，它的意思是象徵「鞏固」和「一統」。它的顏色因為事實所限，不能隨意點綴，便祇是一抹的純綠色了。

這樣看起來，讀者就可以知道光是紮繡這幾幅黃緞上的花式的工程，已是何等的艱難精細，我先前估計它的價值約在六七千兩銀子左右，真可說是最少限度的代價了！然而這還祇是用以表現那鸞輿底內部的一種點綴品，也許太后竟從不會注意過呢！但是論實在情形，太后在這些繡件上面，除掉原料之外，確也不會化過多少銀子；因為織繡的工人都是長期留養在宮禁內的，他們對於工資，是決不



計較的。就是工作時間的久暫，他們也得悉聽懿旨，自己絕對不知道的；也許一件工作做一兩個月就完了，也許做三四年還不能完，也許這個人已做得精疲力竭，連眼睛也瞎了，而他的工作却還不會完成，這樣就得另外派人繼續做去，務必使這件工作做到圓滿為止。

這鸞輿的本身是用藤製的，製工當然是特別的精巧耐用。輿的兩旁，在半腰裡，各有一根木棍拴着；這兩根木棍都是用最堅實的木料做的，中部渾圓，兩端略扁。而在前後兩端上，又各有一根橫木連繫着。縱橫四根木棍。恰巧架成了一個長方形，鸞輿就夾在這長方形的中間。抬的時候，有八個轎夫分佔着這長方形的四角；在中間另有兩根橫木梗着，一在前，一在後，它們的位置；正好介乎輿的身和頭尾兩根橫木的中間，不過略長一二尺；四個頭上，也各有兩名轎夫抬着。所以合併算起來，一起便有十六名轎夫了。

鸞輿的外部是更光彩了，前後左右所用的，全是用金線界就的薄綢，襯着裡面的黃緞，便格外的華貴富麗，無從形容，何況在四面又有四條藍色的飛龍繪着，這氣象便越發的雄壯燦爛了。轎頂的格式是完全照宮殿的式樣製的。一般也有翹起的飛簷，塗着金翠，閃閃生光。正中頂上，還安放着一個黃色的圓球，約摸有一串葡萄那樣大小；這個球雖然是空的，却全是用純金製的。

還有一點我們必須認識，雖然這乘鸞輿的式樣雖免太古一些，但是無論它的外部，內部，上部，下部，都是十分美觀的；人坐在裏面，也必然是非常舒適的！不過論到坐的話，那我可沒有嘗試過。據我所知道，除却太后自己以外，只有李蓮英因為負着清潔和整理這鸞輿的責任，當太后不在輿中的時候，可以走進禪頭去收拾；其他的人，誰也不敢伸腿跨進去一步，別說乘坐的了，就是那內裡幔着的黃緞上所繡的「八寶」的花樣，也祇有在太后所用的東西上，才可以引用。從我這麼一長篇的話看起來，這座鸞輿的能在我們這列御用火車上獨佔一輛車子，實在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也可以說是「理該如此」的了！

## 七 樂隊與接駕

太后無論到什麼地方，總得帶着她的樂隊同走；雖然這種習慣確有許多不便利，不經濟的地方，甚至會發生種種困難，但是她却一概置之不問。好在無論有什麼困難發生，自會有人去出力料理，絕對不致驚動她自己的。我和慶善兩個人所担任的各項雜務之中，如果用筆記起來，就少不了這一條。我對於太后的這一班樂隊也有很熱烈的興趣，平日總是極注意地瞧着，聽着，倘有機會，便常去和他們接近，因此我不但對於每個樂工的姓名和技能，都有很深切的認識，而且還能夠玩弄任何一種樂器，至少限度，可以不致錯誤，當然也不敢說怎樣精工。

這一班樂隊所用的樂器裏面，有幾種確然是很古的了。而他們的大部份都各有一節十分動聽，而並不怎樣可靠的歷史。凡能使用這種樂器的人，大概都可以知道。說到這裡，我又不得不稱頌皇太后的知識的淵博了。普通人也許會誤認她是一個見聞非常狹窄的老婦人，因為她是很難得到外面去的；然而事實恰好相反，她所知道的，實在不比常人少。就像關於那些古樂器的來源和傳說，便是她所告訴我的。

即使在她的寢宮裏，或內廷的其他部份，她總是不讓那些樂工輕易遠離的，她曾經把他們帶到熱河去，這一次又把他們帶到奉天去。

只要太后偶然轉一個念頭，忽而想聽一回音樂，這些樂工就得立即吹吹打打的演奏起來。這還是屬於臨時發動的。平時又有幾次刻板文章似的固定演奏。譬如像太后在路上的時候，每一次上車，下車，都免不掉要奏樂的；再像太后在禁宮以內，乘着鸞輿往各處行動，無論怎樣的頻繁，可是當她每一次上轎的時候，這班樂隊都得在旁吹打着，待她發出了起駕的命令，那鸞輿開始行動了，這樂聲才

得停止。樂聲一停，這些樂工又得馬上把他們的樂器收拾起來，——卻不准乒乒乓乓的發出大的聲響——急急忙忙的打另外一條路上抄到前面去，先在太后所要到的目的地地上候着，待她一到，便又吹打起來，作爲迎接的意思。這些人因爲怕誤事起見，往往趕得非常的迅捷，可是太后的鸞輿在路上行動的速率，總和龜步一樣的慢，所以從來也沒有趕不上過。而這種情形，看起來便格外的像尋常人家所舉行的葬儀一樣了！

這班樂隊一起共有十二個人，當然，他們也都是太監。他們照例各戴一頂緯帽，可是他們的緯帽卻比那些抬鸞輿的太監們所戴的多出一條紅纓，各人的服式是十九相同的。他們都有一件馬夾，顏色是桃紅的，不過上面並無什麼花樣紮繡着。他們的長袍的紫紅色的，看去真是異常的鮮豔。他們相沿下來，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助手，這倒並不是無意識的攔闊主意，實在因爲他們是太忙了，倘沒有一個助手相幫，他們自己的確是照顧不周的。

舉一個列：譬如太后忽然要從火車上走下來改乘鸞輿，這時候旁邊的人就得一齊跪下去，除掉光緒皇帝總是跪得和太后最近之外，其餘的人便依着職位的高下，或近或遠地跪着。當然這些樂工也不能例外，不過他們只要恭恭敬敬的磕過一個頭之後，便得立即爬起來，開始奏他們的歡送曲。就是這樣一個簡單的動作，他們已經緊張得够了！當他們跪下去磕頭的時候，不用說是必須把他們的樂器放下去的，可是身子一站起，就得取來應用了。

在不用的時候，他們的樂器都是掛在一個特製的木架上的，這個木架的構造很是簡單，彷彿像一個門框一樣，兩面兩根木條，每根約有五英尺高，上面用一根橫木連接着，中間另外又釘着一條橫木。在這上下兩根橫木上，各釘着幾隻鉤子，大約是上面三隻，下面四隻。他們的樂器，便分別掛在這些鉤子上：不過樂器的件數往往比鉤子多，卻不愁掛不下，因爲有幾件是時常需用的，事實上祇能帶在手裏，不能掛在鉤子上。中國人對於凡百事物所佔用的地位，總是算得很經濟的；樂器不用，可

以並排着掛在許多鉤子上，這種辦法，恐怕在別國的樂隊中是絕對見不到的！

他們吹吹打打的把太后送上鸞輿，或火車，或其他代步的東西上去之後——總之，只要是太后離開了他們正在奏樂的所在，而開始望別處去的時候，他們就得收拾好一切樂器，搶先趕到終點地上去候着，再把方才歡送時候所演奏的樂曲來歡迎她。這樣的一番滑稽的做作，也有一個專用的名詞，喚做「接駕」。

我對於這些樂器都是極愛玩弄的，尤其使我感覺到相當的興味的，便是它們各個的歷史。所以在本書這一章裏面，我特地把它們逐件的說明，像上面一章裡所講的「八寶」一樣。同時，我還有一種很切實的認識，深信這些古樂器中確有幾件是目下在世界各地流行着的新式樂器的始祖，正和人類是從猿類進化下來的一般無二。

這些樂器中就有「磬」在內，或者用銅鑼。「磬」也是「八寶」之一，它的式樣，已於上一章中講過了。真的樂器和黃緞上所繡着的花樣是完全相同的，我們可以無須再行複述。這一種樂器的用處是調和節奏，使全隊的樂聲忽徐忽疾，不致有呆滯之弊，本來，在那時候所奏的樂曲，都是很奇特的；似乎並沒有有一定的拍子，現在的人聽了，也許不會再感到什麼興趣。但是它們所發出來的莊嚴肅穆的音節，從你的聽覺上辨別起來，固然是很單調的，很不悅耳的。而在你的心靈上，卻必有一種異樣的感覺發生，這便是中國古樂的特點。

至於那銅鑼的聲音是更單純了，然而也很柔和，富於詩意，而且是同樣也有刺激你的神經的作用。因為他們揸這銅鑼的時候，手腕用的力量很輕，不讓它有刺耳的大聲發出來，聽去只像是一陣秋風。在綠葉落盡的林子裡吹過一樣。

還有一種樂器的名字喚做番鼓，（別名「干預。」）它是一個很古怪的圓鼓，直徑大約是十二英寸，它的面上是用白色的豬皮包的，中部微微凸起，在凸起着的一部份的底下是空的，大約直徑有三

英寸，也是用豬皮包着。這一方豬皮覆着鼓的全部，一直到邊上，才用無數小釘把它釘住，這種鐵釘的頭是特別大，像現在的螺絲釘差不多，那時候叫做「圓頭釘」。這個鼓上另有一條像女人穿的裙子似的鼓衣縛着；這一條鼓衣可就富麗了，它的本質是黃色的貢緞，上面用各種鮮艷的絲線繡着許多的花紋，繡工都是十二分的精緻。每一種花樣代表一種樂器，所以在這一條鼓衣上，差不多已把中國樂隊中歷來所沿用的各種樂器，完全紮繡出來了。真是怪有趣味的！

在尋常的中國樂隊裏面，打這番鼓的人都是用一根帶子繫着鼓的兩邊，套在自己的頭頸裡，恰好使那鼓平掛在他的腹部上，一路敲打着。可是皇太后的樂隊中的鼓手，便無需如此費力了，他把這個番鼓掛在他的助手的背上，他自己就站在後面，用兩根不很粗的鼓槌，一下一下的打着。這種番鼓所發出來的聲音，簡直是比銅鑼更單調。我們倘用一枝竹筷在桌子上敲打，就會發出同樣的聲音來。還有啄木鳥在林子裡工作的時候，也有這種相類的響聲。番鼓的聲音雖是這樣的單調不悅耳，可是它在整個樂隊裏面，却佔着很重要的地位：它是和磬或銅鑼一般的用以調整節奏的。

我覺得「九音鑼」在這些樂器裡頭，可算是最有趣味的一種了！它所發出來的聲音，全是中國歌譜中實在應用的音階。它的構造也並不複雜，本身只是一個木架子而已。這個木架子的式樣和我前面所講的用以安放各種樂器的那個大架子大略相同，——大架子高約五英尺，闊約八英尺，底下的兩個木脚，都是很沉重的，又是展開得很潤的，所以無論上面掛多少樂器，也不至有頭重脚輕的現象，就是遇到有風的時候，也不會把它吹倒的。——可是這個九音鑼的架子，却只有十八英寸高，三英寸闊。它一共有三根橫檔，順次釘着，距離完全相對，每一根橫檔上，各有三面小小的銅鑼懸掛着；而在最上的一根橫檔的背後，另有一個鉤子，這就是用以掛在那個大架子上去的。九音鑼的名稱的由來，便是因為它那九面小銅鑼所發出來的聲音是各個不同的；而我之所以特別贊美它的緣故，乃是因為它的音韻非常的甜潤，且又特別的動聽。演奏的時候是用一根很細的木棒輕輕地叩着，這木棒的頭上，有一

顆木製的圓球，像算盤子一樣大小，却因它的木質極硬，所以發出來的聲音便格外的清越。

九音鑼所發出的九種不同的聲音便是中國古代樂譜中實在應用的九個音階，正和現在所用的1 2 3 4 5 6 7無異。它們是工。四。上。尺。五。一。六。萬。合九個字。究竟這九個字是怎樣會選入樂譜中來的？它們所含蓄的意義又是什麼？那可不是我所能答復的了：除我之外，也許有大多數人是回答不出來的，原因是由來已久，大家只知學着老調唱，誰也不耐煩再去尋根究底了。

其次是笙。笙在中國樂器中好算是最古，又最奇特的一種。它的形狀像一個佛手，一起有二十四根細竹管，每根的長度是各不相同的，但是旁邊都有小孔開着。人在下面一個像車柄似的東西上吹着，同時又用手指把這些小孔一撤一放，便和九音鑼一般也有各各不同的聲音發出來，而這些聲音也都是和上面所說的九個音階相符合的。不過因爲所用的竹管太細，聲音總不能十分高，而吹的人倒是非常的費力。中國人對於笙有一個特殊的認識，大家都把笙看做是一種促成肺病的東西，甚至有人說把用得年代稍久的笙劈開來，裡面往往可以發現血水；這個我雖不會目擊過，但是在宮裡的確曾經有過一個太監，因爲吹笙吹得太累，便害了很厲害的咳嗽。

以下是琵琶，古琴，喇叭，湯鑼，笛，簫，饒鈸等。（譯者按：這些樂器普通的人大概都知道，作者的原文是專給西人看的，所以講得很詳細；我們這裏，便無須直譯出來了。故一概從略。）

皇太后的樂工都是有助手帶着的，上面已經說過了。可是這些助手的音樂智識，實在並不輸於他們的正手；因爲當奏樂的時候，他們的正手所用的樂器是時常要更換的，而且更換得非常的快，往往並不知照他們的助手：要用什麼樂器，全讓這些助手自己辨別，把該用的遞給他們，這當然不是外行所能担任的了。何況他們一面要傳遞某種應用的樂器，一面又得把不用的樂器掛到那個大架子上去，手續更是十二分的麻煩呢！

整個的講起來，皇太后的這一班樂隊所奏的樂聲，真可說是很神秘的。當這些樂工在演奏的時

候，每個人都板着臉，絲毫沒有表情，像裝着機械的木頭人一樣；我想他們無論怎樣吹打，自己總是絕無感覺的。

但是在皇太后的眼光裡看起來，除了他們之外，世界上再也找不出這樣偉大的音樂家來了。

如果以外觀而論，這一班樂隊實在可以算得是很美麗的了！不但這些樂工的服色是那樣的鮮艷，就是在這些樂器上，連那個大架子一起在內，也各有幾條光澤鮮明的黃色的綵鬚繫着，飄飄揚揚地好不奪目。

無論這一班樂隊的技藝是好是歹，總之，他們的差使確是很苦的。因為只要太后高興的話，隨時隨地都要教他們立即演奏的，從北京到奉天去的路上，每逢火車停一次，他們就要齊齊整整地爬下車來，站在太后那一輛車子的窗外，照例吹打一陣。我記得有好幾次在太后的寢宮裡，還有好幾次在園裏的戲廳上，太后自己闔着眼，很舒服地靠在龍椅上，而教這一班樂隊不停的在旁邊演奏，常達數小時之久；她的神氣真像睡着的一樣……，但是倘若這一班樂隊在未奉她的命令以前，擅自將樂聲停止，她就會立刻驚覺過來，責問他們何得偷懶，這些樂工當然是害怕極了，因為只要她把頭輕輕點一點，他們的腦袋就會馬上吊下來了！

## 八 御衣庫

在這一列御用火車之中，還有一輛車是專載太后所用的衣服的。它的偉大和富麗，幾使人目為之眩，神為之奪；除却你能看見的一片彩雲似的錦繡之外，你就不用想細細鑑別它們。因為它們委實是太多了，太美麗了，它們的數量簡直是數不清的！但是這一輛車上所有的，還祇是宮中的御衣庫裡所藏的三四十分之一而已。所以就像太后那樣記憶力特強的人，也不知道自己究有多少衣褲，多少鞋子，

多少項鍊，多少耳環，遑論別人了。這一次我們上奉天去，太后並不預備在那邊就攔得怎樣久，因此她所帶的衣服，祇是晚春時所適用的一部份。——我們是在四月中起程的，正當春夏之交。——然而就是這麼一小部份，却已裝滿了整整的一車子了。對於這些衣服，作者如果要詳細的描寫出來的話，也許真有一部「申報年鑑」那樣的厚。這未免是太繁複了！現在就讓我告訴你們一個總數罷！衣服大概是有一二千件。鞋子呢？也不能算多，祇是三四十雙而已。好在太后走路的時候很少，平均一雙新的鞋子，也可以穿到五六天工夫。

這些衣服的貯藏法也是很別緻的，既不是懸掛在大櫥裡，也不是摺疊在箱櫃裏，却是盛放在一種朱紅漆的木盤裏的。每一個木盤裏各盛三襲，這樣算起來，盤的總數已是很可觀了。太后還有一個習慣，每隔四五天工夫，總要把她所有的衣服等等，查看一番。在那個時候，這些木盤就得依着次序的先後從那裝載御衣的車子上，一個一個的送到太后面前去。當然，這些木盤是沒有腿的，要走就得有人去服侍它。於是每一個木盤，必用兩個太監抬着；幸而宮裏的太監正多着咧，不怕不够使，這一次隨太后上奉天去的，已有整整的一千名。他們抬這些木盤的法子，說起來又是很呆笨的。後面的人把盤托在胸前，那還是很平常的，可是前面的人便累得够了，他是不准倒退着走的；必須像後面的人一樣地把臉望着前面，然後再把臂屈向背後去拉住着盤的邊條，慢慢的走。讀者試想：每三襲御衣盛一個盤，每一個盤用兩個太監抬着，這樣算起來，每當太后要查看她的衣飾的時候，這行列該有多少長？太后既擁有如許鉅額的衣服，當然是可以隨時更換的了。但是因為它們的數量已多得過了分的緣故，無論她每天換兩次，三次，却仍有許多衣服是永遠穿不到的；雖然它們的質料是同樣是優美，繡工是同樣的精細，無奈太后一時想不起來，便祇得生生地貶入冷宮中去了！其中還有一部份是富於情感的紀念的，那便是數十年前當她初進宮時充一個貴妃的時候所穿過的衣服。因為有這種紀念的關係，她雖是從不再穿，却時常要教那些太監去取來把玩的，似乎很有味地把玩着。在這當兒，我往往可以



從她的面部表情上，推想到她內心上的感覺。她是竭力的在追念它自己往日的綺年玉貌，和許多過去的美景良辰，她還想從幻覺上取到一些少年人的快樂。所以她每次總是想得很出神的，甚至會想上好幾十分鐘：當她在想得出神的時候，誰也不准向她說話，以免打斷她的思索。就是我有什麼事情要稟告她，——如今想來，那時候我的胆子真大，往往不管她想得怎樣的出神，我還得照舊的說話。——她也決不理睬的。

在滿清帝國未覆亡之前，穿衣服也有一定的法制訂定着的，所有一切官吏，命婦，都得服從。但是這些法令倒也並不如何不近人情，祇是照着春夏秋冬四季的分別，規定各式不同的衣服罷了。而每一個季節又用一種花來代表。在冬季裡，用的是黃色的臘梅花；在春季裡，用的是牡丹花；在夏季裏，用的是荷花；在秋季裏，用的是菊花。所有宮裏面的各位女官，和宮外的那些朝臣的妻子們，每一季所穿的衣服上，如果要繡花的話，就得繡代表這一季的花。譬如春天，必須繡牡丹花，否則不但不合時式，還得領一個抗旨的罪名咧！

除掉衣服上的花飾之外，衣服的式樣，也是因着季候的不同，而分別規定着的。譬如到冬季，雖然都須穿皮衣服，但有時候只要穿出鋒的皮衣，有時候却須穿全部襯着皮的皮衣，便是皮的種類，也不是一律的。規定的共有四種，都是依着天氣的寒煖而更換的。這四種皮是：銀鼠，灰鼠，狐，紫貂。一到冬季的開始，皇太后就得頒布一道詔書下去，普通總是在隔夜發出去的；這一道詔書上，大約是說「自翌日起，應各服裘。」當然，這詔書的內容決不如此簡單，照例還有洋洋一大篇的官樣文章，可是綜合起來，總不出這兩句話的意思。所以每一個朝臣，大概都有很多的衣服藏着；因為待太后的手詔一下去，明早上朝的時候，他們無論如何，就得把皮衣服穿起來了。倘平時不端整好，臨時那裡來得及呢？這個詔書在京城裏是傳佈得非常快的，也有各人口頭通知的，也有各衙門用公事傳達的，也有在報紙上公告的；總之，不到幾小時以內，所有的官員，再沒有不知道的了。至於京外的各

省各府呢，那是用電報來傳達的。因此，只須皇太后隨意轉一個念頭，不消一天工夫，中國各地的官吏，便一齊穿起皮衣了。

待到西北風刮得更勁的當兒，天氣自然是一些一些更冷起來了，於是太后就繼續的頒佈她的命令；由銀鼠而灰鼠，復由灰鼠而狐皮，再由狐皮而紫貂。但是紫貂這一種皮，却不是尋常的人可以隨便用的，在法令上早經「非書面」的規定，除頭二品大臣之外，餘官一概不得濫用；所以待到頭二品大臣穿貂皮的時候，他們便依舊穿狐皮，無論他們自己怎樣的有錢，也不敢大胆去買來穿的。

每一個官員和他的妻子，對於這些四季不同的衣服都是十二分注意的。這種習慣算起來也已有好幾百年的歷史，大家都是服從地奉行着。除了四季所規定的衣服之外，還有一種特殊情形。譬如說春天是到了，在某一天上，太后的懿旨是下去了，要如天氣果然已較和暖，皮衣當然是可以換下來了；但是萬一天氣並不比先前和暖，春裝穿着實嫌太冷，再穿皮衣，又恐違旨，那末就有一種介乎冬衣和春衣之間的「隔季」衣服出現了。舉一個例：假定某一年春天的天氣是特別的冷，一直到春末夏初，還冷得教人脫不下棉衣或夾衣來，可是照法令上所規定的辦法，這些日子已經要算是夏季了。一到夏季，照例就得穿紗的衣服。那末我們可是真穿紗的衣服嗎？不錯，我們是真穿紗的衣服！祇是在紗的底下特地做一重的綢夾裏，中間還塞一些棉花。這樣，我們一方面既可免除違反法令之罪，一方面又不致受凍了。不過這種辦法也不是一種新發明，也不是一種秘密，乃是一個公開的折衷辦法；也許在當初制定這些四季不同的衣服之後，不多幾時，就有人想出這個辦法來了。便是太后自己，也往往照此辦理。但是因為她的地位既是這樣的高貴。穿的衣服當然總得比人家特出些，所以我們儘管用棉花，她却必須用絲棉。絲棉是一種蠶吐的亂絲，溫度比棉花高，重量比棉花輕，又是宮中一般養蠶女專誠給她備就的，當然應由她享用了。

一到四月，就是春季的開始，宮中所有的女官，就得一齊插戴起珠寶的飾物來了。舉凡壓髮針，

耳環，指環之類，不是珠串的，便是玉鑲的，不是翡翠，便是珊瑚，每一個人都是打扮得珠光寶氣，目爲之眩。

讀者看了上面這幾段簡單的敘述，便不難想見當日在滿清皇朝統治下的中國，無論官民的服裝，都是何等的整齊一律；雖然他們的政治是那樣的腐敗，但對於外表的衣飾，倒是的確很注意的。現在讓我再講一些女人的服式：當然女人是更考究了，根本因爲女人是都愛打扮的，又是都愛趨時的：卽無法令規定，她們也一定會自動的變出花樣來。所以一到冬天，他們所有服裝上便齊有臘梅花點綴着了。有的就上面本有臘梅花的花樣織着的綢緞來做衣服；有的是在素色的綢緞上，另行雇工把臘梅花繡上去的；有的或用金線和絲線合繡的，這都要看穿的人的地位和經濟能力而定了。太后或皇上是決不干涉的。還有一班更窮苦的女人，雖然無力置備這樣精美的東西，但亦必盡力做做，以爲能够做做到近一些，便是更榮耀一些；祇求花式相類，那末原料的貴賤或美醜，自可不成問題了。然而總有一個缺陷是窮人所無法彌補的，那就是皮衣！

到了春季，棉衣服和夾衣服便先後的穿起來了。春天的衣服上是照例總有牡丹花織繡着的。牡丹花在中國，有花王之稱，可算是百花中最富麗華貴的一種，因此那些美貌的婦人在春天穿上了這些繡着牡丹花的衣服，便格外的嬌艷了！而且花樣雖然規定，衣服的颜色却儘可隨各人的便，於是每個女人都盡量的選用颜色最鮮豔的衣料。這樣打扮起來，她們自己就像一朵牡丹花一樣的美了！及至春去夏臨，涼爽的紗衣服便應運而興；這時候，衣服上的花樣，也不約而同的改爲荷花。到秋天，厚綢或厚呢的夾衣，和各色的菊花又替代着紗衣和荷花而出現了。一年，一年，永遠是這樣輪轉着。

在一年四季中，有錢的官太太們是天天打扮得像彩虹一般美麗的；就是那些較次的官員的妻子，也決不肯隨便，總得盡其所有的打扮着。打扮原是婦女們愛美的天性的表現，當然不單是中國婦女如此！

寫到這裏，我不禁又聯想到一件關於服裝的故事。這件故事至今還是很鮮明地印在我的腦神筋上，像昨天所發生的事情一樣。那是太后的誕辰的隔夜，因為明天少不得將有一番上壽的大典，所以我們大家就一齊忙着，要準備衣服。可是我們偏不湊巧，沒有適當的衣服；或者可以說是有的，而且它的式樣，顏色，都很精美，爲我自己所十二分滿意的，無奈這一件衣服上有貂皮的出鋒裝着，而那個時候却還沒有到規定穿貂皮的時期咧！還是我公然穿了這一襲貂皮出鋒的衣服，前去給太后磕頭上壽的話，那就難逃一個抗旨和越禮的罪名了。不過平心論來，那時候已交十二月，天氣委實是冷了，所爲難的就是太后的詔書還不會頒下去，誰也不敢把貂皮穿出來；但不敢穿，便是有胆量向太后建議，催促她早一頒布那換穿貂皮的詔書的人，也從來不會有過。但是這一次，我竟極勇敢地向她建議了。真可說是冒了一次絕大的危險！可是那也只能說機會湊巧，並不全賴我的胆量。其時，我照例又是站在太后的背後，因爲她不時要命令我給她辦些雜務，所以我總是站得很貼近她的。一陣微風吹過，她似乎有些發抖，一面就喃喃地說道：

「這天氣真是太冷了！」

她這句話一說，我立刻便認爲是絕好的機會來了。我的胆子也突然放大了，這不是我自己誇大，讀者要知道在皇太后跟前本不是隨便可以說話的，說得不好，往往會立刻得到一個罪名，我低聲說：「真的，天氣是太冷了！這已是穿貂皮的時候了！老祖宗。」（譯者按：聞容齡郡主言：宮中人原稱慈禧爲老佛爺，後因當日康熙亦有「老佛爺」之稱，因改老祖宗。此處引用甚當。）我想明天大可穿貂皮了。太后何不就此下個聖諭呢？」

造化！我這幾句話不但不會得罪，而且立即得到了她的同情，於是「翌日起，一律改服貂裘」的聖旨，便絕不遲延的頒布出去了。

第二天，在整個滿清帝國的疆域之內，只要是有資格可以穿貂皮的官員和命婦，便一齊把貂皮穿

起來了。而我的那一件新衣服，便頓時變爲一襲最時式，最惹人注意的冬裝了！我想其時天氣那般的冷，倘沒有我這一番勇敢的舉動，旁的人雖想穿貂皮也不能，他們將如何的感謝我呢？但是換一方面想一想，都爲我自己想穿那一件有貂皮出鋒的新衣，催太后下了穿貂的聖旨，這聖旨下去之後，正不知累多少人連夜忙碌起來呢！

在宮裡的時候，每天必有許多的新衣服給那些太監盛在木盤子裡，捧着送進來給皇太后過目。因爲宮裏向有不少的裁縫供養着，而這些裁縫又都是絕對不敢貪懶的；於是太后的新衣服，便源源不絕的在製造着。不過這一次她上奉天去，却並不會把那些裁縫帶着同走。

宮裏頭還有一起歷史很悠久，行動很神秘的老婦人養着。她們飽食終日，一切工作都不做，只是天天低下了頭，握着筆在替太后描繪新鞋的花樣。這一次，太后却也不會把她們裝載到奉天去。

讀者試想：整整一輛火車上，所載的衣服，還祇是備供太后在短短的某一個季節中所服用的，那末內廷裏的御衣庫，它的規模該是怎樣的偉大？內容該是怎樣的充實？作者特地再重複的點醒一句！

太后的御衣既是如許的多，每一襲新的，平均穿不到幾天便擱下了，這樣看來，她的衣服都可以永遠留爲紀念的了。可是這些衣服都有一個注定的命運，除了她所賜給我的一小部份之外，（別人當然也有）凡爲她所有的，待到她一旦駕崩之後，就得悉數的葬入她的墳墓中去！真的，後來她一死，那無量數的衣服，竟不問美醜，一概埋在地下了。這種習慣，倒不是帝皇家所特創的；大凡崇奉佛教的中國人，都要這樣的做。他們相信一個人死了之後，還得穿衣服，倘不如此，死人的靈魂便只能裸體了。可是也有一個例外，就是凡有皮的衣服，不論出鋒的，或全部襯皮的，都是決不葬下去的；因爲有一個傳說，如果有個人死了之後，他的家屬替他皮衣服葬進了墳墓中去，他就會墮入畜生道。當然，做子孫的也決不願意讓死了的人變銀鼠，變灰鼠，變狐狸，變紫貂。於是，皮衣服竟得獨免於難了！

## 九 上方玉食

太后這一次出去，「衣」，「住」，「行」三者，可算是已經圓滿解決了。還有那個最緊要的問題——食的問題，又是怎樣呢？在宮中，當然是盡量的富麗，盡量的考究；但是在火車上，却不得不虧待她一些了！第一個原因，就是地位不夠。然而就是這樣，我們的這一系列御用火車上，已有整整的四輛車子是專給太后充作臨時的御膳房了。

這四輛車上的佈置的詳細情形，我可以最簡單的幾行統計來說明：

- (一) 爐灶九十座。
- (二) 厨子上手五十人。
- (三) 厨子下手五十人。
- (四) 洗滌夫等雜差詳數不明。
- (五) 共備正菜一百種。
- (六) 糕點，水菓，乾菓等亦一百種。

看了這些，便不難知道大概的情形了。在中國，「食」的問題原是非常講究的，認真寫起來，一兩厚冊的「食譜」真可一揮立就；所以作者在這一章裏所記的，實在只是極小極小的一部份而已！

皇太后的一生，可說便是爲着「吃」而生存的！這話並非侮辱，就是我自己，——她的一個女官——也是如此。我們無論在什麼時候，總是討厭吃的東西太多，不會嫌吃的東西太少。不但內廷裡的食物如此豐富，便在我們自己家裡，備的東西雖不能全像宮裏那般的珍貴，數量也比較少一些，但是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儘量的吃，甚至吃得失了滋味，下次一見這東西就頭痛。

宮裏面又有一個特殊的習慣：這習慣的來源已不是百年中間的事了，因此也沒有人再能說明它的用意。祇知道太后或皇上每一次正餐，必須齊齊整整的端上一百碗不同的菜來。當然，太后無論有怎樣好的胃口，也斷不會一齊把它們吃下去的，就算嘗也嘗不全咧！平均她每餐所嘗過的菜，至多不過三四品，餘下來的那些，或即棄去，或由女官，宮女和那些上級的太監們依次享用。

每餐，太后總是一個人坐着獨享的，不過有時候，她也教我陪着她同餐。——我却祇能站着吃，不能跟她一樣的坐着。——她的餐桌並不是一張整幅的桌子，事實上也不能有那樣大的桌子，可以放得下整整的一百碗菜；就是有，也未免太笨了，太后是決不歡喜的！所以我們有一套小桌子備着，臨時擺將起來，便恰好足夠安放那一百碗正菜。桌子問題雖是這樣解決了，然而那些菜和太后相距得委實太遠了，除掉靠近她的幾種之外，她的箸匙都不能夠得到。那末太后對於這些菜難道真是可望而不可即嗎？不！不！讀者無須爲她焦急，原來旁邊還有一個專門服侍太后用膳的太監咧！這個太監的名字喚做張德。——後來慈禧太后賓天之後，這個人便繼李蓮英而爲清宮中的總管太監。——太后如其愛上了某一種菜，心想嘗試一下的話，便吩咐了張德，讓他恭恭敬敬地端近前來，請太后下箸。可是端菜的差使，也真不容易當，一舉手，一移步，都得非常的鄭重。待太后餐畢之後，這些菜便一齊撤下去，聽我們自由取食。其中十分之九，還是完完整整的像供祖先時撤下來的祭菜一般。

菜卽有百碗之多，煮炒的工夫當然是極繁複的了！現在我們只講車上的情形：在那四輛充作臨時御膳房的車輛之中，有一輛才是真正的膳房。在這一輛車上，靠壁的左右兩邊，分裝着五十座爐灶，這些爐灶都是用白色的黏土塗着磚塊砌就的，架子是用生鐵做的，下面還有一個鐵盤，這兩件鐵器上，也一律有白漆塗着，所以不但可以沒有起火之患，便是在外觀方面，也覺得很潔淨齊整。在每一座爐灶上，每餐必被指定要做兩樣菜。讀者也許要問：爲什麼不讓它多担任幾樣，也好減省幾座爐灶呢？這中間也有一層緣故，因爲有許多的菜，不是臨時就可以做起來的，必須費好多的時候去準備。

譬如像炆蒸鴨子，就得有兩天的文火去煮，才能酥爛。

當太后用膳的時候，必先有人去通知那幾個司機和司閘夫，吩咐他們把車子停下來；不過這些菜却不能待車子停了再做，好在我們這列火車自始至終，從不會行駛得怎樣快過，那些廚子儘可在車行時把菜餚端正下。

每一座爐灶上，有一名廚子承值着。這些廚子便是所謂「上手」。都得有相當的資格，才巴得上做「上手」。可是他們的工作，正是簡單而省力極了。每個人每餐只須做兩種菜，此外便別無差使。不過我總疑惑，他們各個人所担任的兩種菜，是否確是他們自己的得意傑作？即使是的話，他們的技術是否已經登峯造極，還是疑問。

就在這一輛專放爐灶的車子的後面，還有一輛車子是專做預備工作的，所謂預備工作也者，就是把那些菜餚的原料，在未下鍋之前，先加一番整理的工夫的意思。因為有的東西是要剝皮的，有的東西是要截斷的，有的東西是要切小的；……差不多每一種生的東西，都需要加一番整治的工作。担任這項工作的共有二十多個人，但他們還是很忙，這倒不是他們的動作太慢，實在因為這些剝洗切的工夫是太繁了。譬如像豆芽，在下鍋之前，必須先把它莖上所生的很細的根鬚摘去，而且摘的時候還得十分用心，既不能讓它們有一支根鬚留着，又不能把那莖的本身連帶摘去，以至糟塌了有用的東西。這樣算來，便是專派一個人來料理豆芽一樣東西，也不會怎樣空閑了。何況別的東西都得一般的調弄呢！

我們退回去再講那些爐灶：它們一共是五十座，均勻落落地分着兩行排列在左右，彷彿是一隊端整嚴肅的禁衛軍一樣。這些爐灶裏所用的燃料便是煤球；可是因為煤球那東西很不容易着火，所以每次都得用廢紙或木花來做引火的東西。但也不能用得太多，否則那股烟就難受了。這一部份生火的工是那些雜差做的，為便利叙述起見，不妨暫時稱為丙廚夫。因為除了他們之外，還有那真正做廚子



工作的「上手」，「下手」，可以稱爲甲廚夫和乙廚夫咧！丙廚夫一共也有五十個，就是每一個人管一座灶。

甲廚夫除掉每餐各做拿手的正菜兩種外，其他便一概不管了；乙廚夫只須當甲廚夫工作的時候，站在他的旁邊，把醬油，糖，香料之類，依次遞給他，不過因爲要「依次」的緣故，他們就必須同樣的懂得一些烹飪的技術了。

當丙廚夫在生火的時候，甲乙兩廚夫無論怎樣閒空，也不願稍助一臂之力的，寧可瞪出了眸子在旁邊瞧着，不屑動一動；因爲他們覺得這種低微的工作，是要有損他們的尊嚴的。我看只要在宮裡當一些差使的人，上至總管太監，下至打掃夫，可說是沒有一個人不愛體面的，也沒有一個人不會搭架子的，這大概也是受了皇太后的薰陶吧？

待到那爐火生旺之後，少不得也有一陣很濃烈的煤氣；當然，這是十分不合衛生的。在車子上奉天去的路，有好幾名太監因爲受不住這種臭味而病倒了。不過他們漸漸地也乖覺起來，每次生火，總把所有的車窗全打開，這樣就不再聽見有中煤毒的人了，除掉開窗之外，另外還有一個減少煤氣的方法，就是在那爐灶上開一個小洞，當開始生火的時候，先用一節很短的烟筒裝在這個小洞上，而把這烟筒的出口，向着窗外，於是那般濃烈的煤氣，便有一大半可以吹散出去了。待到爐內的煤已經生得十分的旺了，就是全部已變了透明的紅色，（這種煤球是極其耐燃的，一經生旺，便可以用好久的工夫。）這才把那短烟筒卸下。

爲着要減少生火的時間起見，那些丙廚夫總得用一柄葵扇湊在那爐灶前端的火門上盡力的望裡面扇着；可是因爲這火門的位置太低，他們非得把身子彎下去，便無從扇起，所以這一種工作，實在是

很辛苦的。

我們再來算一算看：每一座爐灶上有甲，乙，丙三個廚夫，此外尚有無數的太監，往來搬運，這

一起人的數目，可是真不少了！所以在那四輛權作御膳房的火車上，一到了進餐的時間，空氣便立即緊張起來了。可是工作雖忙，倒並不會有過出菜遲延，或碗碟倒置的失誤發生過。讀者別小看了他們，他們的動作真有些軍隊化呢！一到生火的時候，五十個丙厨夫便一齊動起手來，因為各人的手法都是相等的，所以爐子裡的煤球也總是在同一個時候生旺，而那一截臨時裝上去的短烟窗，也連帶着在同一個時候被拆卸下來了；最好看的是當那五十個丙厨夫同時彎下了身子，各用着一柄葵扇，一揮一揮地扇動，這情形真像舢板上的船夫動作一般的整齊，一般的刻板。

這些厨夫雖然在地位上有甲，乙，丙之分，可是他們的服裝倒是一律平等的；他們都打扮得像宮裡的太監一樣，不過在衣袖上，多加一個白布的套子。所以在這四輛權充御膳房的車子裡，色調也跟別輛車子上同樣的燦爛奪目。

從前時代的人，無論貧富貴賤，對於廚房的清潔，都不很注意的；太后却不然，在宮裡頭的時候，往往親自上御膳房去察看，因此那裏是永遠收拾得非常潔淨的。而這一次在火車上臨時裝點成的這個御膳房，地位雖不大，清潔還是十分注意。我敢說我從不曾見過這樣潔淨的廚房，連那地板也是擦得一些塵垢都沒有，差不多可以讓人家把它吃下去。

每天有兩餐是規定的「正餐」，在這兩次的正餐上，便得照着規定，把那一百碗菜齊齊整整的端上來。除掉這兩次正餐之外，還有兩次的小吃；既稱小吃，當然不會像正餐一般的富麗了，可是皇太后總是不肯過份隨便的，所以每次的小吃，至少也有二十碗菜，平常總在四五十碗左右。

那末所謂「正餐」一百樣，「小吃」四五十樣，究竟是些什麼美味呢？這個我真不能給他們作詳盡的答復了！因為宮裡頭所吃的菜，花色實在太多，就是在車子上還是不少，斷非尋常人的記憶力所能記住的。本來我上面早就說過，中國人的飲食，原是一種範圍極廣的「實用科學」，我怎能記得清許多？

舉幾個例：譬如清燉肥鴨，便是太后所非常愛吃的一菜。它的煮法是先將鴨子去毛，去肝臟，再洗淨，然後加上一些調味品，把來裝在一個磁罐子裏；再把這個磁罐子裝在一個盛着一半清水的銅鍋裏，緊緊地蓋上了鍋蓋，不使它走氣，就是這樣儘讓文火把牠蒸着，一連蒸上三天，鴨子便完全酥了，酥得可以不必用刀割，只須用筷子去夾，也可以絕不費力的夾開。那時候就可以給你大嚼了！皇太后雖然有時候也夾些鴨肉吃，但多份是夾鴨皮吃的；因為那層鴨皮，才是這一碗菜裏最精美可口的一部份。

除了清燉肥鴨這一味佳餚之外，下面的幾樣，也是太后的餐桌上所常有的東西，並且也是她所歡喜的幾種。

燻炙一類的東西，似乎最合太后的味，像烤鴨，燒乳豬，燻鷄，煨羊腿等等，差不多是不斷的會供呈上來的。這些東西當然不是什麼希品，尋常的百姓們在外面的酒菜館裡也儘可以享受得到，不過宮裡頭的烹調法，多少總比外面更考究些。據太后自己說，她年輕時候，最愛吃的一味菜是燒豬肉皮。它的煮法是先將帶皮的豬肉切成一方一方的小塊，然後再放在豬油裡面煎着，結果是煎到那肉上的皮，脆得比什麼東西都脆了，它的滋味就着實的够人垂涎。在北方，這味菜有個別名，喚做「響鈴」；意思是形容它脆得可以給人家嚼出聲音來。所以這一樣菜總是做得愈鬆脆爲愈好，而年老的人便因爲牙齒的殘缺，只得望着它嘆氣了。

到了太后暮年的時候，櫻桃肉便奪取了「響鈴」的位置，一變而爲太后所特別中意的一味菜了。它的製法是先將上好的豬肉，切成棋子般大的小塊，加上了調味品，便和新鮮的櫻桃，——在沒有新鮮櫻桃的時候，便把已經蜜餞或用其他方法製造的櫻桃，放在溫水裏浸着，浸得它跟新鮮的一樣好看，一樣鮮嫩。——一起裝在一個白磁罐裡，加些清水，讓它放在文火上慢慢地煨着；大約隔上十個鐘頭，肉也酥了，櫻桃的香味也煮出來了，這樣就可以給貪嘴的人們恣意飽啖了。尤其是它的湯，真

的美到極點！

宮裡所常吃的幾種蔬菜之中，太后比較最歡喜的是「豌豆」。豌豆總是在極嫩的時候摘下來，所以不但它的滋味非常清爽，便是看它的色相，像一顆顆綠珠似的堆在白瓷碗裡，也很容易引起你的食慾來。蘿蔔這樣東西，原是沒有資格可以混入御膳中來的，因為宮裏面的人向來對它非常輕視，以為只是平民的食品，或竟是喂養牲畜用的，絕對不能用來饗辱太后；後來不知怎樣，竟為太后自己所想了起來，她就吩咐監管御膳房的太監去弄來嘗新。也虧那些廚夫真聰明，好容易竟把蘿蔔原有的那股氣味，一齊都搾去了；再把它配在火腿湯或鷄鴨的濃湯裏，那滋味便當然不會差了！此外，還有鮮嫩的竹筍，和絕細的蕓芽，也是太后所中意的素菜；不論「正餐」或「小吃」，總得教他們做上來的。

菌類在中國出產得最多，大約有七八種以上。蒙古地方也有，比內地各處所產的還要大一些，滋味也格外豐腴些。太后對於菌，更是十二分的歡喜，所以無論在什麼菜餚裏，只要不是絕對不可能的話，便總有香菌或麻菇和在裡面。但是菌類對於我，倒並無怎樣特殊的好感。我覺得山東膠菜的滋味，實在是蔬菜中最美妙的一種，它的葉子差不多是純白色，又嫩又甜，我往往是盡量的吃，不肯停止。

中國各地像膠菜那樣著名的菜，真是多得不能計算，而就中尤以四川一省所產的東西，最為名貴，亦最受人歡迎。譬如說銀耳那樣東西，它的市價是貴極了，往往一小匣的銀耳，要化一二十兩銀子才買得到。它們是寄生在老松樹上的一種下等植物，不過不容易覓到好的，所以價錢是絕無理由的貴起來了。而且就是尋常人或官員，願意化多量的錢去買它的話，也不容易得到最好的；理由是因為最好的銀耳，已成了在四川省做官的人孝敬太后的一種專利品；他們雇了許多的工人，常年在那裡搜尋最好的銀耳，拿來去巴結太后。

銀耳在裝運的時候，總是已經烘曬得很乾了，且還依着它們的價值的高下，分別裝在各式各樣的錦盒裡面；最精緻的錦匣，往往也要值到好幾兩銀子一個。裏面所盛着銀耳的價值，便可想而知了！但是價值雖是這樣高貴，然而它的滋味，却委實不知道好在那裡，既不鹹，又不甜，也沒有香味；總之，吃了它，等於沒有吃什麼東西一樣。所以它總是放在鷄汁或其他的鮮湯裡一起煮的。

還有一種算是十分希罕的東西，喚做猴頭，大概跟打網球用的球一樣大小。它的來源也是四川，而且大部份，總是呈進宮來給太后享用的。（譯者按：猴頭也是一種野生的菌類植物。產在宜昌和四川方面的深山裡頭。但是因為產量極少，不容易找到，所以它的價值便貴起來了。用來做菜或調羹，滋味和冬菇，麻菇相彷彿，因為它的形狀像猴子的頭，故有「猴頭」之稱。這種東西也並不限於宮中有，北平市上常可以見到。也像銀耳一般的裝在很精美的錦匣裡頭，富貴人家買來當做送人的禮物。不過這東西假的極多，普通人不辯真偽，往往化了很高的代價，而買到假的東西，祇有在清宮裡用的，便從來沒有假貨。）呈進宮來的時候，總是每兩個猴頭裝一錦匣，錦匣常用極好的黃綢做襯托，那種外觀，尤其比銀耳來得富麗了。

猴頭有種種製法，也可以把整個東西擱在文火上蒸着，也可以切成一片一片的煎炒，有時候把它混和在各種肉食裏，也可以增加幾許鮮味，尤其是和在羊肉裏面，格外可口。就是用來做湯，其味亦不在鷄湯之下。

還有一種「髮菜」，在現代的食品裡，也很小有得看見了。它是細得像頭髮一樣的東西，所以叫做髮菜。嚴格的講起來，髮菜實在也是一種菌類，而且也是寄生在某種喬木上的下等植物。它的來源地又是四川——四川真可算是一處多產美味的地方了！不過髮菜的滋味，却未見其美在何處，而它的用途。也並不廣，只有把它截斷了，混在豬肉裡煎炒，倒很有幾分特殊的風味。

在各項海貨之中，常用的有魚翅，魚唇，魚肚，燕窩，海參等等，它們的重種製法，都和宮外各

處大致相同，可以無需贅述。

大凡每一種海菜的價值，總要比尋常的牛羊雞鴨貴上幾分，想必是取得比較不易的緣故。但是論他們真正的滋味，却實在不敢恭維。便是太后，對於各種海菜，也都看得很平淡；尤其不歡喜那海參，海參本是一種淡而無味的東西，它的形狀更是醜惡不堪，但一般人都說它有滋補的功用，因此也得濫竽在那些真正的美味裡頭。

太后還有一種特別愛好的菜，那便是清燉鴨舌。這鴨舌就和鴨子的肉放在一起燉的，每次至少要有二三十條，浮起在湯的上面。因為這是太后所最中意的一樣菜，所以每次總是裝在一個特備的杏黃色的大碗裏的，而且總是安得最近太后。此外還有一種鹽水製的鴨掌，為每次「小吃」的時候所必備的一件特菜；但是這東西也只有一種蹩皮尚可供人咀嚼咀嚼，旁的就全剩骨頭了。鴨肫肝，鴨臟等，也往往用種種不同的方法調製起來，供太后佐膳。從這幾點上看來，太后對於鴨子，真可說是特別的鍾情，除却那一塊有奇臭的鴨屁股之外，她簡直不肯輕易放過的。

到了夏天，各種瓜果都上市了，御膳房裏的廚夫，便得利用它們來做幾種時鮮的特菜，供上去孝敬太后。其中有一種為太后所最欣賞的，那是「西瓜盅」。它的製法是把西瓜中的瓜瓢一起挖去，而把切就的鷄丁，火腿丁，新鮮蓮子，龍眼，胡桃，松子，杏仁等等，裝進去重復蓋好，隔著水用文火來燉，燉上了幾個鐘頭就行了，其味之清醇鮮美，我們不難想像得之了！

太后的食慾之強，乃是我所永遠引為非常詫異的。在宮裏頭，或當她在御園中散步的時候，或在便殿中間坐的時候，她往往要吩咐太監們去把那特製的輕便小爐灶取來，就在她自己的面前，讓那些廚夫烹調起來，她便在旁邊立候着等吃。

在這一次上奉天去的車上，她只要稍覺有些飢餓，或竟絕非飢餓，只是覺得肚子裡並不怎樣飽滿，她立刻會下令停車；同時，吩咐廚夫們預備餐點。太后的命令一下去，當然非同小可，那五十名甲廚

夫便立即催督他們的助手——丙做夫，趕快把爐子裡的火生起來：於是那五十名丙做夫便像做什麼團體操似的一齊用力揮動他們的葵扇，把爐子裡的煤球生得像血球一樣的紅。這時候，太后正靠在車窗上閒眺着鐵路兩旁的風景。本來在這些地方，少不得總有幾個鄉人在耕種，或走動，可是因為太后的御用列車將在這裏經過的關係，預先已由當地的該管官廳把一切人等全約束住了，禁止他們在附近行動，所以太后也不能見到半個人影了。

爐火生旺之後，那五十名乙厨夫便忙着把應用的原料和醬油糖醋之類，紛紛搬送給甲厨夫；甲做夫就各自用心，調製起來。待到許多的菜全煮好了，便由那些太監用食匣端出去。因為菜實在是太多了，所以每次來端菜的太監，總可以排成很長的一行。可是待他們端出去的時候，太后或者已不覺得餓了，於是這些菜便照舊的退回那四輛權充御膳房的车上去，列車也就繼續前進；這一次的停車，便完全失却了進餐的目的，等於是專為要讓太后欣賞她自己所統轄着的土地而停的。不過在旁邊侍候着她的人，聞到了那股熱騰騰的香味，却已個個饑涎欲滴了！

我也是其中的一個。我的肚子彷彿是永遠不會覺得飽的！

## 一〇 失去自由的光緒帝

提起光緒皇帝，誰都會連想起三四十年前，鬧得沸沸揚揚的那次戊戌政變來。可是這個可憐的皇帝，却就爲了這一次的政變，而被太后奪去了所有的權柄，使他在實際上降爲一個幽禁深宮的政治犯。這一次我們上奉天去的一羣裏，也有他在內。他從前也沒有上奉天去過，這一次正和太后一般是初次臨幸咧！但是他似乎覺得很高興，像一個放了假走出學堂的學生一樣。其時他的年紀大概是正的還在三十和三十五之間，不過他的面貌很帶些稚氣，看去還是像一個二十三、四歲的青年。他的生身的

母親，便是本書中的主角慈禧太后的同胞姊妹，他的父親便是咸豐皇帝——慈禧之夫——的兄弟。光緒出世後不到幾年功夫，他的母親便死了；從此，就給太后收做乾兒子。所以他們母子之間，原是很少真正的感情的；即使沒有那次戊戌政變，太后也不會允許他長此大權獨攬的。到了後來，差不多祇有那些關於祭祀或舉行什麼典禮的諭旨，才是朝臣們受了太后的旨意，用光緒的名義所頒發的；其餘一切稍有關係的，便全由太后直接頒發。

光緒的妻子，隆裕，在那個時候，便是所謂「皇后」；她的父親喚做「桂公爺」，就是太后的兄弟，當然也就是光緒生身之母的兄弟。所以光緒和隆裕兩個人，在事實上原是姑表兄妹。雖然如此，他們中間却並無什麼真正的愛情可言。本來，從前時候男女的婚姻問題，都由父母代為決定；雙方全像瞎子一般的聽憑人家撥弄着，因此家庭間往往會有不幸的事故發生。光緒雖然貴為一國之君，但也跳不出這重束縛，所以後來弄得他和隆裕兩個人，不但毫無情愛，簡直彼此都在怨恨着、切齡着，像仇敵一樣！

在光緒的一生中，他所真正愛過的女人只有一個，便是珍妃。可是珍妃當庚子年鬧拳亂的時候，已給那些太監們把她丟在神武門東角井中去了。因為他們覺得珍妃是宮裏一個無關緊要的人，不值得辛辛苦苦的拖着她一起逃往西安去，便爽快的把她斷送了。（據說珍妃的屍身至今還不會取出來，祇是在井口上加蓋一方石板而已。）當然，太監們要是不奉什麼人的暗示，也決不敢這樣膽大妄為的；那末這暗示又是誰所發的呢？喏！喏！不是別人，便是吾們的太后！太后因為光緒平日寵愛珍妃過甚，早就不歡喜她了；待到戊戌政變鬧出來之後，又有人在太后眼前進了讒言，說珍妃就是慫恿光緒幹那一回事的主謀者，於是太后便決心要處死她了。

珍妃一死，光緒的內心上所受的痛苦，自然是深切到了極點，他所僅有的幸福，僅有的快樂，從此是完全消滅了！可是他終究還是一個皇帝，又不能像平民一樣的輕易自殺，輕易出走，他只能獨自



暗暗傷心流淚而已。珍妃還有一個同胞的姊妹，也是嫁給光緒做妃子的。喚做瑾妃，自珍妃被害之後，光緒便格外的愛惜她了；他覺得祇有在她那裡，還可以得到一些心靈上的慰藉。這一次隆裕和瑾妃兩個人，也是一起隨着太后上奉天去的，她們同居在一輛車上，彼此倒還和睦；可是這兩個人在宮中都沒有什麼特殊的地位，一般的祇是吃飯穿衣罷了。因為瑾妃只是一個「妾媵」式的妃子，而隆裕雖爲皇后，却也不得太后之歡。個中的情節，真是曲折令人難解：照理說，太后既因光緒太寵愛珍妃而深惡珍妃，那末她總該歡喜隆裕了，何況隆裕還是她老人家嫡親的內姪女呢？然而她竟不愛隆裕。大家庭中原是最多氣鬧的，在宮中，所有的人尤其不能和睦，真是怪事！

太后對於光緒既是這樣的漠漠無情，那末爲什麼這一次上奉天去偏要帶着他同走呢？這中間的緣故，我們這些人差不多全知道；就是光緒他自己，也何嘗不明白，總括的說一句，便是太后對於他還是不信任，惟恐他在脫離了她的監視之後，再有什麼不良的企圖；所以太后無論到什麼地方去，總是很不放心，非得把這一個特殊的政治犯帶着同走不可。也許她也相信光緒此刻確已沒有什麼野心了，但是她還擔心那些朝臣中或者再會有六君子那樣的人，在她離京的時候，乘機出而煽惑光緒，勸他利用外力，再把太后的政權奪去，這一慮當然是很有幾分可能的；而太后的性氣，偏又是特別的歡喜弄權。雖然她已經貴爲太后，一切享用，無不遠出別人之上，可是她並不滿足，她覺得倘無實在的政權，在他自己的手掌中把握着，所有的榮華富貴，便一齊等於零；因此她不惜冒了絕大的危險，不顧各方的誹謗，拼性捨命地緊握着她的政權。我往往見她爲着一件疑難的朝政，以致於終日寢食不安，便不禁暗暗的懷疑，究竟她爲着什麼緣故而能長時期的樂此不疲呢？

同時，在光緒那一方面，他倒十二分的達觀，因爲他認識得非常真切，他知道在這樣的環境之下，自己已要希望執政，直如大海撈針一般的不可能；至少限度，在太后活着的時候，他不用想再做一個舒舒服服的眞皇帝了。所以他倒並不悲傷，他把自己的遭遇一概付之於命運，這樣的一臆料，他的精

神上，竟愉快得多了。就像這一次上奉天去，他雖明知是太后存心要監視他，但他只當是自已已有興想出去遊玩；一路上憑着車窗，恣意的賞覽野景。待到每一次列車停止的時候，我們這些人除掉少數須留着服侍太后外，其餘的都可以走下車去隨便閑逛；這時，光緒也往往跳下來，跟我們在一起走動。他的身量很短小，臉上還帶着幾分稚氣，但並不驕傲，說話也很暢達動聽。他對我們這些女官，都看得像朋友一樣，我的小時候的經歷，他大概也很清楚，所以他時常想跟我說話。他問我關於歐美各國的鐵路的情形，以及各國當時的君主或元首們的性情和軼事；我只把自己所知道的少許告訴了他，他已是非常的歡喜滿意了。

「要是在事實上我是一個真正的國君的話，」有一次，他竟很興奮地向我說：「能够像老佛爺一樣的有權統治全國，那我第一步就要照着你所講給我聽的那些外國的君主或元首的辦法，上全世界去走一圈。當然，我也歡喜微服出遊，不願意使人家知道我的真面目；因為這樣的遊玩，才有滋味。像此刻我們是多麼的拘謹？我想在陸地上玩，必然還不怎麼有興；倘能在大海中浮遊，那樂趣便越發不能想像了！……但是在出國之前，屬於我們自己國內的各處大城市，凡有火車可以通達的，我是必要先去看看。對於出外旅行這一件事，我確有一種特殊的傾向，每當我想到我們這一次旅行不久就要回去的時候，心上便覺得無限的不痛快。」

真的，我相信如果太后能够允許他的話，他一定會永遠不想回去。因為他回去之後，便只能終年的關在禁城裡或頤和園裡；而在這兩處等於監獄式的區域以內，他還是不能自由行動。說明白一些，他簡直比那些地位較高的太監都不如；而他所說的話，無論是命令別人，或督責別人，也往往沒有什麼效力，較之我們幾個給太后所寵信的女官，真是相差太遠了！所以他只要一想到這些情形，一想到回去，他的一雙眸子裡，——那是一雙很大又很靈活眸子——便立刻會現出一種黯淡的神情來。如其太后不把他的政權全奪下來，仍讓他自由處置，他也許會給中國做些有益的事情。這是他自己永遠所

認爲遺憾的。但是他總不敢向太后作半些表示。讀者可不要怪他太軟弱了，因爲不論他軟弱也罷，強硬也罷，照官裡的習慣，做母親的儘可隨時替她的兒子攝政，而做兒子的，更無論如何，不能反抗。於是光緒的才幹，也給這個習慣所埋沒了！我相信他的思想的確是前進的，他的識見和能力，也足夠擔當起改善清政的那副重担子來，可惜太后不肯讓他有施展的機會，否則不論滿清政府興亡與否，中國所受的外患和內亂，總可比如今好一些！

他所穿的旅行的服裝，當然又和那些隨駕大臣是不同的。他的一件箭衣是天藍色的緞子所製的。上面用金線繡着無數的長壽字。這件衣服的尺寸對於他的身量是很吻合的，穿着極適體，加上他那清秀的面貌，真好算是一個翩翩美少年了。在這件箭衣的外面，他還有一件沒有袖子的背心穿着，也是緞子做的，不過是黑色的，這上面也同樣用金線繡着許多的長壽字；但是依我看來，這件背心實在是多餘的，而且在這黑色的背心的外面伸出了兩支藍色的長袖，可說是難看極了。

大凡富貴人家，不論男女，十九都是愛用金銀珠寶的裝飾品的，惟有光緒，却絕對的厭惡這些東西；他這個古怪脾氣之養成，當然多分是受着惡劣環境和種種不如意的遭遇的影響，只要稍明事理的人，都能估料得到。但是每一朝的皇帝究竟該用多少金銀珠寶的裝飾物，官裡頭原也不會有這種特殊的祖訓規定着，只憑各人自己歡喜而已。因此也就沒有人能去干預光緒爲什麼不用這些東西了！可是在他所戴的那頂黑緞製的瓜皮小帽上，却有一顆龍眼大小的珠子綴着，那地位恰好是在他的眉心的上面；這顆珠不但很大，而且晶瑩光潔，迥異凡品，嵌在這頂烏黑的小帽上，越發閃爍動人。然而光緒的所以用這顆珠，却決不是爲着求好看，而是含着一種紀念的作用。在他平時的神情中，不難發現他這個用意；可是他實在紀念的是誰，那就不能武斷了。他的帽頂上還有一個紅色的絲綫所打就的結子，和一撥尺許長的紅纓，都是非常鮮艷奪目。在他脚下，也跟那些大臣們一般的穿着一雙黑緞的靴子。我時常在想：像他那樣的人物，要是穿上了一套整齊的軍裝，必然是十分英武的。

雖然在事實上，他已經是一個被廢的皇帝了，他是終年的像坐在愁城裡一樣，但是宮裏頭的那些繁文縟禮，偏又放不過他。太后的意思，只是想強迫着他做一個十足的傀儡罷了！譬如像吃飯這件事，他每餐也得享受那一百碗多得沒有意思的菜，而且這一百碗菜全是跟太后所吃的相同的，不管他的口味如何，從來不能掉換的；因為他的菜是跟太后的一起煮的，他自己當然不能隨便做主或挑選了！尤其難堪的是他每餐也得獨自一個人，冷清清地的吃喝着，他的妻妾，隆裕和瑾妃兩個人，必須上太后的車上去侍候，待太后餐畢之後，就和我們這些人一起走上去，吃太后所吃剩的菜。於是她們便難得有跟光緒同餐的機會了！可是太后對於這個每餐必來侍奉的媳婦——隆裕，還是很淡漠，說話是一個月平均不到一句，眼角上老是像不會瞧見她一樣；也許在太后的腦細胞上，根本沒有這位皇后的影子！

可憐的光緒，他所處的境地簡直比一個尋常的百姓更痛苦，有時候，他只能勉強做一些比較有趣的事情，引逗引逗自己，從淚眼中迸出一絲笑意來。但是他對於皇太后真是害怕極了，他只能時時刻刻的留心着，不讓自己有半些足以使太后不歡的舉動做出來。不僅是行動上必須十分留心，便是他說一句話，也得再三的考慮，因為他永遠是不得自由的；他無論跟誰說話，總有幾個太監在不很遠的所在傾聽着，只要他有什麼怨恨的話或不很正經的話說出來。他們就會立刻前去告訴太后。到晚上他睡的時候，還是有人竊聽着；他們那希望能夠多聽到幾句話，好去向太后獻功。

爲着這種種的監視，所以光緒連說笑話的自由也幾乎被剝奪了！尤其是在這列御用火車上，因爲地方太狹窄，他所受的監視也無形中變得格外嚴密起來。他的旅行的興趣，更因此而大減，甚至會使他發生馬上回京之想。理由是在宮中或頤和園內，他偶然還可以得到幾分鐘的自由；這短短的四五分鐘的空隙，對於他，真比什麼都寶貴。他可以盡量利用他們來開些玩笑。然而他所開的玩笑，却總是說不了孩子氣的，我至今還記得有一件事實，極好做他富有稚氣的明證。

每天早上，凡在宮中稍有地位的人，都得去參加早朝；——這是和廷臣們所參加的早朝不同的，我們去參加早朝的意思，只是去向太后叩請晨安，並不需要計議什麼國家大事。——光緒也是出席者之一，於是我們便利用了這個機會，每天做一次極短的談話。但有一天的早上，他忽然和我們開起玩笑來了！因爲每當太后從她自己的屋子裏走出來接受我們的參賀的時候，必先有一個人走出來喊道：「來啦！」這樣一喊，大家便知道太后的聖駕快到了，慌忙一齊跪下去，叩頭迎接。這一天，太后還不會出來，光緒忽然回過頭來，向我說道：「來啦！」我想不到他會跟我開玩笑，竟不會注意他自己有沒有跪下去，便信以爲真，撲的跪倒了；後來大家都笑了，我才知是上了他的當。太后也許根本還未曾起身咧！

可憐的光緒，在名義上他是一個皇帝，但他是如何的孤寂悲傷啊！他只能從這樣幼稚不足道的玩笑之中，找到一些快樂，更是何等的悽慘？當時我受了他的騙，雖也會陪他笑了一會，可是退下來一想，我真忍不住要替他哭了。我可以斷然的說，除却這種無聊的玩笑以外，他不用想再找到什麼快樂：他心裡頭所愛做的事情，全不能做，不愛做的事情，却偏要他做。總之，無論到什麼地方去，他始終是一個囚犯的身份！

我們的列車，一到晚上就要停了；大概車子在晚上的行動，不免有妨太后的安甯的緣故吧？車子既停，一切聲息，也就同歸於盡。這樣，太后便可安臥了嗎？不，不，以太后的尊貴，豈能露宿在野外而沒有一切防衛呢！所以每到我們的車子一停，在後面遙遙地追隨着的一列兵車，便也跟着停下來；幾百名武裝齊全的警衛軍，忙從黑暗中爬下車來，悄悄地在我們這列車的四周，佈開了防哨。而在太后和光緒所乘的（光緒的車上，兩邊也各有一條藍色巨龍漆着。）兩輛車的旁邊，拱衛得格外的嚴密，簡直是全部給包圍住了。不過，太后自己還是可以自由下車的，祇要她高興的話；而光緒却不能越雷池一步了，旁的人也一概不准走上去。她可說是已跟世界上的一切人，一切物，全隔絕了，和寂然

獨處的孤魂野鬼無異，惟有在睡夢中，他方能暫時逃出這個到處有惡魔躲藏着的大圈子去。

在我平生所見過的許多人裡面，他真可算是一個最不幸的角色了！同時，他又是一個最討人憐惜的人。

我想，這一次上奉天去的遠遊，對於他，至少會有一些安慰吧？

## 一一 老佛爺的侍從

太后這一次上奉天去，爲車輛的容積所限，一切的排場，都大事緊縮；就是貼身服侍她的女官和宮女，她也不能多帶；除我們八個女官全跟着她同行之外，她只帶十六名宮女，這些人都是不拿一文薪工的，算是義務職。我們這些女官的來歷，差不多全是滿籍高級官吏的女兒；而那宮女，却是從許多滿洲兵將的女兒裏頭挑選出來的最美麗的，在名義上講，女官當然是比宮女來得高貴，但從實際上着想，我相信有許多地方，確是做宮女的比做女官的舒服。

在清宮裏當女官，不但拿不到俸給，而且還是一個顛倒要賠錢的苦差使。老實說：當和我的妹妹在宮裏面的時候，我父親時常要拿錢送進來給我們使用。每個月，我和容齡兩人，光是賞給那些廚子的錢，就是整整的一百兩；禁不起太后還要不時賞賜東西給我們，那就化費得越發厲害了。因爲太后把東西賞賜我們，總得教太監捧着送來的，這些太監就非給他們力錢不可；而且他們都有一副充滿着商業化底思想的頭腦，要如太后一次賞我們六七件東西，他們就會每人拿一樣，分着六七次送來，他們這樣一弄手段，我們的錢就格外容易出去了！譬如六七件東西在一次送來，那我們只須給他們二三十兩銀子的力錢就行了；他們分成了六七次，我們每次至少就得給十兩，合併起來，便是六七十兩了。這種情形，我們雖明知太監們的搗鬼，可是誰敢給太后說呢？因爲拿力錢，討賞錢的習慣，在宮

裡已成一種牢不可破的陋規：就是太后知道了，也只能付諸一笑而已。在這列火車上，有一個太監是專門給我收拾牀鋪，並照料洗臉漱口等事的，我少不得又須重賞他一番。

據我自己混統算起來，就拿我們在宮裏頭或頤和園裏過的日子算，每一天平均必須支出賞錢二十兩，合如今的銀幣三十元左右。再加動不動還有特殊的開銷，我父親真給我們累得够了！可是我和我的妹妹都是絕對不會打算盤的人，所以父親究竟化了多少錢，纔把我們維持在宮內，若是之久，我們真說不出確數來；祇知道那是決非一個小小的數目！其中的大部份是用來買東西貢呈太后的，貢呈太后的東西當然以尤精貴爲尤妙，其價值也就可以想見了。

上面已經說過，所有的女官，都是滿籍的高級官吏的女兒；我和我的妹妹容齡，便是裕庚公爵的愛女。我父親很早就受了朝廷的命令，到各國去充任出使大臣，所以我們自小便受西洋教育。恕我誇口！在那時候像我們一般的能够通曉洋文的女人，真是絕無僅有；因此太后對於我們姊妹兩個人，也格外的看重一些，而別的人，更是羨慕我們到了極點！當時雖沒有「首席女官」等特殊的名號，但在事實上，我們的確好算是全體女官的領袖。

女官中有兩個是慶親王的女兒。其時慶親王正充着軍機大臣的職務，自然也是一個頂大頂大的大官了！還有一個是順王福晉。說起這個人的來歷，倒又是很大的。她和隆裕皇后是同胞的姊妹，皇太后也就是她的姑母，關係原該是非常密切的；她之所以被選入宮中來充女官的緣故，是皇太后想給些好處給她自己的親戚。這樣說來，皇太后必然是很能體恤她自己的親戚的人。然而事實恰巧相反！不知道爲了什麼緣故——，我至今也還不會明白，或者也是一種神經變態病。——她對於那些皇族，和她自己母家這些較近的至戚，都是很切齒地痛恨着的。她雖握着中國全部的政權，儘可隨意把任何官員更動，但她竟從不會使她的那些親戚當過一個位置比較重要的官；所以凡跟她有直接關係的親戚，除却極少數的一部份之外，大多全窮得和下等人差不多了。

還有一點很值得說一說的，便是太后生前對於溥儀——即此刻在東三省給日本人當「傀儡」的溥儀，（譯者按：作者原文亦大書 *Japan's Puppet*，頗能予歐美人以深刻的印象，可慰，可慰。）——那一家的人，更是特別的痛惡嫉妬；每逢有人提起他們，她就要盛額不歡了。

我說太后的那些至戚都是窮得不可開交，讀者也許不能相信吧？但事實的確如此！而且他們之所以窮，還是太后給他們促成的！我常常懷疑她是故意想出這些特別的方法來捉弄他們的；因為每隔不多時候，她總要揀幾樣東西去送給她的親戚，這些東西往往又是但重裝璜，不合實用的；再加每次總是裝在絕大絕大的盒子或箱子裏，鄭重其事的送出去。他的親戚見了，雖是暗暗在叫苦，表面上却總得歡歡喜喜的接受下來，還要望闕謝恩，表示非常感激的意思。事實上他們正像見了討債的人一般尷尬。因為每逢太后或皇上賜什麼東西給臣下的時候，臣下就得依着規矩，開發賞錢給那些扛來或跟隨來的太監；這種賞錢，並且還是有訂定的數目的，不像尋常人家餽贈，總依禮物的價值而定賞力的多少。他們是依着太監的等級而別的：每一個三等或四等太監，就得一律開發紋銀二十兩；較次的每名十兩；經不起各來三名，便非九十兩不辦了。何況每次太后有東西賜出去的時候，那些閑着沒事幹的太監，總喜歡一窠蜂似的跟隨着那幾個真正被派去送東西的人，一起前去，這樣他們就可以同樣的得到賞錢，至於受太后賞賜的人能不能負擔這樣巨額的賞錢他們是不問的！

偏是太后不斷的把那些不相干的東西去賞給她的親戚，因為她賞得實在太殷勤了，以致於她的親戚，竟將所有的錢全孝敬了那些太監，後來竟至無法開銷。那可不行啊，太監們是非拿到力錢不肯走的！於是他們只得用一個窮法子來抵擋，便是每逢太監們查着東西來了之後，先由一個人或一部份人送茶送湯的把他們款留住，——那些太監也決不嚷着要走，都很高興地坐下來，天南地北的瞎談，因為他們早已明白這中間的緣故了。——然後另外由一個人打自己的箱籠裡去找些比較值錢的衣服或用具出來，悄悄地溜出後門去，向當舖理當上幾十兩銀子，再回來開發那些太監。有時候他們自己家裡實



在無物可當了，不免就把太后所賜下的東西帶出去暫當一當。所以太后越是賞賜得殷勤，她的親戚便越是窮下去，這還有什麼辦法呢？我會經冷眼從旁細細觀察，這些情形，太后必然也是很明白的；因爲受累的人很多，她的耳目又是十分周密，一切極微細的事情，倘且有人去告訴她，何況這些較大的情節？那末她究竟爲着什麼緣故，要這樣想入非非的去陷害她的親戚呢？這個問題除了她自己，怕就沒有有人能够解答的了！

做皇親國戚的人竟有如此苦法，讀者大概是不會意料到的吧？我可以再寫一些給你們看看：大凡和皇上或太后做親戚的，至少總有一個爵位，有了爵位，便得竭力的維持場面，卽一衣一物之微，也不能過於惡劣；然而他們實在是沒有什麼錢，可是怕得罪太后起見，他們又不得不省喫省用的把所有力量，全集中在維持空場面上。這種痛苦，平常人家是永遠想不到的！其實太后的錢正多着咧！我們不用說國家的庫銀，便是太后自己的私蓄至少也有好幾百萬；她只須輕輕拔一根汗毛，就可以救濟她的那些親戚，而且又不須動用朝廷的公款，誰敢批評一句！無奈她自己不屑舉一舉手啊！我對於她這種幸災樂禍，毫無慈悲心的行爲，實在非常的不滿。

我們的同伴中，還有一位是元大奶奶。（譯者按：元大奶奶並不是姓「元」，元是她的小名。她的父親，便是本書中要角之一——內務府大臣慶善。）這個人却有一段很特別的歷史，也可以說是一段很慘痛的歷史，因爲她從小就憑父母作主，配給皇太后兄弟的兒子，——便是太后的內姪——做妻子。不料待到一切事情都準備好，結婚的日子也已擇定，突然那位未婚夫竟死了，照中國舊時代的習慣，她雖然並不會和那未婚夫發生過真正的夫妻關係，但是也得照樣的嫁過去，替他守寡，永遠不用想再嫁別人了；而元大奶奶的稱謂，也畢竟加到了她的頭上去！她其時還祇是一個十八歲的天真活潑的小姑娘咧，可是在名義上，她已經變成了一個恨苦居孀的小寡婦了！中國舊禮教的慘酷，確是無可掩飾的事實。當我在宮中和她相會的時候，她恰好是二十四歲；而她的神態，却已跟四五十歲的老婦

人一般無二了。在她一生中，可說是不再有什麼幸福或快樂可言！她絕對不許和任何一個男人談話，也不能隨便的縱聲大笑；而且必須永遠的留在宮內，一直到她的靈魂脫離她的軀殼為止。不過有一點是她的造化！就是她的天性是很愚笨木訥的，對於人生，簡直毫無認識，所以她的環境雖是這樣的淒涼哀痛，但她竟像沒有感覺到的一樣。

其餘的幾位女官，都是跟皇上同姓的近族中的姑娘，並無什麼特點可記。

論到我們這些女官所担任的職務，那真可說是輕鬆極了，我們全部的工作，便是服侍太后；但太后穿衣梳頭等等的的事情，也不須我們服侍的。我們只分着兩個人一班，輪流的站在太后的近身，隨便說些湊趣的話便行了。不過我們大家都知道，跟太后說話是極容易闖禍的，因此我們總是讓太后自己說。我們裝着很高興的神氣傾聽着，待她有什麼問題提出來，纔小心翼翼地相機應對。有時候，她實在覺得無事可做了，偶然也一個人獨自弄弄紙牌，我們便站在她的背後，替她留心看着；如其她自己有錯亂的時候，就從旁指點指點。還有她需要一副眼鏡，或一支煙斗，或其他相類的零星小東西，而這些東西又是安放得很近，不須費多大工夫，就可以取到的話；我們便走過去，替她取了來。要是這些東西恰巧安放在一個遠處，拿起來比較費力一些；這樣，就讓那些宮女去幹了。總之，凡有比較費力一些的工作，便由宮女們去承當，我們當女官的儘可不管。

請你們原諒我。大胆的說一句誇口的話。我們這八個女官，雖然性氣各人不同，但都有一副很好看的面貌。這句話也許根本是多說的，不過和事實尚無多大差別，所以我就直截了當的說了！我們所用的頭飾是完全相同的；各人所穿的衣服，却竭力的避免雷同。不但式樣決不互相做倣，便是衣料的顏色，也不使它們衝突的。譬如今天有人穿了一件淡紅的衣服，其餘的七個人，便不能再穿這種顏色。所以當我們八個人站在一起的時候，旁人看了，少不得要讚一聲好看；就是我們自己看了，也很得意，尤其是因為我們大家年紀都還輕，一經打扮，便個個都出落得十分的美麗了！

每天晚上，在太后睡熟的時候，我們也得有一個人在她臥室裡侍候着；因為這是比較吃力的差使的緣故，我們是輪流着值班的。每人隔七天輪到一次，習慣了也還不覺得如何辛苦。但當太后未曾睡熟之前，在旁邊服侍她的人，却必須隨意和她說話，一直到她自己鼾聲大作爲止。幸而這一段程序並不需要多少時候，所以大家還對付得過。更造化的是她倒從沒有害過失眠症，否則可就糟了！

我們在服侍她睡覺的時候，自己當然也不能不睡，但只能伏在地板上或把身子靠在牆壁上和衣假寐，如其不幸而你的鼾聲發得太響，以致驚醒了太后的好夢；那雖不至殺頭，但一場沒趣是討定了！我每逢輪到值夜的日子，往往不能熟睡，宮中的那一派空洞沉寂的氣象，老是在我的腦神筋上湧現着。我還時常想到爲什麼太后所拘泥着的那些專制不堪的政策，會使光緒感覺不快？它的原因多半是因為光緒這個人是富於民主主義的思想，母子間的觀念既根本不同，當然沒有什麼感情可言了！

如今回想起來，那時候我在太后的臥室中服侍她睡覺，形式上是躺在她的龍牀的旁邊，實際上却不啻是坐在一頁中國歷史的角上。

那些宮女們也有一輛專用的車子，便在女官們所乘的車子的後面，意思是便於互相招呼；不過她們的一切事情，都得自己去收拾，並沒有人服侍的。

我們八個女官却另有四名太監，和四名僕婦，指定着給我們服務的。他們分兩起：太監合太監，僕婦歸僕婦，躺在我們那輛火車的兩頭，每天替我們收拾牀鋪，預備盥水，打掃地板；去的時候是如此，回來的時候也是如此。不過有一點是使我們非常不便的，便是在路上無澡可洗，幸而這一次的旅行畢竟祇是很短的一段，又喜天氣也不甚熱，勉強還可以挨得過去。太后平日是最愛潔淨的，洗澡洗得很勤，可是在車上，却也極感洗澡的不便，沒法只得時常揩揩身，洗洗脚，聊爲代替。而當她在揩身洗脚的時候，火車便又得特地停下來。帝皇家的生活，誠然是非常可羨的，就是在火車上旅行的當兒，還是能够盡量的發揮他們的權威。但打另一方面想一想，却又令人感覺到這種生活實在是太刻板，

太拘束，太無意味了。

那幾個被指定着服侍我們的太監，除掉替我們整理衣服而外，每天晚上，還得澈夜的留在我們那一輛車的兩端侍候着。要如我們有什麼吩咐，他們便立即去辦。——當然他們也是輪流值班的。他們更絕對的不許向我們隨便說話，除非我們在事先去問他們，他們才敢回答；否則真有連大氣也不敢喘的樣子。可是他們有時候却常和那些宮女們說話，這裏所謂說話，當然不是戲謔，而且他們總是湊沒有人見的時候，才偷偷的說上幾句；因為要如他們彼此說話說得太親密了，太后往往就會知道，經她一知道，這禍便闖得大了！她會立即教人把那宮女拖來，當着許多人的面前，剝下了她的下衣，用很粗的竹板，打上幾十下。而那太監呢？更不能這樣優待他了，總是立即身首異處的。

我們八個女官雖然也有一輛特備的車佔着，然而在事實上，我們都不大到那車上去的，除非需用什麼東西，或到了晚上想睡覺才回去，餘下的時間，我們都得到太后的車上去靜悄悄的候着。因為我們雖然已有兩個人輪流的在太后跟前服侍着，但她也許會突然想到某一個不上班的人；所以我們凡逢不上班的時候，也得肅靜無聲地留在她那輛車上的一間小房子裡，恭候宣召。那情形真有些像在醫生的待診室裡等候診治的病人，不過我們是不准坐下來，只能躺在地氈上，或斜靠在壁上，稍事休息。

在這一列御用火車上，我們已經算是很造化的了，祇有我們，——八個女官，和光緒，隆裕，瑾妃，以及慶善，助齡等幾個人是可以坐的；但也有個限制，第一必須在我們自己的車上，如其在太后車上的話，那就非得她臨時特許不可。所以我們在路上都覺得很疲倦，雖然沿路的景物確是非常的新奇悅目，祇恨我們的腿力太不濟了！

除却上面我已經講過的這幾輛專用的車子而外，其餘的車子，便是那些太監們所居住的。但因人多車少的緣故，真擠得密密層層地連一些空隙也沒有，簡直像快要堆起來的一樣；我雖不會常去參觀，不知道他們究竟是怎樣居住着的，不過推想他們的情形，必然和那些扁籠子裡所裝的沙丁魚沒多大差

別。

在中國，却沒有「沙丁魚」這個名稱，但我既想到了這一個有趣味的比例，當然不肯忍耐着不發表，於是我終於向一個太監說了：

「你們這些人擠在那幾輛車子裏，真像小魚一樣！」接着，我並將外國人怎樣把沙丁魚裝進那些扁罐子裏去的情形，詳細講給他聽，他聽了，自己也忍不住笑起來了；於是我這一番話，便由他立即代為傳出去，一人傳十，十人傳百，不消多少工夫，所有的太監全知道了。當然也瞞不過李蓮英！但是李蓮英本不和他們住在一起，他也有一輛專用的車子，我這個話當然也不是挖苦他，他聽了當然不能生氣！不過其餘的太監聽人家把他們叫做小魚，心上也未必會高興吧？

在北京，人們對於太監有一個普遍通用的別名，喚做「雄雞兒」，因為那些太監的喉音，總是很尖很高的，真和雞啼的聲音一般無二，所以這個別名，大家都一致認為十分確當。我想太監們自己也還願意承受，因為「雄雞」總比「小魚」好一些。

讀者試想：一千名太監，每個人都穿着全套的制服，而他們所佔的幾輛車子，却實在只能容得下四百個人；那樣舒服的生活，你們能忍受得慣嗎？可是光緒和隆裕兩人所乘的大轎，却很寬暢地合佔一輛車子，祇是沒有一個太監敢大膽的爬上去，利用那些空餘的地位啊！太后的鸞輿是更濶氣了，它是常用一幅絕大的黃布罩住着。它獨佔一輛車子，所餘的空隙，足敷六七十人居住，但有誰能去利用呢？照這種情形看來，在宮裏當一個太監，有時候不但不如犬馬，竟連一件東西也不如哩！

隨在我們後面的那一系列兵車上的情形是怎樣，我實在說不出來，因為我每次祇是遠遠的望見它，從沒有詳細考察的機會。

歸納起來說，這許多車輛中，當然是太后那一輛車最有意思；其時它所代表的是整個的清宮，而乘坐在它中間的人，便是清宮中唯一的中心人物，也就是整個滿清帝國的中心人物。

## 一一一 列車上的小朝廷

太后的那輛車的前半部是攔成了一間小小的臥室，它的地位雖是十分的狹窄，但它的式樣，和所有的一切佈置，却無一不是費了許多人的心思和精力所構成的。所以不僅是美觀富麗而已，它的輪廓，它的格局，簡直和宮中的內寢，十分相類，真是一所具體而微的寢宮。可是這祇指它的質和形而論，至於地位的大小，傢具的多寡，那當然是差得太遠了！因爲在這一間小小的臥室裏，除掉一張大牀之外，——牀是紅木做的，而太后這一輛車的本身材料，也是用的最好的柚木，漆得又很光亮，儘可配得上她的那張紅木大牀。——別的就沒有什麼好算是大件的傢具了。中國舊式的牀，照例總有一副用以張掛蚊帳的架子，太后的牀上，當然也不能少。她這次用的一頂蚊帳是一幅淺藍式的絲織品，上面是用很美麗的絲線，繡着許多林擒花，原來這時候正當暮春時節，林擒花恰好是處在最出風頭的地位上，便不得不借重它了！在大牀的左邊，安着一張僅有的擱腳凳，也是紅木製的，它的高度大約是三英寸，面上用鮮豔的黃緞鋪着。這張腳踏凳在我們現代人的目光中看來，實在是毫不需要的，但在從前時候，無論你的牀是怎樣的低，這一張腳踏凳還是少不掉的。其作用則祇是使人坐在床上時，兩條腿格外可以省力些而已。

在這一間小小的寢室的兩邊，車壁上也有四扇很寬大的窗開着，春日的明媚的陽光，從這四扇窗裡透射過來，照遍了全室，使屋子裡的溫度，常保持着六七十度上下，絕不像是在火車上經行野外的光景。太后對於這一點，當然是很滿意的。尤其是在每兩扇窗的中間的車壁上，還有幾幅色調很濃艷，花樣很生動的壁畫裝點着，經陽光一照射，便格外的光彩鮮明，足資欣賞了！這些壁畫都是用漆繪的，新舊的筆調，互相配合着，看去是非常調和的。它們的作者當然不是尋常鐵路工廠裡的漆工，而是特

地從京中選拔出來的半藝術家，不然是那裡會有這樣好的手段？在這些壁畫的下面，各釘着很狹的一條木板，板的上面，擱着太后所需用的種種化妝品，以及許多零星星星的東西；她要取用是十分便利的。窗上，照例各有一幅黃緞製的簾幔掛着。

穿過了一道隔板，——這一道隔板雖然是很薄的，但它的質料却同樣是用的柚木，而且是雕鑿得十分的精緻。——外面便有一間較大的屋子，這就是所謂「列車上的小朝廷了」。如其只論它的面積的大小，那當然是沒有什麼可以值得說的，但就它的佈置和裝璜來講，却真是奢華富麗到了極點。我可以先來總括的說一句：爲着要求美觀，爲着要求舒服，爲着要使它能夠盡量的供給我們搬演一切朝儀，無論化多少錢，都是決不計較的！

第一件可以令人注意的東西是四瓶鮮花，它們分着四角，安放在這一座小朝廷的四隅，各有一座很精緻高大的木架子給襯托着。瓶的本身，當然也是價值很大的古董，彩紋和式樣，俱極古色古香之美。瓶裏所供的是四種不同的鮮花：第一種是牡丹，牡丹又名富貴花，在中國有花后之稱，太后對於它，也許是因爲彼此的地位有些相類的緣故，所以是特別的愛好。第二種是天竹，天竹可算得是東方特有的一種植物，綠的葉着，配一顆顆紅得像珊瑚似的子，實在是好看極了。第三種是迎春花，它的顏色黃得像金子一樣，恰好可以代表帝皇家所樂用的一種特殊的色彩。第四種是梨花，全部白色，畧帶一些淡綠，很有幾分清氣。這四種花都是春季所常有的，不過我們之所以要用來點綴這一座小朝廷的原意，却不僅因爲它們是春季的花，而因它們都有一種耐久的生存力，雖然插在那蓄水不多的花瓶裏，也不致枯萎；而且它們能仗着這一些濁水的滋養，不斷的長葉子，長蓓蕾，一直到開花。

腳底下，有一條厚約兩寸左右的地氈，鋪遍了這一座小朝廷的全部；它的質料是天鵝絨，它的顏色是淺藍，這樣已是很够美麗的了，何況上面還有一簇簇的金色的圖案畫堆砌着，都是些牡丹花和鳥中的鳳凰。的確可以稱贊它一聲「金碧輝煌」。

這一間屋子裡的窗洞，却並不像太后那間寢室裏的窗一樣的濶，大約是三與二之比。這些窗的所以較前者爲狹，乃是故意造成的。那麼爲什麼要故意這樣造呢？說來也是很可笑的：因爲太后有一種極濃烈的嗜好，便是歡喜玩弄她自己所有的一切珍寶；當她決定要上奉天去的時候，同時，她就想到要把一部份的珠寶古玩帶上火車來。她雖然並不會把這個意思明白告訴我，或慶善，或李蓮英，但我們根據她平日的嗜好而推測，大家都早就明白了。於是便由慶善在監修專備太后乘坐的那一輛火車的當兒，定下了一個計劃，就是把車窗開得小一些，使中間都留一些空隙，就在這空隙上，加釘了許多式樣各不相同的小架子，準備給太后安放那些珍寶。這一項設計居然大爲太后所稱賞，在她沒有上車之前，就忙着教人把那些珍寶儘先安放上去，待到上車之後，她越發左顧右盼的看得出神了，倒像是她自己從前並不會看見過的一樣。

窗雖然是比較的狹一些，可是上面所掛的簾幔，却尤比那小小的寢宮裏所用的來得考究。幔的本身還是一般的用不繡花的黃緞製的，但下面又多了一排用金線做的短鬚，這樣便覺得格外的好看一些了。車壁上也漆着許多五色斑斕的壁畫，不過畫的內容，已偏重於故事；而這些故事，又都是從中國那些有名的舊小說或傳奇上摘下來的。譬如像「姜子牙斬將封神」，「關雲長千里走單騎」，也不乏激發人們忠孝心的用意。就是在那四個滿盛鮮花的大瓶上，也同樣有這種故事畫繪着，而且是繪得很精細的。

太后生性很歡喜花，除掉那四個大瓶裏所供養着的四種之外，她另有許多小巧玲瓏的花瓶，——每一個花瓶都有一隻特製的紅木架子，雕刻得非常工細。——東一個西一個的隨意安放着。瓶裏也盛着一些水，然後揀她自己所愛好的幾種花草，教人截斷了長的梗子，分挿在裏面浸潤着。因此，這一座小朝廷上差不多已滿佈了花的香氣，何況那些花的顏色，又都是異常的悅目！

除掉那一間小小的寢宮，和這一座富麗無比的小朝廷之外，這一輛火車所餘的地位已是很有限的



了。但在後端，也還有兩間斗一般的小房間擱出着，一間便是供給我們幾個女官當不輪到值班的時候，在裡面休息着，以便隨時承應太后。在這一間屋子的後面，還有一間比較小一些，其中祇安着一具小小的炭爐，那是專給太后預備茶水用的。負責照料這件事務的太監便是張德，也就是每次當太后進膳的時候，站在旁邊捧碗端菜的這個人。然而在事實上，他的地位已較別人爲高，這些烹茶煮茗的小事情，那裡還高興認真擔當，好在也沒有人去監察他，他儘可以在那些小太監裡面，挑一兩個比較精細些的來代替他工作，等到太后要茶喝的時候，卻仍由他自己端上去，這樣太后當然不會再根問他了。提起喝茶，我不防附帶的報告一聲，太后是一個很有研究的「品茶者」。她所常用的茶葉也有好幾十種，茉莉和蓮花祇是最普通的兩種而已。其餘許多，真是名目繁多，記不勝記，且多是外面所不經見的希品，因此它們的名稱，儘有到此刻還不聽見有人道及的。

這輛車上，雖然分成了四間不同的屋子，但我們趣味的集中點，當然那是的那一座列車上的小朝廷。在這一座小朝廷裡，可以隨意發出不同的號令來，教這列整齊的列車向前開，或向後退，或停止，不但如此，便是關於中國全部的一切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的種種變動和更調的主動力，——太后的上諭，在這短短的幾天裡，也無一不是打這僅佔半節車廂的少朝廷裏發下去的。

在我們那間休息室和這一座小朝廷的中間，也是同樣的用一排很精緻的木板隔離着，而在這一排木板的上部，另有一個非常莊嚴而富麗的華蓋裝置着，像一柄張開的傘一般的籠罩在上面。它的底下，便是太后的御座。在宮中，在頤和園裡，專爲太后所備的御座，多至一二十張，它們的尺寸，都較車上這一張來得高大，可是外觀的形式，卻是一般的美麗，並無絲毫上下。這些御座的原料，都是用的最高貴的紫檀木，上面還滿綴着無數的珍珠寶石，到了晚上，兀是閃閃地發出耀眼的光來；可是在那座墊上，爲着要求坐的人舒服起見，當然不能再什麼珠寶，但就是一方單純的杏黃色的絲絨，也已十分奪目了。在這一張御座的後面，照例不可避免的有一幅揮屏安着，它的質料也是紫檀木，漆

得非常光亮，上面也有價值絕大的美玉和寶石鑲嵌着。然而沒有人能夠說出它有什麼實在的用處，祇知道它總是和御座相連的；凡有御座，後面必有揮屏，凡有插屏，前面必有一張御座。這兩件東西簡直已成一套不可分離的傢具。據說這一個習慣，歷代相沿已久，固不僅清宮中如此。可惜沒有人能夠說得出當初是怎樣造成這一種特殊的習慣的！

我方才說御座後的那架插屏，誰也不知道它有什麼實在的用處，但到了火車上，却就顯出它的一部份的能效來了。太后向例是時常要睡午覺的，於是我們便特地替她備了一張小小的軟榻，安放在這一座插屏的後面，讓她在白天裏，可以隨時休息，也無須特地回到那一間小小的寢宮裏去。

我記得很清楚，當我們這一次的旅行才開始的當兒，在永定門車站上，太后由我和另外幾個人扶着，初次踏上了這一具新穎的交通利器之後，她最初似乎很有幾分爲難的神氣；因爲雖然這一座小朝廷和那寢宮中的佈置，都已經過了許多人的設計和努力，較之宮中所有的各座大殿和寢宮，已極神似，儘可够得上稱贊一聲「匠心別運」，但是它們的面積，却終爲火車的地位所限，無論請教任何一位大工程師，怕也沒法子能把它擴大出來。而太后往日又是習慣於寬敞宏大的場所的，一旦突然置身於這樣狹窄的屋子裡，精神上當然要感覺到幾許異樣。然而過了五六分鐘，她也漸漸地習慣起來了。第一句話，她便吩咐那些太監去查看清楚她的這一張御座的方向，是不是確和這一系列車前進的方向相同，因爲它覺得如果旋轉着身子，讓這一系列火車拖着她，老是向後倒退的話，對於她的尊嚴是十分有關係的。這一點問清楚之後，接着她又發出了許多的命令，打發那些太監去用心佈置那車壁上所吊着的許多古玩玉器；大概是她對於我們所用的陳列方法，兀是不能認爲滿意，故不惜自出心裁，再把它們來重新陳列一番。及至變更妥當，她自己看看也覺得無可疵議了，才下令開車。除掉這些古玩玉器之外，她對於其他的一切裝設佈置，如壁畫、窗簾、花瓶、地氈等等，都表示十二分的合意，因此她覺精神也較往日格外興奮一些。她那時候的年紀雖然已將到七十，但她一上了車之後，便滿臉都現着得

意的笑容，指東說西的高興得真像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子拿到了一件新的玩具一樣。而其中最使她感得到極度的得意的一點，便是在這列御用火車上，皇太后的權威的顯露，尤比別處來得清楚，影響也特別的迅捷；她只要低聲地哼一句，整列的火車，就會前進，後退，或停止了。同時，她這一座小朝廷又可絕不費力的在她所統治着的土地上隨意移動，這在那時候的人的目光中看來，的確可算是一樁萬分得意的事情！

當我未曾進宮以前，不但在外國已經坐過了無數次的火車，便是在自己國內，也會搭過好幾次火車，都不覺得有什麼異樣的感觸；惟有這一次的旅行，却使我從最初的一刹那起——便是在準備的時候——就懷了一種極緊張的情緒，自始至終，老是緊握着兩大把的冷汗，惟恐有什麼意外的禍事要發生。因為太后根本沒有見過火車，也許火車的種種行動，對於她不免有些不愜意的地方，這樣，路上便不用想平安無事了！尤其使我担心的便是那火車初開時的一震，這一震對於別人，當然決無影響，可是對於太后，就不能說了。無奈不論全世界那一個老資格的司機，要他在開車時絕對不使車輛震動，怕是一樁永遠沒有的事情吧？至少限度，目前在這裏替我們開駛這一系列御用火車的司機，他就沒有這樣好的本領！

開車的命令下去了，火車便正式開始行動起來；這時候，我們大家都端端正正地站立在那一間小朝廷裏。太后一個人高坐在御座上，滿臉堆着笑容，正待好好地領略她初次乘坐火車的滋味，不料整列的火車，猛可裏望後一退，又猛可裏往前一衝，震得我們幾個人都幾乎突然翻倒，而同時車壁上那些小木架上所攔的許多最爲太后所愛好的古玩玉器，已因受不住這一震而紛紛地掉下來了。這樣一來，可真把我嚇得魂飛天外了！一個苦力似的司機夫，竟敢大膽把太后所心愛的東西震落到地上來，他還能不受一番嚴厲的懲處嗎？我想其時在皇太后的心上，或者確然有這種思想。不管她究竟有沒有這種思想，但是我們却也不能再照顧那司機夫了，我們還是趕快照顧自己吧！因為這一系列火車上的佈置，

差不多全是我和慶善兩個人所主辦的，便是在車壁上另裝這些小木架，以備太后安放她的古玩玉器的主意，也是我們所定下的；如今北京城還沒有出，光是火車第一個行動，這些東西已全掉下來了，要如火車再往前行去，以後的把戲還能說沒有嗎？我想這些人的中間，一定有人要犧牲他的腦袋了！當然，我自己也不敢確信這個挨刀的人，決不是我，也許竟然是我！誰敢保得？何況當我在簇擁太后出宮上轎之前，我還很得意地在她面前誇讚過那火車上的佈置怎樣周到，一切陳設，安排得怎樣妥貼，那知隔不到兩個時辰，便得到了這樣一個矛盾的反証。讀者試想：太后對於我，還能有什麼好感嗎？

但是，我雖然一個人在暗暗的擔憂，其餘的那些女官，宮女，太監，却一些沒有什麼感想；他們只知道眼前起了一件小小的變故，便是太后所心愛的那些古玩玉器，已翻下來了，他們便像尋常的人遇見了這類事情一樣，來不及的紛紛搶上前來，把已經掉下去的趕快拾起來，把沒有掉下去而快要掉下去的，趕快用手扶住，差不多每個人已使出了他的全部的力量。可是這樣一鬧，便把一座列車上的小朝廷鬧得秩序大亂，不成體統了。在宮中，或在頤和園裏，可說是幾百年來，從不會有過這樣大大失態的情形！我想要如給先前拼命上奏章，反對太后冒險乘坐火車往奉天去的那些朝臣們見到了這種情形，他們一定會搖著頭，頓足長嘆道：「我們可諫勸得是嗎？現在你看：這不是一種不祥的預兆嗎？」

我因爲一來已經承認這件事情已是鬧得不可收拾了，二來也許可以說簡直是嚇昏了，所以我祇是袖手旁觀的等候着，希望太后自己或者會想出什麼好的方法來，補救這個缺陷；但是她也不作一聲。我忍不住旋過頭去看了她一眼，——心裡是懷着十二分的恐懼——不料她却是在那裏輾然微笑，在這種時候，她居然還能不着惱而反給我們以溫和的微笑，真是百年稀逢之事！我心上的一塊大石頭，這才落下去了。可是我已經嚇得快跌下去了，我的腿不由自主的索索地抖着，手冷得像冬天一樣，我想其餘的人，要如都像我這樣的嚇得呆立一旁，睜大了眸子儘看着那些東西自己掉下去，以致於打碎

，我們便無論如何，難免要受一場可怕的磨折了。虧得他們忘掉了朝廷的尊嚴，做出了一種手忙腳亂的態度，才使太后轉怒爲笑，把一天大事，化爲烏有，真是不幸中之大幸！

過了四五分鐘，聰明的太后立刻就想出了一種補救的方法來了，於是她就親自指揮那些太監，怎樣把所有的木架子重新裝過，怎樣用綵線絡上去，使每一件古玩或玉器都能安如泰山一般，待到我們的火車用着像牛步一樣快的速度望天津前進的時候，一切東西都完全弄好了。但是我們畢竟還忘掉了一樣東西，就是那小朝廷的四角上的四個花瓶。因爲它們底下的木架子是紅木製的，而且打得非常光滑，再加瓶底也是很光滑的，於是那四個花瓶，受了列車行動的影響，便像生了腿一樣，逐漸在自由行動了；一些一些的滑出來，到底有兩個是掉下來了。太監們一見，忙來不及的搶過去，把那沒有掉下來的兩個先扶住了，更造化的是那兩個已掉下來的也沒有打碎，理由是底下鋪着的那張絨氈，委實是太厚了。不過我當時雖以花瓶未碎爲幸，但後來一轉念間，又怕那花瓶裡的污水，會把這可貴的絨氈沾污了，急走過去一瞧，天幸也不會沾污，這是因爲瓶裡盛的水原是很少的緣故。

瓶和氈雖然都得幸告無恙，但我們所受的一場虛驚，已是不小了。於是大家忙再把旁的一切東西，逐件的加以第二次的檢驗和繫縛，希望能夠藉此一勞永逸，免得再受同樣的驚嚇。

這樣，我們的長途旅行便正式開始了。可是作者的一支禿筆，却還不能隨車進發，因爲我在上文中，雖已把這列御用火車上的各色乘客——上至太后，下至厨夫僕婦。——全描寫過了，但還遺漏了一位極重要的人物。論他的地位，簡直僅稍次於太后，以我們和他比較，真有些相形見絀。那末，他是誰呢？原來是太后的頭愛犬，它也有一個名字，一個很威武的名字，喚做「海龍」；其實海龍是怎樣的一種動物，誰也不會見過，可是這頭犬的模樣兒，却和海獺倒有些相像，大概太后覺得海獺這兩個字，不十分愛聽，因此便改用了一個「龍」字。這條犬是真正的北京種，全身的毛片，作深褐色，但在頸部和頭部上，却披着一大簇白得像銀子一樣的長毛，彷彿是老年人的頭髮。它的身子很短，

很小，腿短而屈，很像一張弓的弓背，鼻子扁得和削平的一樣，而兩個眼睛，却特別的大，我可以說是從沒有見過這樣大眼睛的狗。憑着它這樣稀奇古怪的相貌推測，大概在北京的許多的狗裡頭，它必然是屬於最優良的一種；所以太后對於這一頭小小的畜生，真是十二分的歡喜，甚至可以說是十二分的愛慕。每天晚上，她一定要它躺在那座小朝廷裏。但它既是一條皇太后所寵愛的犬，就是躺，也不能像尋常人家的犬一樣的隨便躺在地上，它有一個竹筐，作爲臥榻。這個竹筐是很大的，可以裝得下一個小孩子，而且裡面還用極好看的紅緞襯着，不知底細的人見了，再也想不到這是給狗躺的東西。但它還不止這樣闊綽咧，太后並特地指定一個太監，教他日夜負責侍候這條福祿雙全的小犬。它當然也有衣服，那是一件像馬身上披的馬鎧一樣的甲，面子是紅色的貢緞，夾裡是一種最柔軟的皮革。在它的頭頸裏，還有三個金鈴繫着，兩邊兩個比較小一些，中間一個特別的大。只要他隨便走走，跑跑，跳跳，它自己的身上，便會奏出一種簡單的音樂來。在它頸部所圍着的一條領圈的後面，恰巧貼近它的耳朵的地方，有兩個像兵士們裝在軍帽上的帽章一樣的東西點綴着，都是用絲線做的，一紅一綠，清實好看；待到顏色一舊，便立即更換，所以永遠是非常鮮艷奪目的。不過有一點，未免美中不足：就是這條狗的享受無論怎樣舒服，但也免不掉要拴上一根皮帶，使它的行動，永遠不得自由。這條皮帶約莫有四五尺長，上面繫着許多的小鈴，所以不論那個專門服侍狗的太監把它牽到什麼地方去，都不難一找即得，如其它高興跑得快一些，急一些的話，也許在相隔很遠的所在，也可以聽到鈴聲。

讀者別小看了那個專門服侍這條「御犬」的太監，他的職務委實是很够麻煩的，而且責任又奇重。就像狗所吃的飯食，也得他親自去調弄。——海龍的飯食當然是非常精緻，而且是時常更換的，但比較吃得最多的是切碎的肝臟，和着肉汁，跟初養就的白飯一起拌。——調弄好之後，還得送到張德那裏去，意思是請他看一看，決定好用不好用；但張德那裡敢担這樣大的干係，他每次總是恭恭敬敬的捧着這碗狗食，走到太后跟前去請示。太后見了，非但不以爲忤，且必十分認真地檢查一番，如其發

現有什麼不合的地方，譬如嫌飯煮得不熟，嫌肝臟太不新鮮，嫌肉湯用得太多等等，她總是不肯將就放過的，一定要他們捧回去重弄；這樣，那個專門管狗的太監，便免不掉要受張德的一頓臭罵了，并連那御膳房裡的廚夫，也得同遭訓斥。

我至今還記得很清楚，那個服侍狗的太監老是裝着一副鄭重其事的神氣，挽着那個巨大的竹筐，在車廂的一角站着。途中，每逢車子停的時候比較長久一些，我們大家都走下車去閒眺的當兒，他往往也帶着這個竹筐走下來。第一步，先是小心翼翼的把筐子安在地上，然後輕輕地將那海龍拖出筐來，替它繫上了那條滿掛着無數小鈴的皮帶，讓它隨便散步。平常牽狗的人總是人牽狗，而這個太監，決不敢如此大膽，他只能給狗牽，就是永遠的順從那狗的意思，它要往東，就往東，要往西，便往西，非萬不得已時，人是一些不敢作主的，我看了，往往要發生一種癡想，不知道那條狗自己知道不知道它所受的待遇的優渥逾恆，和它所處的地位的重要；但無論它自己究竟知道不知道，然而這種情形，却總是真的！並且我可以極肯定地說，萬一不幸在這條狗的身上發生了什麼事情，或者是受了傷，或者是喫壞了東西，或者是突然走失了；只要任何一件事情發生，宮裡面所有的人，一定會一齊大驚小怪起來，其影響必遠出死掉一名太監之上，這是可以毫無疑義的。

不過，這條狗畢竟還是因爲靠着皇太后的庇佑，才有這樣的勢派，在京城裏居住的那些大臣們，雖也有多數是歡喜養狗的，但情形當然是相差得無異天地之隔了。

## 一二三 途中瑣事

列車終於是沿着京奉線前進了，我們一起八個女官，合着張德，和他手下的那班太監，齊像廟裡所塑的木偶一樣的侍立在太后的左右。大家各懷着一顆很興奮的心，準備欣嘗這一次長途旅行中的種

種奇趣；但誰也不敢在臉上露出一絲興奮的情態來，連眼睛也不敢望車外看，只『沒有這會事一樣。我們的車子是在午後四點鐘左右出發的，而第一個站乃是豐臺，豐臺離北京不過十一公里，等於是北京站的旗站一樣。我們的火車，便在這一段短短的距離內，踱着牛步一樣的大步，蠕蠕地往前滾去；憑是開得這樣的慢，我們還不相信太后必能滿意，只要車子滾得稍不自然一些的話，她就要感覺到不快了。

照我們預定的行程，太后將在車抵豐臺之後，進她第一次的車上的晚餐。晚餐過後，略事休息，便直駛天津，希望在太后準備安寢之前，能夠到達天津。因為依內務大臣慶善的主意，像太后這樣尊貴的人，殊不宜寄宿於任何一處村鎮中，雖然在事實上，太后本不下車，車子不論是停靠在村鎮裏，或大都市中，原沒有什麼分別，但慶善總以為這是很不妥當的。

我們的列車是開得怎樣的慢，豐臺終於是到了！而我們的晚餐，也在同時端整下了。平常的時候，火車從北京到豐臺，至多也不過三四十分鐘，我們却足足行了兩個鐘點以上，真可說是打破了全世界的火車的最低速率。但是對於太后，憑它走兩個鐘點也罷，走兩天工夫也罷，反正有的是時間，今天過了，還有明天，明天過了，還有後天，大後天……，她簡直從不會想過時間有多少價值；而且她自己到了車上，整個的政府，便等於帶了來了，一切軍國大計，同樣可以裁決施行，因此，她就越留的不注意時間了。

因為她不知道寶貴她自己所有的時間，於是她對於別人和時間的關係，也是十分的漠視。單說我們這一次上奉天去，火車行駛的遲速，似乎單是影響了太后自己或我們，其實却影響了無數的人。譬如你那個時候湊巧要從天津到北平，或從天津到錦州，在尋常時候，是只要有錢買票，你就不難頃刻即達；但在這時候，適逢皇太后的御用列車正在鐵軌上大躡其方步的當兒，你就倒霉了，無論你有多少錢，或有怎樣重大緊急的事故，都不用想搭什麼火車！好在你有的是時間，儘等着吧！一天，兩天，



三天，……這樣老等下去，總有一天會放你過去的。也許你這個人的忍耐工夫太淺，等不到太后的專車到奉天，你已經生生的急死了，那還不是自尋煩惱嗎？我敢說太后是永遠不會想到她這個「斷絕交通」的禁令，將與他人以何種的影響的；即使想到，她也必認爲這是理所當有的事情，決不因此發生什麼憐念或不安的感覺。

火車到豐臺站便停下了，在車窗裡面望出去，却不見有一個閑人。據我所知道，這地方原是很熱鬧的，但現在竟變得像荒漠一樣的靜寂了，連一些聲音都聽不見；我不由不佩服這些地方官的才幹和魄力，他們爲迎合太后起見，無論怎樣嚴酷的手段，都會施展出來的。可是那一班被嚴禁着不許走近車站，甚至不許隨便向我們這列御用火車看一民的民衆對於太后這一次在這裏經過的事實，將作什麼感想呢？怕是誰也不會注意的。依我猜測起來，他們必然是懷着一腔特殊的緊張的情緒，在懸想真以爲是呵護他們的天老爺，在這裏經過了。本來，皇帝原有「天子」之稱，那末，皇太后和天老爺當然也有相當的關係，就算她是代表天老爺的，亦無不可，反正她的權威也着實不輸於天老爺！

因爲這時候還在春季中的緣故，白河的名產——鯽魚，恰好成爲一種最合時令的禮品。所以當我們的車子從北京開出的當兒，這裡附近一帶的官員，都正在不惜重金的搜購才出水的鯽魚，以供太后佐膳。及至車到豐臺，好幾尾才出水的大鯽魚，使用很精細的東西盛着，經過了一番極繁複的禮節，鄭重其事的獻上來了。可是這些官員雖已如此的小心侍奉，而太后却像沒有知道的一樣。理由是豐臺附近一帶的官員，都是些微末前程，名姓不見經傳的脚色，根本還趕不上和太后見面呀！

然而太后雖不接見他們，或者他們自己也知道太后決不能讓他們進見，但他們無論怎樣胆大，也不敢偷這一次懶；每個人都都在火車未到以前，趕上車站來了。他們的唯一的目標，祇願太后對於站上的佈置，表示滿意，四周也不見有半個閑人，這樣他們便可以安心了。不過他們還是很膽小，儘在距離列車較遠的所在，忙著亂着，誰也不敢擅自走近過來。我打車窗邊遠遠地望過去，但見許多穿着五

顏六色的公服的人，列成了約莫半公里長的一行，蠕蠕地在擠動；大家都透着一種誠惶誠恐的神氣，拚命在張羅。可是憑事實來說，他們所忙亂的都是些無關緊要的事情，跟太后或這列車，永遠不會有什麼益處，真所謂「無一足取」；只有這尾鯽魚，總算差強人意。

說到鯽魚，大概誰也免不了掉要食指大動吧？鯽魚原是一種滋味很美的魚類，尤其當它才出水的時候煮起來，那味兒便格外的鮮美。尋常富貴人家的筵席上，我們往往可以見到這一味佳餚。有些歡喜講究吃的人，爲着要誇耀他自己的富有，和對於吃的講究起見，每喜在高朋滿座的時候，臨時教當差們用頂大的木盆子，盛着幾尾生趣盎然的鯽魚捧到客人的面前來，請他們隨意挑出一尾，立刻拿進去洗剝烹煮；有些人竟會教他家裡的廚夫當着客人的面前，把他們所挑中的一尾鯽魚，立即洗剝起來，以表示絕對不再掉換。

太后在豐臺站上所收受的幾尾鯽魚，也會經我逐一驗看過，因爲太后自己不願意和那些官員見面，所以就派我去充代表。我驗看的結果很滿意，沒一尾魚不是活潑潑地在游泳，但我們並不會教我們的廚夫來當場把它殺死；大概太后的個性雖然是特別的堅毅果斷，然也不忍眼睜睜地聽着一尾魚在她自己面前畢命。

可是這幾尾鯽魚却並不能因此而就得了苟延殘喘，因爲太后贊成不贊成把這幾尾鯽魚在她面前洗剝，乃是一個問題，至於她愛吃不愛吃，則又爲另一問題。何況才打附近河裏捉起來的鮮鯽魚，大家都知道是一種很難得的美味，太后豈肯錯過？所以那幾尾鯽魚一送入「御膳房」之後，不消多大工夫，便煮成熟菜，端端正正地捧上來給太后嘗新了。太后舉起筷來，只夾了一片肉吃，已不迭聲的讚好了。接着，她又命令那些太監把這一碗鯽魚依舊送回御膳房去，這意思並不是說不要吃，乃是要他們重新換一個方法煮過。這個方法就由她自己所指定的：第一步先把所有的魚骨全部剔出來，只留魚肉，連皮也不要；第二步再把分量和魚肉配得相稱的嫩豆腐，加上了糖，醬油，鹽等等的調味品，和它混在

一起煮。這樣便成爲一盅極鮮美的魚羹了。

從前人對於鯽魚，還會利用它來作一種卜自己休咎的東西。那是魚鰓下的一根短骨，一尾魚共有兩根，恰好生在頭部的兩邊。它們的形狀和一柄扇子略有幾分相似之處，但較魚身上其他各部份的骨頭畧軟一些，而且它的某一邊很平整，所以儘有直立的可能。當它直立時，看去真像是一條小小的帆船，它有一個別名，喚做「小仙人」，這當然是因爲可以用它來卜休咎的緣故。那末究竟如何卜法呢？說來是很滑稽的，手法更是非常的簡單：只須你用筷子夾住了這一根魚骨，在離開檯面約莫半尺左右的高度上擲下去，連擲三次，如其三次之中，能有一次把這根魚骨擲得直立起來，那就算是一個十分吉利的朕兆了。而這個擲的人，便將無疑的得到一種可喜的幸福。我知道在外國也有這樣相類的迷信的舉動，所差的只是我們用鯽魚的鰓骨，他們用鴿子的胸骨而已。

皇太后的思想原是很舊的，而且特別的迷信神佛，她見了這一根號稱「小仙人」的魚骨，當然也得試上一試；不料連擲兩下，這根魚骨都不曾立直，這樣可就危險了。她的臉上已很顯著地透出了一種懊惱的神氣，雖然她還不至於十二分的深信一根小小的魚骨，真會影響到人的命運，但他總覺得如果三擲而魚骨仍不立直，畢竟是一件很掃興的事情。幸而事情並不像她自己所預料的那樣壞，第三次擲下去，這根魚骨竟不偏不倚的站直了。她當然也是高興極了，不過我想要如這第三擲依舊失敗的話，她也決不肯就此罷休，必將四次，五次，六次，……以至於無數次的擲下去；反正她是一個貴不可言的皇太后，誰還能限制她只許擲三次呢？這樣不停的擲下去，那根魚骨少不得總有一次要站直的；而她也必總有一次會滿意了！我日常留意太后的行事，不但對於這種小的事情如此，便是對於一切軍國大計，她也往往很能忍耐，決不因稍受一些挫折，或阻礙，而即變更她自己的策畧。這種精神，當然是很值得我們佩服的。

當那剔盡了骨頭和鱗甲的鯽魚肉，和着嫩豆腐一起煮好之後，便又第二度的捧到太后面前來：她

就用一柄銀匙，接連的喝了幾匙，同時還噴噴有聲地稱賞着，使我們這些站在旁邊的人，也看得垂涎欲滴了。後來，她忽然把吃剩的一半，指明要賞給我吃。這真是使我喜出望外了！因為太后如果把吃剩的東西，或喝剩的茶水，指明賞賜某人吃，這個人的身價，頓時便增加了許多；不但旁人都在讚美他，就是他自己也必認爲是一種極榮譽的事情。所以太后此刻把這一味新鮮的魚羹，留一半賞給我吃，實在是可喜的；何況用嫩豆腐和在一起煮的魚羹的滋味，的確是很不錯呢？

太后的食量雖然並不像一般老年人那樣的減退，但因爲御膳房供呈上來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無論一碗菜，或一盞湯，總使她不能吃喝得罄淨；於是便養成了她愛把餘剩的東西，賞給服侍她的人去吃喝的習慣了。可是我對於這種恩典，總是非常的小心應付；如其她並不會吩咐我把餘下的東西吃掉或喝掉，我無論心裡是怎樣的愛吃愛喝，也必竭力忍耐，立刻把那原碗或原盅遞給小太監們去收拾；如其她已經吩咐明白，要教我把餘下的東西吃掉或喝掉，那時我就不能再客氣，必先恭恭敬敬的向她磕上一個頭，表示我對於她的賞賜，已是十二分的滿意，感激，接着便把碗中或盅中所剩的東西，毫不遲疑的吃喝下去，無論我腹中是怎樣的飽滿，也得欣然服從，否則便是故違聖旨，罪在不赦了。

記得有一次，另外有一個女官，正和我作一起服侍太后，太后恰好已喝過了幾口茶，想把那茶盃放下來，這位女官便走過去替她接了；其時那盃中還有半盃茶留着，她也許是因爲口渴太甚的緣故，竟不會注意太后並沒有說明，要教她代喝，便不假思索地向太后磕了一個頭，把那半盃茶喝完了。我隔着她的肩膀，偷眼去瞧太后，只見太后正在看着她微笑，我不由忍不住也笑了。在太后的意思是因爲這一個過失，畢竟太小犯不着怎樣嚴厲的責備她，所以爽快就不說了，只把笑來驚覺她。後來，這一個女官當然便醒悟過來了，她當然是萬分的感激太后；可是對於我，她反而不肯輕易放過了。她認爲我的竊笑是一種有意的挑撥，因此大有怒不可遏之勢，當場雖不會發作，過了一天，她終於利用某一個機會，直截了當的數落了我一場。她說：

「你真是太聰明了！誰也够不上你。可惜你太把別人看得不值一文了！你往往歡喜玩弄人家，使人家受害，作爲是一件有趣味的事情；人家究竟受得住受不住，你却絕對不關了。可是你要明白：論資格，人家都比你先進宮好幾年咧！」

我對於她所給我的這一場數落，並不會提出什麼反抗，也沒有把她對於我的誤會，作什麼解說，只是付諸一笑，馬上便丟開了。

我們在豐臺站上所吃的一頓晚餐，也是很富有嚴重性的，第一個原因當然是因爲這一餐乃是上車後的開首第一餐，而且晚餐照例又是每日兩次「大餐」中的一次；於是那一百碗的正菜，便像宮中一般的送上來了。這些菜都是裝在一種木製的大匣子裏的，如果在尋常的火車上，那些車門必然是太小了，必不能容許這些碩大無朋的食匣子通過；幸而我們這一系列御用火車上的門戶，都已重新改造過，差不多已大過了尋常的一倍。於是每當進餐的時候，好幾十名太監，便在外面的月台上，排成了很長的一行，打那代表御膳房的那兩輛車上起，一直排到太后這一輛車上；所有那些滿裝着各色山珍海味的食匣子，便像小學生所做的投木棍的遊戲一樣的從第一個太監起，依次傳遞過來，約莫要隔上四五分鐘，才授到站得和太后的餐桌最近的那個太監，——這人十九是張德——就由他把匣子裏的菜捧出來，安在桌子上。這些匣子上的外面，都用金子一般鮮明的黃色油漆漆着，再加上匣子裡所裝的碗盞又都是很好看的瓷器；同時那些傳遞食匣的太監，也各穿着五顏六色的公服，因此，單這上菜的一幕已是很美麗動人的了；可惜除掉那些愚蠢得可厭的官吏之外，旁的人便不用想見到這樣的好戲。

待到我們的第一次晚餐完畢以後，太后便教人傳令出去，吩咐開車：於是我們便繼續給這一系列黃色火車裝載着，慢慢地望天津行去。不料慶善的主張雖想使太后到了天津再安歇，可是太后竟不能領受他的厚意，車子行到中途上她就聲明要安歇了。其時，慶善當然不敢再進什麼忠諫，列車便馬上停下來了。這裡，不但不是慶善所理想的大都市，且也不在什麼小村鎮上，簡直是一片遼闊無人的荒野

裏；但太后是絕對不會注意及此。只催促那些太監和宮女，忙着把她的衾枕摺放妥貼，便悄悄地睡去了。

我們這一系列車上居然也有電燈的設備。太后對於別的新思想或新器具，大都沒有什麼好感，唯有對於電燈，她却是特別的歡喜。在宮中，在頤和園裏，都各有一座發電機裝着；因此，她對於電燈的設備，已看做一樁日常生活上所必要的條件了。

太后已經安歇的消息，立刻便從我們這一系列車的突然停止，而給予在後面護從着的那列兵車以相當的警覺；於是他們的車子也停下來了，相距約二三十丈遠近，絕無聲音地停着。幾百名頂盔貫甲，武裝齊全的御林軍，便悄悄地從車子上爬下來，開始負起了他們的禁衛的責任。這一系列黃色列車的四周，霎時便佈滿了憧憧來往的黑影，和閃閃的刀光。尤其在光緒所乘坐的那一輛車的左右，禁衛得格外森嚴；與其說這樣特別的戒備是爲着要保護光緒，還不如說爲着要防守他的比較確當一些。光緒的處境之苦，真比任何一個平民都不如，使我不能不一而再，再而三的指發出來。

御林軍的差使也是不容易的！他們的任務，雖然是要防護，巡察，警戒；但行動又必須十分留神，一不可高聲談笑，二不可使走路的聲音太高，否則就難免隨時有斫頭的危險。所以待太后安歇之後，四周便像死一般的沈寂。雖然我們打車窗裡望出去，還可以隱約見到遠處鄉村人家的燈火，在地平線上閃動，但人聲是絕對不聽見了，連犬吠聲，蟲鳴聲，也一些都沒有；空氣中佈滿着一種肅靜嚴峭，像冰一樣冷的氣息。便在這一種罕有的空氣之下，我們的太后，竟極安適地度過了一宵。

第二天清早，太后便起床了：她尋常也是起床得很早的，如今到了車上，精神尤較興奮，起床便格外的早了。她起床之後，忽忽梳洗了一番，就忙着吩咐開車，於是這一系列黃色的火車，便在晨光熹微中出動了。車行不久，天上忽然下起雨來，但也不大，只是很細很細的毛毛雨；假如我們在這雨中行走，即使不用傘，衣服也是決不會溼透的，至多略覺潮潤而已。這種細雨，在春季裡最多，往往一

天幾次，大概也是時令的關係吧？

這個時令，便是「清明」；所謂「清明時節雨紛紛」，真是一句最確切的寫實詩。每逢清明節，我們當子孫的總得帶着酒菜，紙錢等等，很恭敬地走到祖先的墳上去行掃墓禮，這是中國各地處處皆然的一種風俗。因此，當我們這列車行經荒野的時候，一路上不知道見到了多少的人，冒着雨，正在向他們的祖坟膜拜。他們都和鐵路離得很遠，——如其有人家的祖坟，恰巧就落在鐵路的近旁，那末這幾天裡，因為知道太后快要在這裡經過了，必不敢走來掃墓——但我們打車窗裡看過去，還是很清楚的；他們却一齊背轉了身子，不敢向我們正眼相看，因為這也是當地的官吏，已經很普遍地警戒過他們的緣故。不過，我可以斷然的說：他們確沒有遵守這項戒條！本來，好奇心是人人所必具的，老百姓終年只聽人說皇上，皇太后，但皇上或皇太后究竟是怎樣的一尊神佛，或一個人，他們都不會見過，難得逢到我們這一系列御用火車，載着皇太后和皇上在他們面前經過，他們當然斷不願再錯過這個機會。於是他們便借着向祖墓跪拜的姿勢，把他們的腦袋低下來，張大了眸子，竭力從脅下偷看着；然而他們至多也只能見到這一系列黃色的火車，和車上蠕蠕地在行動的許多人影，皇太后和皇上的真相，還是看不見。

對於清明掃墓的這一種風俗，我也曾和太后作過一番很值得紀念的討論，彼此都有相同的感想；如其要記錄起來的話，又是很長的一篇。

我們所經過的這一段路程中，軌道兩旁，差不多全是坟墓，因此在這一天上，掃墓的人，端的是絡繹不絕。太后憑着車窗，向他們很出神地瞧着，同時她的臉上，透着一重思慮沉沉的淡灰色，雙眉也攢到了一處來。她每逢在思索什麼事情的當兒，態度總是非常的憂鬱愁悶，這時候，無論什麼有興味的事情發生，她也決不會笑的。那末，儘讓她獨自去思索着罷，這也不行！或者她竟會越想越惱，以至於怒火上升，不可遏止；到這個地步，我們這些服侍着她的人，便倒霉了，時常會無辜而忽遭責

罵的。所以我們每在她開始深思默念之初，便急急用有趣味的話去擾亂她，使她不致想得太苦！而這一項艱難的工作，別人都不肯輕易嘗試，往往總由我去担任。但是這當兒，我倒很希望她能够多想一會，再發表一些特殊的見解，因此我並不就去擾亂她；隔了半晌，她果然用很低而很沉痛的語言，向我說道：

「這是多麼的可憐啊！」她一面說，一面隔着車窗，指着那些並無人前去祭奠或拜謁的荒坟。在這些土饅頭裡所長眠着的人，不但在生前因爲太窮的緣故，受盡了種種的痛苦；就是在死了之後，也因毫無遺產能够補助他的子孫，以致他的子孫，也鬧得跟他自己一樣的窮，甚至連掃墓的力量也沒有。我們真不能不予以相當的憐憫！可是打另一方面想一想，人死去之後，真會有什麼感覺嗎？還不是每個死人都是一樣嗎？譬如我們如今是多麼顯赫啊？然而待到腿兒伸直，一切便都完了！及至埋到了泥土中去，血肉逐漸腐爛，還能分辨得出這些是天潢貴胄的遺骸，那些是下等平民的枯骨。……我們不難想到這些一貧澈骨的人的坟墓，倘不是附近地方上的慈善家肯慷慨解囊的話，恐怕還不能堆成成功咧！所以即使這些坟墓因爲乏人照料而坍塌，他們的子孫，也祇能睜大着眼睛流淚，非得再有好善的人出來援助，便沒法修整。於此，我們更可想見他們的子孫之所以不來祭掃，必然是經濟狀況實在窘到不堪的緣故；而那死者在地下所懷的苦悶，也越發不忍想像了！」

他所指點着的那些荒坟，實在就是義塚；義塚乃是地方上的慈善機關所經營的，並不是個人所能担任的善舉，這一點她老人家可就纏誤了。

談到掃墓，雖然每個人的原意都是相同的，但它的形式，却因各人的經濟能力之不同，又必分爲以下的幾種：第一種是富貴人家。他們必先端整下一席十分豐盛的酒菜，讓僕從們扛抬着，恭而敬之的去陳列在他們的祖墓的面前；一面焚化紙錠，一面叩頭行禮。這樣陳列上幾十分鐘，他們便把所有的酒菜，依舊端回去，一古腦兒的送進了自己的肚子中去。第二種是中等人家。他們雖也不致無力整



治酒菜，但他們的祖先既沒有明明白白地向他們要素，他們便決意從簡了；可是紙錠總得帶去焚化的，因爲自古相沿成習，雖然從不會有人舉出過實証來，但大家都深信紙錠焚化之後，死者便可得到真的銀子了；好在活人原不須用紙錠，只要化不到多少的錢，便可買到許多的紙錠了。如其真要他們把活人自己要用的錢票，銀票，洋錢去焚化給死人用，他們便抵死也不肯了！第三種是中等以下的人家，這些人的經濟狀況，大概用「捉襟見肘」四個字來形容，必然是很確切的了。他們因爲所有的錢實在太少了，天天要買活人吃的米，尙嫌不夠，怎能再去辦那祭死人的酒菜，和化給死人用的紙錠呢？於是每逢清明節，他們雖然也一般的前去掃墓，但酒菜和紙錠是絕對不帶的了；他們只就坟的左近，掘幾塊泥土，親自捧着去堆在各個坟的頂上，再打道旁的楊柳樹上，隨便折幾枝嫩綠的新柳，插在那泥塊的中央，——因爲楊柳是每年春季最先有葉子長出來的樹木，所以人們對於它，也不免青眼相看。——作爲一種點綴品。這種點綴品，當然不是給過路的人賞鑒的，他們的意思是要使自己的祖宗知道他們雖然很窮，甚至無力購備紙錠，但在他們的心上，却還始終惦記着各位祖先咧！這樣，各位祖先雖然沒有酒菜好吃，也沒有紙錠好用，而在心靈上，終於已得到一種安慰了，做子孫的能使他們的祖先的在天之靈，有以自慰，畢竟是可以歸納入「孝思不匱」的一類中去了！最後的一種人家，竟連泥土和新柳也不能備了；這裡所說的不能備，當然不是說他們買不起泥土或新柳，因爲這兩件東西原是不須化錢買的。但也許他們的祖墓離他們的家太遠了，他們或因盤費的缺乏，或因忙於工作，以圖糊口不能前去，沒法就祇得讓他們的祖宗受些委曲了！現在，就是這一堆永遠無人前來祭掃的義塚所顯示着的荒涼悽寂的現象，打動了太后的龍心，以致於使她在極興奮的旅途中，突然感到了一陣不能形容的悲哀。

## 一四 袁世凱

列車逐漸南進，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時候，號稱華北第一大商埠的天津，漸漸地可以望見了。先是祇見一個很模糊的輪廓，後來那幾座比較高大的建築物也見到了，於是車上的人，自太后以下，都知道是天津快要到了！這時候，方才所下的那一陣細雨也已停止了，天空呈着一片可愛的藍色，太陽彷彿一面金鑼似的高掛在空中，射出溫和而美麗的光來，似乎老天也有意要湊太后的趣，知道她將在天津接受一次盛大的歡迎禮，所以特地把雨止住了，放出明媚的陽光來，以點綴這一次稀逢的勝會，使它格外的值得令人紀念。就像作者自己，對於那時候所經歷的一番情形，差不多可以說至今還是「宛然在目」，隨時隨地都會回想到它。

天津車站原是一處極熱鬧的地方，雖然其時已宣佈了戒嚴，無疑的，已不再有半個閒人在行動了；可是我們的御用列車，還是不屑輕易駛進那樣混雜喧闐的尋常地帶中去，於是在距離車站約半公里左右的所在，便臨時在軌道旁築起了一座月台。——一座全用水門汀所築就的月台。在那個時候，中國建築物中很少有利用水門汀的，因此大家都把它看得很貴重。——因為其他各座月台，都會給一般平民所踐踏過的，以太后之尊，豈肯履此賤地？那末讓它去罷！這也不行！太后萬一要下車的話，沒有月台，誰肯把腦袋伸過去給她砍？在這種情形之下，這座御用月台便在短短的幾天工夫之內築就了。它所發生的兩層效用是：（一）和天津車站隔離，（二）使太后的玉趾不致沾到尋常人所踐踏的泥土。不用說，想出這一個計劃來的人，必然是一個很聰明的脚色！讀者諸君，你們試猜，這個聰明的脚色是誰呢？提起這個人的大名，我想不會再有不知道他的人罷？原來此人非別，乃是將在中國歷史上永遠佔到很重要的一頁的項城袁世凱先生！其時，他正當着直隸省的總督。他在太后沒有從北京啓程

南下之前，已早就決定了要舉行一次盛大的接駕典禮，和另行建造一座新月台的大計劃了。

這座月台的長度很長，雖不能停靠整列的御用列車，但也足敷十輛車之用了。它的上面，搭着一座用蘆蓆所蓋就的竹篷，篷上滿掛着無數的龍旗，和其他的旗幟，還有五色繽紛的彩條，青翠的松柏，以及各色各樣的宮燈，點綴得着實美麗動人。地上當然是遍鋪着金子一般的黃沙。而在中央的一方土地上，另外又鋪着一張杏黃色的毛氈，這就是準備給太后下車後駐足之所。不過他們雖然是這樣的設計着，但太后到了天津，是否真的願意下車，却沒有人敢斷定；就像袁世凱這樣權傾中外的大臣，也不敢說「太后非在這裡下車不可」。

月台是新建的，地下有黃沙，頂上有燈彩輝煌的蘆蓆，這樣子自然是非常的華貴了！我們老遠就從車窗外探頭出去張望，大家都覺得十二分的悅目，不禁爭着要觀看；而我們的列車却已漸漸地在準備要停下來了。其時我們的司機夫正用着全副的精神在從事，因為他已受了慶善的命令，必須要使太后的那輛車恰好靠在月台的中央，那末待太后一下車去，便可踐在那一張杏黃色的毛氈上了。

這一日，天津以及天津附近各處的重要官員，不論文武，全是很早就到這裡來候駕了；每個人都依着自己的品級，盡其所有的用心裝扎起來，因此，待我們到時，他們已列就很長很長的一行了。滿眼只見紅紅綠綠的顏色，耀得人眸子也幾乎睜不開。他們一見駕到，就鴉雀無聲地在月臺的向外的邊線上端然跪着了。比這些人跪得前一些，獨自孤零零地俯伏着的，便是袁世凱他自己！

列車很慢的在他們面前滾過，終於是完全停止了。我往常是極愛瞧熱鬧的，但看了這些泥雕木塑一般的官員，心上便不免有些不自在起來。尤其是他們各人的神氣，好說是沒有一個不可厭的：頭低過了前胸，眼睛注視着地上，似乎連氣也不敢喘的樣子，教人一見，就不會相信這是一種出乎真誠的行爲。不過他們的服裝總不失爲很美麗的一堆。其中有大部份人的圍帽上，都裝着孔雀毛所做的翎子；孔雀毛原是很好看的，它的本身就有一種光彩，再加其時的陽光正盛，從蘆蓆外面透射過來，照得所

有的孔雀毛，齊像變了金葉子一樣，到處全是輝煌燦爛的金光在閃動。看了這種情形，幾乎要使我懷疑：這些人物，也許便是中國古代各種舊小說中，和其他各處張掛着的故事書上所畫着的人物，重復重生過來，特地來向我們的太后殷勤致敬。

雖然這樣鄭重奢華的佈置，已在太后的面前，很齊整地展露開來了，可是太后的心上是否已經認爲滿意，却還在不可知之數咧！她對於這些官吏此次前來接駕的真意，我想必然是十二分明瞭的。因爲她也知道天津這一帶的官吏，決不會比別處的特別好；他們一般也是化了錢，或利用了其他的關係，——如親屬關係，裙帶關係等等而弄到這些美缺的。他們既無學問，又無才幹，於國於民，真是兩無所利。但他們倒有一副極善逢迎的腦子，所以他們也把給太后接駕的這一件事，看做是一種保全飯碗，鞏固地位的必不可少的手段；有些更懷着要借這一個機會，取到幾許意外的利益的奢望。總之，在他們這一羣的中間，簡直沒有一個人是誠心爲着要向太后請安而來的，他們都抱着很濃的自私心，隱隱有所企圖。便是袁世凱本人，也不能例外！

我見了袁世凱，便禁不住起了一種異樣的感覺。使我自己的腦神筋立刻停頓在一片沉思默索的狀態中，儘自呆怔怔地看着他。——這個脚色，就是辛亥年革命成功以後的中華民國的第一任大總統。在那時候，他一般也是恭而敬之的跪在天津月台上，迎接太后；誰想到他將來會有這麼一番的作爲？老實說，他自己也絕對沒有夢見咧！——我一面像端詳一頭久已聞名，而從未見面的怪物一樣地注視着他；一面在回想過去的種種事件，就是怎樣能使他成名的種種事件。

如其嚴格澈查起來，甲午年的那一次中日戰爭，就是使中國大吃敗仗，以致把整個的高麗，拱手讓給日本的那一次奇恥大辱，袁世凱的確也可以直接的被列爲罪魁之一。事實是這樣的：他原是一個性格極暴躁的脚色，尤其是歡喜賣弄他的權威，他恨不能在一揮手之間，就把許多不滿意的人，一齊處斬。不幸得很，朝廷漏不會瞭解他這種性格，當高麗國內發生緊急的變故的時候，中日雙方，各顯

露着劍拔弩張的狀態，但朝廷方面，還想努力消弭戰爭；因此，就派袁世凱上高麗去斡旋，意思是要希望他做一個圓活的外交家，運用一些靈巧的手腕，和日本人交涉，把各種困難問題，暫謀妥協，這中間，當然也包括着中國暫時無意作戰的暗示。不料袁世凱到了高麗之後，一味意氣用事，反把日本方面大大得罪了一番；恰值其時的日本人，正和一條才出洞的毒蛇無異，極想找一個機會，試試他們自己的利齒。這樣，便立即發出了最後通牒，正式向中國開戰，於是中國的國恥史，也在同時候起，揭露開來了！更可笑的是這件事變的結果，雖是如此惡劣，但袁世凱本人，却顛倒成了名。

除掉了這件事情之外，袁世凱還有一樁生平得意傑作，同樣可算是他的成名作。這件事情對於整個的中國，實無多大關係；但和滿清政府發生的關係，却委實不小。若是有人把它搬演上舞台去的話，必不失爲一齣可歌，可泣，可嘆，可恨的悲劇。要敘述這件事情，必先詳論袁世凱的爲人。他平時的舉動，總是極倨傲的，高視闊步，旁若無人。因爲這樣，往往會使人誤認他是一個很鯁直的大臣；可憐的光緒就爲了不能真正的認識他的緣故，竟在戊戌政變的那一次上，吃了他的大虧，以致於被陷爲一個政治犯式的虛名皇帝。袁世凱本人，對於這件事情，也並不隱諱，大有津津樂道之概，所以外邊的人，不久便知道了個中的真相。原來在皇太后把政權歸還給光緒，退居頤和園之後，光緒便痛下決心，打算用全力來推行他的新政。因爲他急於要達到這個目的起見，便特地把袁世凱從別的職務上調回來，教他率領一支軍馬，用護駕的名義，去屯紮在頤和園的四周，意思是要他禁阻太后出園，使她不致再無中生有的前來阻撓新政的推行。而這祇是暫時性質，依光緒的打算，祇要待新政推行得見了相當的功效，便立即把軍馬撤回來。豈知袁世凱這個富於陰險的脚色，竟立刻就變了心，他本人對於光緒或皇太后，原沒有什麼好惡；光緒如果另外派人去監視太后，甚至去殺害太后，他也斷不肯行什麼阻諫，或發生什麼憐憫的感覺。他祇是爲自己打算。所以在光緒把這個密諭知照他的時候，他的腦神筋已在爲自己的利害而活動了。他覺得如果他真的照着光緒的話去做，自己雖然也不無相當的

好處，但這種好處，必然是有得限的；於是他就反過來想，要如他不聽光緒的話，反把這個密諭去報告皇太后，那就有不同的結果發生了！他既把自己的利害作爲中心，當然他就實行了第二個策略，竟借着光緒教他圍園的命令之便，悄悄地走去謁見太后，他假裝着極忠誠的態度，說自己是奉了光緒的密諭，要來行刺太后，但撫心自問，實覺不忍，所以不惜違背了光緒的旨意，反來告密。他的話雖然是那樣的空洞，而且是一些沒有實據，但太后竟完全信任了他。於是在當天的晚上，便由他率領了帶來的軍隊，簇擁着太后，用一種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直入光緒的寢室。太后這時正在盛怒之下，也不顧什麼體統，竟教人把光緒從床上拖了起來，連話都不問一句，立即強迫他簽就了讓還政權給太后的詔書。這一決生死關頭的鬥爭的結果，皇太后便依舊大權在握，恢復了昔日的威風；而光緒可就大大的倒霉了！從此，太后發誓也不肯饒恕他，無論他說什麼話，一概置之不理。當然，光緒對於袁世凱這一次的倒戈相向，自必銜之刺骨，飲恨無窮，可惜他終不會報得這個仇！當他隨着太后給這列黃色列車載着上天津去的時候，袁世凱所賞賜給他的政治犯的生活，已經過了六七個年頭了。——其實，後來一直到他死，也不會恢復自由。

現在，我們看啊！這個囚犯式的光緒皇帝，已走近了他的仇人的面前了！他雖然另有一輛車乘坐，但到了車站，既有那麼許多的臣下前來接駕，他怎能一個人躲着不出來呢？他必須極鄭重地侍立在太后的後面，接受這些人的參拜。記得往日每逢太后看不見的時候，我和光緒隨便說話時，往往也聽見他說起他自己對於戊戌政變的感想；每次，他總是切齒痛罵這個捏造謊話，構陷他的袁世凱。所以我早就懷着一顆極興奮的心，打算看看他和袁世凱劈面相逢的神情。

車子完全停止了。太后那一輛車的車門，居然很適當地停在那一方黃色毛氈的前面；太后大概總是因爲袁世凱的面子關係，竟出乎衆人意料之外的走下了車去，凜凜然不可犯的接受袁世凱和他所率領的那些官吏的參拜。我方才不是已經說過，袁世凱所跪的地位比別人特別出一些，因此，他差不多

已在太后的脚下叩頭了。他磕得很恭敬，而且依着習慣，一般也向光緒叩頭。其時，光緒正站在太后的後面，身子挺得很直，另有一種往常所不易見到的威嚴；可是他臉上的血色，已一些看不見了，白得和死人的面龐一樣，嘴唇更是由白而灰，由灰而黑，變得比什麼都可怕，一雙眸子裏，布滿了血絲一樣的紅筋，彷彿將有火要噴出來的神氣。我可說從不會在任何人的臉上，見過這樣激憤沉痛的表情，要是找一個醫生來試驗他的心臟的搏擊數，必可有驚人的記錄發現。我想假使其時的光緒，還有一絲半毫的實權的話，他必不惜任何犧牲，要把這個大名鼎鼎的政治家的腦袋砍下來了！而這一片才鋪上去的黃沙的上面，也將有許可貴的鮮血渲染着了。除掉他的氣憤填胸的表情而外，光緒並不會說什麼話，手足也不會動過，他對於這個出賣他的自由的奸臣，顯然是十二分的鄙夷；他的過度的冷落的的神氣，很明白地告訴人家，雖然他的唯一的仇人——袁世凱已在他前面跪着，但他只當是沒有看見一樣。

袁世凱也未嘗不瞧見光緒臉上的表情，但他已明知這個可憐的脚色，決不能再有什麼舉動，因此絕對不加关注，態度依然極從容。他請過聖安之後，便和太后隨便說了幾句話；同時用來作爲接駕大典中的一幕的樂隊，也開始演奏了。袁世凱所備的樂隊却不是中國的古樂，乃是一隊很純粹的西樂隊，大概有二十個人，所用的樂器和外國行伍中的銅樂隊一樣。據說：那一個樂隊長乃是由袁世凱化了錢，資送他上德國去專習音樂和作曲的留學生。他的技術的確很不錯，尤其在那個時候，真可說是中國數一數二的西洋音樂家了。他回國之後，便把他所有的時間，全用在教授袁世凱自己所揀選出來的一班少年軍官們怎樣演奏西樂，想來也已經過了不少的時候，所以我聽他們奏得已很不差了！

袁世凱因爲自己是軍人出身的緣故，所以特地故意的把這一次接駕的種種儀式，使之盡量的軍隊化；除却這一隊由二十個少年軍官所組成的樂隊之外，他還調來了大隊的軍馬，一律頂盔貫甲，端端正正地排列在距離月台約百碼左右的所在，向太后遙拜。我真不知道袁世凱要他們來做什麼？若說

是給太后檢閱，却不見正式開操；若說是來保護太后，那也無須如許之多，或者可以說他們的數量儘多，但他們有什麼能耐，可以保護太后呢？若說是爲着要向太后行禮致敬，那末他們又嫌站得太遠了，論他們磕多少頭，太后永遠也不會看見。

在這種盛大而莊嚴的集會上，關於樂隊應奏何種樂曲的一個問題，當然必須先於事前排定的。照東西洋各國的習慣講，逢到有這樣類似的禮節，第一套歌曲，必然是該國的國歌。那末就請袁世凱的樂隊奏一支中國的國歌吧！但是抱歉得很！那時候的中華帝國，實在從不會有人理會過國歌是一件什麼東西咧！因此，當我簇擁着太后從車上走下月台去的時候，那一班銅樂隊竟奏起馬賽里斯歌來。馬賽里斯歌便是法蘭西共和國的國歌。別的人雖然不知道，可是我和我的妹妹兩個人，却早已聽熟了，不禁暗暗好笑起來。不過，當場却不能直截了當的向太后說明，她知道了，也許就會教人把那二十一名西樂家（連那隊長在內）拖去砍頭的。直到後來隔了好幾天工夫，我纔從無意中提起這一件事來，並且向她建議，倭早教那些閒得無事可爲的大臣們製定一支中國國歌，以免再有這種類似的笑話鬧出來。太后聽了，很表贊同；但不久又忘懷了，所以一直到滿清帝國覆亡，也不曾有過一支國歌。

太后當時既不會知道那一班樂隊所弄的玄虛，——用法國的國歌，來歡迎本國的皇太后。——而且還是初次得聆西樂，心上竟覺得非常高興。待他們把那支馬賽里斯歌奏完之後，她就特地教李蓮英親自出馬，走去把那所有的樂器，一件一件的取過來，讓她自己去反覆的驗看着。同時還教李蓮英轉輾的去詢問那樂隊長，關於這些樂器的名稱，來源，和用法等等的問題。她雖然是一個純粹的外行，但她所發的問頭却都很得當，使那樂隊長不得不一一從詳答復。

奏樂便是這一次接駕大典中的第一個節目，這個節目過去之後，接着便是各官員紛紛獻寶。所謂獻寶便是各將自己所備的東西當面貢呈給太后收用，因爲臣下貢獻什麼禮品給皇上或皇太后，乃是一種公開的，而且是必須的報效。不像此刻一般號稱「國民公僕」的官僚們，雖然一樣也要收受賄賂，但



往往鬼鬼祟祟的惟恐人家知道；一私一公，比較起來，真不免令人有今不如昔之嘆了。可是就他們做官的本身的利害而論，公開的獻寶實在更比私下的行賄來得創鉅痛深，大有「十年搜括，一旦皆空」之苦。因爲送的東西一經公開，不但已成衆目昭彰，而且當場就能比較出好醜來，所以官做得小些的往往爲着要端正獻給皇上，或皇太后的貢品，而致盡傾十年來官囊之所積。所以歸根結底，這種習慣，畢竟也是弊政之一。就像這一次太后坐着火車上奉天去，路過天津，實在祇是一樁小事，接駕雖說是一種尊重的意思，似不可少；但太后本身既沒有什麼可慶可賀之事，做臣下的何必又要獻什麼貢品呢？但那天在月台上跪着的四十多位官員，却個個都拼性捨命的購辦了許多最好最好的東西，帶來獻給太后，一個也不敢少。

要把東西獻給太后，自然也不能像尋常人家的餽贈一樣的送到了就算數，他們必須依着官銜的高下，逐一由本人把東西捧着，或由他們的親隨代他們捧着，送到太后面前來，讓她驗看過了，才教太監們收下。這一次在天津月台上輪到第一個獻東西的自然袁世凱。他彎着腰，眼睛注視在地上，但神氣還是很倨傲，他先朗聲向太后奏道：

「奴才蓄有鸚鵡一對，乃是特地打發人從印度那裡覓取來的，爲的是要貢獻給太后賞玩，以見奴才一片孝心。」

一面說，一面他向一個親隨的揮了一揮手，這個人便立刻捧來了一對毛片分紅綠兩色的鸚鵡來。鸚鵡原是一種很美麗的鳥類，這兩頭雖然不敢確信牠們是從印度來的，但似乎的確更美麗些，更特別些；牠們並不用籠子裝着，只在脚上各扣着一條極細的鍍金的短鍊，讓它們並肩棲息在一支式樣很好看的樹枝上。在這樹枝的兩端，各有一個白玉琢就的小杯子裝着，杯子裡分裝着清水和食糧，以供它們吃喝。皇太后一見了這件特殊的禮物，心上似乎十二分的高興；她還嫌看不清楚，又教李蓮英去接了過來，捧得約莫離開她兩三尺遠近，她這才可以細細地端詳了。其時，他們都不由暗暗在好笑，

以爲這兩頭鸚鵡祇是一種很平常的鳥類，竟值得太后高抬貴眼，如此鄭重的去賞鑒它們，未免過於重視了！不料二三分鐘之後，它們立刻就顯出了它們的特長來，以致於使我們每個人都大吃一驚。原來那兩頭中的一頭，突然用極清脆的音調，高叫道：

「老佛爺吉祥如意！」

這一叫，真把所有的人全顛倒了！尤其是它的咬字正確清脆，聽去真像小孩子的說話一般無二，更叫人萬分詫異。豈知正當衆人竊竊私議，驚訝不止的當兒，那另外一頭忽又喊道：

「老佛爺平安！」

我想袁世凱爲着要使這兩頭小鳥喊出這樣清晰的字句來，必然已化了不少的心血，至少限度，必然已教慣於養鳥的人，代他化過了不少心血了！否則就是會叫也不能像這樣的恰好在適當的時候叫起來。但是不久就有人告訴我，袁世凱實在只費了半年工夫，便把這兩頭鸚鵡教練好了。他原想親自帶上北京來進貢的，後來知道太后此次出巡，不久將路過天津，便特地留下，故意要在萬目睽睽之下，顯一顯他的心思的靈巧，以博太后一笑。其實普通的一般慣於養鳥的人，都能够使它們喊得像這樣的清楚，便是要它們什麼時候喊，什麼時候不喊，也不是怎樣值得令人欽佩的好本領。不過太后聽了，總道是十分難得了，臉上不由透出了得意的微笑來。可是唯有一個人，却絕對不會受這兩頭小鳥的影響，他還是直挺地站着，臉色灰白得像死人一樣，耳朵裏似乎塞上了什麼東西，全不會理會那小鳥所喊的是什麼字句——這個人便是光緒！

袁世凱獻過東西之後，別的官員也就依次各把所備的獻上來，端的是百貨雜陳，美不勝收；如其要一一記出來，非得特地備一冊草帳不可。而其中有大部份乃是吃的東西，不過這些東西都是生的，因爲數量實在太多了，如果全燒熟的話，便容易腐壞了。

現在讓我把這到站接駕的四十位官員的底細叙一叙：第一位是總督大人，就是袁世凱，他有權可

以統轄直隸全省和山東，河南各種的軍隊，因爲他掌握着這樣雄厚的實力，所以無論在名義上，或實際上，他總是站在一個領袖的地位上。以下是撫台，專司一省的民政；再次長藩台（布政使），就是掌握全省財政的人；還有臬台（按察使），他的任務是專司審理一省以內的刑訴事件。這四位雖然很明顯地被指定着分掌軍，民，政，法四種不同的政務，但彼此間的權責，却並沒有怎樣清楚的界限劃定，往往可以互相干涉或互相推諉。不過這些也管不得他們了！總之，在這四十位官員中，他們四位，都好算是最高級的長官了！除掉他們而外，再輪下去，就得讓道台稱尊了。那時候的一個省分，每劃分爲幾道，一道有一個主持的長官，便是所謂道台。論他們的官級和地位，都和如今各特別市的市長差不多，但嚴格的講起來，則又完全不同；因爲如今的市長往往要直接和人民接觸，那時候的道台，却絕對的不屑顧問民事，他們認爲人民是最卑賤的東西，要如一個做大官的人再去直接和民衆接觸，便是一樁很丟臉的事情，因此把管理民衆的責任，一起都卸在隸屬於他們的州縣官的身上，即使有特別勤於工作的，也祇揀幾件比較重要些的事情問問而已。

在直隸一省之內，另外還有七個官級和道台相等的官員，他們的人數雖然也有七人之多，但他們的任務却是十二分的簡單，一般只是管理鼓鑄銀幣的一件小事，統稱爲造幣廠總辦。而且這並不是說因爲他們對於鼓鑄銀幣有什麼特殊的研究或經驗，所以請他們來指導或監督的，祇是因爲他們要做官，他們的父兄或親戚，便教他們隨便來客串一齣罷了。

這些官員中還有兩個更特別的：一個喚做僧綱司，一個喚做道紀司。他們的地位，也和道台相等；可是他們的任務，却和外國的主教差不多，他們所管的祇是寺院和僧道。如其朝廷或督撫大人要起建什麼盛大的醮臺，便由他們出力主持；如其僧道方面有什麼不守清規或禮神不虔的行爲，便由他們查明究辦；如其敕建的什麼大寺院有房屋坍塌，佛像剝落的情形，便由他們隨時派匠修理，使不失其原有的莊嚴相……如此，這位大官便可告無罪於國家了！總括的說一句：這些大官簡直個個都是飽食

終日，無所事事的浪人；整日夜但知穿著得富麗堂皇的在人民面前裝模做樣。一面坐享大額的俸給，一面還要拼命的搜括民脂民膏；而且往往自命不凡，驕傲無比，都把所有的政務，悉數責成他們的屬吏，以爲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太后的脾氣原是很歡喜調換新鮮和特別的口味的，自從袁世凱的一班西樂隊在她面前初次出現的一刹那起，她就覺得這些玩意兒怪有趣；再聽他們奏了一曲馬賽里斯歌之後，越發覺得聞所未聞，禁不住有些手舞足蹈起來。因此，她便絕不客氣的向袁世凱索借他們一用，要他們隨駕同赴關外。袁世凱當然是求之不得，立刻就吩咐那二十一位少年軍官收拾好應用的東西，爬上那一列兵車上去，準備出發。太后知道我對於西洋音樂也還略窺門徑，至少比別人內行些，因此就教我在她每次想聽他們演奏之前，負責去和那樂隊長接洽，如選擇歌譜，指定某種樂器獨奏等等。那樂隊長自己是一個工夫很深的鋼琴家，還能說得一口流利的德國話，在那時候，也好算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了！

## 一五 田野之欣賞

天津站上預定的儀注，原不僅如上面所講的那樣的簡單。因爲這是一次亙古希逢的盛典，在事先，袁世凱他們這些人，已早就和慶善李蓮英輩接洽好，決意要盡量的鋪張一番，熱鬧一番；可是太后竟並不能完全依從他們，當她把各官所獻的禮物全收下之後，她就自管自的回到了車上來，吩咐開車，以致無數未曾演出的大節目，全給她一筆勾銷了。這當然是很掃興的！其實，這種繁文縟節對於太后，真可說是極普通的家常便飯，那一天沒有，它們簡直到處把太后包圍着，不讓她有清靜的機會。不過情形畢竟有些不同，往日在宮中整日整夜所搬演的許多儀式，雖說是因爲太后自己太不肯放鬆的緣故，形式上總是非常的莊嚴，但無論如何，大家到底不能使這種演得過於純熟的巴戲永久維持着緊

張活躍的精神，而這一次在天津站上舉行接駕典禮時，却是人人部感覺到有一種比較興奮的情緒，像尋常人在每次逢到什麼節令日的情形一樣。尤其不同的是，差不多每個人，都有幾分旅行的樂趣，在神情之間顯露着。

太后現在雖是一般的也端坐在她那一間列車上的小朝廷裏，但她的視線，却不再集中在車壁上各個小木架所托着的許多珠玉古玩上了；她只是目不稍瞬地看着那一條幸運的小狗，和那兩頭初到的鸚鵡。她的意思似乎是想知道狗見了鸚鵡，鸚鵡見了狗之後，會有什麼特殊的動作做出來？就是我，也滿心以爲這兩種畜生既已安置在一起，必不能沒有新的事故在這座小朝廷裡發生了。豈知事實恰好和理想截然相反：那狗對於鸚鵡，根本沒有什麼興趣，彷彿不會看見它們一樣；這已可證明那狗雖然具有比較怪特一些的外貌，但它的智慧，却仍和尋常的狗，不相上下。——也許是更笨一些。我真不明白，太后爲什麼獨是歡喜它？——再說那兩頭鸚鵡是格外教人失望的！當然，我對於它們的毛片，自也不能抹殺事實，不讚一聲美麗；無奈毛片儘管美麗，可厭却終是可厭。它們簡直整天不停的在吵鬧，除掉我們睡覺的時候，不知道它們是否依舊還在吵鬧之外，只要我們醒着的時候，便不停的聽見它們在喊「老佛爺吉祥如意」，「老佛爺吉祥平安」，顛來倒去的老是這兩句刻板的頌詞。喊到後來，幾乎使我們每個人都聽得頭痛了，恨不能用什麼東西去塞住它們的嘴；可是太后却不但覺得可厭，而且每聽它們喊一句，臉上必露出一絲笑容，誰也不知道她究竟有什麼興趣感到！從這一點上推想起來，我不由不分外的佩服袁世凱了！他是何等的善於迎合太后的心理啊！光是教那兩頭鸚鵡說兩句極尋常的吉利話，已就收到了極好的效果；以後，只要太后每聽一次鸚鵡叫，她便不能不想到袁世凱。這樣，袁世凱的寵信，自然是格外的鞏固了！

因爲太后這一次坐着火車旅行，還是生平第一遭的關係，所以我們的車上，另有四個醫生帶着；他們的任務除掉服侍太后之外，也有一部份是爲着保護我們這一班人的健康而同行的。但是造化得很，

一路上我們這班人裏頭，竟沒有一個人受過絲毫病創，大家好像是有意跟那四位大夫賭氣似的從不曾教他們出過一回風頭。

在我們一起，還有一個因臨時的需要，而擢升至很重要的地位的太監。這個人並無別的長處，就祇是他先世業農，他本人又愛研究，所以對於植物學——各種草木的認識——很具一些過人的造詣。他特地被帶到太后這一輛車上來，站在張德那一間狹小的烹茶室裡，整天靜悄悄地的候着；如其太后偶然望見窗外軌道兩旁有什麼特殊的花草或樹木，爲她自己所沒有見過，或見過而已經忘掉它們的名稱的時候，便立刻把這個太監喚出來，教他詳詳細細的說明。

因爲太后所要的答復往往不祇是很簡單的幾個字，必須是有頭有尾的長篇敘述，於是這個太監一遇空閑，便專心一志的躲在那狹小的烹茶室裡，翻閱一切關於植物學的書籍，痛下準備工夫。這樣，他不但每次總能有很完備的答復供給太后，而且往往是有問即答，從不遲疑。本來太后的脾氣原是最急躁不過的，他要如不能在太后發問後的三四分鐘之內答復出來，無論他的答復如何詳盡，如何完美，她也必不能忍耐而立加斥責；話雖如此，這個太監的答復根本上是否可靠，却還無人可以担保。所以我對於他的話，總是抱着姑妄言之，姑妄聽之的態度；幸而他的詞令很好，聽了教人儘可不覺得厭煩。

一路上，還是因爲時令的關係，毛毛雨一陣一陣的下個不停，而天氣却是逐漸的和暖起來了；待我們這一系列黃色的列車拖着我們，漸漸地滾上奉天邊界的時候，天時已正式轉入晚春中去了。風竹人的臉上拂過，只覺得一陣溫暖，彷彿要把人融化似的，我們這一羣人的心上，也跟着增加了無限的愉快；我們愈是和那喧鬧紛擾，森嚴可怖的北京城離開得遠，便愈是興奮，愈是快樂，誰也不願再想一想將來回去後的情形。

「啊！春天真是一年中中最可愛的一個季節！」空氣中的一片春意，似乎也已給予了太后相當的影

響；有一天，她忽然向我感嘆起來：「在這種天氣裡，人真像又回到了年輕時候去！春天本來是屬於年輕人的！」

接着，她又用很美妙的音調，念出了唐代大詩人孟浩然的一首春曉詩：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

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太后對於詩詞，很有相當的欣賞；我雖然並不會看見她自己寫過什麼詩詞，但往往聽見她在背誦古詩。在中國古代的許多大詩人中，她所最贊美的便是李白，凡是李白所做的詩，她差不多全讀過，或者可以說是全能背誦出來。因為太后這樣的愛好李詩，以致造成了一種風氣，那時候朝中一班文臣凡有吟咏，幾乎無不以極力摹倣李白的格調為能事；偶然給太后見到了，隨便稱賞一兩句，這些人便像受了什麼榮典一樣的高興，就此自命不凡，以為真能追步青蓮了。其實太后的詩學也祇是很淺薄，倒是對於中國古代的歷史和那些比較有名的稗史傳奇等等，她可說是的確有幾分研究，為尋常人所不及。

孔夫子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最了不得的人物，只要曾經讀過一些書的人，對於孔夫子的事跡，總能知道幾分。太后平日也是絕對的崇拜這位老先生，她並且把孔夫子所說的許多話，記得爛熟，每逢批閱奏章的時候，或教訓她的臣下的時候，她往往歡喜引用上幾句，似乎要藉此增加看的人或聽的人的信心。

上面這兩段話是因為寫到了太后在車上低吟李白的春曉詞而聯帶想起來的，和本書這一章，其實並無多大關係，現在就讓我們把它收住吧！

依我們於事後回想起來，太后這一次上東北去的旅行，雖不能說是十分吃力的長途跋涉，但像她那樣養尊處優慣的老年人當之，終究也是辛苦的了！不過在那時候，她自己並沒有感覺到，這是因為

她心上正受了一種興奮的刺激，一心只想回到她自己的祖宗——葉赫那拉（慈禧母姓）所生長起來的故園中去，（那裏也就是作者的祖宗所生長着的地方）所以她的精神竟特別的振作，很容易地克服了她軀體上所感受的疲勞。當清朝全盛時代，乾隆皇帝也會一度回到奉天去過，但除掉這一位英武有爲的皇帝之外，太后就是滿清歷朝帝后中第一個過返故鄉的人：我想她對於故鄉的各種景物，必然也抱着一團極熱烈的期望。

我們經過天津後的第二天，列車已漸漸地行近天下聞名的山海關。其時那一位宮中僅有的植物學專家，差不多整天不能休息，老是站在太后的前面，等候她詢問，因爲這一段路線的兩旁，已很少市鎮，十九是花草叢生的田野，太后看得非常的高興，於是她的問題，也就源源不絕的發出來了。

途中，不知道在什麼地方附近，我們經過了一條水色明靜如鏡，也沒有什麼大波浪的長河。在平常日子，這裏也許是一處很衝要的水道，但在這時候，却靜悄悄地的不見有一條船舶；因爲這條水流的地位，和太后此刻所經行的路軌相離得太近了，爲求防護的周密起見，已暫時施行了斷絕交通的禁令。不過河的本身，却並不因無船隻往來而減色；太后看見了它，便十分的歡喜。的確，在廣闊的田野中，有這樣綠水點綴着，真像是一幅絕妙的風景畫。但依我仔細觀察起來，這條河原來未必如此動人，一定在先期已有人前來整理過了，尤其難得的是兩岸的樹木；往常，我們總是很不容易在任何一道河流的旁邊，見到有多少樹木，原因是爲了中國人的習慣，向來不知道注重園林的建設。一般窮苦人家爲着沒有錢買燃料的緣故，更爭先恐後的到處斫取樹木，以致除掉十分荒僻的區域，如吉林，黑龍江等地以外，中國本部，幾無一處森林；便是稍成行列的樹木，也少有。而在這一條長河的左右，却有很整齊的兩行樹木種着；絲絲下垂，像一簇簇綠線似的楊柳，在水面上徐徐飄拂着，中間還夾着開得像紅錦似的桃花，這情景端的可愛煞人。

太后看到了這樣美麗的景緻，那裏就肯輕輕錯過，堅執着要吩咐停車，讓她自己下車去小步一回。



她的意志當然是沒有人能挽回的。於是這一系列黃色火車，便在中途停了下來。車上凡有執事的人，少不得一齊隨着她下去了。但是下車儘下車，要自由行動却不能，只有太后和我們幾個侍從女官，可以隨意走動走動。——在車上端端正正的站立了許多時候之後，這種輕微的運動，實在是十二分需要的。——因為其餘的人都得照着宮中原有的規矩，向太后肅立致敬；不過那些太監也是可以往來奔走的，太監本來不能算是人，所以也可以讓他們自由了。只苦了那一班隨駕大臣，都像泥塑木雕似的站立着，眼睛也不能向四面眺望。必須永遠注視着太后，以便太后要有什麼話說給那一個人聽的時候，這個人就可立刻走上去。

她對着這一條水清可鑒的長河呆呆地看了半晌，似乎看得很出神的樣子。

「啊！這裡真是可愛極了！可惜我們忘記了一件東西！」她雖然略有幾分失望的神氣，但說話還是很柔和。「我們要是把那條游艇帶了來，豈不很好玩？」

太后原是很喜歡乘船的，她有兩條御用的游艇置備着，每逢她高興的時候，就在頤和園的昆明湖上來來往往的划着：可惜這兩條游艇真是太大而太笨了，划的時候，非有許多的太監同時努力不可，因此反覺毫無趣味，如果要裝載起來，至少得佔到一輛平車。但是我可以斷然的說：假使太后在未啓程以前，早知道這裏有這麼一條可愛的長河，堪供玩賞的話，她必不惜特調一輛平車，把那游艇帶着同走；即使不會預先知道，而現在還有極迅速的方法，可以派人回去立刻裝載來的話，她也必不惜任何費用，馬上會教人趕去弄一條來。無奈如今還沒有這種好的方法，從這裡到北京去，一往一回，至少要兩天工夫，難道好讓太后就在這裡守候着嗎？因此，她老人家也不作此想了！祇是頻頻嘆息，表示無限的惋惜和留戀。我忍不住私下請問她，如果我們真把那游艇帶了來，她將如何的玩法。這一問，倒使她很上勁起來，像一個渴極的人，聽人家提起了茶的滋味一樣的上勁。她說，她要和我们一起坐在那游艇裏，而讓其餘的人，依舊留在車上，但車子必須開得十分的慢，和游艇並肩而進。這個玩

法，當然是很新奇的！她不但可以盡量的領略泛舟的樂趣，同時可以觀賞她那新製的一套玩具，這列黃色火車——在路軌上徐徐滾動。不過這樣的舟車並進，將費多少人的氣力，她却一些都不會盤算過！

既是無舟可泛，只得重復退回車上來，繼續東行。

這裡，靠近路軌的右邊，已是遼東灣了。在遼東灣的沿岸，北戴河秦皇島兩處地方，間算是很著名的名勝地；太后往日也時常道及它們，可是現在她也不想去了，因此，我們竟和這兩處勝景交臂而過，並不會下車去看一看。當然大家都覺得很可惜。其實，太后的心上，正急着要回到奉天去；而她的注意力，更是集中在那號稱天下第一關的「山海關」上面。山海關不僅是一處險要的關隘，同時還是在歷史上把中國本部和東三省劃分爲二的萬里長城的東盡頭；它的古舊的灰色的尾巴，就在這裡伸入海中去。

我們的黃色列車，鑽過了許多層巒疊翠的高山背影，正式到達了山海關。在那些高山的上面，便可以看見萬里長城，像一條巨蟒似的曲曲折折地蟠踞着。它的長度，號稱有一萬華里之多，事實上約莫有八千華里以上，合起公里來，總在四千五百里左右，的確不能不說是一個偉大的工程。

山海關就在臨榆縣的境內，這縣的面積很小，也並沒有怎樣熱鬧的商市，依着常理來推測，太后的車駕，無論如何也不會在這種邊邑僻縣內留駐的；但是太后對於山海關的興趣太濃了，因此她也連帶的注意起這個小縣來。待我們的列車在站上停靠之後，（這裡却並不會另建新月的台，只在舊的月台上加鋪一層黃沙。）她便不住的催促李蓮英趕快去準備她的鸞輿，決意要在這城內巡視一周。還虧慶善們有一些先見，在太后未啓程之前，早就知照了這裡的官吏，讓他們好有充分的時間，把這一座破舊的縣城，用心加一番修整的工夫，免得太后看見了不高興，所以當太后下令要在城內周覽一回的時候，大家都並不怎樣慌張，因爲我們推想起來，有了那麼八九天的工夫，無論這些地方官如何不行，總該修理得有些頭緒了。其時，他們的一羣，也像天津站上的那一羣同樣地穿得十分富麗，濟濟跄跄的

俯伏在站旁接駕。不過他們的官級都是很小的，沒有一個能趕得上給太后注意；結果是他們等於白走了一次，不過使車站上格外增些熱鬧而已，也許他們連太后的面都不曾見呢？

鸞輿從車站出發，就由當地的最高長官做引導，沿着幾條比較最寬闊一些的大道，慢慢地行去。這些街道，平時都是很僻的，今天却已一律鋪上了一層黃沙，把它們本來的醜面目全遮掩過了。我雖不知道太后見了作何感想，但我自己對於這種臨時抱佛腳的佈置，却委實覺得非常不快。中國人無論做什麼事情，總不肯早些用工夫，實實在在的做去，多愛在臨急的時候，用些輕巧的方法，粉飾一時的太平；這便是一個現成的例子！後來，我們經過一座城門，便越發看透了這種病態。因為城門的工程比較上要艱鉅得多，雖然有了七八天的準備工夫，但因平時一任它坍塌，不加修繕，臨時那裏修整得起來？便祇能讓它像一個龍鍾不堪的老人似的斜跛着了。

太后在城內約摸兜了半個時辰的工夫，便把城中所有的大街全走遍了；可惜我不會請問她所得的印象如何，否則倒很可和我自己的感想比照一下。出城之後，她竟不讓人家有休息的時間，立刻又命令他們把她抬到城邊的一座小山上去。這座小山的高度雖是很低的，但人若是到了它頂上去，也很能看見附近一帶的景物了。尤其是那一條古意盎然的萬里長城，格外的可以看得清楚一些了！我正在獨自默默地懸想登高臨眺的樂趣，忽聽太后吩咐李蓮英差人去給我們準備轎子，我就知道這個好機會是一定再不會失去的了。登山望田野，這是何等好玩的事情啊！人原是沒有不好玩的，我想其餘的女官，那時候必然也很高興。至於我們的轎子是絕對不成問題的：雖然我們並不會把自己日常所坐的帶來，但在前清時候，轎子乃是各地唯一的交通器具，要搜覓十幾乘，真是極不費事的；何況慶善們通知這輩的官員準備接駕的時候，已會附帶的吩咐過，教他們預先替我們端正下幾乘官轎，以便應用。

一到山頂，太后就望着那蜿蜒起伏的萬里長城，發出一種得意的微笑來。「當初，這一條長城原是爲着要把我們隔絕在外面而築的！」她很興奮地說：「然而，現在呢，我們已經站到裏面來了！而

且還站在這裏眺望着它。我想這是誰都不會想到的！其實，我們和中國本部有什麼分別呢？一般也是中國的一部份；語言，習尚，大半是相同的，而他們內地的人，偏要把我們看做是另外的一起，那真是太小見識了！自從我們進來當國以後，越發的打成一片了；從前的畛域，可說已一掃而空，惟有這一件已經頹廢的大工程，還殘缺不全的遺留着。」

這話倒是不錯的，東三省和中國本部，實在祇是一家，以前也許還有幾分的隔膜，但自清朝定鼎以後，東三省人的種種特性，幾乎全被中土的人所同化了，那裏還有什麼分別？

「當明朝末年，」皇太后的話匣子，竟因這一重感觸而大開特開了。「原有一位吳三桂將軍在這裏鎮守着，和我們列成敵對的形勢。不料其時中國內部，正給流寇騷擾得不堪設想，官兵不但不能剿滅，反給他們一陣一陣的殺敗下來；最後，連崇禎皇帝的寶座也漸漸地坐不住了。於是吳將軍便差人來向我們借兵求救，我們立即答應了，他還親自開了門，把我們迎接進來；從此，我們便長驅直入，得到了整個的天下。這正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大收穫！然而從此使中國本部和東三省完全溝成一氣，也未始非雙方之福。」

太后在小山上足足留連了一個多時辰，待我們大家都眺望得生厭的時候，她老人家却還在高瞻遠矚地望得很上勁咧。到後來，她忽然又發出了一個很奇怪的命令，說是要到海濱去看那長城入海的地方，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出她是爲了什麼緣故，特地要去考察那一處無關緊要的部份。

「從前的時候，」她用手指點着那些頹壞的殘跡，用一種感慨的語調說：「這一部份濱海的長城的建築，尤比別處築得特別的堅固，面積也是特別的廣大，彷彿有兼作防海的長堤的意思；現在這一部份已是坍塌得不能再有什麼用處了，而本來用以隔絕我們的山海關，也像大門一般似的開直了，恐怕再過幾十年，或幾百年之後，人們對於古代皇帝建築這條萬里長城的原意，一定會漸漸地模糊，以致於全部忘却！」

真的，萬里長城已逐漸走上傾圮的路上來了，尤其是山海關附近，圮得格外的迅速，已現出了一個很大的缺口；京奉路的軌道就在這缺口裏很寬裕地通過。至於圮下來的許多材料呢？從前想必是費了許多財力搜集來的，現在却因無人看管，只要一圮下來，便給附近的居民檢去，作爲蓋屋子的材料了；甚至沒有圮倒的也有人去拆下來，搬回自己家裏去。像這樣值得寶貴的古代建築物，一任它如此破壞，傾毀，無怪太后要不勝感慨系之了！

現在，我們所站着的的地方已是中國本部和東三省中間的交界線了，只要穿過長城，外面便是我們的祖宗以前從那裡入主中原的發祥之地。我不知道太后到了這所在，心上可有什麼感想沒有？她似乎對於那遼東灣的一泓碧水，看得最出神。——二千年來，這裡的海水，不分晝夜的沖洗着長城的盡頭，以致於使它自動的圮毀，像一個老年的人一樣地漸漸死去。

太后慢慢地又把她那一雙注視在海水上的眸子，移往高處的幾座山峯上去：這些山峯，都像是已被判處徒刑的囚犯一般，給人們長期拴鎖着，它們的鐵鍊便是那萬里長城。

太后忽然又把她的視線，旋到了向東的一方面去，臉兒正對着奉天；一面還在若斷若續地自語着，不過因爲聲音太低，我也聽不分明她所說的是什麼話。她的眸子裏更透着一種異樣的情緒，彷彿是在很遠的距離之外，給她發現了什麼人物或景象，因此便把她的視線吸引住了；然而我們却都不會有這種幻覺，大家只隨着她老人家，向四面胡亂瞧瞧而已。

最後，老佛爺自己也眺望得够了，便依舊回到了車上去，傳令開車。

火車當然是還開得很慢，像一條蚯蚓似的慢慢地離開了車站，打那長城的缺口裡，一步一搖的望前面滾去。當我們的機車滾進東三省的境界時，我們還在中國本部境內逗留著咧！接着，我們的黃色列車便一輛一輛的離開了中土，進入我們的故鄉中去了。我雖然並沒有怎樣深刻的地方觀念，但依據事實而論，東三省確是我們所不能否認的故鄉啊！我們的祖先，就是在這一方土地上生長着的。

老佛爺的祖先，就是葉赫那拉的一族，一般也是這裏的土著。

東三省而且還給中國造就了一個不可一世的人物，使中國全部的歷史，因他一人而大起變化。那不是別人，便是清太祖努爾哈赤！後來，清朝的歷代帝皇，從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太后的丈夫）……到光緒，全都是努爾哈赤所傳下來的子孫；我們的一家也是他的嫡傳，不過因為所傳的支派太多，便不很爲人重視了。就看這個現成的說明；皇太后是葉赫那拉一族的後代，在從前，葉赫那拉的一族，可說是絕對不佔什麼重要地位的；——一直到清朝亡國，他們的一族中，除掉慈禧太后一人之外，也不曾有過第二個值得教人注意的人。——而我呢，雖然在表面上，誰也不能否認我是努爾哈赤的嫡系子孫，可是現在的我，却顛倒在宮裡給太后服役，並且還有人在暗裡嘖嘖稱羨。真可說是風雲變幻雖多，人事更難逆料了！

## 一六 奉天，太后的故鄉

我們一進了東三省，因爲靈感上的作用，似乎覺得空氣中，已換了一種和先前不同的氣息；再望車外看看，那些田野的景象，也似乎覺得有些異樣。然而要是真的教我說出它們畢竟有什麼特異之點，那也就回答不出來了！總之，這種感覺，凡是我們初入某一帶陌生的地方去的時候，都會不期然而然的發生的。其時我們的列車，好像也比往常開得快了許多，大概是它一路老是被迫着慢慢地滾過來，自己也有些不痛快了。

東三省有一種植物是非常有名的，也許世界各國的人士，都有知道的，那便是「高粱」。我也是慕名已久，而不曾見過的一個人，所以在出了山海關之後，一有空閒，便憑着車窗，盡力的眺望，可是望了好久，沒有看見什麼特別的植物。最後，我就去請問那精研植物學的太監，他便笑着給我指點

了出來，原來那時候高粱還不會長成，出土不過一兩尺長，所以雖看見了，還當是麥子咧！據說再過幾個月工夫，這些高粱就會長得跟人一樣高了，而且它的葉子很濃密，種的人家又多，因此到它們長成的時候，西自山海關起，東至高麗交界爲止，這一整方土地以內，簡直是像鋪上了一張青色的絨氈一樣。人從較高的所在望下去，但見一片青色，所有一切比較矮小的房屋，和溪流池沼，以及其他的各種植物，全給高粱遮得影兒都不見了！所以東三省人往往稱那個時期爲「青紗帳」起的時期。在這頂碩大無朋的青紗帳裏，儘够窩藏下巨數的騎隊；不要說人的身體決不會給外面的人瞧見，便是馬的脚，也是絕對不會露出來的。

這時候，我們所經過的一段地域，都是很荒涼的所在，在軌道兩旁，並沒有什麼偉大或多量的建築物；只有一堆一堆分散着的矮屋，用破瓦遮蓋着，多分是一般窮人的巢穴，聊蔽風雨而已。還有些野生的，或已有人飼養着的走獸，如牛、羊、馬、豕、麋、鹿之類，在田野裏出沒着；有的把它們整凋的身子浸在那些污穢不堪的小河裡，弄得混身全是泥，看了也很可令人發笑。太后平日對於鳥獸，原是很歡喜的，現在看它們自由自在的在野外縱跳着，當然格外容易感到興趣了。可惜她所帶的這些八中間，從隨駕大臣起，一直到底下的小太監爲止，沒有一個對於動物學特別有研究的人，否則她一定會立刻重用起來了。

在關外，既然一般也是屬於中國境內，那末有一件東西，自然也少不掉了！那便是許多纍纍盈野的土饅頭，——死人的坟墓。中國人對於利用土地的不懂經濟原則，正是到處皆然；但在關外，野草似乎比關內長得繁盛些，所以每座坟上，都有一張碧油油的草氈鋪着，而看去也就比較上美觀些了！這裏並沒有什麼高山隆起，在地平綫上的，祇是這些土阜了。

京奉路因爲是循着海岸綫而築的緣故，所以我們在車上，一路望東邊看，往往可以看到那遼東灣的海岸，忽隱忽現地在我們的眼簾上晃動

我進了東三省後的感覺，是很繁雜的；但最深的一點，是覺得這裏的情況，還脫不掉原有的一種曠野的氣味。我想這是不錯的！因爲在幾百年或幾千年之前，我們的祖先，本來就是一種很強悍不馴的民族；它們仗着自己的強壯的體魄，勇武的胆力，在這一片廣漠的原野中，無所顧忌的游牧着。他們日常所用的東西，除掉一部份是從田地上種出來之外，其餘便都是從射獵上獲得的；這樣，就在無意中加強了這個民族的戰鬥力，後來竟能用幾萬人馬征服了中國本部的全境，也未見如何費力。雖然此刻在關內的一班旗人，已漸漸地文弱了；但在關外的東三省的人民，却多少還保存着幾分游牧民族的遺傳性——勇敢而粗獷。

一路上，我們也會經過了幾座散處在兩旁的縣城，這些縣城都是很小的，離路軌也很遠，我們從車上遼望過去，彷彿是已在地平綫的盡頭了，倘沒有那比較熟悉一些地理的大太監張德在旁邊給我們指點，我們絕對也不會想到那裡一團黑油油的影子，乃是一座縣城，十九會當它是從山上坍下來的大石塊。

初離山海關，我們所見到的多半還是平原，過了新民之後，人煙是格外的稀了，而許多或高或得的山嶺，却逐漸在我們的左右前後出現了；這些山嶺大概都是某一條大山脈的分支，有的離路軌很近，有的相距很遠，但沒有一座具備怎樣雄偉的奇觀，惟有在四面的遠處，却隱約可以見到一條綿亙得很長的山脈，峯高插雲，層疊相接，而這時候我們的列車，恰好正朝着它那個方向前進，因此愈行愈近，先是只見淡墨一般的一線的，漸漸地變爲灰色，再變而爲藍色！一種藍得非常可愛的顏色。但在事實上，它和我們相距兀是很遠咧！

當我正在聚精會神地欣賞那些遠處的山色時，忽然覺得我們這一系列御用列車上，似乎已起了一種騷擾的狀態；雖然並沒有人在跳躍奔逐，也沒有人在高聲喧鬧，但秩序畢竟已不像先前那樣的整理了。我不免很詫異，忙找一個同伴一問，纔知我們的列車，將並不直駛奉天，在奉天的前一站——皇姑



屯，就要停下來了，其餘的一段路程，我們將不再依賴那牛步式的火車，而將更換我們所習用的官轎了。

我既然已經知道下車在即，也就無心再眺望野景了；而這時所經過的一段短程中，實在也沒有什麼特殊的景物，值得欣賞。

漸漸地，那一種隱而不顯的騷擾，已變成公開式了；原來太后也知道火車的旅行，不久就要結束，因此她也忙着在指揮人家趕辦下車的準備工作。這種準備工作中，雖不包括收拾鋪蓋，整理箱子等……的尋常事件，但像車壁上所擱的那些古玩玉器，以及那一頭名喚「海龍」的小犬，和袁世凱所貢呈的兩頭鸚鵡，都是需要人去當心，所以實在也很忙了！終於，皇姑屯是到了；這裏因爲早就得到通知的緣故，也像天津一般的在站上另外築就了一條簇新的水門汀月台，並且同樣也有許多旌旗和燈綵掛着，模樣很整齊美麗。當然，這些大節目少不得也像天津似的有一個大官主持；這個主持的人，便是奉天總督懷塔布，（此人不見經傳，疑有誤，但本書原係小說，可不深究。）他是滿州人，掌的實權，也和袁世凱差不了多少。

待我們的列車進站時，已有無數的高級官吏在那新建的月台上排班跪接了，這樣自不免聯帶又要來一套照例應有的禮節了！雖然他們並不像袁世凱一樣的有一隊西洋樂隊，但所定的禮節，大體上也和天津不相上下；可是不幸得很，他們沒有像天津那些官員一樣好的運氣，其時太后正因在途中勞頓了幾天，急着想使她這一次的旅行，早些告一段落，以致無心和她的臣下多事敷衍，儘催李蓮英快去端整那鸞輿。待那鸞輿一端整好，她就來不及的躲了進去，那十六名專司抬轎的太監，便小心翼翼的擔起了他們的重大的担負，開始前進。

太后既上了轎，其餘的人，當然也沒有再在站上留連的必要了；於是光緒的轎子，隆裕和瑾妃的轎子，便依次隨在太后鸞輿的後面，列隊出發。我們這些女官，當然也有坐轎，就緊隨在瑾妃的轎子

的後面。我們之後，便是那些大大小小的太監；其實他們也並沒有什麼職事，個個都空着手，很閒散地雜在那些奉天的官員中步行着。

依着情理推測，奉天的官員當然不會比別處特別的多的，今天大概是因爲要求表示他們的熱誠起見，特地一致動員，紛紛趕來迎接太后，所以見得格外的多了！而且他們和那些太監，一般都是穿着全副的公服，打扮得非常華麗；這一隊行列至少也有兩三里路長，看起來必然是十分有趣的。我記得當我小的時候，也曾隨着我的父親，參加過幾次郊祭，迎親，或送喪的隊伍；後來進宮做了侍從女官，又隨着太后，雜在好幾次的儀仗中；但每次的情景，都不及現在這一次的熱鬧，或者因爲人數較少的關係，也從沒有像這樣美麗悅目。

約模行了半個鐘頭，我們這一隊人馬已到了一座碩大無朋的城門前面了，說是城門，當然是附屬於城牆上的，這裏的城牆，並不很高，但瞧它的顏色和神氣，必然也是很古的。至於究竟古到什麼年代，請原諒，我竟不會特地去考究；好在這和我們的書中的故事，是並沒有什麼大關係的。在城牆上，還有一座六角形的碉樓，這座碉樓的建築方式，和中國本部境內的建築物很相像；因爲據我所知道，前次乾隆回到奉天的時候，他瞧這裏的建築物，十九都是很陳舊了，而且格式也不好；他原是極精明強幹的人，想怎樣做便怎樣做，於是他就拿出了一筆錢來，教人在奉天各處，添建了不少新的建築物，而這一座碉樓，自然也就是他所經營的了。

我們就在這城門下穿過去。中國普通的一般門戶，雖然都是分着左右平行的兩扇門，其實却是由一而判爲兩的；唯有這裏的城門却是實實在在的兩扇門，因爲它們都是很大的，一般足以獨自掩沒這個門洞，不過當初也許是爲求特別嚴密堅固起見，所以疊連的設下兩道城門了。過了這兩扇門，便是奉天的禁城了。一道很闊的御道，直通入深宮中去，我們的隊伍，一走上御道，便又增加了一種新的色彩：因爲這御道上已遍鋪了金子一般的黃沙，襯着在上面行動的紅紅綠綠的人物，真可說是五色繽紛。

紛，便是那些抬轎的小太監，也一些沒有什麼聲音做出來，這倒不是因為他們的脚步太輕的緣故，而是全賴地下所鋪的一重半濕的黃沙，把他們的足音，一古腦兒的給掩住了。在這樣肅靜的空氣中，我們都僵僵地在轎子裏坐着，真和那些泥塑木雕的神像有些彷彿；又像是壁畫上或油畫上所繪着的故事畫中的人物，忽因某種奇怪的魔術的作用，重復又回生過來，排着隊伍，在街上行走。

在奉天，像這樣聲勢赫赫的大儀仗，也許在幾百年中，不容易見到一回；這一回偏是又只許那些做官的得以躬逢其盛，凡屬尋常百姓，一概都不准觀看。其實我們也很明白，禁令總是只在表面上遵守的；暗地裏正不知道有幾千百隻眼睛，躲在適當的所在，大着胆，不惜以身試法的在張望咧！

最後，我們便到了皇宮的面前，整列的隊伍，就在宮外紮住了。到得這裡，不免又要從規定的種種儀式以內，挑一種出來表演了。第一，必須不讓太后獨自冷冰冰地踱進去；因為在清宮中，有一個很頑固的習慣，——其實宮裡所有的習慣，簡直是無一不頑固。——每當皇上或太后臨幸一處比較不常到的地方之前，必先有人在裡面排班跪接，纔算尊嚴，現在就是這種情形。於是那一位總管太監李蓮英，便大大的忙亂起來了；凡逢到要表演什麼儀式的時節，總不能不請他來當導演，此刻自然又少不掉他。他先向那十六名給太后抬轎輿的小太監做了一個眼色，他們就知道了，立即停止前進，端端正正地站在御道的中央，使太后的臉，恰好貼對着那三扇宮門中間的最大的一扇大門。

這十六名太監，便像十六尊石像似的揹着太后的轎輿，一動不動地站立着；因為這一座轎輿是絕對不能讓它沾着泥土的，否則尋常人家的官轎，當主人端坐在裡面等候什麼事情的時候，轎夫儘可暫時卸下他們肩膀上的担負來，讓這轎子停在路上，主人一般也很舒服，而他們却就省力多了。然而這種福氣，却不是給太后抬轎輿的十六名小太監所敢妄想的，他們這時候不但不能把轎輿歇下肩來休息，而且連大氣也不敢喘咧！

太后的轎輿既已安置好之後，我們便得趕快走進宮去，把我們原是陪駕東幸的隨從的地位，一變

而爲留在奉天宮內，恭候聖駕的留守人員。——說破了真是極可笑的——這裡所說的我們，並不只是指點我們八個女官而言，連光緒、隆裕、和瑾妃都一起包括在內；因爲他們對於太后，一般也是處於臣下的地位上啊！我們雖然必須先進宮去，但不能從正中那扇大門而入，而且是不許乘轎的；於是我們都紛紛從轎子裏走下來，讓光緒率領着，魚貫似的打那左邊的一扇較小的門洞裏走進去。一進去，先是看見一片很廣大的庭院，但我們的接駕禮，却並不能就在這一個庭院內舉行；我們便穿過了它，走進了第二個同樣大小的庭院，再從第二個庭院，走到第三個庭院。這個庭院的面積是更大了，比最先的一個，約摸大出一倍，我們就在這庭院裏歇住了，準備接駕。

我們走進來的時候，已將那宮中原有的一班古樂隊，和袁世凱所借給太后的一班西樂隊全帶進來了；但爲着習慣所拘束，西樂隊當然是不能在這種正式的典禮中演奏的，所以我們便只能依舊借重那一班可厭的古樂隊。

這時候，在各個庭院裏，以及每一座宮殿之中，已早有許多太監分佈在那裏執役了。這些太監，有一半是向來守在這裏的；其餘的一大半，都是當太后未啓程以前，給李蓮英預先打發來灑掃殿宇，收拾花木，並準備一切應用的東西，以便太后和我們到來的時候，不致於供應不周。所以當我隨着光緒，隆裕走進去之後，一瞧滿眼全是熟人，一切佈置，也和北京的皇宮差得很微，使我險些懷疑自己並不會到奉天；只有幾座大建築物的式樣，那是和北平截然不同的。

當時也不容許我有充分的時間去細細觀察，只看了個大概情形，便忙着準備接駕，我原沒有什麼東西好準備，可是大家都在忙亂着，我也就閒散不來了，其中忙亂得最厲害的却要算那一班古樂隊。他們先把那幾個裝樂器的架子裝配了起來。各人站到了適宜的地位上去，然後讓他們的下手打架子上挑出幾種應用的樂器來授給他們。——這些所謂應用的樂器便是鑊鈸，銅鑼，和小皮鼓等等；當然更少不掉那架九音鑼。——待他們每個人都把應用的樂器捧到了手裏之後，接駕的準備工作便算完成

這御道的兩旁，還有一些活動的景緻，不能不描寫一下：因爲隨着太后同來的那一大隊御林軍，還不會來得及調進來的緣故，懷塔布特地從他的營伍中，選調了幾百名滿洲兵來，權充太后的護衛；這時候，他們就分着左右，遠遠地跪在御道的兩旁。他們和我們距離大約是三四丈路的模樣，在這空隙之中，另外還有一批人物，這批人物，也都是奉天的官員，但有一部份是因爲官級太低，够不上資格跑到車站去接駕；還有一部份是已够資格的，照理原該先上車站去接駕，却因那時候恰好有十分緊要的職務，不能離開自己的衙門；這兩批人便一起趕到御道旁邊來，給太后叩頭，算是補行接駕禮的意思。

雖說這幾百名的滿洲兵是給懷塔布調來護衛太后的，但他們此刻已算是進了禁城了；在禁城內，除了御林軍之外，別的隊伍本是不能走進去的，現在他們已從權走了進去，但兵器是絕對不許帶的。讀者試想：這種情形，究竟爲難不爲難？他們此來的任務，雖說是爲着要保護太后，這就是說萬一有什麼不幸的事情，臨到了太后的身上的話，他們都得直接負責；然而又不准他們帶兵器，難道好教他們赤手空拳的去抵擋刺客或叛黨？這不是存心和他們下不去嗎！但我們儘可無須爲他們着忙，因爲那時候，中國人備有手槍或炸彈一類的東西的還不多，如有人要行刺太后的話，少不得依舊用刀劍，單用刀劍，就不容易在這麼許多人的中間行事了；所以事實上，是決不會有什麼亂子發生的！懷塔布之所以要調這幾百名旗兵來的意思，與其說是他存心要保衛太后，還不是說他存心要討好太后的來得確當。

當我坐在轎子，穿過那城門的時候，我還是照着老規矩，拉開了一些簾幕，竭力偷看着外面的景緻；因此很清楚看見這一座皇城的城牆上，已有許多剝蝕斑駁的舊磚頭；吊落在地下了，也有不少的人私下去拆毀的。而且因爲久已無人去修整的緣故，以致亂草叢生，全失了應有的莊嚴氣象，甚至

在幾處較大的缺口上，已有不少的小樹在生長着了。再過幾年，不知道將成什麼模樣了？我想當初的情形，必然是和目前大不相同的！

我對於這一座皇城，可說是一些也沒有什麼特殊的好感，雖然依據歷史上講，我們的祖先，當初就是在這一塊地皮上發揚光大起來的，我們似乎總該對它有些不同的感覺；然而這些事蹟過去得太久了，以致於使我們不容易再發生什麼印象。何況我們已在景物各殊的中土住了這樣許多的年代，而那裡也差不多已成了我們的第二故鄉，一切都和我們很熟悉，這裏却顛倒反覺得生疏了！我想這時候，要是我們的老祖宗再打地下走出來，和我們相會的話，我們除掉用對待陌生人的禮貌款接他們之外，也決不會再有什麼感情了。

要很清晰地看到這樣一幕偉大而熱鬧的喜劇，自然是不很容易的，我想最好是坐在飛機裏，望下作鳥瞰，那纔可以一覽無遺。不過，其時飛機這樣東西，中國却尙不會有過它的蹤跡咧！就是有，我也不能以一個女官的身分，駕着飛機，在空中偷觀聖駕，好在我此刻坐在轎子裏，一般也是居高臨下，儘可看到所要看的。其時最觸目的便是那兩行全副武裝的旗兵，個個都像一頭蝦蟆似的在地。上俯伏着，頭低得差不多要把他們的嘴唇貼在泥土上了。他們的前面，便是那行臨時趕來接駕的官員；官員的架子，多少總得比小兵大方一些，他們雖是一般也低下了頭跪着，但上半身還是挺直的，這樣就比蝦蟆式的俯伏，神氣得多了。然而這些官和這些兵的服色，却是一律十分整齊而美麗的；倒像是兩行活動的燈綵，特地爲着歡迎太后而設下的。我們就在這兩行活動的燈綵的中間，坐着黃色或紅色的大轎，徐徐地行過；再加那些抬轎的太監，又是全披着極華貴的官裝，因此使這一幕喜劇的佈景，格外的燦爛奪目了！那時候，恰巧太陽正在一天中的全盛時期，光芒非常強烈，射照在這些大紅大綠的顏色上，頓使我們的行伍，炫耀得和一條長虹一樣，認見了都不免要停住脚步看看。

我們的隊伍，色調，雖是如此的濃豔美觀，但在精神上，却依舊非常的莊嚴肅穆，簡直是聲息全無。

了；於是就有一個太監奔出宮去，知照那獨自陪着太后在大門外等候着的李蓮英說，裡面一切都準備好了。

接着，又有一個太監跌彈子般的滾進來，向我們報告道：「太后起駕了！」

這個消息一到，音樂便立即開始演奏起來，整院子的人，都一齊跪下去了。光緒是跪在正中那幾級大理石的石級旁邊，這樣，當太后下轎的時候，他便是跪得和太后最貼近的一個人了。他的背後，依次跪着隆裕和瑾妃；在他們兩位的前面，照例總是我們八個女官。我們八個人是不分什麼次序的，誰在前，誰在後，各人儘可隨自己的意思而定，從不受什麼拘束的。除却我們這一起十一位之外，其餘的太監和宮女們，雖然依舊散佈在四周，却不須排列起來，只看他們原是站在什麼地方，便跪在什麼地方；因此不僅在這第三進的一座庭院裡，便是在前面兩個庭院裡，和其他各處，也都是一堆一堆的跪着許多人，湊就了一幅色調很鮮豔的漫畫。可是這幅漫畫中的人物，却並不包括那些奉天官員，因為他們是未奉官召，輕易不准進宮的；而我們此刻在排演的這一套接駕的典禮，又是久已成爲一種絕對內庭化的重典，非皇室中人是不用想參與的。

我們這一次重返故鄉，無論在精神上，形式上，都是和尋常人的回老鄉不同的。第一，尋常人回鄉多半是出於自動的，而我們却是絕對的被動；第二，尋常人回鄉，十九是舊地重遊，而我們却是初臨故土。所以這種情形，實在是非常特別的！與其說在搬演一幕喜劇，無寧說是在目擊一幕內心的悲劇的演進。究竟我那時候曾經發生過什麼感覺，不但如今追想起來，已一些印象都沒有；便是在當日，也不見得會有什麼深刻而緊張的刺激。大概是那時候的我，正專心一志地在猜測太后對於這個老家將有何種感覺，因此自己反覺得懵懵懂懂了。讀者也許要問：我爲什麼要這樣的注意太后的感覺？是不是想測驗她的心理？這倒不是的！老實說：乃是爲了自己。因爲太后的脾氣是很古怪的，如其這一個老家所給予她的印象是一種慘淡而陰沉的印象，那就不免要使出種種紊亂的思想，和許多焦躁

的行爲來，以致於使我們在初到奉天的第一日，就不得過安靜的日子。

太后雖然已在門外給那十六名太監抬進來了，可是一忽兒却還不得就到，於是我便湊着在跪候她老人家的時候，又偷眼向四面張望了一回。這一次的張望，已比先前更清楚了：我看那幾座大建築物的外形，雖和北京有些異樣，但顯然已會經過一番改造的工夫，不再像是幾百年前的舊宮殿了。這一番改造和翻新的工夫，也都是乾隆皇帝當日所規劃的。我們見了他的手澤，便不禁要回想這位英明清正的大政治家的文才和武略，而發生一種熱烈的仰慕。

隔了十分鐘模樣，太后的鸞輿已打正中那扇大門裏慢慢地抬進來了，沉悶而單調的古樂，兀自在吹打着；但空氣是格外的嚴肅了，像一個人獨自在荒涼的廟裏，向一尊猙獰可怖的神像膜拜一樣。其莊嚴肅穆的情形，實非筆墨所能形容了。我們但聽一陣悉索索的脚步聲在石階上響動，便知道鸞輿已快昇殿了；可是大家都依舊屏聲息氣的俯伏着，誰也不敢抬起眼皮來望一望。接着，又聽見鸞輿着地的聲音，像風吹葉落的聲音一樣的輕。因爲那十六名太監都是十二分謹慎小心，當然不會有大的聲響了。他們把鸞輿歇下肩來之後，慌忙也就近處的空地上跪了下去，形成另外一堆的顏色；而太后的玉趾，便在同時開始踐上了她的故鄉的土地。

太后在一路進來的時候，想必也不免已打那轎簾的隙縫裡窺看過，但她所能窺見的，當然是很少，很不清楚的；因此她老人家一下了輿，便站住着身子，用一種非常關切的神態，盡量向四面八方流覽着。她的眼力原不會隨着她的年齡而起過什麼變化，此刻她又是特別的注意，所以我想她必然把這裡所有的景物，在頃刻間已一覽無遺了！但她站了半晌，兀是不動，彷彿是這些含有歷史意味的景物，已像山海關一般的打動了她的思潮了。我們這許多人還是戰戰兢兢地俯伏着，連呼吸也是格外的小心，以免因此驚動她。這幅一人肅立，百人拜伏的呆照，足足維持了十分鐘之久。後來她就慢慢地移動了她的脚步，但走不到五六步，便又停止了；大概是她打算瞧瞧另外一隅的景象，站在原處不便，所以



要換一個地方，可以瞧得更清楚些。

全部跪着的人，依舊像泥塑木雕似的一動也不動，一堆堆的顏色，像擱在花瓶裏的花一樣靜止着；因爲在太后不會親口宣諭，允許我們站起來之前，無論什麼人，就是光緒，也不敢擅自動一動的。而聲音是更沒有了。這時候，只有太后一個人用一種極度矜持而細小的步子，在殿上徐徐徘徊着。她的態度，在外表上似乎永遠是十分鎮靜的；但依我的猜測，她這時候的趨趨不前，實在是內心上很慌亂的表現。她自己也許想就此找一個地方趕快去歇息歇息，也許又想領着衆人先往各處去察看察看，也許又想……總之，她的心思必然很紊亂，一時不知道該怎樣做才好，所以只得暫時在殿上徘徊一會了！

這幾天工夫裡，她老是在火車上，後來又給鸞輿扛抬着，可說是全部的生活，全在動的狀態中；這時候，重復到了靜止的宮殿裏，她自不免要覺得有些異樣了！

過了好一會，她開始說話了。這句話是給李蓮英說的。

「把樂聲止住了！」

我雖然不知道爲什麼緣故，她忽然要把這樂隊的演奏止住，但我自己對於這一班古樂隊所奏的音節，實在也是感覺得聒噪得可厭。倘若不是宮中習慣如此，我必然早已用盡種種方法，諫勸太后把他們解散了。

因爲平日太后對於這一班古樂隊從不會有過絲毫厭煩的表示，而且她老人家也很懂得幾支老曲子，每次吩咐止住樂聲，總是在一曲已終的時候，而現在，她却出其不意的突然把他們止住了，使他們所奏的一個曲子，像被猛死的人一樣地猝不及備的給掩住了。這情形當然是很反常的，於是那些樂工都慌得手足無措了，來不及的把他們的樂器歸還到了那個架子上去，急急爬在地上，沒命的叩頭，惟恐他們自己已在不知不覺之中，觸犯了什麼刑章，或許是吹打的曲子，有了錯誤，以致太后聽得惱起

來了。

但太后却全不會注意他們，獨自喃喃地說道：

「今天，乃是我們踏上這一片真正屬於我們自己的土地的第一次；現在，我們是回來了！讓我們依舊復恢我們的日常生活吧！」

她說得是非常的簡單而動聽，像是一個富於情感的人所說的體己話，不像是一個太后所發的命令；而這個命令裡所指示的日常生活，其實祇是一種處處恪遵着幾百年來相傳的宮制，沉悶欲死的牢獄生活而已。

## 一七 盛京的宮院

這一天，我們雖說是已經到了奉天，然而經過了好幾日的長途跋涉之後，人已疲憊得不知所云了；大家都在希望趕快休息，無論這些盛京的宮院是何等的偉麗動人，也沒有精神去細細察看了，至多只能像走馬看花似的約畧瀏覽一回，便算對於這個新環境，已有相當的認識了。好在我們今天來了，又不打算明天就走，依太后未啓程前的預算，準備要在這裡駐蹕七天，有了七天工夫，也儘够充分的盤桓一番了。只須過了今夜，各人的精力全恢復了，明天就好大大的逛一下了！我是最歡喜逛的，簡直恨不得今天就逛，可是我們有職事的人，行動那裏能自由呢？所以也只能忍耐着，到明天再逛了。

可是單只在這些空空洞洞的大宮院裏隨便逛逛，但能認識它的表面而已，我是決不能滿意的；我必須設法知道他的歷史，和一切與他有關的人的歷史，那才是真正的有趣味了！不過這些歷史，知道的人必然很少，在我們這些隨駕東來的許多人裡面，也許祇有一兩個人能說得出幾句；而這一兩個人——當然就是李蓮英和慶善——又是我所不便，或不願多與接近的脚色，就是勉強去問他們，也未必

能給我怎樣詳盡的答復。我想我父親十九是很清楚的，無奈他此刻偏又不在這裏。那末再去問誰呢？別管他，明天決意向太后試一試，如其恰巧撞在她老人家快樂的時候，結果一定會十分圓滿的！

我瞧這些久已空閑着的宮院裏，差不多全已收拾得非常整齊潔淨了，而所有的一切點綴品，陳列品，也都安置得很適宜，太后見了是無疑的會滿意的。這些成績，便是那一批先期打發來的太監們所造就的；他們的人數也不多，日子又很踟促，竟能有這樣出色的成績，倒是很教我佩服的。

太后在殿上觀看了一回之後，她的第一個要求，就是午睡；午睡原是太后每天所不能少的功課，今天我們下車的時候，大約是十二點鐘，待我們鄭重其事的把這接駕典禮演完，已快打三句鐘，她平常的午睡時間早已到了；就是她自己沒有表示，我們也必然會自動的去給她準備了。

盛京的宮院既已經過了這樣的一番收拾和佈置，當然也有很適當的寢宮，給太后端正下了；因此她就表示要趕快到那新的寢宮裡去解決她到奉天後的第一次午睡。她這樣表示之後，我們這一起人，就得立即跟着變換一套動作。原是一堆一堆地擠在一起的顏色，已漸漸地散將開去；那些佔最多數的太監，便各回原職，埋着頭，自去分別工作着；那政治犯式的光緒皇帝，本是不須服侍太后的，事實上他也不願服侍太后，太后也不要他服侍，所以待太后有了要午睡的表示，他也就帶着幾名太監，上他自己的寢宮中去了。他的寢宮便在太后的寢宮的旁邊，相距得很近，再過去一些，乃是他的妻子隆裕和瑾妃的寢宮。

每一種建築物總有一種特殊的氣象，普通的房屋是如此，宮殿也是如此：盛京的寢宮，當然是又和北京大內的寢宮不同的。我們初來一看，自不免有些感覺到陌生；幸而那班先遣來的太監，辦事真能幹，經他們的一番的努力整頓，已把這裡所有的許多特異之處盡量的改正了，就是不會改正的，也並不如何顯著了。

這一座寢宮的主體是一座正殿，一座很高很大的正殿；它的面積雖然比不上北平大內的寢宮，但

和頤和園裡的那一座比較，却就大出許多了。在正殿的兩邊，像兩條翅膀似的排着兩座偏殿，成爲一個顛倒的凹字形。偏殿和正殿的中間，有一條很長的走廊通連着，它的建築也很講究，頂上一般也有琉璃瓦蓋着，下雨也可以用；但是因爲廊的位置在殿的前面，所以要從偏殿走到正殿，或從正殿走到偏殿，都得先出了殿門，再打廊下走過去，屋子裏面是穿不過去的。這樣，我們就可以明白；在事實上，太后的這一座寢宮所包括的乃是三座分列的建築，而不是整列連繫的建築。

我們隨着太后，一起先進正殿去。這座正殿因爲前面有一個很大的庭院的緣故，光綫非常充足；兩邊的偏殿，分離得絕遠，一些也不致遮蔽掉正殿的陽光，而它們自己，也一樣可以得到很充分的光氣。這種建築方法，可算是很適合衛生的了！太后約畧一看，便表示十分滿意；尤其是對於那些先期打發來的太監所表顯的成績，格外使她高興。這座正殿的裏面，共有三間屋子：正中一間算是太后的便殿，她老人家就在這裏辦公休息；右面的一間是專供太后作爲私人的佛殿的，太后生性很崇奉佛教，她有一尊磁製的觀音像，差不多是終年不斷地虔誠供奉着的，此刻已早就派人賚到這裏來了。有時候她也歡喜念經，所以必須另外有這麼一間靜室。便殿的右邊一間，就是太后的寢室。

在那便殿的中央，就是我們一進去，最先走到的正中的那一間屋子裏，有一張不很高的小圓桌子。這桌子的本身原沒有什麼值得令人特別注意的地方，但它的上面，却有一副太后日常所愛用的骨牌安着。這副骨牌當太后沒有起程之前，原是藏在頤和園內的某一座便殿裏的；起程的前一天，我們還瞧見它好好地放在那裏藏著呢，後來也不會聽見太后吩咐過要把它帶上奉天來。但李蓮英和張德這幾個大太監的心思，原是最靈巧不過的，他們以爲太后到了奉天，說不定會有突然想起這副骨牌的可能，因此就暗地裏派人帶來了，我們却不曾知道。所以大家一走進去，就把視線齊集中在這副牌的上面；太后似乎也覺得很詫異，但她也知道這是她的奴才們先意奉承的一番美意。

靠近那通連寢室的門的旁邊，另有一張很闊大的桌子，這便是太后的公事桌了。上面已很整齊地

安着一副筆硯和其他應用的文具，如印泥，水盂等等，和許多式樣不同的紙張。

在列車上的那座小朝廷裡，太后的御座是特地定製的；但在盛京的宮院中，却儘有幾座現存的備着，不必另製。雖然它們的雕刻和裝璜，因為年代久遠，不常用的緣故，已遠不如北京宮院裏所有的精緻而富麗，可是現在安在便殿上的那一座，也還並不怎樣陳舊，它的質料，一般也是用的紫檀木，後面也一樣有一架紫檀木的插屏，鑲着很名貴的大理石。

四面的牆上，跟火車的車壁上一般也有大幅的圖案畫繪着，這些壁畫的作者，當然又是那些高手的漆工了。他們所畫的人物或花草，都歡喜用很濃豔的顏色，看起來不免覺得太粗俗些。

就這一座正殿來講，或者可以說把這一座正殿來代表了盛京全部的宮院而論，它們誠然是很燦爛輝煌；然而若把熱河的行宮來比較一下，那就不免處處相形見絀了！我不妨舉出幾點來，當做說明。譬如牆壁上，這裡祇是漆着許多壁畫，鮮豔固然很鮮豔，但怎樣够得上說珍貴，說別緻呢？在熱河的行宮中，有好幾座為聖駕所常到的殿宇，是用各色各樣的貢緞來糊壁的；這些貢緞上，一般也織得很美麗的圖案畫。它們的價值，至少要比油漆超出十倍，二十倍。還有，在熱河的行宮中，太后每次去留宿的幾座正殿裡，所有幾枝粗可合抱的庭柱上，從頭到腳，都有許多栩栩如生的飛龍盤繞着；它們既不是用木料雕成的，也不是用泥塑就的，原來它們全用金所澆鑄的。在天花板上，同樣還有許多飛龍飛鳳一類的點綴品，也是用的純金。而這些庭柱和天花板的本身，不用說，當然都是用的最貴重的木料了。這裏祇能用普遍的木料，真金的點綴品是更不見一件了！再有熱河的行宮中，一切門上的門鍵，和那些拴窗的扎鈎之類，大部份都是銀製的，就是不是銀，也必是上好的紫銅或白銅。而這裏，却祇見普遍的黃銅和白鐵。總之，從物質上講，無論拿那一點來比較，熱河的行宮實在要比盛京的古宮富麗得多了！

盛京的宮院之所以不能盡量裝點的緣故，乃是極單純的，一言以蔽之，財力不足而已。東三省的

商市，雖然並不如何蕭條，百姓也不會鬧什麼飢荒；可是這裏的人民，向來習慣於很清苦的生活，奢侈的事情，大家都不講究，而官家所徵收的錢糧，也比較少一些，因此這些宮院，在當地人的心目中看來，已是非常的華貴精緻，殊不覺有整治的必要。在官府方面，又爲經濟力所限，也只得跟人民抱着相同的心理，儘讓這些陳舊的建築物，永遠維持着它們的原狀了。其實，平心而論，像這樣的屋子，僅僅用以充作皇上或皇太后偶一臨幸時用的行宮，的確已很適合的了；我們這些人都爲在關內過了好幾代的舒服生活，不但已把我們的耐苦精神一齊喪失殆盡，而且還使我們養成了一種非常奢侈的習慣，對於等閒的物件，不免就存了瞧不起的心理，於是便把這些尙存三分古意的舊宮院，看得處處不見精彩了。

但是無論如何，太后却並不會有過半些不合意的表示，她顯然是很滿足了。

太后在便殿上畧坐一坐之後，便決意要午睡了；她每次午睡的時間，總在兩三小時左右，今天她尤比往常多辛苦了一些，那末睡的時間，也許會格外長些了。她睡熟了之後，我們便照例只讓一個恰巧該當值的人留着，專候她醒來時給她呼喚；其餘的七個人，都一起退出來休息。方才我所說的兩座偏殿，便是我們這八位女官的官舍。因爲大家都已累得很吃力的緣故，竟不遑再作他想，忽忽都進官舍去歇息了。我自己當然也很疲倦，但這個新環境已給予我以一重極濃烈的刺激，使我的神經，非常興奮，絕對不用想合上眼睡覺；因此，我就爽快丟下了午睡的念頭，一個人在外面的長廊裏逗留著，打算再把這裡一帶的景象，認識得更清楚些。然而我也不敢走得太遠，也許太后突然會醒了，或者一醒來就想到我，指名要我去給她幹什麼事情，這是誰也不敢斷其必無的；所以我便只能老是在這條長廊下徘徊着，盡我的目力所及，望各處眺覽。雖然我所能眺覽到的只是一部份的宮院，但我已於此得到了一個大概，可以用幾句很簡單的話來說明這些宮院的建築方式。第一，它有很多的庭院，每個庭院的三面或四面，必有許多宮殿環繞着；第二，在這些宮殿的外面，又必有一條互相連繫着的長廊，

彼此好兜轉：這樣一起一起的合併攏來，便成爲一座小小的迷宮的格式了。當然，這種建築方式對於我，已不再會引起什麼特殊的注意了，因爲北京那些皇宮的建築，差不多是和它完全相同的，而且是更曲折，更繁複，我們只須看了它入門處的景象，已可以知道了。

在我們自己所歇息的兩座偏殿和太后所居住的那座正殿的中間，也同樣的夾着一個絕大的庭院；在這庭院中，有許多丁香花種着，白色的也有，紫色的也有，開得都很茂盛。可是它們所發出來的那股氣味，却委實難受：既不香，又不臭，只是說不出的難聞，聞得我頓時覺得非常的頭痛；幸而它的顏色是特別的淡雅清麗，像一個淡裝素抹的美人一樣的可愛。依我個人嗜好來說，這種花實在比牡丹芍藥花等可愛得多。所以我想只要再過一兩天，我對於它所發出來的那股臭味，必能因愛好它的色調而漸漸地不覺得難聞了。真的，後來我居然習慣了，否則我們在奉天逗留着的幾天中，這股臭味不分晝夜的來侵襲我的鼻感，我還能不病倒嗎？

我在長廊下流連了約摸有半小時模樣，漸漸地覺得疲倦起來了；因爲第一層原因，今天我自己的確也累得很辛苦了，事實上真有安息一會的需要。第二層原因，像這樣獨自冷冰冰地在廊下站着，也未免太枯寂些；於是我就走進了我自己的寢室，躺下床去，打算做一個短短的甜夢。可是合上了眼，偏又垂不熟，只能朦朦矓矓地假寐着：待到快要真正的睡熟了，忽又給一個宮女走來把我喚醒，告訴我說太后已在翻身了，不消幾分鐘工夫，她一定會醒過來，所以這宮女忙特地趕來通知我，好讓我立刻穿起衣服來準備端整，待她一醒，便馬上走進去侍候。

太后果然在十分鐘之後便醒了，她老人家也少不得又要梳洗穿紮一番；這樣，時候已是不早了。經不起她再和我們隨便說了一會閒話，晚膳的時間已到，於是日常的那一套繁文褥節又開始了；照例那多得不合實用的一百碗正菜，便蜂擁似的端將出來，彷彿和開什麼展覽會一般的鋪滿在太后的面前。我簡直是見了就害怕，可是習慣如此，無論在北京的皇宮裡，或頤和園裡，或御用列車上，地點儘管

不同，這一百碗菜總是每餐所必備的；如今到了奉天，當然也不能獨免。

晚飯過後，大家仍在太后的便殿上聚着，她對於這一處新的環境，倒像並不如何注意，不但也不想秉燭夜遊簡直說話中也不提起，彷彿是她老人家根本沒有到過奉天一樣。我們這些服侍她的人，當然只能順勢而行，誰也不敢自動的逼及了。她和我們隨便說了一些話，又覺得有些厭煩起來；便教人去找了一副骰子來，和我們擲「百鳥朝鳳」做消遣；這是一種她自己所發明的遊戲，玩法並不如何簡單，說起來又是一長篇，所以只能略而不論了。玩了半晌，她的興緻又漸漸地消失了。接着她表示需要睡覺了，年老的人大都習於早睡，太后自不能例外。

這一晚，另外有兩位女官輪到侍候老佛爺，所以我就在她進了寢宮之後便退出來了。但我並不就去睡覺，依舊獨自留在那長廊下閒望。此刻我所見到的乃是一幅不完全的宮庭夜景；雖不完全，但就這一部份來做標準，便不難想見整個的盛京官院的夜景了。我往常原是最愛欣賞夜的景色的，在這樣清幽寂靜的境界裏，照理講，自應有加倍的情趣了，可惜那廊外的紫丁香花的香味，薰得我險些不能呼吸，興味不覺減少了一大半。

盛京的宮院裏，那時候却不曾有電燈的設備咧！可是到了晚上，燈總不能沒有啊！這一個問題，在太后未啓程以前，也早由慶善等一班人籌劃好了。本來是無需籌劃的，只要用煤油燈就行了；無奈太后生平最是痛恨煤油燈，她曾經說過，煤油的臭味是世界上最難聞的一種氣息，所以他們要是把煤油燈來給太后使用，那簡直是存心要討沒趣，或者可以說是存心不要活了。於是煤油燈便成爲一種禁品，先期已悉數藏了起來，一律代以蠟燭。

這裡所用的蠟燭，都是很大很大的，也許是特別製造的，但在我們用慣電燈的人看來，光線還是很黯淡。在這一條曲尺式的長廊下，三面各掛着十支，可是它們的掛法却異常特別，竟是我以前所從未見過的。因爲以前我所常見的，不是插在桌子上的燭臺上，便是掛在壁上的燭臺上，這裏却全是用



的燈籠。燈籠本不是一件希罕的東西，紙糊的，玻璃鑲的，我也見過幾千幾百種以上了，但從不會見的通用牛角一類的東西來製就的燈籠，而且這些角燈都是製得很薄，差不多有玻璃一樣透明。中國手工業的產品，往往會有遠非機械所能企及的奇跡，這種角燈，便是一個例子。

所有的蠟燭的顏色全是大紅的，——其他的顏色，都是認爲不吉利的，當然絕對不能用。——每一支約摸有一尺半長，可不能算小了，然而那個燈籠的本身，却並不大，只是恰好能够容納這支蠟燭而已。所以我想在初點的時候，必然是非常費力的，而且很危險，也許會把燈籠燒掉；但這裡的太監，却已練就了一種很好的手法，非但在初點的時候，一些不覺困難，便是燒燈籠的事情，也決不會有的。——至少，當我留在奉天的那幾日裡，從不會有過。在這角燈的頂部，分三點角繫着三條銅鍊；這樣，這個燈便可以穩定了。而在這三條銅鍊結合的一端上，還有一個銅鈎，待燈燭燃旺之後，就把這個鈎子去掛在廊下的橫樑上，讓它高高地懸着。

不知道是什麼緣故，我一見了這些角燈所發出來的燈光，便覺得有些異樣；多半是太暗淡的緣故。再望別處瞧，每一座宮殿裡，每一條長廊下，也是同樣掛着這種角製的燈籠，透着一派深黃色的光芒。全部看起來，實在是很特別的，並且覺得很不安靜，見了會使人發生一種恐怖的感覺。而盛京整個的宮院，每到晚上，便一齊籠罩在這種可怕的燈光之下了！我不承認我是一個胆小的人，但看了這種黯淡陰沉的景象，便不由我不發生一種無聊的幻想：以爲這些宮院裡，幾百年來所死去的人物，快要像深山窮谷中的鬼怪一樣地一個一個的爬起來了；我彷彿已看見有許多奇形怪狀的黑影，在我面前晃動了，以致於使我不由自主地顫抖起來。我又懷疑我自己這種不安定的感覺，或者是明天將有什麼惡運的預兆。

在皇太后所居的正殿中，雖然一般也是用的這種蠟燭，而且一般也是用的角製的燈籠；但這些燈籠却並不吊在上面，而是裝在十幾條燈架上的。這些燈架的式樣很特別，原料是紫檀木，上面還有許

多花紋，只是和尋常又不同。雖然一般也是混身給飛龍盤繞殆遍，然而它們既不是用金或銀來鑲嵌的，也不是用各種鮮艷的油漆來描繪的，而是直接用刀子雕刻在木頭上的，所以它們的顏色和燈架的本身一樣是黑的，看起來並不如何顯著。若是要仔細欣賞的話，必須把你的眼睛湊近前去，那才可以看得清楚；最好是用手指去摸，便格外可以認識這些雕刻的工細和精緻了。

我暗暗在猜度：截至目前為止，太后究竟有沒有感覺到這裏所展露着的一派幽鬱蕭索的景象的難受？或者是她也感覺到了，只是她還忍耐着，不願有什麼表示；或者是這種感覺根本還不會印射到她的神經上咧！因為她無論如何康健，年齡畢竟已是高了，年高的人的感覺，照例是不很靈敏的；再加她今天已是非常的疲倦，自然要格外的呆鈍些了，而我却還是一個年輕人，又是一個特別善於幻想的年輕人。

就因為我太善於幻想，感情也就容易受衝動。此刻見了這一派幽鬱蕭索的夜景，不覺便有些後悔不該隨駕東來，大有立即回到北京去的想望。不過我自己也很明瞭自己的性情，這種想望雖然是發生了，但只是神經上一時受了刺激後的閃動，決不會變為一種熱烈的要求的；也許睡過一夜之後，到明天就不再這樣想了！

可是無論如何，我的胆子總不能勉強放大起來，正像一個小孩子在床上做了可怕的惡夢一樣，就是醒來之後，也會嚇得哭的。我的神經上既起了這種有涉魔鬼的幻覺，眼前便老是像有許多的鬼影，在這幅員廣大而光綫不足的古宮裏憧憧地來往。而且還不住的給自己解釋道：「真的！這裡是一定有鬼的！正和北京的皇宮裏一定有鬼一樣。這兩處的宮院中，幾千年或幾百年來，已不知道有多少的人死在裏面了；他們的屍骸雖已運出去埋葬了，但他們的靈魂是永遠會存留着的，這樣算起來，宮裏面該有多少鬼啊！以數目來講，北京宮裏當然更比盛宮的宮裏多，但北京的皇宮是終年有人住着的，並且人數很充足，因此鬼就不敢出現了。或者也可以說那些鬼因為終年給人驚擾得慣了，所以人鬼同處

一些沒有不安的現象。而這裏却已幾百年沒有人住了！——雖然有留守的人，但是太少了。——這些鬼久已住得很安寧，一朝忽然來了這麼許多人，那得不擾得他們不怨恨呢？我們自己儘把這裡看做我們的老家，但在他們的心目中，我們必然是一羣可惡的外族，所以他們是一定會勃然大怒，紛紛擁出來予我們以相當的威脅的。」

其實這都是神經過敏的影響，那裏會真有什麼鬼呢？但我竟無力排除他們，只能任憑他們作祟，漸漸地把我整個的心靈一起包圍了起來；甚至當那些太監在外面庭院裏走動的時候，黯淡的燈光，映出了他們的身影來，我也會當他們是鬼的影子，立刻加上幾分恐怖的感覺。這些情形，說來都是非常可笑的，但在那個時候，身歷其境，却真有些明知是不值得恐懼而偏要恐懼的困難。其所以如此的原因，雖然很複雜，可是仔細分析起來，多分還是因為這些宮院中的景物太特別，太陌生的緣故。無論在表面上它們已給那些先期打發來的太監收拾得如何潔淨，布置得如何和北京的宮院相像，然而人力是有限的，物質可以改造，精神却不能改造；這裏所有的幽寂而富有古意的空氣，高大而茂盛的樹木，以及花鳥的點綴之缺乏，差不多全是天生就的，人力怎能改造得來？除非把北京皇宮中所有的陳設，花木，魚鳥等等一起遷移過來，終不能蓋藏過它們原有的古樸和空洞的真面目；就是能够蓋藏過，也只是等於塗上了一重粉飾，它們的本質是永遠無從更換的！

我終於因為震顫過甚而不能在廊下久留，忽忽回到了我自己的寢室中去。

我們這一間寢室裡一起躺着四個人，除我和我的妹妹之外，還有兩個女官跟我們一起住着。其時他們三個人都已睡得很濃了，因為恐怖和不安寧的幻覺始終不會侵入她們的腦神經，她們自易安然入夢了。可是我呢？却兀是惴惴然惟恐大禍之將臨，連吹熄燭火的勇氣也沒有。雖然我自己也很明白，這是一種愚蠢得十分可笑的思想；像這樣刁斗森嚴的宮禁之內，難道真會有什麼不幸的事件，臨到我們頭上來嗎？無庸懷疑，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我而且還知道這時候太后已在那正殿的寢宮裏睡得非常

的安適了，既然太后的心上一一些沒有恐懼或不安，那末我是她的侍從女官，當然也應不受絲毫的恐嚇，勉力學着她的鎮定的態度，爲什麼還要疑神疑鬼的自己作弄自己呢？

就在這樣自相矛盾，思潮起伏的狀態中，我獨自悄悄地爬上了牀去。初上牀的時候，我很堅決地自信今晚是不用想有安穩的覺好睡了，也許連眼皮也不能合上；但後來在牀上翻騰了半晌之後，不知道我怎樣下了一個決心，居然把眼皮合上了，而且還是睡得很舒服，連天亮也不知道。

「天亮了！」我突然給一個宮女所搖醒，她告訴我時候已不早了，別的人差不多全已起身，連老佛爺也在梳洗了。於是我便睜開了睡眼，慌忙跳下牀來，隨着大眾，一起穿衣整妝；因爲每天的早上我們這八個女官，照例必須先一起走進去給太后請過晨安，才能依着輪定的次序，分班入侍。

這一天的太陽升得很早，我們的庭院裡已照着一片很鮮艷的陽光了；一切的人，一切的物，頓時光明了許多。我昨晚所發生的許多可怕的幻覺，已像雪遇到了陽光一般的融化淨了。便是我自己，也險些不能承認昨夜我會這樣無聊地想過。真的！這些幻覺已是完全消滅了，不復有絲毫留剩；只有眼前的兩樁事實，還不容易馬上就隱蔽起來，多少仍有些使我覺得不慣。那便是廊下所掛的許多異樣的角燈，和庭院中所種的紫丁香花發出來的濃香。

## 一八 觀物傷情

這一天的早上，便是我們到了奉天後的第一個早晨，我們偷看老佛爺的神氣，似乎非常沉鬱，好像她心上有許多的事情，在很混亂地思索着，可是誰也不敢去問她。一直到這天的晚上，我們才明白了她所以那樣深思寡言的緣故。——原來在這一天上，她所想到的，以及告訴我們的，乃是一厚冊很傷心，很秘密的歷史；這一厚冊歷史中所包括的，全是滿清政府歷代首領的小傳，當然，其中也有一

小部份就是她老人家自己的傳記。

太后每逢遇到了什麼足以使她傷感的事情，總歡喜用一種嚴肅冷靜的態度來表示。今天，她的臉竟像罩上了一重嚴霜一樣，簡直從不會露過一絲笑容，而且還帶着幾分疲倦的神氣；不過每當我們請問她要不要休息一回的時候，她總是立即拒絕，還告訴我們昨夜她是睡得怎樣的安適。

早餐之後，我們便順着太后的主意，列成了很長的一行，簇擁着她老人家慢慢地走出那座正殿來，開始在這些古舊的宮院中巡遊。當她在北京的時候，她也並不整天的坐在殿上不動，時常要帶着我們往各處去巡行遊覽，所以我們這些人已像操練慣的兵士一樣，很快就能排成一列十分齊整的隊伍，依着各人向來的位置，絲毫不亂。站得最前的大概就是我們八個女官，因為光緒和他的妻妾是難得會參加的（今天却也一起在內）；其次便是一班宮女，手裡各捧着太后梳洗時應用的東西。再次是一羣太監。他們至少要帶兩件很笨重的傢具：第一件是一座幔着黃緞的圓屏，因為太后上了些年紀，多走幾步路，說不定就會疲乏得要躺的，那時候，就得用這座圓屏來給她做掩護物了；第二件是一柄龍椅，這是準備級太后在御園裏隨時坐着歇息的。然而單是這兩件傢具，還不能盡量的使太后感覺便利咧！否則她也無須常帶着這麼一大隊的人東奔西走了！所以凡屬她老人家隨時所需用得到的東西，差不多是全部在她身後跟隨着了！假定說：她巡遊到半途上，忽然想起了一件重要的軍國大事，要馬上寫一道懿旨的話，筆硯紙張，便可立刻送到她面前去。再如她的頭髮假定給風所吹散了，她想趕快整理一整理的話，也祇須她自己揮一揮手，或說一句話，她的理髮匠——也是一個太監，頗博太后的信任，常讚他是中國第一名高手的理髮匠。——便立刻會捧着應用的工具，走上來侍候了。至於手巾，香粉，以及其他的各種化妝品等等，更是應有盡有，隨時隨地不難一索即得。

「這裡有四座宮殿，是我們所不能不去看看的。」在大隊人馬的進行中，太后忽然向我們說話了。她是向全體的人說的，但我總覺得她是向我一個人說的；雖然我也知道這是一個妄想，可是我心上的

確如此希望。因爲我記得很清楚，她已經三番兩次的向我說過，待她一旦去世之後，能够把她個人的性情，人格，行爲，以及日常的一切私生活轉告給全世界人知道的惟有我；所以她極願讓我明瞭一切的真相和實在，免得也跟外邊人一般的隔膜，誤會。她對於我的希望是要我在將來把我實在所見到的說出去，不要加多一些，也不要減少一些。——其時，她又繼續給我們說明爲什麼那四座宮殿是不能踏過不進去的緣故。「這裡邊所藏着的便是我們清朝歷代皇帝所留下的遺物！」

她果然把我們引進了那四座宮殿中去，因此，我們便知道這裡面一起是藏着八代帝皇的遺物。原來這個政治犯式的光緒皇帝已是清朝入關後的第九代的君主了，不過後來光緒歸天之後，因爲並不會舉行什麼盛大的喪儀的緣故，所以連帶也不會有半件遺物送往奉天去收藏；但這是一種破壞歷代慣例的特殊處置，不能算是一種合理的辦法。所開合理的辦法是應該把他日常所服御的衣飾，或使用慣的物件，恭恭敬敬地送往奉天去珍藏起來。這個辦法還是清朝第一代君主——順治皇帝所開創的，意思是不忘故土；同時還有增高盛京那些古宮的地位的意思。因爲聖駕和皇族中人既已悉數遷到了關內來，奉天那邊的宮院便難免因空閉而不爲人所重視，現在既有了這些歷代帝皇的遺物珍藏在裏面，又特地設置一個品級很高的武官，帶着一隊滿洲兵常年駐守着，這樣，便可使那些空閉着的宮院，既不至完全沒有人居住，而它們的地位也在無形中抬高了。

我們先打第一座宮殿起始，挨過去逐一參觀。這第一座宮殿中所藏着的是清朝最初兩代的君主——順治和康熙的遺物。我們一走進去，太后就像學堂裏的教師一般的給我們講解起來；她的口才本極流利，此刻更是有意的要把這兩代君主的歷史，鋪陳得偉大到無可再偉大的地步。如果我們閉上了眼睛，儘用耳朵來聽她這樣滔滔不絕，口若懸河的演辭，我們一定會把這兩代的君主，當做天神一樣的看法，而且還會深信她老人家是的確非常熟悉並關心他們的舊事的。可惜我們都不會合上眼皮，她說話時的神情已很顯明地告訴我們：這兩代的皇帝，實在因爲年份隔得太久，對於太后已不能再有什麼真

切誠懇的印象了；她只是把他們當做廟裡的神佛一樣看待，隨便給他們捏造些支離附會的神話而已。可是這殿上所堆放着的遺物，却真不少。有一大部份是他們所穿過的袍服，五顏六色的堆了好幾箱，倒像是戲班子裡用的戲箱；還有許多是他們生前所佩帶過的用寶玉或珍珠鑲嵌的戒指，都用玻璃盒盛着；還有不少的碗碟器皿，據說都是這兩位已死的大皇帝的食具。雖然這些東西全是非常普通的，論價值並不如何珍貴，但用來作為紀念品，却確有使後輩們見了發生幾許睹物思人的感想的力量。

這四座宮殿是相連的，我們一路巡遊過去，約莫走過了一半的路模樣，已到了收藏乾隆皇帝的遺物的所在了。乾隆一生的事蹟，我們知道得最多，而把歷代帝皇遺留在這四座宮殿中的全部的遺物比較起來，自然也要算乾隆的一部份最光榮。因此，我們都懷着一種特別重視的心理，打算細細地鑒賞鑒賞這位英明無比的大皇帝所遺留下來的，足為這些古舊的宮院增加不少光彩的東西。

他的遺物是很多的，而其間最惹人注目的是掛在正中壁上的一幅大油畫，這畫上所繪的便是乾隆的肖像。

「啊！他是長得多麼軒昂雄偉啊？」

「像這樣雍容華貴的氣概，才不愧為一個堂堂大國的君主！」

各人見了這幅畫像之後，不禁都在暗暗讚嘆。我想到是這幅畫像的作者並不會因為他是一個皇帝的緣故，特別替他加工渲染的話，那末乾隆的儀表，真可說是英俊豪雄，世所罕見的了！但若據着正史上以及私人的傳記裏所載的關於這位明主的言行舉止而推測，我們便不難深信這幅畫像所表顯的確似不會越出「真實」的範圍。

畫上的乾隆是正在行獵的情景，跨下騎着一匹雪獅似的白馬，它的神駿雄偉，恰堪和它主人的儀表相匹配。馬的背上，照例有一副馬鞍：這副馬鞍是純粹的蒙古式，上面還有無數的寶石鑲嵌着。那兩個腳蹬是全金的，在畫上兀是閃閃地射出耀人的光來。乾隆就在這一副窮極奢華的鞍蹬上，像一座

小山似的端坐着。再瞧他身上也是畫的全副獵裝，外罩一襲杏黃色的緊身長比甲，腰間束着一條很闊的緞帶，也是黃色的，上面還釘着許多的珠子。他的軟盔是更別緻了，盔的本身是一頂尖帽，兩旁却有兩隻耳蓋垂下來，連繫在頷下，很像現在飛機駕駛員所帶的皮帽的格式。這帽子的質料是黃緞，頂上有一簇很長很美麗的紅纓裝着，沿着這一簇紅纓而下，一直到下面的帽邊，這一部份的黃緞上，更用無數的珠子，一行一行地周圍環釘着，遠遠地望過去，彷彿是一頭海產的貝殼類動物，伏在他的頭頂上，真是奇特極了！然而它的價值，却斷非我所敢想像的了。他的脚下是穿着一雙黑緞製的戰靴，這雙戰靴可說是他全部服飾中最簡單的一件了，不但沒有珠寶釘着，且不會繡半些花紋。

他的身子是挺得非常的直，足以充分地表顯出他的壯健和勇武來；他的面目更是十二分的清秀英俊。——當然，這幅畫像上所表示的乃是春秋方盛之際的乾隆，而決非晚年的寫照。——我想他對於騎術應該總是非常精熟的，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這位大皇帝的生前，乃是一個有名的射獵家，射獵家無有不精騎術的。

我們再仔細把這幅畫像端相了一會之後，又發現在那馬鞍上還有一件很講究的裝飾品咧！那是馬的肚帶上的幾個扣子。這幾個扣子不僅是純金製的，而且還鑿着很精美的花紋。那馬韉也是皮製的，環繞在馬的頸間，並和那肚帶連繫起來，上面另有幾簇紅纓掛着；這些點綴品，極有力地襯出了那馬的雄姿來。

讀者看我寫到這裏，也許已忍不住要問我了，爲什麼單是看了這畫像，我們便能把什麼寶石，珠子，金扣，肚帶，看得那樣逼真？似乎不是情理上所可能的。不錯，畫像並不會如此詳細的告訴我們；告訴我們的是一具大玻璃匣子，這具玻璃匣子恰好就安在畫像的下面，裡頭所盛着的東西便是畫中人的每一件服飾；他的蒙古式的馬鞍，他的精緻的獵裝，他的純金製的腳燈，一切無不齊備。所缺的就是活的人和活的馬。依我所推測，那幅畫像的作者必然是根據了這些現實的東西，先畫成一個殼子，



然後再追憶了這些東西的主人的形容身份，用心添加起來，才拼湊就這幅動人的畫像。

畫上還有三件東西，上面還不會說過。第一件是乾隆左手上掛着的一支皮鞭；第二件是他套在左手上的——一張弓；第三件是一個箭壺，裡面插着好幾支箭。這三件東西也同在那口大玻璃匣子裡陳列着，我們因此也得細細鑒賞。那皮鞭大約有三尺長，一端是用幾條皮帶像編髮辮似的編就的，即用以驅策馬匹，別一端是一個白玉的柄，這柄上鑽着兩個對穿的小洞，另外繫着一根絲縑，人的手便套在這根絲縑裡，如此就可隨意揮舞了。再瞧那箭和弓，一般都用白玉鑲嵌着，我看了不覺有些懷疑，白玉做的箭頭，難道真可以用來射獵嗎？也許這些箭祇是一種裝飾物，到實用時就用鐵的箭頭來代替了。

除掉這一口大玻璃匣之外，另有一口很小的玻璃匣，裡面盛着兩件和那幅畫像無關的東西；但同樣是非常珍貴的。一件是一枚翡翠製的約指，據太后說是乾隆生前所常用的；還有一件是一個非常精緻光潔的鼻烟壺，一般也是用色澤最鮮豔的翡翠所雕琢成的。這些都是價值比較貴重一些的東西。其次就要輪到許多樂器了，因為乾隆是一個多才多藝的君主，琴棋書畫，無所不通；他對於音樂的造詣，更是特別的高。這些樂器都經他自己親手玩弄過許久的，所以也算是一部份很值得紀念的遺物。

大概是這位英明無比的大皇帝在生前很歡喜收藏磁器的緣故，他的大部份的遺物便是各式各樣的磁器，差不多佔去了一座大殿的十分之八的地位。這些磁器之中，有不少是景泰藍和古銅色的，識貨的人見了，都知道是很不容易找到的精品。如其一直寶藏到現在，它們的價值必然是十分可觀了！

乾隆的遺物，便盡於此矣！我們雖然都用了特別的重視的態度，恣意欣賞了許久，可是因為乾隆和我們畢竟也已距離得很遠的關係，竟不復於瞻覽遺澤之餘，使我們對他再發生多少誠摯懇切的追念。不但我們如此，便是太后自己，她也未必有怎樣深切的感覺；儘管在事實上她就是直接承繼乾隆的權威的統治者，而且她還時常歡喜提到這些才智過人的祖先，似乎覺得很榮譽，但在她的內心上，他實在是沒有什麼地位的！

離開了第二座宮院，我們便穿到了第三座宮院中來。在這裡，我們可以看見太后將有一番特殊的表演了！因此，所有隨着進去的人都已各自留心檢束，絲毫不敢做出聲音來。因為這一座宮院中所藏的遺物，必然會使太后一見之後，立即非常尖刻地回想起她自己昔年的一段歷史來。這一段歷史中所包含的事實，無非是艱難、痛苦、恐怖、憂愁、奮鬥，以及許多令人心碎的慘變；無疑地，這是很辛酸的回憶。如其可以避免，我想太后也是決不願時常回憶起來的，然而眼前所陳列的一堆遺物，乃是她自己的丈夫——咸豐皇帝的遺物，一映入她的眼簾，便無可避免的勾起了她的辛酸的回憶來。

她當年初進皇宮的時候是和另外十六位旗籍的少女一起被選進去的，她們十七個人，一般都是綺年玉貌，長得像花一樣的嬌艷；但咸豐却只愛上了她一人，不久便正式把她冊立爲妃，寵冠一宮。

關於咸豐的歷史，太后當然是最詳細最清楚的一個，其次，便要讓李蓮英了；不過在那時候，李蓮英還祇是一個十多歲的小孩子咧，他也未必會有怎樣清楚的認識。至於我們這些人呢？——光緒，裕隆，瑾妃，和我們八個女官。——大概也各有少許知道，都是間接從別人那裡聽來的，而其中聽得最多的，又得讓我了，因為太后和我閒談得比較最多一些，每次閒談，總免不得要追訴一回往事，這些往事裏頭，便有不少是牽涉咸豐的。

太后走進了這一座宮院之後，突然像失了知覺一樣，眼睛都是向前面望着，走路也極不自然，僵硬得和夢中行走的人毫無差別。可是她的頰上却並沒有半些眼淚。她只像犯了失心瘋似的忽而走到左邊的一口玻璃匣子邊去看看，忽而又旋到右邊的一口玻璃匣旁去望望；或是看過了再去看一次，二次，三次，以至於無數次。尤其使她難堪的是咸豐的遺物竟是特別的少。不但不能和乾隆的比，便是和其他各代的皇帝比，也相差甚遠，可說是比較最少的一部份了！簡直少得可憐！這是什麼緣故呢？說來很單純，我們這些人可說是沒有不知道的。或者本書的讀者中，也不乏明瞭的人。簡單的說起來，就是因爲這位大皇帝的生前，一味只知道享樂，賭錢啊，喝酒啊，差不到全是他的日常功課；此外，更

無須隱瞞，他還有貪色的嗜好。一個人有了這許多的惡習慣，當然是不能再熟諳什麼文才或武事了；而他分內所應理的朝政，也全部給荒廢了。嚴格的論起來，清朝的所以衰弱不振，以致於覆亡，最初的一顆種子，正不妨說就是他老人家所播種下去的。至少，沒有人能够替他辯護，說他不是一個毫無作爲的昏君！

當我們一路從前面兩座宮院中參觀過來的時候，因瞧太后指東說西地講得很高興，大家不覺也忘了畏忌，紛紛的發出各種問題來，或是直接請問她老人家，或是兩個人自己互相討論着，情形真是非常熱鬧；但一到了這裏，我們偷瞧她的顏色不對，趕快自動的識趣起來，各人都竭力的忍耐着，不敢說一句話。

從表面上看，這一座大殿上所陳列的東西是咸豐皇帝的遺物，然而從精神上看，也儘可說是這些都是屬於太后自己的東西！因爲咸豐的每一件遺物，和太后無不各有相當的關係，而且都會沾染過她的手澤，所以這些遺物，實在是她和咸豐所共有的！她見了她自己的東西，怎能不發生一種特別的感覺呢？但她並沒有什麼動作，儘把她的臉板得像泥塑木雕一樣的呆着；這時候，即使有一個著名的丑角，在她面前表演，我想她也決不會笑的！

最後，她終於慢慢地旋過來了，臉向着我們，但依舊是一些沒有表情，態度非常不自然。她開始說話了，據我推測，她多分是自動的感覺到了不能不向我們作一番說明的需要，她想給我們說明爲什麼咸豐的遺物在這裏是收藏得特別的少。其實她也未必不知道我們已經見到了其中的真相；可是她爲盡她做一個愛妻的責任起見，總不能不故意迴護她的丈夫。於是她就用懇切的語氣，盡力的替那昏庸的咸豐掩飾一切，希望大家能够對他諒解。

「你們知道！」她的聲音很低。「咸豐皇上可不是一個藝術家，他並沒有什麼嗜好，也不喜歡收藏任何一種玩物；就是日常用的東西，也向不講究。說得清楚一些，他是一個傾向自然的人！他只愛

生命，從不顧惜一切沒有活力的淫工巧藝！什麼書畫、玉石、金銀、古玩，對於他是一概沒有緣分的！然而他畢竟不失爲一個富有才力的統治者！」

我們聽了，雖然大家都知道太后是在說謊話，尤其是最後的一句，更是絕對的和事實相反；但那一個敢公然去反駁她呢？這在太后自己，也早就料到沒有人敢這樣大胆的。可是她的寵奴李蓮英，却已在眉目之間，做出了一種隨時要幫太后說話的神情。他對於咸豐的事情，親眼見到的也很少，而且他明知咸豐不是一個英明的君主；不過他爲趨奉太后起見，便故意裝着是永遠和太后站在一邊的，萬一我們這些人中竟有大膽起而質難的，他誓必抹殺事實，擁護太后到底。但是抱歉得很！我們的膽子都不大，始終沒有人敢說一句話，於是李蓮英的一片忠肝義膽，竟無由表現，這對於他真是非常失望的。

太后發表了這一段勉強的說明之後，心中的憂鬱和愁悶，彷彿已消去了一半。想不到這樣自欺欺人的話，有時候也可以給自己得到一些安慰。她重復再回過身去，向那寥寥的幾件遺物看了一遍，好像已覺得滿足了；便徐徐抬起頭來，透着一種很可憐的驕態，向我們淺淺一笑。她的意思似乎是說：

「你們別瞧他的遺物那麼少，在他生前，終究是一個皇帝！」

這樣，我們便離開了這一座正殿，轉了一個灣，走進了一座在同一宮院中的正殿：太后仍在前面領導，然而我們也都知道她現在的目的地是一處怎樣的所在了。因此，我們更加謹慎，絕對的不說一句話。原來我們現在就要到收藏同治皇帝的遺物的所在了！

同治是清朝第八代的君主，他就是太后自己的兒子。可憐這個小皇帝委實死得太早了，他祇活了十九年，便染着很厲害的天花，不治而死。這對於太后，當然是十二分傷心的！

雖然同治在時間上所佔的地位是那樣的短，他對於國計民生，根本談不到有什麼貢獻；便是他的文才武略，也必然是非常有限的。可是他的遺物却真收藏得不少，已遠出他的可憐的老子——咸豐之

上了。這也許是因爲他還是一個小孩子，什麼東西都歡喜，生前已擁有一部份很大的寶物和用品，死後便遺下這麼許多來了。或者並不是這樣，而是因爲太后過於愛他的緣故，不忍使他因毫無半些政績，而給人們遺忘掉，所以格外的用心把他的遺物收拾起來，送到這些古宮中來收藏，想讓他借着這些東西的力量，博一個不朽之名。

到了這一間殿上，太后已轉變爲一個充滿着哀痛的情感的慈母了！首先映入她的眼簾的是一具方形的玻璃盒。裡面收藏着一隻純金製的小碗，式樣很輕巧，雖然是金的，但看去是決不會如何笨重的；上面還鑿着許多精細的花紋，和吉祥的字句，這就是同治生前所用的飯碗。跟這飯碗收藏在一起的是一架銀製的小型天平秤，當年太后就用這一架秤，每天親自給同治料理食物，以免他吃得過飽或不足。

在另外一具較大的玻璃盒裡，我們又見到了同治當日在位時所穿的一件小小的龍袍。——他雖然從不會知道做一個皇帝的肩上該負怎樣重大的責任，但他確也會坐過朝，於是就有這麼一件小小的龍袍了。——袍是黃緞製的，上下左右，全用金線繡成許多飛龍，色調依然很鮮艷；當太后俯下身去，湊在盒蓋上，仔細張望的時候，裏面彷彿有一片光，隔着玻璃，反映到太后的臉上來。就爲着要使她的兒子保持穿這一件龍袍的資格起見，在咸豐死去不久的當兒，太后確會冒着絕大的危險，和四周的惡環境奮鬥過；也就虧這一奮鬥，竟使她老人家得以大權獨攬，睥睨當世，成爲歷史上一個罕見的女政治家。她當日原是爲這一件小龍袍的主人而奮鬥的目的，後來却成就了她自己。這結果無疑的是等於失敗！

我們一起圍聚着細細地賞覽這一件滿繡着金龍的黃袍，因此又發現他的衣領是用藍色的貢緞製的，還有幾顆龍眼大小的明珠釘着，華貴固然是華貴極了，然而小也小得可以了！從這件龍衣的大小推測起來，同治委實是一個很瘦弱的孩子。

他對於銅製的東西似乎有特殊的愛好，所以這裏收藏得很多；其中有一對小小的銅鼓，製作非常

精巧。我想這一對鼓要如給一個精熟的鼓手打起來，它的音節之美妙，必非世界上任何一個鼓所能比擬的。但是它們的生命也已隨着它們的主人而結束了，將永遠一聲不發地在這些古宮中蜷伏着。

此外，尚有兩具大玻璃盒收藏着同治所玩弄過的各樣玩具：小弓、小箭、泥人、木馬、扯鈴之類，差不多是應有盡有；但都極平常，不見什麼特色。我們看了，都覺得很失望，想不到一個小皇帝的玩具，也祇和我們小時候所有的玩物相等。不過後來終於給我們發現了一件比較不平凡的東西，那是一頭泥製的小兔：外面塗着很光亮的白漆，形態也塑得十分生動，還有兩顆鮮紅的眼珠，令人一見油然而生愛。太后似乎也在那裡找它，一找到它便把她的視線集中着不動了，她足足注視了七八分鐘之久，才吩咐李蓮英輕輕地將那盒蓋揭起，讓她親自伸手進去檢出了那泥兔來。待她把這泥兔取出來之後，我們方才真正認識了這件玩具的優點：原來它不僅是外貌特別的可愛，而且還有一些小小的機關裝置着咧！這機關是藏在它肚子裏的，而用一根短短的紅線，打它的背脊上穿出來。人只須把這根紅線一抽，它那二隻鮮紅的眼珠，便立刻會轉動了。同時，還有半截紅舌，打它的嘴裏吐出來；如其把這根紅線不住的抽，那末它的眼珠也就不會停住，它的紅舌，更會一伸一縮的吐弄個不休。太后是知道這機關的，她便把那紅線抽了幾下。我們瞧得險些笑出來了，可是太后却一些沒有歡喜的樣子，而且更沉鬱了。她儘自捧着這一個泥兔呆呆地站着，什麼話都沒有；直到隔了許久，她才慢慢地說道：

「這是好幾年以前的事情了，他總愛弄這個兔兒。」

她並不是跟那個說話，她只是在自言自語：語畢，便又低下頭去，拈弄着那泥兔。泥兔依然是完整的，而她的愛子却一些影蹤也不見了！睹物傷情，這對於她老人家的確是很難受的。我們瞧他的臉色已變得非常的慘白，眼圈全紅了，但爲保住她的尊嚴起見，她仍竭力的忍耐着，不使她的眼淚掛下來。這樣慘痛的神情，真有些使人不忍卒視。因此我又聯想起了我在宮外所聽到的一段傳說，這一段傳說不僅祇是在人們的口頭上流傳着，竟有許多歷史家、著作家、也採錄起來，作爲信史的。——他

們說同治皇帝的死，是太后的一種陰謀，她爲着要親政起見，故不惜把她的小兒子毒斃。——這是多麼殘酷的謠傳啊！我想這些造謠的人如果能在這時候親自目擊太后見了同治的遺物後的哀痛，他們也必將深深地懊悔，不該發表那樣不負責任的談話了！尤其傷心的外面雖有這麼一段傳說，而太后却始終不會知道，連辯白的機會也沒有。

在這些充滿着哀思的宮院中，逗留了約莫有半天工夫，大家都感覺到厭倦了；而歷代帝皇的遺物，也全給我們看完了，於是仍由太后領導，列隊退出。其時太后並不會把那同治所愛玩的泥兔放還到那玻璃盒中去，她像拾了一件寶物似的很鄭重地親自捧着它走回去。往常，她是從不會帶過什麼東西走路，她所需要的東西，全有人給她代帶着，她自己簡直是永遠空手的；這一次，她竟會這樣鄭重地捧着一件玩具，益發可見她老人家追念同治的深痛。

經過了這樣的一番巡禮，不但是太后的心上非常悲痛，便是我們這些關係較淺的人，也覺得無限的傷感；人雖然是不能不死，但死了之後，他們的遺物却往往會逗起後人的無限的哀思，真也是一件很不痛快的事情！

太后回到了她的便殿上來之後，便獨自靜悄悄地坐着歇息，方才所感受到的一番沉痛的印象，兀自在她的腦際縈迴着。我們都一齊退出來了，祇留一個當值的女官侍候着她。

我也在退值休息之列，但我的身體實在並不會如何勞動，所以倒絕不覺得疲乏，祇是胸中異常煩悶，却真想閑散一會；不料光緒又給我增添了一重煩悶。當他瞧見左右沒有人注意的時候，突然悄悄地向我說：

「我可以給你一個保證！在這些古舊的宮院中，無論什麼時候，總不會有紀念我的東西收藏着的！」他一面說，一面發出一種比哭還難看的苦笑來。「我現在有什麼東西呢？那一件東西可以說是屬於我的？將來是更不會有了！」

說完，他就掩着臉，輕輕地走了。

本來，天空中還是一片明淨的陽光，現在却像給一重烏雲罩住了，眼前所見的只是黑暗，愁苦，幽鬱。

## 一九 狐仙塔

「今天，我們必須上狐仙塔去走一遭，那邊也是一處很有名的所在！」當我們展謁過歷代帝皇的遺物之後，第二天早上，太后的愁思已減殺了許多；她梳洗過後，便計劃着要想出去遊玩了。她的行動當然是絕對可以自由的，她儘可不必徵求我們的同意，隨便把我們帶到什麼地方去；但她往往歡喜賣弄她自己的見聞，每逢有一件新的事物發生，或是將上一處新的所在去之前，她總得先給我們說一些大概的情形。這時，她又照例的向我們說道：「關於狐仙的故事，我們已經聽到了許久了！這座狐仙塔，便是它懺悔以後的修鍊之所，我們既到了奉天，少不得要去走一遭，不然是很可惜的！」

「那末，它的故事是怎樣的呢？」我們一半爲好奇心所驅使，一半爲湊她的興趣起見，便一同向她請問底細。

她果然很得意地笑了，立即允許告訴我們；其實我們就是不問，她也必自動會說出來的。於是我們便聽到了一節聞所未聞的關於千年九尾狐的故事。以下便是太后的話：

「在這位狐仙沒有降生爲一頭狐狸之前，它畢竟是怎樣的一頭野獸呢，這是沒有一個人能够答復的；就是天上的玉帝，也許說不出來。大家只知道它的前生必然是一種很兇惡可怕的東西，對於人類，也祇是有害而無益的，但詳細的情形，就不清楚了。當它最初投生爲一頭狐狸的時候，它一起有九條尾巴，都是很豐潤美麗的，此外它還會使一種隱身的法術，待到末了，它竟喪失了八條尾巴，幸而它



的寶貴的隱身術還依舊保留着，使它不致一無所長。原來它那九條尾巴實在是九種惡習慣，它因爲有了這九種惡習慣，便日漸陷溺，一天一天的墮落下來，成爲天地間的一個不良份子。

「那九種惡習慣是什麼呢？第一種是歡喜喝酒，常常喝醉；第二種是鹵莽疏忽；第三種是沒有誠意，動不動就要說謊作假；第四種是貪財，見了寶貴的東便要眼紅；第五種是性格暴躁；第六種是貪吃，時常要偷食人家的食物；第七種是氣量太狹，受了一些委屈，非報復不可；第八種是貪色，見了美麗的女人總難免顛倒起來；第九種是貪淫，往往縱慾無度。這九種惡習慣竟把它整個的心靈矇蔽住了，它差不多是天天在作惡；後來終於給玉帝知道了，大怒之下，便立即把它捉去，很厲害地申斥了一番。最後就說：「從今以後，你必須改過自新，做一頭善良的狐狸！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把你的尾巴斬落一條！」它聽了非常發急，因爲它對於自己的九條尾巴可說是沒有不愛的，他不知道在這九條尾巴之中，去掉了那一條可以使它感到最低限度的痛苦。然而玉帝却不許他有選擇的機會，便立即發下令來，斬掉了那使它歡喜喝酒的尾巴。又再三誥誡道：「現在我再給你一千年的工夫，讓你自己去好好地修養，務必把你的行爲改變過來。萬一到那時候我們發現你的行爲並沒有改善，那末你的第二條尾巴便又得割下來了！」這狐狸很高興地答應了，聲明它自己也已覺悟，願意竭力的去改過自新。可是回去之後，一千年工夫很快地又過去了，它的行爲却依然是非常惡劣，祇不過在已往的一千年中，它始終不會喝醉過一次；但是其他的種種惡習慣，兀自不斷的在搬演着，而且是劣跡昭彰，無論它怎樣狡猾，也抵賴不掉。玉帝當然是早知道了，便立即把它抓來，又給它割掉了一條尾巴；同時仍希望它能够改過，便照上次的辦法，再寬限它一千年，讓它慢慢革面自新。這狐狸也痛哭流涕的應承了。可是回去之後，不久便本性復發，恣意的爲非作惡。眨眨眼第二個千年又過了，玉帝細細替它檢查起來，除掉不會喝過酒，不會說過謊之外，依然一無善狀；它這樣的怙惡不悛，不用說是很使玉帝失望的，便決意繼續懲罰它，好在它還有七條尾巴咧！於是每隔一千年後考核它一次，每次考核的結果，

總是不能滿意，便每次割掉它一支尾巴；待到八千年之後，這狐狸已僅餘一根尾巴了，然而它的行爲還是不能盡善盡美。照玉帝的意思，它這一支最後的尾巴也決不能讓它保留，因此又把它抓了去，告訴它不能再寬恕了，這一次爲撤除它的惡根起見，必須把它最後的一支尾巴也割下來；也許這樣的處置，才它能够使它變爲一頭善良安分的狐狸。

「可是狐狸的虛榮心却非常的重，——虛榮心是並不算一種惡習慣的。——它覺得如其再把它這九條尾巴也割下了，它固有的美麗便將喪失盡了，以後怎能再有生活下去的顏面；所以它無論如何，不願更受斷尾巴之刑了。因此它十分誠懇地向玉帝哀告道：「從今以後，我是澈底覺悟了！無論你要我做什麼事情，我都願意拚命的去幹，但求你允許我可以保留我這最後的一條尾巴，使我稍留幾分體面。我將永遠的感激你，請你許我懺悔吧！從目前起，一直到世界毀滅的日子，我決不敢再做一些壞事了！」經它這樣痛哭流涕的一番懇求之後，慈悲的玉帝，不覺又動了惻隱之心：他低着頭靜思了許久，終於想出一個辦法來了。他向狐狸說：「你過去的罪惡實在是太多了，論理是不該赦你的；現在念你確已有了悔過的誠意，便再寬恕你一遭吧！這一次，却不能再像先前那樣的任你優遊自在了！我現在指定你一件工作，教你用心担任醫治人間各種疾病的職務，並封你爲治病之神。這件工作的任期是九千年。因爲不是這樣的長久，便抵消不得你從前的罪惡！」這狐狸聽了，毫無難色，立即欣然的應承了下來。於是它那最後的一條尾巴便保留了！這條尾巴所代表的是癡心愛慕美貌的女子的惡習慣。這種惡習慣，在它原有的九種裡頭，已算是最輕的一種了！同時，它還得到了一個「青狐大仙」的頭銜。大仙的確是一個非常尊崇的名號，決非平凡無奇之輩所能輕易取到的；而從那一天起，青狐大仙便開始替人間醫治起疾病來了。因爲他的法術是非常的精妙。所以它對於隨便什麼疾病，都能醫治得好，於是它的聲譽竟一天一天的盛起來了，後來受惠的人便集資建造了這座狐仙塔，虔誠供奉着，凡有害病的人，只消到那裡去禱告一番，它就會指定幾種藥，教這病人服，服了十九是有效的！」

太后的故事到這裏已完了。（譯者註：這一段故事顯係作者杜造，不過造得很有意思，和丹麥的童話大家安徒生所寫的童話很相像，故特譯出。）最後，她就言歸正傳，她說：

「因為它有許多的靈蹟，所以我們也不能不去展謁展謁！」

大家聽了太后所講的故事，都覺得很有趣味，雖然我們已不是三四歲的小孩子，聽了這樣的故事，當然能够辨別得出它的真假；而且還知道爲什麼那個慈悲的玉帝對於那犯罪的狐狸竟是這樣的寬縱，每次不但祇是割掉它一條與生命沒有關係的尾巴，且還允許它隔一千年再考查一次，這可不是玉帝的放任，而是製造這故事的人的疏忽，或他的思想幼稚。

我們也不願追究這故事畢竟真到如何程度，假到如何程度，既然奉天有這麼一處名勝的所在，我們便當然該去走一遭的。

這座狐仙塔的所在地我可記不清楚了，大概是在奉天城內的東北角上；我希望這個回想是對的，就是錯，也不致大錯。然而我自己也承認，我是不大認得方向的人，只要一到比較驀生些的地方，我便不知道那裏是東，那裏是西了。何況奉天城內的街道，又是非常的曲折，根本不易辨認；如今事隔幾十年，再要追認起來，當然決不準確的了！

太后出遊的意志已定，便照例有人傳出了命令去，知照大家準備起來。第一步是必須先派人到狐仙塔去，驅逐閒人，免得驚動太后的聖駕。第二步是選定了路由，在每一條必須走過的路上，鋪好黃沙，以符法定規則。最後，就是操練慣了的一隊儀仗，依次出發。

我坐在轎子裏，一路去的時候，便閉上了眼睛，仔細的思索，爲什麼我以前所聽到的在別的民族中流傳着的神話，又和我們中國的神話完全不同？無論是真是假，都應該有一個理由。可惜我想了許久，不會理會出來；也許專門研究神話學的學者，可以很有條理的解答吧？我對於神話，一向是很注意的；但像上面太后所告訴我們的一段，並不能引起我的特殊的注意，祇覺得非常滑稽可笑罷了！

整列的儀仗行走起來，總是很慢的，好在我們沒有什麼病，並不急着要去請求大仙醫治，慢些也不妨！最後，終於是到了。我到了裏邊去一看之後，便立即發現了許多的實證，例如謝神的匾額之多，灑掃的整潔，裝璜的富麗，處處足以表顯我所認為滑稽可笑的故事，在當地的確有一部份人很鄭重地認做是真正的事實！他們相信在幾千年之前，真有一頭神通非常廣大的狐狸，因為它行止不檢，以致受了玉帝的懲戒，特地降到世上來救治人間一切疾苦，藉以懺悔它自己的罪戾。也許就因為他們有這一條信心的緣故，竟真有不少人害了病，吃過仙方就好了！

所謂狐仙塔實在是一座很大的廟宇，同樣也有一派非常莊嚴肅穆的氣象。在那正殿上，也有一個很高的神龕，龕前張着兩幅繡着花朵的綢幔，先前應該總是十分鮮豔美麗的，現在却已給香煙薰得很污舊了。這兩幅綢幔的中間，隱約可以看見裏面有一座朱漆金字的神位，上書「勅封青狐大仙之神位」九個正楷。神龕之下，便是一張供桌，桌上有燭臺，香爐，整日價紅燭高燒，香煙繚繞，都是些善男信女們不斷地供給來的。

至於害病的人怎樣前來求治呢？這一套手續是我們中國人十九懂得的，在從前也沒有什麼特殊的辦法。照樣也是把一個滿盛着竹籤的籤筒給病人或他們的家屬捧在手裏，先在剛點旺的香上晃三晃，算是通神的意思，然後恭恭敬敬的磕過頭，把籤筒慢慢地，很謹慎的搖起來。——因為如其搖得稍急，或稍不謹慎，往往會有好幾支籤同時落下來的；這樣就算來人的信心不堅的儆戒，對於他們自己或他們的家屬的病是很不利的，必須重搖。有時候搖得太急了，那末全數的籤也有一齊落下來的可能，這樣是代表大仙說，病入膏肓，不可救藥了。所以搖籤筒的時候，每個人都是十分小心的；碰到熱心的廟祝，他們還會從旁給你指導，這樣，你就不能不多給他一些香火錢了。——搖到後來，少不得有一支竹籤會單獨的掉下來，這就算是大仙冥冥中所指示的。於是便由求籤的人小心翼翼地看清楚了籤上的號數，告訴廟祝，廟祝便根據着這號數，替他們檢出仙方來，所謂仙方，也和我們此刻可以在各廟

中見到的籤訣相同，乃是一條條很狹很薄的黃紙上面，印着十幾樣的藥名；平時一疊一疊地用線穿着，依次掛在壁上，需用時只要認清楚號碼，拉下一張來就行了。

病人或病人的家屬求到仙方之後，當然不敢怠慢，忙着趕到藥材店中去，——大概就到離廟最近的一家藥舖中去的佔多數，這些藥舖的生意，十九倒是從廟裏來的，店主人爲感激圖報起見，不免也要酬謝酬謝廟裏的管事或廟祝。——照方配講：好在這些仙方上所開的藥，大都是力量很溫和微薄的，病人喝下去之後，就是不能見效，無論如何，也決不致馬上送命。所以仙方照例是不會闖禍的；有時候，也許這些藥恰好和病人所害的病有幾分相對，再加病人自己的心理作用，便容易見效了。這樣偶然的見效了幾次，人們便把多數不見效的一概歸諸天命，以爲大仙實在是了不得的。

就是太后這一位日理萬機的女政治家，老實說，對此也具有很頑固的信心；可是我呢，在未會獲得充分的實證之前，却委實不敢妄信。

「讓我們來隨便設一個假想，太后，」我一時忽然大發歎氣，忘了一切的顧忌說道：「假使那仙方是求到了，而且已配好藥，給病人喝下去了；然而這些藥實在是和病人的病不合的，譬如熱病而用了熱藥，寒症而用了涼藥，這豈不是對於病人非常危險的嗎？萬一闖了大禍，這便怎麼樣呢？」

太后平常對於別人總是很容易着惱的，對於我，却特別的優待，從無疾言厲色，總是特別的寬容；這時，聽我發出了這樣一個奇怪的（其實是很合理的）問題，便忍不住大怒起來了。

「你怎敢如此胡言亂語！」她紅着臉，大聲的斥責我。

我也立刻後悔起來了，雖然我的意思是對的，但太后所信仰的事物，我怎能隨便加以指謫呢？我們對於她照例是只能像小孩子對於父母一般的一味盲目的服從，不該有什麼懷疑的，而我竟敢公然的對她表示異議，這顯然是胆大極了；要是她不高興的話，隨便什麼處罰，都可以加到我身上來的。我想到了這一點，不由慌得手足無措了，尤其是因爲我平日頗受太后的寵遇，一旦受此斥責，便不免格

外覺得倉皇些，當時我就只得亂着給她叩頭請罪。但她的怒意還不能立即消除，又像發表什麼重要的政見似的很鄭重地訓責我說：

「你這個孩子也太胆大了！你難道不能仔細的想想嗎？像這樣一位神通廣大的大仙，怎會不知道各個病人的病情，而予以對症的良藥？你幾時見他闖過什麼禍？真是不知輕重的胡說！」

她却也並不一味的惱我，她同時還有些給我擔心，忙指導我趕快去向大仙叩頭賠罪；彷彿我要是不立即去叩頭賠罪的話，大仙便決不肯輕易饒恕我的，說不定就會有不幸的事情，臨到我的頭上來了。我心上雖然絕對不信天下真有這種奇事，但爲討好太后起見，便依着她的話，很恭敬地跪到了那神桌的面前，一絲不苟的望上拜了幾拜。待我爬起來時，她的怒意差不多是沒有了，可是她還照舊堆着很嚴肅的神氣說：

「大仙的神通真是不可比擬的！休說尋常的疾病，服了他的仙方，無不立即見效；便是一個害了最厲害的絕症的人，只要他還有一口氣存留着的話，大仙還可以把牠救活過來！但須他的家屬虔誠地到這裡來，上好香，磕過頭，守候那香上所掉下來的香灰，不讓它落到香爐裏，就用手接了馬上捧回去，用開水調和了給病人吞服，便不論怎樣凶惡的病，都可以救活過來了！這是我們凡人所不能想象的！」

## 二〇 射圃的故事

太后這次東幸的目的，原是偏重於遊覽奉天城內外各處與歷史有關係的勝跡，實在是毫無政治作用；因此她在遊覽過孤仙塔之後，又決意要上先前清朝還不會入關的時候，歷代統的治者所常在那裏練習弓馬的射圃中去走一遭。（所謂射圃也就是獵場。但據譯者多方詢問結果，此射圃應在奉天東

陵，而且範圍很小，和這裏所說的不同。這射圃的地位是大約在奉天城外的西北方，從盛京的宮院出發，經過的路程是很遠的，坐着轎子前去，要費很多的時候。它的面積非常遼闊，約莫有一二十里的方圓。裡面有一半是森林，林中的樹木，多半是很高大的常綠葉的喬木，所以樹陰是極其濃密的。在奉天一帶的山地上，這樣大的森林，却並不算希罕，差不多到處可以見到；不像在中原各省中，較大的樹木，無不給人砍去作燃料，再也聚不成什麼森林。

這一所射圃的歷史委實是悠久極了！在我們滿洲這一部份的中華民族的勢力還沒有強盛起來之前，——就是在不會統一中國，祇是一個僻處邊境的部落的時候，它已經很重要地存在着了。所以有許多富於紀念意味的事蹟，就在這一片射圃中發生的；或是和它有相當關係的，而且都是屬於光榮的一類。我們在京的時候，也常聽人家說起，因此，大家一聽到太后提起這射圃，便立即興奮起來了，每一個人都覺得這是一處不可不去的所在，竟紛紛的向太后慫恿着，恨不能馬上就去。我是格外的起勁，因為我還想試一試太后，看她對於我們自己這一個部落的歷史，究竟知道了多少？

不過有一點是很詫異的：老佛爺對於滿文，實在認識得很少，少到差不多可以說完全不識。——我也不會學過，但我的父親的滿文是很好的。——雖然在宮裏面照例是有四五個人是被指定着要學習滿文的，爲的是要使這一種文字不致日久失傳，但太后自己却從不會注意；便是朝廷上的公文，雖也有一部份是漢文和滿文並用的，不過太后批閱起來，總是只閱漢文，不閱滿文。因為她的滿文的知識是如此膚淺，而她對於滿洲人的發祥史則又非常的注意，並且知道得非常的多，這就不能不使我認爲是詫異的了！要明瞭其中的原委，只有問她自己才知道。

可是我們今天這一去，除掉恣意游覽之外，還得舉行一種特定的儀式：幸而這種儀式是非常的簡單，事前儘可無需演習，當我們將要出發的時候，太后才給我們寥寥報告了幾句。

「今天我們上射圃去，可說是一個最適宜而最有意思的日子！」她照例又是很鄭重地說：「我們

將藉此舉行一個紀念先人的儀式。因爲就在這一天工夫上，我們有一位祖先，他那時還祇是一個部落的領袖，並不是一個皇帝，可是部落間的鬥爭，照例是很普遍的；這一次，鬥爭又發生了，接戰之下，我們一方面的形勢很不利，甚至食糧也斷絕了。換到這一天上，便不得不把殘餘的一些冷飯，盡量的分給各人；但實在是太少了，使他們無法療飢，沒奈何只得採了許多野生的生菜，夾着冷飯，勉強嚥下去，塞飽肚子。這是一個大概的情形。你們如其要知道詳細，還是待到了射圃中去再說吧！因爲這件故事所發生的地點，也是一座森林，一座像射圃中的林子一樣濃密深遠的森林！」

這時候，站在她面前傾聽着的依舊是整日價追伴着她的一羣近臣，其中包括着光緒，隆裕，瑾妃，和我們八位女官。她的眸子裡顯然有一種得意的光彩在閃動：一半的原因，也許是爲了她連想到她自己也是一個滿洲人的領袖，所以她一提起從前的一班領袖的勇敢和刻苦，便非常興奮起來了；其餘的一半原因，也許是她以爲今天又將有一種新的儀式，將由她自己來領導我們一起去舉行，因此覺得很高興，如其這個猜度是對的話，我就不能不對太后發生一種詫異的感想，難道幾十年來的宮禁生活，動不動就有許多可厭的禮節或儀式包圍着她，甚至當她在睡覺的時候，也不能脫離這個包圍，而她到此刻竟還不會覺得厭煩嗎？她可說是自己在作弄自己，束縛自己，不讓自己有半些隨意行動的自由，從清早到晚上，簡直是沒有一分鐘不在那些繁文縟節的支配之下，就是今天上射圃去，依舊是充滿着紀念的意味，不能算是一種純粹的遊覽，所不同的祇是今天的一切禮儀，將不復在宮中演出，而將在另一所場地上演出罷了！這一所場地雖然對於我們的先人確有很密切的關係，但對於我們自己，却真是再陌生不過的了。

路上經過了許多的時候，我們這一大隊的人馬才到了那廣大的射圃的前面，進門之後，依着太后的主意，便直接望一座宮殿走去。這座宮殿的建築顯然是很久很久的了，至少限度，必然比盛京的那些宮院建築得更早幾十年或幾百年。幸而平時也派着人在這裏照管，所以還不會坍塌；而當太后將到



奉天之前，這裏的官府，想必又會派人去重新修理過，否則是不會有這樣齊整潔淨的！這一座宮殿實在祇是一間休息室，每當一個滿洲的皇帝到這裏來射獵的時候，必先進這一座宮殿中來小坐一回，好讓外面伺候他的人，去把那些關禁着的野獸放出來，然後再來通知他出去追射。待到玩得疲乏了，便再退進來休息休息。但每次就攔的時間總是很短的，也從沒有那一個領袖在這裏住過一夜，因此這一座宮殿的面積，比較尋常的宮殿都小，裏面只有三間屋子，建築也是非常的簡單。

可是你們別太小看了這一座簡陋的宮殿！它在滿洲人的發祥史上，也着實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咧！太后對於它，也當做是一件很有紀念價值的古物看待。等我們走進去之後，她就立刻指東點西的把一切佈置和裝飾逐件的給我們說明，而且是說得非常流利而周到，彷彿是在這一次以前，她已曾經上這裏來過好幾次了；事實上，她正和我們一般是初次光臨咧！可惜這時候沒有一個確確實實熟悉我們這一族人的歷史的人，如其有的話，便不難立即判別出太后的話真假來。不過雖然關於射圃的故事是否真實，我不能給她担保，但她的見聞，有時候的確廣得可怕，並且有不少都是真確的事實，這是不容一筆抹煞的！她自己便常以博聞強記自負，凡逢她有什麼比較不平凡的故事講給我們聽的時候，她往往說得格外的天花亂墜，惟恐不能聳動我們。這種態度，其實也是女性富於虛榮心的一種表顯，只是她自己不會覺得罷了！

在這座宮殿的裡面，每一堵牆壁上，都用各色的油漆，繪着大幅的故事畫。雖然它們的顏色已因日子過久的關係，變得很暗淡，畫工的筆法，也是非常粗陋；但輪廓還不能算模糊，畫中人的姿態和神情，尚可表現出十分之七八來。這種壁畫是三間屋子裡都有的。太后一面在前引導着我們走，一面便把這些畫講解給我們聽，原來全是已過去的滿洲的各個領袖的行獵寫真。

「從前的時候，武功是十分注意的！一個做領袖的人，除掉處理朝廷上的一切政務之外，射獵也算是一件不能偷懶的重要工作，時時有舉行的必要。」太后又在頌揚祖武了。我們一羣人照例是很用

心地傾聽着。「當他射獵的時候，人是帶得很多的，因為我們滿洲人打獵，從來是不用獵狗的，所以不能不多帶幾個人幫着他搜尋野獸。這些野獸——大都是猛虎和金錢豹——乃是預先捕捉來的，用很大的籠子畜養着，臨時再縱出來。……」

「因為這一所射圍離城很遠，皇帝們出了城，到這裏來，一路上已騎乘得很辛苦了，所以一進來必然先到這座宮殿上休息一回；當他在休息的時候，他的隨從便忙着給他整理馬匹，扣緊弓弦，並把所有的箭鏃一一磨洗。此外，還有皇帝隨身所帶的那柄寶劍，也得磨鍊磨鍊，使它保持最鋒利的常度，以備萬一要需用的時候，不致失效。」

「你們要知道，那時候的情形，和現在絕對不同；滿洲人無一不是勇猛慍悍，壯健耐戰，最注重的便是尚武精神；所以做一個領袖的人，要統治他的人民，也不能全仗空洞的文字，或巧妙的手段，必須具有一副精壯的筋骨，能够熟諳武藝，上得戰場。至少限度，也必須不比其他的任何一個人民更懦弱；換一句話說，就是他至少必須和他的人民一樣的壯健勇敢。爲着要表顯他自己確有這樣的資格起見，便不能不用射獵來做一種證明，因此他見了無論怎樣凶猛的老虎或豹子，都不能有半些畏縮的表示，否則那些隨同他行獵的人，便不免要私相竊笑了。這還祇是他的胆氣試驗，並不足以表顯他的弓馬的精熟，要試驗他的弓馬，鼪鼠便是一種最適宜的試驗品，因爲鼪鼠雖然很弱小，但它們的足力極強，跑起來比什麼東西都快，而且它的身子非常靈活，除非精於箭術的人，休想射得到它。如其有一個皇帝往往能够獵到鼪鼠，他的善射的聲名，必不難爲全國人所稱道了！至於那劍的運用却又不同了，尋常總是備而不用的，只有那些胆力委實極高，武藝委實極精的領袖，爲着要使他的人民誠心誠意的畏服他，才故意放棄了弓箭不用，特地馳馬過去，和一頭猛虎或一頭豹決戰於五步之內，盡量的顯出他的劍術來，不過這種情形，畢竟是很少的！」

太后上面的幾節話，祇給我們說明了帝皇們行獵的大概情形，和他們所以時常要行獵的原因；至

於怎樣才算演完一次行獵的詳細節目，她還沒有說到。我們不由都透着很焦急的神氣，於是她就說到正文上來了。

「待到皇帝們在這宮殿上休息了一回之後，他們的精神已經是完全充實了，而他的從人也在同時把應用的弓馬統統預備下了，於是他就站起身來，整整衣服，很迅速地跨上了馬背，一直馳向曠場中去。這時那些管虎豹的人已得到了暗示，便把木籬打開，讓那野獸衝出來；同時還有許多的人，在旁邊高聲吶喊，或用長槍大戟去撩撥它，務必使它受驚，或激起它的怒來。這些野獸最先必然是沒命的逃進林子中去，待它一進了林子，那些人——個個都穿着很鮮豔的獵裝，並帶着完備的武器。——便分頭趕進去，驅逐它出林。他們却並不和那野獸直接接戰，祇是用燃旺的爆竹丟將進去，乒乒乓乓的擾得野獸不敢再在林子中存身，便奮勇跳出了林來，正好就在那皇帝守候着的一面；這樣，就得有三支箭連繼的打那皇帝的弓上發射出來，如果這三支箭竟能悉數的射中，那野獸當然是死定了的，而這位皇帝的箭法，便從此可以博得精熟的美譽了！假使三箭之中，只中了一箭或兩箭，也算是很好的了；因為比較硬些的弓上所發出來的箭，往往只須一箭便可以把一頭老虎或豹子射死；不過也有一箭，或兩箭，甚至三箭還射不死它的時候，那末這個皇帝就得不顧了一切的危險，拔出劍來，衝上前去，務必將它殺死，然後可以歇手。」

說到這裡，太后爲着要使我們深信她所說的話一些沒有僞托的緣故，便隨手指出了幾件現實的鐵証來。那是懸掛在一口大櫥裡的許多武器。這口櫥是沒有門的，而且所處的位置很向陽，我們站在外面看，已能看得非常清楚：劍和箭大都是生鏽了，弓弦也爛毀了，但每一件東西上，都有很醒目的字跡鑿着，例如：「某某（領袖的名字）於某年某月某日以此劍手刃一虎」；或「某某於某年某月某日以此弓此箭獵獲一豹」；不過都是滿文，我們照理是看不懂的；幸而有一個熟習這種文字的女官給我們充翻譯，才得完全明瞭。太后對於這人所翻譯出來的字句也很注意，並有一種得意的神氣；原來她

與初也祇是隨意猜度，以爲這些兵器之所以很鄭重地收拾着的緣故，總不外乎是表彰先人的武略的意見，因此便忙着指點給我們看了，却不道她的猜度竟是完全對的，這樣她當然是很得意了！

在左面的一間屋子中，我又發現了一件奇怪的東西：那是兩個已經銹蝕得很難看的鐵環，環的圓心大概比最胖的人的手腕更大一些，這兩個環是用兩條並不連繫着的繩打屋樑上掛下來的，掛得和中等身材的人的肩膀一樣高。那兩條繩原來必然是很粗壯堅實的，現在是已經霉爛了，彷彿祇須用去輕輕一拉，便立即可以斷下來的模樣。它們中間的距離大約在一尺半左右，但是要拉得更闊一些也行，更狹一些也未嘗不可；因爲它們都不用什麼東西拴住的，祇是懸空的掛着。我向它們端相了好一會，實在想不出它們究竟還是一種裝飾物，還是一種用具，如其是用具，那末做什麼用呢？後來我不能再忍耐了，便恭恭敬敬地向太后請問。

她先朝着我很驕傲地一笑，這一笑之間，已很明顯地表示她對於這件奇怪的東西，因爲多看書或多聽人家談論的關係，確已有了真切的認識了；於是我就很注意地肅立而待，準備接受她的大教。

「這東西當然是有它的用處的！」她這第一句話總算先給我指示明白這是一種用具，不是一種裝飾品。「但要說明它的用處，却非得先到後面去瞧一瞧不可！」

說着，她就向那看管這射圃的人——也算是一位官員——揮手示意，這人忙搶上幾步，走近那後戶邊去，伸手取掉了門上的扣子，把兩扇門一齊推開了，他自己又側着身子退了下去。我們的眼前，便湧現出一片長方形的空地來，它的盡頭，離我們所站的地方，足有三四十丈路遠，對面是一座絕高絕大的石牆，兩邊種着少許的樹木，和幾座小房子，想必就是看管這射圃的人的住屋。正中乃是一條五六丈寬闊的不鋪石子的甬道；光前必是很平坦的，現在已長着很多的野草了。打距離十多丈路的地方起，便有許多的竹桿，高高矮矮地直立着；最高的比一個人還高，最低的離地面只有半尺的模樣。而這些竹桿本身的粗細，也各各不同：最粗的比人臂還粗，最細的却祇有大拇指那樣大小。它們的式

樣，更是奇特到了極點：有的是筆直的，有的是彎曲的，有的是頂上削尖的，有的是結着一個圈兒。它們的距離，也是絕不一律，從十來丈遠近的地方起始，一直到最盡頭的那堵白牆邊止，遠遠近近的都有。我們看了，簡直莫名其妙，大家祇有瞪出了一雙眸子發呆的份兒，要問也不知從何問起！

「這便是箭道！那些豎立着的竹桿，都是練習射箭的人所用的箭靶。」於是太后自動給我們解說了。「歷朝的皇帝和隨侍他們行獵的近臣，都得常到這裏來練習，各人輪流着射，每次連射三箭；而每次又必各自認定一枝不同的竹桿做標的物，務求三箭都能射中。大概這些竹桿之中，距離遠的，以及太高的，太矮的，或彎曲的，便比較不容易射；必須先從近的，直的，不高不低的練起，由易而難，逐漸的進步。及至練習到無論那一支竹桿都可以接連射中三箭，這個人的箭術，便算已到絕頂了；行獵時的成績，無疑地是非常優良的了！而他的聲名，也必將傳遍一國，爲人所景仰。」

我們並沒有走上那箭道上去，祇是站在門邊遠遠地張望着；而我們背後那兩個用繩子懸空地掛着的鐵環，和這兩扇門，大概不過相距三四步路的地位，正對着這個門框的中央。太后便旋過身來，指着兩個鐵環說道：

這是專門給初學射箭的人所備的！因爲要求射出去的箭能夠有準確的方向，第一便不可不講究射箭的姿勢；而要講究射箭的姿勢，又必先注意兩條臂膀的部位，既不可太高，更不能太低，也就是必須使那張弓擊得恰到好處。話雖然很簡單，學習起來，却委實非常不易，而且又不是教師們口頭所能教導得會的，必須本人自己下苦工；要下苦工，這兩個懸空的鐵環便是一件絕好的輔助品！每個學習弓箭的人，不借重它們是不能希望有進步的！理由是人的肩膀極容易活動，舉弓的時候，往往不免太高，太低，或偏側，不能永遠保持着適當的位置，於是起手學習，就用這兩個鐵環來範制他，先將兩手從鐵環中穿過去，恰好使他的肩膀給鐵環吊起，同時在旁指導的人，更酌量了他的身材的長短，把那兩條繫着環的繩或是拉高些，或是放下些，總是弄到恰巧適宜爲度，然後再把弓箭投給他，讓他

就在這兩個鐵環的牽制之下，一次一次的學習。箭就從這後戶中穿出去，落到箭道上；最初祇是毫無目標的亂射，但求他的姿勢能够準確而已，待過了相當的時日之後，他的姿勢已因久受鐵環的束縛而由習成慣爲自然了，這樣，他就得脫離了鐵環，走上箭道來，專心學習有箭靶的射法了。你們大概都不會想到學射箭竟得下這樣的苦功！」

這又是一課我們向來所不會聽到過的新功課！我真不由暗暗地佩服太后的見多識廣了！後來她自已告訴我，她之所以能獲得這些零星夾雜的知識，全在多看書，可見看書正是一種最良好的習慣。

接着，我們又回到了正中的一間小小的便殿上來，太后已準備歸座休息了；忽然又給她瞧了一頭形態很生動的木馬，在一個不很明亮的牆角裏兀立着。它的大小高低，和真正的活馬一般無二，四條腿像生着根一般的深深地植在磚土之下；它的背上，也有一副完整的馬鞍，鞍上釘着無數的發光的金屬帽釘。——或許從前也是釘的寶石，後來才掉換的。——她先是似乎很詫異，便急着走過去仔細察看了一回，慢慢地點着頭，表示她已經領悟了；可是我們却還理會不出它的作用來，光緒是始終懶洋洋地絕不注意。於是太后的話匣子又開了。

「一個行獵的人所最不可缺少的技能就是箭術和騎術，關於箭術的學習，方才我們已經見過了；現在，這一匹木馬便是專門供給練習騎術用的！因爲騎術中最主要又是最不容易學習的乃是上馬的迅速和敏捷。譬如我們遇見了一頭野獸，射中了它一箭或兩箭，它已經倒在地上了，似乎它已經是死了，我們便少不得要馳馬過去看一看，它却依舊躺着不動，這樣我們總以爲是可以下馬去剝取它的皮或把它細綁起來帶走了；不料才下馬，它卻又跳起來了，這時候，我們就不能不用最純熟的身法，一躍上馬，否則就會中它的狡計而喪命。所以，我們過去的許多領袖，時常要到這裡來利用這匹木馬練習上馬的身法；往往繼續不斷的練上好幾個時辰，累得混身大汗，才肯歇息。」

這又是一節極難得到的專門學識，我們聽了，都覺得很有趣味；無數的視線，齊集中在那一頭久

積塵垢，今天才草草地打掃過的木馬的身上，而太后是格外的揚揚自得了。

把從前人這種艱苦勇武的生活，和現在的皇宮中的生活來互相比較，真不知道要有多少的差別；幾乎使我們不能相信從前的滿洲的統治者真能這樣的耐苦奮鬥！其實倒是一些不假的！不但領袖的人如此，凡宮內所有的一切皇親國戚，大臣近侍，可說是沒一個不是天天在這種生活中鍛鍊磨勵着的；到此刻，幾百年來的奢侈的中土生活，已完全把我們軟化了。

其時，我們已把這三間小小的宮殿全參觀到了，便仍由太后領導着，走到了外面的廣場上去。這一片廣場上，在從前差不多是天天有人在這裡憑着他的胆氣和勇力，跟那些爪牙犀利的野獸們性命相搏；現在呢，已變爲一片全無用處的荒地了。可是場的西邊的一帶森林，却是鬱鬱蒼蒼的更茂盛了；高大的樹影，在地上晃動着，險些使我們懷疑裏面將有什麼野獸衝出來了。太后抬着頭，往四面隨意眺望了一回，彷彿很感慨地嘆了一口氣。

當我們決定要上這裏來之前，太后曾在盛京的宮院中說過一段關於這一日的紀念史的大略，而且還允許我們在見到了這裡的一座森林後，再把詳細的情形告訴我們；現在，我們是已經到了這座森林的前面來了，於是她的預約也實踐了！她說：

「幾百年前，我們滿洲人還是一個很小的部落咧！可是那時候的一位領袖，却有非常偉大的魄力，和勇武的精神，他不能滿足於一個酋長式的生活，於是他便處心積慮的計劃着，要把附近的許多部落，一齊併吞起來，合爲一個堅強富足的國家。他先自埋頭苦幹，積極的準備工夫；後來他瞧時機已經到了，便突然發動。可是附近的那些部落，一時那裡就肯低頭降服；因此，猛烈的戰爭便開始了。勇士的熱血和頭顱，不斷的在疆場上流着，犧牲着，而每次的勝利，總是屬於我們的，眼見我們的土地，已逐漸展開了，勢力也逐漸擴張了。不料在某一次的出征中，這一位能征慣戰的領袖竟中了敵人的狡計，使他和一小部份的戰士，被圍困在像這樣大的一片森林中，那情形是的確危險極了，救

兵還不知道什麼時候可到，敵人的包圍是一層一層的增加了，但他一些不害怕，始終不會預備屈服，他決心要繼續這奮鬥，以致於剩最後的一兵一卒，還是要奮鬥。可是到這一天上，他們的糧食已快沒有了。大家只能把殘餘的冷飯，採些野生的蔬菜夾着吃下去。第二天，他終於是得救了。後來我們的每一代的統治者爲紀念先人的勇武刻苦，不屈不撓的精神起見，到這一天上，總得舉行一個特別的儀式：這個儀式是非常簡單的，只須吃一些用不會煮熟的山東膠菜捲起來的冷飯便行了！」

說着，她就向李蓮英做了一個手勢，李蓮英忙來不及的打發一班小太監去捧來了幾個很大的食匣。本來，這時候已到午飯的時候了，我於是知道今天的一次午飯，將有異味嘗到了。但是我們却並不真吃冷飯，太后又給我們解釋道：

「不過這究竟是一種儀式，我們的意思，只在追憶祖德；所以在好久以前，早就定下了一個變通的辦法，並不真用冷飯，而用旁的冷食來作爲一種替代品。」

於是我們都忙着要瞧那食匣裏面究竟是裝的什麼東西。待打開來一瞧，原來是好幾碟已經洗淨而不會煮過的山東生菜，它們的葉子都很闊大，顏色又很白嫩，想來滋味是不會錯的，另外還有幾碟肉醬。太后第一個先自取起了一葉生菜，又吩咐張德把那肉醬端起來，讓她自己揀了一些，放在菜上，用手指捲成了圓筒形的一捲，慢慢地咀嚼着。我們都已瞧得很眼紅了，待到她說了一聲「你們也吃吧，」便急急動手，來不及的張口大嚼。啊！滋味真是好極了！生菜既肥嫩，而那肉醬中又因有雞肉和鴿子肉和着的緣故，真比任何一種肉醬的滋味更鮮；加以我們從清早起，忙忙碌碌的玩了這麼許久，又在新鮮的空氣中徜徉着，胃口不覺大開而特開，因此格外覺得這一餐冷食的滋味，真是不可形容的鮮美了！

這一天，總算和昨天玩狐仙塔一般的滿意而歸。在太后自己，像這樣有興味的假日。也是很少的；而對於我們，那是更屬難得，尤其是因爲她老人家一高興，臉上常帶着笑，我們也就覺得好過日子得多了！



## 二二 抵犢情深

當太后在計劃着要上奉天來之前，她就懷着一個很大的願望，打算把奉天作爲一處中途轉運站；這就是說，她計劃中的東幸的終點站，並不是奉天，雖然京奉鐵路的軌道只到奉天爲止，但她還想捨掉了火車，另用別的交通器具，繼續東進，一直到長白山和松花江那邊才歇住。因爲我們滿洲人的最初的發源地，便在那邊啊！然而計劃終究祇是計劃，事實上待我們到了奉天以後，就從不會再望前走過一步，好像已有什麼東西把我們的腿兒全拴住了；而其中最大的阻礙，便是太后的過於迷信。她以爲無論那一個人要出門去遠遊，最先必須選擇好的日子，然後才可趨吉避凶，一路平安的回來。

她從北京出發，當然也是揀好了吉利的日子才啓程的。如今到了奉天，一連玩過幾日，便把原定要遊覽的各處名勝全走遍了，於是她便急着要繼續東進，而同時却又不能放棄揀好日子的主張。要揀好日子就不得不請教欽天監裏的那些官員，雖然向在京內主持欽天監中一切事務的那位王爺這次並未隨駕同來，但在從前時候，讀書人往往都懂得幾分卜易星相的學問，所以欽天監裏的官員照例也是很多的，這次已有兩位隨着我們一起同來，也算是隨駕大臣——慶善和助齡——的屬員之一。這一天的早上，太后便吩咐李蓮英去把他們召進宮來，教他們當場一同用心研究推算，究竟是那一個日子對於聖駕繼續東行最爲吉利。他們再拜奉命之下，便並立在御座的前面，取出隨帶的曆書和筆硯來十分鄭重地推算着。太后也正襟危坐，靜心等候他們的答復。我其時恰好也在太后的背後侍立着，目擊他們在做這種徒然浪費光陰的勾當，不禁暗暗好笑，而且還非常的着急，深恐他們會推算出不好的結果來。因爲我對於長白山松花江那邊的景象，實在比太后傾慕得更厲害，早就想前去遊覽一番，無奈沒有機會；這一次已到了奉天，又碰着太后也高興，所以格外的興奮着要去，而惟恐這兩位欽天監的老爺給我

們搗亂了！尤其使我悠然神往的是一段載在某一冊稗史上的記述，它把我們的始祖出生的歷史，形容得像神話一樣的荒誕動聽。它說：

「在歷史上所不能查考的日期以前，長白山附近的原野裏，流着一條水清可鑑的小溪，細而密的波紋，在給太陽光照着的當兒，真像銀魚身上的鱗甲一樣美麗。有一個初夏的早上，天氣是特別的熱，臨溪人家一位素著艷名的閨女便獨自跳到這溪中來游泳，正當浮沉之際，忽見碧綠的水面上，有一顆鮮紅可愛的櫻桃在浮動；她瞧得好玩，忙趕過去把它撈起來，一口吞了下去。這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她自己也全不會注意；不料隔了幾個月，她的肚子竟漸漸地大起來了，人家都笑她是不嫁而孕，紛紛地議論着。祇有她的父母知道她平日的行爲很端正，不信她真有什麼可恥的私情；但她實在是懷孕，後來終於生出了一個很肥壯的男孩子來。這個男孩子便是所有的滿洲人的始祖！……」

這一節故事雖是從不會經人證實過，但信以爲真的人却也不少；就像我們自己當然是不致再會上那做書人的當的，可是我們滿洲人的發源地，根據史乘所載，確乎就在那白山黑水之間，也是一樁無可否認的事實。所以我極想能够身歷其境的去走一遭。當我在靜待着那兩位欽天監老爺給我們推算黃道吉日的時候，我的一顆心險兒要從腔子裏跳出來了。

然而結果祇是失望！他們所給予太后的答復雖不會說我們是絕對的不利於繼續再望東進，祇是給我們立了一個限制；而這個限制却已無形中把我們所懷的滿腔熱望判定了無可變更的死刑。

「太后，依奴才們推算的結果，從今天起，至早得再隔十六天工夫，聖駕才可以繼續望東北去。」這就是那兩位天文學家兼命相學家的答復。「這是奴才們根據了太后的萬壽節的年月日時而推算出來的，同時也會注意到天上的星象，和值年諸神的方位，所以是很準確的！聖駕如能在十六日後啓行，那末一定是大吉大利，毫無顧慮了！」

太后聽了，便皺着眉頭，默默地尋思了一回。

「這樣說起來，我們是萬萬等不及的了！」她說話時的聲音，很清楚地告訴我們這兩位欽天監老爺所推算出來的結果，也同樣的使她感到非常的失望；無奈她總不肯打破自己的迷信。（我想萬一她因爲某種特殊的緣故，驀地起了一個決心，不顧一切，毅然繼續東進，那是多麼僥倖啊！）因爲等不到那個時候，皇上就要趕回京去主持祭奠太廟的大典了」

當太后在這樣感嘆的時候，光緒也和我們一起在旁邊站着，他聽到末了一句，便忍不住把他的肩膀微微往上一聳，彷彿是十分不願意聽的意思。真的，這位政治犯式的皇帝的見解可委實不錯！他是一向反對燃香禮佛，祀天祭祖的一套無聊的勾當的！他尤其不贊成把許多的精神，時間，財力去用在紀念或追祭那些已死的祖宗的禮節上。這種思想，在那時候的一般貴族裏頭，真可說是絕無僅有的了！這天散值之後，他又找了一個沒有人瞧見的機會，悄悄地向我說道：

「我們既然是管着一個國家的事情，我們就不能把大部份的時間去費在那樣一些沒有實益的祭祀上面；應該移轉目光，用全力來建設一個强有力的海陸軍，才是理所應有。記得前幾天，我們一起去逛狐仙塔的時候，老佛爺曾經有過一番教訓給你，你大概也還不會忘記吧？你不妨老實告訴我，你究竟能不能信服？」

他所說的就是指點那天我在狐仙塔裏偶一不慎，竟在太后面前公然的對那青狐大仙表示出不信任來，以致於受太后的斥責的一回事。——其實，這一回事已在我的腦神經上留着很深的痕跡，我那裡會忘記呢？

「那一回事吧？老佛爺也不過教我磕了幾個頭而已！」關於破除迷信的一點，我和光緒的意見實在是相同的，但我爲避免發生什麼意外的不幸事件起見，不願作過分露骨表示，只得用一種富於外交家的氣息的圓活詞調來答復他。「除此以外，其實我也不能再有旁的表示了！不知皇上以爲怎樣？」

「這都是迷信得可笑的奇談！」光緒倒一些不肯含蓄。因爲他知道在宮中所有的一起人物裡頭，

不論上下，不論尊卑，差不多沒有一個不要把他的言語行動去密告太后的；連隆裕也不可靠。其中只有一個人例外，這人就是我。所以他肯放胆的向我直說。「去年，還有一件事情，也許你是不會知道的。就是當祭太廟的那一日，我彷彿是才聽到了一件比較有趣味的新聞，心上不免比往常要興奮一些；於是在祭禮告終的時候，我故意站到香案前去，挺着身子，舉起右手，行了一個外國人所習用的敬禮，同時還說了一句「老祖宗，請你瞧瞧外國人的敬禮。可好不好？」這原是自己引自己笑笑的意思，對於祖宗並未褻辱，要是他們真有靈的話，也斷乎不致見罪。可是站在我近旁的幾個太監卻一早聽到了，光是給他們聽見，實在還是不妨的，偏是天下真有那樣湊巧的事情，就在這一天晚上，大概總是在白天裡所燃的香燭沒有完全熄滅的緣故，竟死灰復燃的延燒起來，待到看守的人發覺時，太廟的一角已着火了，幸而人手衆多，拼命的灌救，才把這一座重要的建築物保留住了。這樣一來，那些迷信心最重的太監便紛紛議論起來了；最後，就有人把我在太廟中的行動，一起去告訴了李蓮英。這個人當然是決不肯省事的！他就悄悄地告訴太后道：「這一場火是起得很古怪的！據說：皇上在祭奠的時候，竟學着外國兵的樣子，行了一個舉手禮，無怪老祖宗們要動氣了！」於是太后便勃然大怒起來，立刻將我很嚴厲的訓斥了一頓；好像這一次太廟的起火，全是我的過失。你道這不是笑話嗎？」

這一次的事情我倒並不會聽人說起過，但我也未便作什麼評斷，祇能以微笑作爲下場的辦法。

太后的脾氣實在好算是非常古怪的！無論做什麼事情，總是免不掉要後悔的。她雖然已聽信了那兩位欽天監的官員的話，決意把繼續東進的計劃打銷了，但她內心上却萬分的渴慕着白山黑水間的景物。深深地懊悔不該多此一番推算。更懷疑他們的推算不一定是準確的，也許明天就是最吉利的日子，覺不白白地錯過了？然而她那裡敢冒此大險（？）呢？就爲着她既不敢冒險前進，又不能忘情於原定的計劃，她自己便大大的感到了一種不可形容的煩惱；又因她一人的煩惱，而影響了合宮的人，使我們都感覺到極度的無聊和不安。整個的盛京古宮，已給一重憂鬱的空氣所籠罩住了；我想在我們回京

之前，快樂的景象是不能再見到的了！

第二天，這一重憂鬱的空氣顯然是格外的濃厚了，因為這一日就是老佛爺的愛子——同治——的生忌；而他一生所有的紀念品，又恰好都在奉天，所以這一個忌辰的印象，便分外比往年來得深了！可是宮內却照例並不舉行什麼儀式。原來這中間也有一層特殊的理由的：因為太后是此刻的一宮的領袖，在她老人家不會升遐之前，同治雖是一個在先的領袖，却依舊還是小輩不能算他是祖先；而依宮中的法例，除掉祖先以外，一切已死的人，都不能單獨的享受祭奠的。

於是每次逢到同治的生辰或駕崩的日子，所用以紀念他的，只是合宮的一切人，一齊靜默起來，並停止娛樂，以示哀悼。這一天，大家當然又得照例的做上十幾個鐘頭的啞吧。太后自己也整日的靜坐着，非萬不得已絕不開口，她的足跡簡直從不會走出那大殿；臉上滿堆着一派陰沉愁苦的顏色，使我們見了，都覺得非常擔心，惟恐她在這種懊惱煩悶的情狀之下，再遇到什麼不如意的事情，那可真教我們不能過日子了！我這一天的地位是格外的危險，因為不巧得很，正湊着輪到我服侍太后的日子。起初我真有些擔心，幸而我的運氣還不壞，始終沒有發生過什麼事，她只得把關於同治的許多很瑣屑的事情，隨便和我講講。

「他的儀表的大方和華貴，真是人世間所不易見到的！」她很溫和地說着，這種聲音是平常所極不容易聽到的，「相貌的好看，還是不值得稱道的事情，最難能可貴的是他的孝順和守禮。我至今還是很清楚地記着一件事情；有一年的初夏，御園中所種的幾枝桃樹上長着的桃子，已有不少是成熟了。他隨着一班太監，正在園裏閒逛，逛到桃樹的下面，他見到了那些鮮紅肥大的桃兒，不禁很羨慕。太監們爲着要討好於他起見，忙想法子給他摘了幾顆下來，大家以爲他一拿到手，便要張口大嚼了；不料他只把自己的手在桃兒上撫摩了一回，並不立即就吃。太監們不由都很詫異，爭着問他爲什麼摘下來了又不吃呢？他儘是笑，並不就答復他們；只教一個人給他捧着那些桃兒，直望我們的宮中來，

說是園中的桃兒熟了，特地摘來獻給父母的。我就問他：「你何不先嘗個新呢？」他就恭恭敬敬地，答：「這是時鮮的菓兒，必須讓父皇和母后先吃了，孩兒才敢喫。」你想！他是多麼的聰明守禮啊！而其時他還祇是一個十歲的小孩子哪！」

她說了這一段值得回憶的往事之後，心上是格外的傷感了；她的眸子裡已充滿着兩眶的苦淚，好半晌不能再繼續說話。

「我們雖然是始終非常的愛護他，但畢竟仍給他鑄了一個大錯；就是替他錯配了一個妻子。」（即指嘉順皇后阿魯特氏，后爲承恩公崇文山尙書之女，卒諡孝哲。）太后一提到這事，便立即變換了一種很憤懣的態度，說話也不像先前那樣的溫和了。「然而我們怎麼知道呢？她的外貌一般也長得非正常端正秀麗啊！誰想到她的性格是那樣的拙劣！她對於我們只當敵人一般仇視着，從不會有過絲毫的好感。」

依照普通人家的情形而論，婆婆和媳婦往往是家庭中最不易調和的對敵份子，而且理由總是非常複雜，不易研究的。就像慈禧太后和嘉順皇后的不睦，差不多久已成爲一件公開的事實，但所以不睦的理由，却又傳說紛紜，莫衷一是。據我所知道的是爲着嘉順根本瞧不起慈禧的緣故。她爲什麼要瞧不起她丈夫的母親呢？實在是因爲她在未進宮之前，早已知道慈禧年輕時曾經和榮祿發生過戀愛關係的秘密，不免就存着輕視之心意。尤其是當咸豐升天之後，太后便馬上把榮祿的官職擢升起來的一回事。——其實太后雖把榮祿升了官，但他們依舊是不能接近的，連握手的機會也可以說是絕對的沒有。

——更使嘉順心中不滿；她認爲一個母儀天下的女人，除掉自己的丈夫之外，無論如何，決不能再對別的男人發生什麼情感。於是太后在她的心目中，便看做是一個不值得尊敬的人了！（譯者按：這一節敘述，新奇固然很新奇，但可信的成分，是很低的；容齡郡主爲本書所寫的序文中，已特別加以糾正了。至於嘉順皇后和慈禧太后不睦的原因，在胡思敬所著的國聞備乘中，記載得很清楚。有一段說：

「毅皇后（即嘉順）之立，慈安主之，非孝欽（即慈禧）意也。慈安既薨，孝欽益憐愛慧妃，（妃爲鳳秀之女，同治選婚時，慈禧即欲立之而未果。）諭帝宜加禮遇，無事不得輒至中宮。穆宗（即同治）重違兩母后意，恆獨宿宮中，鬱鬱不樂，奸人遂誘之遊幸民間。后嘗書「戒嬉」兩字，榜於座隅，以規穆宗，海內皆知其賢。穆宗垂危，后入宮問疾，孝欽惡其不先自己，詰責甚厲，后憤然曰：「妾乘鳳輦從大清門入，天下皆知；今入宮問皇帝疾，有何罪名？而勞太后詰問！」孝欽疑后有意諷己，遂大詬曰：「婢子，汝以我爲未嘗入大清門乎？汝由我而入，安知不由我而出！」穆宗崩，遂不爲立嗣，逼之自殺。」這一段話大概是可靠的，因特爲錄出，讀者看了，再閱下文，便不致沒有頭腦了。）

「我們所受的痛苦，真是一言難盡！」太后接着又說道：「更因體面的關係，不得不隱忍，一直到她自己尋了短見，我們這才像重見天日似的解脫了！」

不錯，同治后的死，委實是人人皆知是出於自殺的，所以太后自己也認爲無庸再諱飾了；我並且還聽人家說，太后因爲平日素不滿意於同治后的緣故，竟在同治死去之後，故意的諷刺她，說什麼一個真正賢淑的妻子就該殉夫同死，不應苟且偷生，於是同治后便不能不死了。（譯者按：孝哲之死，慈禧實以全力逼之，非僅冷嘲熱諷而已。費行簡「慈禧傳信錄」載之甚詳。大致謂：慈禧嘗於喪次當衆辱孝哲，並手批其頰，后出，夜竟投鏝死。）無論這事的原委究竟怎樣，總之同治后的確是自盡的，當她自盡的時候，腹中所懷的孕已將滿十個月了，同治所留的一點骨肉，便隨着一同犧牲了。（譯者按：同治后有孕一節，實屬不確，大致當時之人，悉爲后不平，並深憤慈禧之專橫，故特創是說，以增慈禧之罪。惟英人白克好司所作「慈禧外紀」中，亦有此說，見者多以奇談目之。）這個未出世的小孩子雖然還沒有人知道他到底是男是女，可是萬一是男的話，那末在他出世之後，同治后必將被尊爲太后，而我們的老佛爺便不能再有像如今這樣好的地位和這樣高的權勢了；所以這個未出世的小

孩子的隨着他母親而夭折，對於老佛爺真是一件無上便宜的事！寫到這裏，我不禁又聯想起四個可憐的中年婦人來，她們差不多是生活在別一個世界裏的，從不有人注意她們。也許她們根本也從不能見到什麼人。她們雖然跟我們一起住在皇宮以內，但她們是像囚犯似的永遠被禁在一座很冷僻的宮院以內的，終年不准走到外面來。依我的推測，除掉死亡之外，她們是不能再和外面這個世界接觸了。那末她們究竟是怎樣的人物呢？原來她們就是同治帝的妃子，當同治帝歸天的時候，她們都還是綠鬢紅顏的少女咧；太后偏不肯放她們出去，但又不願見她們，以免觸起她思念同治的愁緒，於是便把她們活葬一般的鎖閉在深宮以內，直至如今。

「要是我們的孩子還活着的話。」太后的聲音又和軟起來了。「我想憑他的那樣聰明果敢，必然大有作爲。我們的國家在他那樣一個賢能的人君的統治之下，也必不致如此糟法！……屈指算起來，到今天，他已有五十六歲了。」

原來同治是在公曆一八四七年生的，隔了十四年，他的老子——咸豐——便死了，他就在太后的披護之下，繼承大統；那時他名爲十四歲，其實只有十三歲零，無怪我們前天在那些古宮裏所見的一襲他在加冕時候穿的龍袍竟是這樣短小了！

太后雖然勉強還在和我說話，但她的心上真是憂鬱極了；而且每當她在這樣憂鬱的時候，她的性氣是格外的變得壞了。我們偷眼看她，真有一種不能形容的威嚴，教人見了，不免會驚出一身冷汗來。當時幸而外面一切都很安靜，我們也沒有什麼足以觸惱她的行動，那末她就會獨自默默地坐上半天或一天，無論什麼人，她都像不會在眼裏看見一樣；如其有什麼事情惱了她，這便不得開交了！不管是怎樣一件無關緊要的小事，她都不肯干休，必然要大發雷霆，鬧得合宮不安，而且這樣一來，她一定會把這個人，或這件東西恨到了底，雖隔三年二載，還是耿耿於心的記着。大概女人家的怨毒之心總要比男人家來得堅韌持久一些，而太后是尤其不肯輕放人家。譬如像此刻，她老人家正在和我講論



同治的事情，這時候她所說的話真好算是句句出自肺腑，而她的態度更是無限的鄭重懇摯，要是我並不用十分關切，十分感動的神情來傾聽着，或隨便做一些足以使她不快的行動，那就不用想再望她能饒恕我了！即使我把我一生的時間全用來贖罪，一刻不離的在她的足跟下長跪着，她也斷斷不肯寬放我的！如此說來，她不就成了一個可怕的瘋人了嗎？不，不，別人也許未能瞭解她的真性情，但至少已在感覺上領會了她的性格之所以如此特別的緣故，實在是有一種推動力的；這種推動力是什麼呢？這可以用兩個字來解釋的，便是「痛苦」。

誠然，她的地位，她的權勢，以及她的一切物質上的享受可說是儘足以使她快樂了，但她的內心的痛苦，怎樣補救呢？統計她的一生中，差不多是充滿這種種的不如意，和艱難辛酸之事。當她妙年的時候，正像一朵將開的鮮花一樣，很妍麗，很活潑，而且她的一顆心已很滿足地傾注在榮祿的身上了，不料驀地竟被選進宮來，做了咸豐的妃子，硬生生的把她的心上人拋在一邊，這已是很够傷心的了！再加咸豐又是一個非常昏庸粗魯的人，一些也不懂得向她溫存，老是抱着博愛的主義，見了畧有幾分姿色的女子，便個個都要收幸，因此竟沒有什麼時間來用在她身上了。他所給予她的安慰是什麼呢？祇有一個兒子，而這個兒子偏又在弱冠之年便夭折了。

一想起這些事情，她還能有一些樂觀嗎？想到後來，她的腦神經顯然是已被愁悶，痛苦，失望，憂鬱等等的印象全部包圍起來了，更無怪我們合宮的人，個個都戰戰兢兢，提心吊胆的忙竭力把自己約束着了！這一天上，居然還給我抽出了一些空工夫來，我得了這機會，便忙着奔到那收藏着同治帝的遺物的古宮裏去；我的意思就是想看看前幾天太后親自帶去的一隻有自己會轉動的眼珠和舌頭的小泥兔，有沒有放還到原處來。我找了半晌，却不見影蹤，這當然是太后已把這一件同治的恩物用心收藏起來；大致當我們不在她跟前的時候，她不免還要拿出來看看或撫摩咧！

這一天的工夫，也不知道是怎樣消磨過去的，後來黑夜終於是到臨了；日間籠罩在這整個古宮中

的一重憂鬱的空氣，至此便尤覺深沉濃厚了！天彷彿比往常壓低了許多，人的喘息也愈感費力。更有一件很湊巧的事，倒像是老天故意要恐嚇太后，使她死心塌地的信服那兩個欽天監官員的預言；那便是一陣陡然而起的北風，很猛烈地在宮外吹括着，怒吼着，搖撼得那些窗戶也格格地響了。將到晚餐時候，我的服務時刻已滿，而我的精神和軀體也已同感疲乏，便辭別了太后，忽忽退出，先在我們的寢室前面的一條長廊裏倚欄憑眺着，打算吸一些清涼的空氣；不料那些紫色和白色的丁香花，給大風一吹枝枝都在空中瘋狂似的曳蕩着，因此它們所有的那一股令人難聞的氣息，也越發覺得濃烈了，竟使我連帶的想起了死的氣息來！

我仍竭力忍耐着，不就退回寢室中去；靜悄悄地看那些太監們在一片黑暗中，像鬼影似的幢幢地往來着。過了一回，又看他們那些古怪的角燈，一盞一盞地燃旺起來；於是一派神秘的黃色的光芒，便到處透露出來了。一陣風吹過，燈便不住的擺動，這些光也就隨着晃動起來，使我不禁又涉想到神怪的故事上去。最難聽的是風打廊下吹過，在兩面的簷角上所發出來的一種嘯聲。在這些簷角下的橫板上，原是有許多圖案畫漆着的，這些畫上所繪的飛龍啊，麒麟啊，獅子啊，在白天裏看起來，還不覺得如何可怕；這時候，給半明半滅的燭光一照耀，便都像已經活過來了，每一頭的東西，全張着血盆似的大口，蠢然欲動，我想萬一它們真從畫上跳下來的話，我們這一起人，豈能倖逃讒吻？

這些古宮中本來已是非常的幽寂陰森，如今是格外的不像一處生人所居的樂土了；我覺得我們如其再在這裏住下去，這情形可真危險了，而且這種危險的程度，必將一刻一刻的增加起來，到最後，將有什麼變化，却不是我所敢預料的了。

夜漸漸深了，所有的人已大半歸寢，而在中間那一座寂寞的正殿裏，却有一個老年的婦人，獨自在捧着一頭泥製的小白兔，黯然長嘆。

## 二二 梨園別部

照宮中的習慣，雖然不是明定的法制，逢到每月的朔望兩日，照例是要唱一次戲的，這些戲的脚本有許多就是太后自己所編的；原來太后對於中國的古劇認識得也很深切，再加她的文學本來也有相當的根底，所以要寫些劇本，實在不是一件難事！宮中唱戲原也算是家庭娛樂的一種，故除元旦，元宵，和萬壽節等大日子，難得召幾班外面的伶人進宮演唱之外，平常日子都是由一班太監擔任的，他們也都曾下過一番苦工，能戲極多，有幾個傑出人才的技藝，反比外面的伶人更好，這是太后久已引為快事的。

僥倖得很！太后為着追念同治而傷感，以致於使整個的古宮籠罩在一片愁雲慘霧之下的第二天，恰巧是月半，正該輪到唱戲的日子。往常每當朔望的前一日，太后多半是預先會把明天要唱的戲點定了吩咐下去的；而且她所點的戲，往往老是那麼幾齣。這幾齣當然就是她老人家所最愛聽的，她雖連續的一次、五次、十次的聽下去，也不會覺得厭煩的；這中間，自然又要算她本人新編的戲佔多數。因此外面的人——包括一切王公大臣——雖從沒有機會聽到太后所編的戲，而我們這幾個，却無不聽得十分爛熟，連字句也背得出來，甚至已經聽厭了，巴不得太后不要再點出來；因為我們所最愛聽的戲，終究還是那些原有的老戲。這些老戲不但是歷史悠久，而且無論那一處的戲子，都有相類的脚本，祇是演員所用的方言不同而已；它們的所以能流傳得久且廣，當然自有一種引人入勝之處！

我上面不是已經說過，每當太后有什麼不快的感覺時，合宮的人便連帶的會發愁起來了；所以我們總是要盡力的設法使她快活，尤其是在這些氣象陰森的盛京古宮中，我們倘若再不在精神上找些適當的調劑，真是變為生趣索然了！因此，當我想到今天是月半，照例應該唱戲的時候，我心上真覺

得高興極了。

「老佛爺！」這一天的早上，我雖然瞧她的臉色尚不十分溫和，但爲着要揭去這一重濃厚的愁霧起見，我竟極大胆地向她說道：「今天又是月半了！我們不是應該唱一次戲嗎？依奴才的意思，如其讓這裡的老祖宗們也見見我們那些熱鬧的玩意兒，使他們知道如今的天下，還是跟先前一般的昇平安樂，可不是一種很好的孝敬嗎？再者，我們在這裡既不再有什麼好去處可以出去玩，那末光是枯坐着，也太氣悶啦！唱戲倒是最好不過的消遣。」

太后聽了我的話，居然露出了一絲笑意，並把頭微微點了一點。

「不錯！你這個主意確是好的！就依你吧！」她便絕不遲疑的核准了我的建議。

「那末，請老佛爺吩咐，今天該唱那幾齣戲呢？」我的冒險的嘗試既已成功，胆子便格外大了，爽快催她點起戲來。

「我沒有什麼成見，就把你所愛聽的戲點一兩齣出來吧！」她的笑意漸漸地透露了。

這真是一個特殊的恩典啊！原來每次唱戲，所有的節目十九都是太后自己指定的，不但我們這些女官從不會享過這樣特權，便是光緒，隆裕，以及一般公主，福晉之類，也是很難得輪到有奉太后懿旨點戲的機會；因爲這也是表示寵眷的意思，決不是隨便什麼人可以盼望得到的！如其有人輪到了點戲那真和臉上裝了金一樣，大家都會非常艷羨着他了。不過有利必有弊，拆穿了說，這個差使榮耀固然很榮耀，而肩膀上所担的責任却也不輕呢！第一是你所點的戲必須沒有什麼犯諱，或於當時的情形不盡適宜的地方；第二便是必須博得太后的愛聽。第一點比較還容易，只須稍微想得周到一些，便不致有什麼問題啦！第二點可就大大的不容易了！然而萬一你所點的戲竟不能引起她的興趣，這事情便糟了，你所受的羞辱和窘迫，將十倍於你所受的虛榮。想來真是很可慮的！尤其是這幾日，太后的性氣很不好，已使合官的人都覺得難以度日，假使再觸惱了她，大家還好說什麼話呢？況且我們不久就

要回京去了，誰都望在離開奉天之前，不要再留下一些不良的印象；於是我就格外的感到困難了。

此刻我雖然要想辭謝這個點戲的差使，也已不行了；因為方才提議唱戲的人便是我，我不點還教誰點？這真可說是作法自斃了！但我明知懊悔已經不及，只得盡量利用我的腦筋，左思右想的考慮了約莫有七八分鐘模樣；幸而太后也體諒我，知道我是在拚命的搜索枯腸，也就不忍催促。後來，我居然想起了一齣情節極熱鬧的「四郎探母」。

戲碼既定，自然就有人去準備了。

關於唱戲的一切設備，宮裏頭是購置得非常周全的，并且都有人很小心地管理着的，要用時不難一索即得，所有的佈景，戲裝等等，更是無一不精美，再加逢到春天，就有適用於春天的行頭，到夏天、秋天、冬天，亦復各各不同。讀者聽了這些話，也許不能深信無疑，以為這是事實上很不可能的事；然而却是真的！在北京宮中，就有十二個高手的縫工供養着，什麼事情都不做，一天到晚，一年到頭，老是在裁製戲裝，或是打好了圖樣發往蘇州或廣東那些地方去定製。總是一些不惜工本的。這一次，他們雖然都不曾隨駕東來，但我們早已把唱戲時應用的各種東西一件也不遺漏的從車上載來了。光是照料這一項娛樂品，也有一個老太監負責專司其事，他手下還有一二十個小太監充助手咧！所以我們不論唱什嘛戲，只要點下去便總可以排得出來的，一小半的原因，固然是行頭的齊備，而最大的原因，却是那些唱戲的太監，不論生旦淨丑，個個多會唱許多的戲，隨時可以湊得來，不致缺角。

唱戲就不能少戲臺，幸而盛京這些宮院的建築雖然已很破舊，但在某一座大殿前面的空地上，却也有一座戲臺建着。當然，它的年齡也是很老的了！格式和我們尋常在神廟中所見的戲台相同，祇有一層樓那樣的高，不過地位比較闊大些。論到戲台，北京宮中的那一座也還平常；最特別的要算是頤和園裏的那一座了！它一共有三層，據說當初建的時候，那些樓板全是活絡的，可以上下移動，做得差不多和現在的升降機一般的靈巧。當最上的一層上在演戲的時候，下面兩層爲看戲的人所瞧不見的

台上，已暗暗在準備着了；待到上層的戲演完，便立即把它吊上高頭去隱過了，第二層便在同時吊上來，所有的佈置已早就擺下，連最先出場的戲子也已在台上站着了。這樣把舞台吊上吊下的結果，就省却了一番檢場的工夫，前後兩齣戲儘可很緊接的演出了。在那時候，如此巧妙的構造，真可說是絕無僅有的新鮮巴戲，着實驚動了不少的人。而主持這件工程的設計人員中，第一個便是太后自己。可惜後來因爲不很安全的緣故，就停止使用了；但規模的寬暢，構造的精美，還是非常的出色，遠非別處的戲台可比。

如今來到奉天，一切都很有陳舊，再要有這樣精美的戲台自然是不可能的了；但爲不使太后感覺到過分的難看起見，臨時的張羅修飾，是不可省的，好在我們有的是太監，他們人數既多，辦事又能幹，這些零星夾雜的事情交託他們去辦，真是無有辦不了的。果然隔不了多少時候，就有人來報告：「一切全齊備了，戲也扮好了，只等太后的懿旨，馬上就好開鑼。」這時候我就得把我所點的戲告訴了太后了。——方才我祇是差人去知照了那些唱戲的太監，並不會先奏明太后。——造化得很，她聽了居然立即表示贊成，使我心上頓時安定不少，而且她還在一路走往那唱戲的所在去的時候，很有興地把這四郎探母一齣戲的情節，原原本本的說給我聽；其實我既然知道點這一齣戲，怎會不知道其中的情節？不過太后是絕對不管的，她總歡喜倚老賣老的，很鄭重地把無論什麼事情，當做一件新智識，新發明一般的告訴人家；而聽的人又因懾於她的積威之下，雖然心中實在不願意聽，但也不能不裝着很有興，很重視的樣子，默默地傾聽着。如其不這樣的話，或竟忍不住而失笑起來，那就算是大大的越禮了！所以我們都已習慣於這一種強迫的聽講，再也不會觸惱她的。

可是平心論來，她對於講故事的興趣雖像是太濃厚了，往往要硬捉人家來聽講；但她的口才，卻委實不錯，一樁很平凡的故事，經她一講便比原來的要動聽了許多。不管是第一次，第二次，以致於第五，第六，的重複的講述，也總不致絲毫精采都沒有，所以我們有時候確也聽得很高興。

不一會，已到得那戲台的前面，太后就在正中安着的御座上坐下，我們這一起的人，便照例分着兩邊，在她後面侍立着，我擡頭把這戲台一看，不由就暗暗的佩服那些太監的能耐。他們竟在極短的時間裡，把這一座陳舊不堪的戲台，收拾得很像樣了；而且竭力的模倣頤和園裡那一座的格式，差不多已模倣到三四分模樣了。又喜當我們未來之前，先來收拾的人也已注意到這一座戲台，所以台上的幾根柱子，早就從新漆過，那些雕在柱上的飛龍，也一律加上了一重金顏色，黃澄澄地照耀得好生奪目；此刻再掛上了一幅繡花的錦幔，頓覺面目一新。好比一個鄉下老頭兒穿上了一套時新的袍褂，從原有一股寒酸愚蠢的土相兒雖不能完全掩過，但至少是不會再如何觸目的了，太后也點頭微笑，表示這座戲台尚可用得。那末我們的戲不是就可開鑼了嗎？卻還不能咧！要開鑼是必須由太后自己吩咐下去的，誰也不敢擅動；而此刻的太后，還正在很有興地給我們講着楊四郎怎樣失落番邦，怎樣和鐵鏡公主成婚，後來怎樣思親，公主又怎樣給他盜令，他怎樣進關……等一切詳細的節目，她決不肯讓我們聽了一半便停止，於是戲就擱下來了。一直待她講到楊四郎怎樣回去太遲，以致給蕭太后知道，險些要把他斬首，幸得公主力救才免，這一段故事方始完畢。

待她的話匣子一停，大家都知道戲是快要開演了；她也不用說什麼話，只把手一擺，旁邊的太監就飛一般的奔近戲台邊去，高聲叫道：「老佛爺有旨，吩咐開鑼！」台上便霎時間金鼓大作，一幕一幕地演出來了。在演戲的時候，太后還不肯安靜，儘是絮絮不休的把戲劇上的各種習慣和軼事說給我們聽。其實她也是因爲看戲看得太多的緣故，再也無心安坐靜觀了。不過她所給我們說的，卻也大半是前次她早就告訴過我們的老話，而我們是不得不假裝着聞所未聞的神氣來聽她說的。

「唱戲的人可說個個都是非常信奉神佛的！」今天，她居然說出了一段比較新穎的事蹟來。「尤其對於那人稱伏魔大帝的關公，格外的恭敬虔誠，無論一個怎樣歡喜說笑話的人，祇要是輪到他今天扮關公，他就立即會端莊起來，而且還得先去買一尊關公的佛馬來，摺好了高供在桌上，點起香燭，

誠誠懇懇的磕了頭，然後再敢起來，很小心地揀在他自己的懷裏，一直到戲唱完，才掏出來，依舊供在桌子上，再磕過頭，最後，還得把它擱在紙綻上焚化。經過了這樣的一番做作，他們方始能安心，否則必將惴惴然以爲大禍將臨了。」

「唱戲的人又是最愛守舊的！」太后繼續的把伶人生活形容給我們聽。「無論一舉一動，以及戲文中的唱詞，念白行頭上的花紋，揮戴，都視同金科玉律一般的謹守着，永遠不肯改變；不但他們自己一生一世是這樣，就是傳到他們的子孫或徒弟，也仍然如此！」

這兩段話可說是極中肯要，我後來又聽別人也是這樣說起過。

我以爲中國舊劇的文場，還不失爲一種很優美的歌劇；至於武場就不免太熱鬧了！每逢演到兩軍交戰的時候，大鑼大鼓，敲得人的耳朵也幾乎震聾；再有那種拚性命的蠻打，也失之太野，我是最不愛瞧的。

這天的四郎探母演完之後，太后告訴我說，那個扮佘太君的身材很瘦小的太監，成績最好，該賞他一賞；我卻根本沒有研究，只得隨便含糊的應了一個是，後來這個太監究竟有沒有得到她的特賞，也就不得而知了。

## 一一二 歸途

當太后所預定的長白山之行，給那兩個欽天監的官員打消掉之後，我們的靈感上，便跟着添出了一重異樣的幻覺，這重幻覺所發生的結果是很可怕的，無論日常是怎樣鎮定不亂的人，現在也漸漸地透着煩躁和不安靜的狀態了；甚至還有像犯罪的人所害的虛心病一樣的胆小畏怯。自晨至暮，大家都在戰戰兢兢地葡萄着，只望能够早日回到北京去；彷彿是不馬上回去的話，就要有什麼天大的禍事



要臨到我們頭上來了。這種疑慮究竟是怎樣來的呢？那是誰也說不出來的！如果說是神經變態，那也不致個個人的神經都會有此變態，想必還是算它心理作用的適當。

我們在相同的心理作用之下，便忍不住要用相同的口吻，瞞着太后，暗暗地互相議論着；所議論的無非是許多懸空的猜測，和自己恐嚇自己的鬼話。最後，竟有人悄悄地說道：「會不會在這幾天之內，京城裏就有什麼大亂子鬧出來；也許已把那山海關上的大門也閉住了，使我們不能再進去，從此竟被強逼的永遠留在奉天！」

奉天，當我們未來之前，它是一處多麼給人懷想着的好地方啊！但現在呢？我們對於它已不再感到什麼興趣了！要是真被強逼着永遠留在這裡的話，委實是一樁最不幸的事情了。所以我們聽那人如此一說，不由格外的打起寒噤來了。

這一日，太后竟出人意料的向我們發表了下面這一段話：

「過了明天後的第一天，我們必須起程回京去了，因為日子已經很近了，皇上是萬萬不能不在祭告太廟的大典之前趕回去的；其他的事情，儘可緩得，這件事却不能讓它錯過的！所以你們必須趕快準備起來。——再說，我們所養的那些春蠶，算來也快要到吐絲的時候了，我們自然還要回去照料照料咧！」

她這個懿旨無異給我們指出了一條明路，我們聽了，心上頓時覺得寬慰了許多，至少限度，我們是已經知道了回京的日期了！然而天哪！明天，後天，所隔不過三四十小時，而這三四十小時，看起來却有三四十天一般的長！我們大家所同具的那一種惟恐有什麼禍事臨頭的不祥的感覺是越見顯著了；我們好像在和那個理想的惡運競走，不知道儘這兩天之內，它會不會就趕將上來。反轉來說，就是過了兩天以後，我們再走，會不會太遲？這種恐怖的幻覺，一鑽進了腦神經，當然不能再使我們有平時一樣鎮定的態度了；而太后呢，一般也像受到了什麼刺激似的暴躁易怒；於是這兩天的工夫，便格

外覺得長了！

「這一次我們回去的路上，必須讓那火車儘量的行得快一些！」太后很焦躁地給我們說道：「無論經過什麼地方，決不停留，他們儘管到站上來接駕，我們只當不看見一樣，斷不能再爲他們而就擱了！」

聽她這樣說來，可見她自己是十二萬分的急着要回去。她在這裏住了幾天，大概心神上一覺得不很甯靜，像受了一些驚嚇一樣；這是我從她的語氣上推測出來的，也許並非如此，但當時聽她說的人，可說是沒有一個不像我這樣猜測着的。總之，奉天這些古宮中的景象，確然是太慘淡而陰森了，無論什麼人住在裡面，都會感覺得不安的。

好了！這兩天工夫終於是過去了！我們便在這一日的早上，啓程回京。當然太后心上雖已急着要回去，無意再接受人家的迎送，但人家是不知道的，即使知道的，也不能不照例的來做作一番。所以那天的車站上，依舊是擠滿了奉天的一班大小官員，他們都是誠心誠意的來給太后送行的。可是太后下了轎，却絕不停留，扶着我們的肩頭，忽忽逕望車上走去；彷彿後面已有什麼追兵殺來的樣子，惟恐逃得太慢。待到一上了車，她便不暇看車中的東西已否全備，就急着叫人去傳令開車了。迴想她從北京到奉天來的時候，最初上得火車，她是何等從容暇逸，而現在竟是這樣的忽遽急迫，真是多麼可笑？不過其時我們也和她的懷着同樣的鬼胎，所以便不覺得可笑了，除非奉天的那些官員看破了我們這樣狼狽遁逃的情形，那就不免要暗暗發笑了。

我的歸心簡直比一切的人都急，雖然已上了車，兀自還捏着一把冷汗，深恐在這最後的幾分鐘裏頭，再會有什麼意外的事變發生，使我們依舊走不脫。但人的心理往往總是很矛盾的：我一面雖然在這樣擔憂着，焦急着，一面却又牢牢的倚定了車窗，儘往後面瞧着，巴不得真有什麼事變發生。

「噲！德齡！火車立刻就要開了！你不能再望後面看了！這是很不吉利的！」太后瞧我望得太出

神了，心上就不高興起來，便很嚴厲地呼叱着我。我當然不敢請問她爲什麼望後看了就是不吉利，只得立即旋過頭來，端端正正的站着。

還是像來的時候一樣，汽笛也不吹，警鐘也不打，我們的御用列車，便悄悄地輾動了。在它開始輾動的兩三小時以前，這一條京奉路的全線上，其他的列車，已一律禁止行動了；各處的地方官，也已派了人，在路軌兩旁小心警備着；一切情形，都和來時一樣。所不同的祇是車行的速度。來的時候，太后拚命的吩咐要走得慢，好像是愈慢愈好；現在是反過來要它走得愈快愈好了。不過她老人家雖然這樣吩咐，司機的人却萬萬不敢就此開足速率疾駛；因爲在我們出發的時候，已會很嚴厲地警戒過他們，車行時一定不能有劇烈的震動，而火車要行得快，震動便絕對的不能免，於是司機的人要求兩全起見，只得把火車開得比來的時候快一些，比尋常的客車慢一些，這樣是快也快了，震動也不致十分劇烈了！我們看着車窗外面的樹木和田地像走馬燈似的望後面退去，也就知道我們的火車，已確比先前行得快了許多了。

太后的態度也和來時截然不同了！她只是默默地坐着，難得說話，並禁止我們各人，不准探出頭去望後面看，就是所謂不吉利的緣故；她自己當然是格外的嚴守着。就是在車廂裡，她也很謹慎，決不使她的臉對着後方。但我不禁暗暗在懷疑，難道她能約束她自己的思潮，也一般不再往後去回想奉天的情形嗎？這恐怕是不可能的吧？

奉天現在是怎樣的情形呢？依我回想起來，當然是依舊恢復了太后未去以前的狀況。那些穿戴得十分講究的官員們，少不得紛紛散去，各回本衙，忙着料理每一個人日常的私事；而那些乾隆的，咸豐的，同治的遺物，也仍將繼續的安臥在各個玻璃盒內，給人們封鎖起來，和那陰森幽寂的古宮，同在相當的時期內歸於消滅。太后即使想到它們，也永遠不能再見到的了！

車輪不住的輾動，窗外的景物不住的後退，我們雖不知道此刻已到了那裏，後來又過了那裏；可

是待到駛近山海關時，我們却就可遠遠地望見了那高聳着的萬里長城的影子而驚覺了！漸漸地，這一系列黃色的火車已打那長城的缺口裏駛進關來了。這關上的大門顯然是並不會關上，我們先前所懷的一重無謂的恐怖，便頓時消釋了，大家不覺就把心上的一塊大石頭放了下來。深信這重關口一過，便不致再回不得京城了。來的時候，太后雖會在這裏很高興地遊覽了半天，但此刻一路回來，她不是已經吩咐下無論逢到什麼站都不停嗎？於是我們便立即穿站而過，連車行的速率也不會減低，像一頭怒馬一般的馳逐着。可是那兩旁的月台上，却已黑壓壓地跪滿了許多官員，火車在他們面前開過時，他們還一齊俯伏下來，險些把腦袋碰在地上，以表敬意。然而我們的太后呢？她心上也何嘗不知道外面有那麼許多的人，在向她叩頭致敬，可是她那裏高興去理他們呢！她簡直連對他們看一眼都不屑。

就像這樣車不停輪的儘是趕路，連喫飯的時候，大家也覺得非常匆促，彷彿是除掉了一心想回去以外，我們對於無論什麼事情，都沒有工夫兼顧了。說來真是很可笑的，我們在平常的時候，只覺得北京那座紫禁城刻板得，兇惡得可厭可恨，誰都巴不得想走出這個圈子去散淡散淡；而現在呢，似乎又覺得那些枯寂的宮院，幽靜的殿宇，真是我們的立身安命之處，萬萬缺少不得。惟恐我們出去了十幾天，這裏頭已鬧了什麼大亂子，使我們不能再過着從前那樣的生活了，因此大家都急着要知道究竟。記得上奉天去的時候，我們這一起人差不多是個個精神百倍，興緻非凡，充滿着一股旅行者所常見的朝氣；而此刻是一絲一毫都沒有留剩了！就說我自己吧，去的時候，當然也是極高興的，總道是這次的旅行必有極佳的收穫，那裏知道只見到了許多很古怪的角燈，和嗅到了幾日夜的足以令人致病的紫丁香花的臭味，怎不教人失望得豪興盡消？

突然，李蓮英從他自己的車上匆匆地走到了太后的車上來。

「啓稟老佛爺！再不消幾分鐘的工夫，車子就要到天津了！」他叩過頭，低聲啓奏着，臉上照例的堆着一臉諂媚無恥的好笑。「那臣似乎總得稍停一會，讓那些大臣們行一個最簡單的禮。」

太后今天偏不聽他的話，立即非常乾脆的答道：

「車子是無論如何不准停下來！祇有來一個折中的辦法，便是當我們的車子進了站之後，你先給我留心看看，到得最迫近的所在，你再來回報我！」

不多一會，天津的輪廊已漸漸地顯露出來了；太后因爲知道袁世凱所率領的一班官員不久就要在月台上跪着看我們經過了，便加意的準備起來。一面把她自己的衣服整理着，一面還教我們不要亂動，站得分外的端整些。而同時那司機人也已得到了暗示，忙把車行的速率減低了許多。其實以太后之尊，像這樣特地教車子減低了速率來接受他們的敬禮，已可算是非常的優待了；不過太后對於袁世凱確然特別的重視，她認爲單是使車行稍緩，尙不足以酬答他的厚意，於是便有了更進一步的表示。

「他們都在車子的那一邊啊？」她向李蓮英問着。

「都在左邊！太后！」李的答復。

車子是進站了，速率已減到了最低的程度，太后便慢慢地從她的御座上走下來，靠着左邊的車窗，臉向了外面站着，其餘的人都留在原位上，不敢妄動。這時，光緒尙在他自己的車中；太后便特地教我站在她的背後，——這個位置原該是光緒的。——我當然十分樂從，且喜我的身量恰比她高一些，正好可以隔着她的肩膀，看清楚外面的一切情形。這情形和我們來的時候所見的完全相同：許多的官員，大隊的兵丁，以及月台上的燈綵，一些也沒有改變；而袁世凱本人，也仍然是跪得比衆人略上一步，顯示着他的領袖的身份。太后看了這一幅慢慢地在她面前移轉着的活動佈景，不由微微一笑；可是那些官員正把頭低到了地上，恭恭敬敬地在向她行禮，自然是不曾見到她這一笑的。我雖站在她的肩後，却還能從她的嘴角上見到；這一笑誠然是異常的溫和慈愛，但也無從遮掩的透露了她的疲憊和勞倦。我對於她這一笑所感受到的印象，委實是很深刻的，至今還在我的腦神經上遺留着。

本書第十四章裏不是說過袁世凱有一隊西樂隊，給太后帶到了奉天去嗎？當時原說是暫借的，因

此慶善這班管事的人早就想到了，就由他們吩咐下去，讓那一隊西樂隊在天津下車。他們本來不是和我們一起搭在這列黃色火車上的，他們和兵士們一起裝在後面第二列車上，太后最初是對於他們很有興趣的，但聽過幾次，已就厭了；這時候已根本記不得後面的兵車上，還有他們這一班人了。所以當李蓮英向她奏明這件事的時候，她祇極含糊的點了點頭，什麼話都不會說。

過了那一長串俯伏的官員之後，月台也就完了，——他們足足跪滿了月台的全部。——其時天津還不甚熱鬧，離車站稍遠，兩旁所見的便全是那些土饅頭式的坟墓，和茫無邊際的田野了。太后也不高興再靠窗閒眺，依舊回到了她的御座上。這時候車行的速度又漸漸增加了：我從這些車輛的震動的程度上推測，大概現在尤比未到天津以前行得快了。我們其實都巴不得如此，連太后也絕不以車輛震動的加劇而表示不滿；倒像是後面真有甚麼可怕的魔鬼在追襲我們，使我們來不及的想逃避。當日來的時候所見的沿途的景物，似乎是沒有一處使我們看了不歡喜的：如今回來了，景物還是和十幾天前一樣，而我們見了，竟反覺有些恐懼起來。

我們這列御用列車不久又到了豐台，這裏雖然也有許多的官員在跪接聖駕，但太后那裏會注意他們，李蓮英當然更不會再來稟告太后：車子也萬無再遲緩下來之理，只一瞥便越過了。但是一過了豐台，北京便近了，列車的速度，終于逐漸的減低，讓它慢慢地淌向永定門去。那裡就是太后出京時上車的所在。

太后返駕的消息原是早已傳遍到了京中來的，所以在我們的火車未過豐台時，這裡的站上，已聚着一大羣的官員了。上至皇親國戚，下至留守在宮中的官娥，太監，凡有一些機會可以挨上來的，那個不願來替太后接駕。便是那幾個頑固的大臣，當太后未啓程以前，雖是拼命的上奏章，口口聲聲的要阻止她坐着火車上奉天去，但此刻也都忙着趕來了；在他們的心中，對於太后和我們這一起人的竟能安然回京，少不得總要有些詫異的，或者會當做是太后的洪福所特致的奇跡，斷非常理所許，那也不

能細究了。太后見了這麼許多誠心誠意來迎接她的人，也並無怎樣興奮的表示，祇畧畧看了他們一眼，便算數了。這是她四十餘年來已見慣了這種炫耀赫奕的排場，因此不再有什麼特殊的感覺了。假使她的性格並不是歡喜大權獨攬，睥睨一世的話，這種虛榮熱鬧的排場，必然早就厭倦了！我往往在私下估量着，萬一有一個出人意外的機會，竟可使她解除了一切的束縛，重新做起另外一個人來的話，她究竟會不會就肯把她所習慣了的種種行爲改變過來？這是大可研究的。現在呢，她的生命裡雖然充滿着一種超人的權力，但快樂的成分是一些沒有的！

下了車，我們便一齊重上肩輿；這些抬轎的小太監們也像比往常跑得快了許多，雖然他們還是抬得很小心。我從轎簾的隙縫裏低頭下視，只見地上鋪着的黃沙，很快地在往後面退去，也可見我們的轎子是行得怎樣的快了。便使我回想到十幾天功夫以前，我們打宮中出來，從這條黃沙路上到車站去的時候，我們的興緻是何等的高啊？彷彿還是昨天的事情！不多一會，我們已進皇城來了，城門分兩邊暢開着，絕不遲疑地把我們迎接了進去。

然而這裏却不是我們的全程的最終點咧！太后決不會就在這裡停留着的。雖然這裏確然是皇城的中心，內苑的深處，所謂中樞之地，但太后是一向不歡喜這個地方的！

「這裏是多麼的陳舊古陋啊！」有一次，她曾經很顯明地表示過她對於這座皇宮的不滿意，她說：「除掉了許多的高大得不適當的房屋之外，簡直是空空洞洞的一無所有了！只要我們發出一些極輕微的聲響，便會激起絕大的回聲；使我們聽了，立刻會毛髮悚然。便是那一所御花園，也是一些點綴都沒有；滿目全是高大陰森的老樹，既無鮮艷的花卉，也沒有溫馨的和風。這個地方簡直到處祇有一陣冷冰冰的死氣，絲毫的生趣都沒有！」

因爲這個緣故，她暮年的生活，十分之七以上是在頤和園中度着的。不過今天才從奉天回來，依理講，不能不先到宮中來走一遭；如果沒有這一種習慣上的拘束，她出了車站，必然直接要上頤和園

去了。

到了晚膳的時候，她便向我們說道：

「這是完全不成問題的！因爲皇上回京之後，也沒有什麼重大的事情要他去處理。」這是一句假話！其實就是說她自己目前尚無什麼重大的事情要處理。「好在祭奠太廟的日子還在四天之後咧！所以我們儘可安安靜靜的再去休息幾天。明天早上，大家一齊準備着，我們一清早就要上園子裏去了。」

太后本是習於早起的，而同時還有一層原因，使她每次從宮中到頤和園去總歡喜在大清早動身；這原因說破了也是一種迷信。因爲有一天工夫，她和一位掌理欽天監事務的親王閑談，偶然問起每一天最吉利的時辰多半是在什麼時候？這位王爺的答復是當清早朝日初升的時候最吉利。於是太后就深信不疑，每次出宮，總堅持着要愈早愈好，無意中倒養成了一種很合衛生的習慣。

第二天清早，恰巧在那旭日初升的時候，我們這一起的人，連光緒一併在內，便由太后率領，依舊帶着幾分像昨天那樣的迫促的神情，上轎出宮，魚貫着馳往頤和園去。

一進園子，我們才知道這裏果然是值得我們起一個大清早的！

記得我們離開北京上奉天去的時候，最後一次來到頤和園中，兀是還不會見有怎樣繚繞的春意；因爲那時候殘冬初盡，花木多半尚未透發，所見的無非是才長的綠葉，和一些含苞的蓓蕾而已。現在只隔了十四天工夫，可是那多能的大自然，已幹出了一番驚人的奇蹟來了！整個的頤和園，到處都給它點綴得花花綠綠，猶如錦繡世界一般；各種顏色鮮麗的花朵兒，像在爭奇鬥勝似的怒放着。

牡丹花，這是太后平生所最偏愛的一種花草，所以這園內是種得非常之多的，可說是到處全有；春風吹過，那些斗大的花兒，都隨着一俯一仰的搖晃起來，倒像在向太后點頭，表示歡迎的意思。當初沒有隨駕上奉天去的一般太監，大半都給李蓮英派在園子裡照管一切，他們瞧見老佛爺又給我們簇擁着回來了，心上都很高興，紛紛上來叩頭，臉上齊帶着幾分歡喜的神氣。在那萬壽山的下面，給四



周的許多宮院團團地包圍着的便是昆明湖。湖水明淨得像鏡子一樣，靜悄悄地在日光下躺著，發出銀子一般的光來；湖中不時還有許多的小魚，便活潑地跳出水面來，偶然也有跳離水面二三寸高的，但總是立即就落下去了。因爲它們這樣不停的在活動，水面上便不停的可以看見一圈一圈的波紋，由小而大，像螺旋似的擴展着。

太后處到了這種境界裏，眼前頓覺光明了許多。

「這裡，你們瞧啊，真是何等的可愛？」她堆着極溫和的笑容，這樣柔聲贊嘆着。

「真的！這裏所表顯的才是一派平安恬靜的氣象。老祖宗。」我用着和太后相同的語氣加上了一句。但這倒不是意圖湊趣的隨便附和，乃是言出由衷的真實話。然而連我自己也不大明白，爲什麼不久以前，我還是隱隱地在厭惡這個地方，恨不能永遠不再見它；而現在呢，竟把它當做是一處足以休養心神的安樂窩了。

「不但如此咧！便是屋子裡面，也都有很好的空氣；我們如其高興的話，那一間屋子裡都可以坐坐，或談笑談笑，決不會使我們起什麼害怕的！」她一面說，一面又慢慢地旋過頭去，向着東邊，凝眸諦視了一回。那東邊就是我們才逃回來的奉天啊！「所以說，惟有這裡，才是我們現在的家鄉。那邊呢？如今看起來，真像是別一個國家了，它對於我們，已是很疎遠很疎遠的了。雖然我們自從昨天回京以來，還祇過了一二十個鐘點，但我們的心上，似乎已有一種感覺，好像是大夢初醒一樣；我願意講實話，我真巴不得把這一次上奉天去所過的十幾日的情景，當做一場惱人的春夢。無論從前時候東三省那一帶的土地和我們滿洲人有怎樣深的關係，但現在終究不能再算是我們的了！那個地方，對於我們不會有什麼好處的了！我們將永遠不再回去！」

或者可以說，這也是太后的福氣，幸而上天並不會給予她一種未卜先知的技能，否則要是預先知道了幾十年後，會有溥儀這個不成材的東西，給日本人挾到東三省去唱出這樣無恥的把戲來，她必然

早就氣死了。其實在那個時候，溥儀根本還不會出世，休說太后不會想到他會當日本人的傀儡；便是那三年的宣統皇帝的稱號，她也尙未料想到咧！

進了頤和園，一切含有歷史性的悲哀的氣味，便一起和她隔斷了，因爲這園是新蓋的，尙不會有什麼傷心的陳蹟留下咧！而她所愛着的各種花卉，正在滿園盛放着，尤足排除她胸中所有的種種愁緒。再加從西山上吹下來的那一陣陣的和煦的微風，度遍了園中的各處，格外的使人感覺到舒適暢快。不錯，這裡乃是她的老家，又是她的退隱的安樂窩。在她的暮年中，虧得有這樣好的一個所在，供她怡養，不然是她所過的日子，更不能有什麼歡樂了！最有益於她的是這園裏終年充滿着三種特有的景象：一是華麗，二是平靜，三是知足。假若她能看破一切，把所有的政權依舊歸還給光緒的話，她的生活中便常有這三種安樂的景象了；可惜她竟不能。於是她也只得在政務比較閒暇的日子，到園內來領略一會暫時的安靜和知足的景象。但論到華麗的一點，却全給她佔住了；本來，凡要擺在皇太后眼前的東西，還會有什麼不華麗的嗎？

太后進了園之後，是如此的愉快，而我們呢，雖不能像她一般的享福，但眼睛裡已不再見到那些奇形怪狀的角燈了，鼻子裏也不再聞到那股十分難受的紫丁香花的臭味了，畢竟也舒適了許多。我們都極願趕快把奉天的一切忘記掉，尤其是那些年深日久的古宮中所蘊藏着的一派陰森神秘的氣息，更不是我們所輕易敢回想的。

我們回京之前，太后已很殷切地記掛着她所蓄養着的那些春蠶了；她一進園子，便恨不能馬上就教這些白色的小動物吐絲作繭起來，因爲她對於這件事情倒也有不少的趣味。

## 二四 育蠶縲絲

春蠶吐絲的時期却還早咧！但太后是一個很急性的人，她從奉天回來後的第三天，雖然明知春蠶尙不會吐絲，可是她已急忙忙的要去瞧瞧她所蓄養着的那許多白色的怪物了。它們是有指定的房屋的。就在頤和園的東端的一角上，一般也是很高大華麗的殿宇。我因爲種種的原因，先前竟不會上那邊去過，這一日隨着太后同去，還是初次光臨咧！太后知道我不很熟悉國內的情形，便告訴了我一大段關於桑葉的奇蹟，其實我也早知道上古時候有一位後來給人尊稱爲「螺祖」的女人，怎樣教導人民育蠶的故事，不過太后所說的比較特別一些。她所說的是：

「上古時候，有一個女孩子，在某一天上，忽然發現了一條蠶；她覺得很有趣，便捉來裝在一個匣子裡，後來，也就忘記了。過得三四天，驀地又想到了，急忙打開匣子一看，却已失了那蠶的所在，只見有一個白色的橢圓形的東西；她也沒有什麼心思去仔細研究，便取出來玩弄着。她的父母見了，也覺得很詫異，那時候當然還沒有繭子這名稱，但經他們仔細拈弄了一番之後，竟發現這東西上是有絲可以抽下來的，並且想到了利用絲的可能；便合着那女孩子一同出去用心覓取。只因他們往往是從桑葉上覓到的緣故，便斷定桑葉就是蠶的飼料。從此，育蠶縲絲的事業，便逐漸的改良發展；到如今，我們中國境內的田野裡，差不多已有一半是種着桑樹了。各處鄉間，且有專供這個女孩子的神廟；育蠶的人家每年都要去祭禱，希望她能夠來保佑他們所養的蠶都能結出好的繭子來。這個女孩子於是便成爲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有名人物。」

我也不知道還是太后這一番話可靠呢，還是別人的傳說可靠？不過螺祖在我們中國的歷史上，確然是一個極受人崇拜的大發明家。

老佛爺先是把我們引進了一間很大的屋子，裡面却並無何種陳設，祇有許多漆得很光亮的木架子；這些木架子上，分別堆着許多的木匣子。她就揭開了一口匣子，教我探頭過去瞧那還不會孵化出來的蠶子。

「到此，這是一些也不足寶貴的，僅僅是一顆顆黑芝麻似的蠶子而已！」她向我說：「你瞧，一張很小的紙上，撒着多少的子啊？祇要把它們安在溫暖一些的地方，它們就會孵化了。可是孵化蠶子，也有一定的時間的；要是你孵化太早了，那時候新的桑葉還不會長出來，就無從給它找食料，往往因此而餓死，即使不餓死，然而到後來，它也吐不出好絲來了。所以必須待有了新桑葉，才能孵化。但有時候新的桑葉已有了，偏逢到天氣竟是特別的冷，——這是很可能的，因為長新桑葉總是在早春時候。——光是把棉花或絲棉這一類的東西去包裹蠶子，還不够暖，孵不出來；要是用火或熱水去孵，又嫌太猛烈。在這種情形之下，那些育蠶的女孩子們便會實行一種人體孵化的方法：她們就把這些撒滿着蠶子的紙片，一張張的包好了，揣在她們貼身的內衣袋裡，用溫而不猛的體熱來孵化蠶子。……」

我聽太后說到這裡，身上不由就覺得隱隱地發癢了。我想假如教我揣着那些蠶子睡覺，讓它們蠕蠕地發動起來，我真會在睡夢中嚇醒的。不過我雖然如此想象，但據我後來發現，這些當心着育蠶的女孩子們，——她們多半是旗兵的女兒——對於蠶實在是很歡喜的；所以揣着蠶子睡覺的事情，真可說是司空見慣，一些也不值得大驚小怪。

我正在模模糊糊地懸想揣着蠶子睡覺的滋味的當兒，太后又說話了。

「瞧啊！這不是才孵化出來的嗎？」她又走到了屋子的另一角上去。「但它們是長成得很快的，你差不多可以看着它長；大約再過七天或八天之後，便要開始喂大張的桑葉了。」

這裏的幾個木架子上卻擱着許多圓形的矮盤，它們是竹製的，盤底的一部份用的是極光滑的黃竹；

它們的邊約有一寸半高，也是竹片紮的。這些竹盤的大小各各不同，想必是各有各的用處的。依我看來，那些才孵化的春蠶。也不過像一種常在花樹上可以見到的小青蟲一樣，神氣也是很難看的；祇差它們身上沒有花紋，而是遍體灰白而已。它們大概一律都是七八分長，一個小小的竹盤子裏，約莫擠着二三百條；蠕蠕地在爬動，我看了險些當做是一盤的蛆。

我雖然並不覺得這些蠶有什麼好看，甚至還覺得很難看，但是因為聽見太后說它們是長得很快，差不多可以看着它們長，因此就打動了我的好奇心：從這一日隨太后去過之後，逢到有空閒的機會，我便跑到那四五間大屋子裡去探視，果然每次都見它們比上次大一些，先是長到一寸，過一天又長到了一寸半，後來就長到了二寸長。這樣便不能再讓它們一二百條的擠在一個小盤子裏了，就由那些育蠶的女孩子們們很小心地把每一盤的蠶分盛兩盤，待它們再長大起來，便再分盛入較大的竹盤裏去。

「幼蠶所吃的桑葉都是切得很碎的，而且都是揀的最嫩的，大約再過四五天工夫，它們就要改喂整張的大桑葉了！」一二日後，太后又在樣提醒着我：「那時候便格外好看了，你不可不去看看！」依理想來，老佛爺自己必然已會屢次去看過這種育蠶繅絲的把戲了；園裏既是每年要養蠶，她當然是每年都看過的。但是她有時候的行爲，卻真像小孩子，對於看養蠶，更是非常的起勁，似乎看十次，看一百次，都看不厭的；只要遇到政務稍暇的時候，她往往就會想到要去看看那些正在日夜長大的春蠶。

這一日，那些管理育蠶的女孩子們們告訴我說，有大批的幼蠶已長成了，當日就要開始把整張的大桑葉充飼料了。

於是便有許多的太監打園外去挑來了好幾担的鮮桑葉，挑來之後，卻還不能馬上應用咧！必須用熱度不很高的溫水，一張一張地小心擦洗，務必不使葉上再有半點污垢留着。大概每一大竹盤的春蠶必有兩個女孩子當心着：當這一個在洗刷桑葉的時候，那一個便用乾淨的手巾把已洗好的桑葉揩乾，一

張張地平放到那竹盤中去。蠶兒一見了桑葉，——也許不是看見的，而是用觸覺觸到的。——便立即張口大嚼起來；你如其把頭湊得低一點，便可以很清楚地看見它們的嘴巴在不停的活動，更可以看見它們從一個很小的孔吃起，吃到可以把它們自己的身子穿過去，而所費的時間是很短的。所以每一天上，必須加兩次桑葉：一次在早上，一次在晚上。到得後來，還得加三次。

喂大桑葉的第一日的下午，我再去觀看時，只見各個盤內的桑葉，多半已僅留一些葉筋了，有幾條貪嘴的蠶兒，兀是在筋上嚼着；我覺得當蠶兒在吃桑葉的時候，那種形態真是很難看的，並且還可以使我們聽見它們的咀嚼聲。而在這些專充育蠶用的大屋子裏，所蓄的蠶大概總在幾千條以上，因此我們一走進去，便可以聽見一陣陣悉悉沙沙的聲音，彷彿是雨點打在枯草上的響聲。

憑是太后爲養蠶而置的設備這樣的考究，育蠶的那些女孩子們也是格外的小心，但每一天工夫，總不免要有好幾十條蠶——約佔千分之二三——因爲種種的緣故而死去的。不過我們雖發現了死蠶，卻絕對的不許說「一條蠶死了，」只能默默地把它拈出來的。不但如此，養蠶時迷信的習慣還多着咧！無論什麼人都不准指着某一條蠶說「不好，」或「難看，」或「難看」了。而在這些專門育蠶的女孩子的頭上，末這些蠶到後來所吐出來的絲，必然也要「不好」或「難看」了。而在這些專門育蠶的女孩子的頭上，且還各用一條很闊的緞帶繫着，使她們的頭髮，一些不會散亂出來，據說這是給蠶兒看樣的；它們看了之後所吐的絲也就一些不會散亂了。這些女孩子的腰間，另外還拴着一條顏色很鮮豔的帶子，把牠們的腰部束得很細，據說這也是給蠶兒看樣的；它們看了，所結的繭子便能一般也是中間特細而兩端粗圓，樣子非常好看了。這些女孩子們在蠶室裏面不但不能說不好的話，而且還得像教育一個小孩子一般的時時向那蠶兒說幾句恭維的或激勵的話，那末到最後收成的時候，纔可以得到很精美的蠶絲。

蠶兒本身的顏色雖然一般都是灰白的，但它們所吐的絲，卻有純白色和金黃色之分，而以金黃色的爲更可貴一些。

「現在已經是蠶兒吐絲作繭的時候了！」有一天早上，太后又想到了她所畜的春蠶，便引着我們，一起再去參觀。當她老人家在向我們滔滔地講論的時候，那些育蠶的姑娘們正在忙着工作咧！在這些日子裡，她們確然是很忙的；但一年中其餘的日子，她們却都可飽食無事，在園內高臥了。「我們這裏是和外間不同的！尋常人家，大都把乾柴紮成了短短的一束，就把快要吐絲的蠶捉上去，讓它們作起繭來；這種法子所得的絲，往往不很光潔。所以我們是用特製的小匣子的，每一匣裝四條蠶。」太后用手指着那邊堆得很高的許多紙匣子，繼續向我說道：「它們進去之後，便自會各據一角，不相侵犯地做起繭子來。你不信可以時常來看！」

我當真服從了她的話，從此越發的常來看了。這是果然很有趣的！大凡一條蠶將到吐絲的時候，便不再吃桑葉了，好像是已經吃得太飽，這時候它的身子已很粗很長了，而且已變爲一種透明的顏色，於是那些育蠶的女孩子們們便輕輕地把它們分別納入那些小匣子中去，每匣四條，蓋上了匣蓋平放着，讓它們努力作起繭來。大概經過了五六天工夫，打開匣子看時，四個白色或金黃色的繭子，已在匣子的四角上端端正正地結好了。不過據說一匣子四條蠶，必須是同一顏色的，要是有三條是白的，一條是黃的，那一條黃的結了一半，便決不肯再結了；所以必須預先鑒別好，不能混亂的。

繭子打匣內摘取下來之後，最殘忍的一幕便出現了！她們不顧蠶蛹的生死，一起把繭子丟下那沸水中去，活活地將那蠶蛹燙死。繭子在沸水內浸了一兩個鐘頭之後，便得用一個竹製的短帚不停的攪着，攪到有一個繭子上可以抽出一根絲頭來了，便停了攪，先把它繫在一根細的針上，這樣便可把絲抽起來了。一面抽，一面攪，一個繭子的絲完了，再把第二個繭子的絲接上去，如此便可以得到一絞一絞的生絲了。我看那些女孩子們弄得有趣，便自告奮勇的去試了半晌，結果一根絲頭也攪不出來；當然，這種工作也得經過相當的學習的！從這一點上看來，做絲的人也可算是一種具有專門技術的藝工。不過我却並不羨慕她們，我祇覺得蠶這一樣東西的生存，確乎是最有趣不過的，因此很想再徹底

研究研究。

「老佛爺，我還有些不明白，」湊太后高興的當兒，我就向她請問：「既然這些繭子都泡過了，那末到明年我們又從那裡去討到蠶子來呢？」

「這是不用愁的！我們早就揀出一部份專供留種的繭子來了。」她很耐煩地給我解釋道：「那繭子裡面的蛹還會變化咧！我們只要不燙死它，隔了相當的日子，它就會變成蠶蛾了。這些蠶蛾是決不肯再在繭下裡躲着的，它們就自動的把繭子咬破了一個小洞，鑽將出來；有時候那些育蠶的女孩子還會幫着它們，把那繭子撕破，使它們得以早些鑽出來……」

太后爲着要使我見到現實的例證起見，又帶我到那蠶室裡去觀看。在幾個小小的竹盤裡，果然給我見到了許多的蠶蛾；它們雖然也有一對翅膀，却不能飛起，只能永遠蹣跚地爬着。

這種蛾也分着雌雄兩性，就把它們在一個竹盤裡混着，這個竹盤就算是它們的世界了；除掉這竹盤以外，它們便接觸不到旁的東西了。而它們自己，也似乎沒有什麼野心想到竹盤外面去；就是這個竹盤的內容，究竟有多少大，對於它們是否安全，它們也是一概不管的。更奇怪的是它們和別的蟲類不同，變成了蛾之後，便什麼東西都不要吃了；它們的活動，只是揀好了搭配，互相交尾。交過了一次尾，那雄的就先死了，獨讓那些雌的留着，以完成產子的任務。這時候又得讓育蠶的女孩子們先把那些已死的雄蛾揀出來棄去，以免阻礙。在那竹盤的底下，原是早就鋪好了白紙的，過得一天或兩天，雌蛾就在紙上實行產子了；隔一夜再去時，只見紙上已滿散着無數黑芝蔴似的蠶子和許多已死的雌蛾。當然，它們也就不再需要而立即被棄去了。

「你不是覺得很有趣嗎？真的！這不啻是一幅人生的縮影圖！」太后用一種富於哲學意味的語調說道：「它們從出生起，忽忽地做完了——一生應做的工作，便很急遽地死了。其間祇隔了短短的一二十天工夫，但這一二十天功夫，對於它們，却和我們從鑽出娘胎，由幼而少，由少而壯，由壯而成中年，



老年，以至於死，實在是沒有什麼區別的！」

我聽了她這段很有含蓄的話，不由也暗暗嗟嘆起來。但是我對於把那些內中還有未死的蠶蛹藏着的繭子，投到沸水中去泡煮的一部份手續，終不能不認爲很殘忍；便又向太后提出了一個疑問：

「爲什麼不先把繭子的一端剪開一些，取出了那蠶蛹來再投到沸水中去呢？」

「這是不行的！」太后似乎很以我這一問爲愚昧得可笑，但她並不厭煩，還是極有興地回答：「繭子是萬萬不能剪破的，一剪破便不能再繅絲了。如其可以剪破的話，我們何不待裏面的蛹變成了蛾，鑽出來了之後，再拿去繅絲呢？因爲繭子上的絲都是很整齊的，且而是接連的，一破便不行了；而要從一個繭子上抽出一根絲頭來，又非得用沸水浸過不行。所以這個方法是無從改變的。……」

「何況那些蠶蛹即使不燙死，先把它們取出來了，過幾天也無非是一死而已！」她爽快一針見血的攻破了我的無意識的憐憫之心。

太后對於蠶實在是當做一種調劑疲勞的娛樂品。她雖在頤和園內劃出了那麼一大部份的屋子專供育蠶之用，又化了許多的錢置備用品，採購桑葉，而且還養着那麼許多的女孩子，整年一事不幹的專用來照管育蠶。這一批本錢可真不小，但她卻從不會把她所得的繭子賣出去，總是自己用來繅絲的；而所繅的絲也是絕對不賣出去的，又不見有什麼大用處，只是一絞一絞的藏起來，或者湊她自己一時的高興，再教另外一起製絲的女孩子們用各種鮮豔的顏色，把那一絞絞的絲染起來，然後再收藏，這樣無非是格外多化幾個錢而已。

祇有一件東西，可算的寓遊戲於實用之中，就是當那些春蠶快要吐絲的當兒，揀取一兩條放在一張糊在茶杯口上的薄紙上，讓它們把原是要用以結繭子的絲，一起吐在這紙上，於是就把這滿佈着蠶絲的薄紙剪成整圓形或長圓形，用絨布做個墊子，取來作爲粉撲，或搽抹香油，倒確然是最細軟滑爽的。我至今還在每次撲粉的時候想到它。

雖然太后本人是只把蠶當做一種玩意兒，但那些給她雇用來照管育蠶的女孩子們，卻因受了那許多傳統的迷信觀念的影響，還是非常鄭重地從事着的。她們好像是一羣熱心于宗教的聖女，而蠶就是她們心目中的神聖。

## 二五 小型工業區

在宮裏頭，可說是自成一箇社會。不但有專管育蠶的女孩子，還有其他各業的藝工咧！這些藝工的技術當然都是很優良的，比起外面的普通工人來，相去自不可以道里計了。太后也深信他們確是不可多得的高手，往往引爲很得意。而且她自己對於這幾種細巧的工業也極感興趣，不時要走去看看；恰巧我也是一個最愛參觀人家做些精細生活的人，——雖然我自己是一些都做不來的——於是太后便每次必帶我同去，去了之後，還要像看到了什麼新奇的戲文似的，依戀着不肯就走。因此，我對於宮中各業藝工的工作概況，和他們的生活狀態，知道得再詳細沒有了。要是好好地寫起來，光是縫工的一門，便可以寫成很厚的一冊；至於宮中的繅絲業，（並不包括育蠶）那是寫起來資料更豐富了；就是那專給太后製造鳳鞋的一業，範圍總算是最小的了，但也不難有一冊單行本。

現在就讓我格外從簡的把他們寫一些出來。

「快隨我們一起來吧！」某一日的早上，太后向我說：「你不是還不會見過製絲的種種手續嗎？這是很好看的！今天，我又要給你增添一些新的見識了！你試想那些春蠶犧牲了它們的生命，吐出了這樣神奇可愛的絲來之後，我們更將怎樣去處置這些絲呢？要明白這一點，可不是你所能憑空想像到的，必須跟着我們去實地觀察！」

太后當日向我所說的話，自然不是這樣的；其中所引用的名詞，在那時候也許還不會有咧！這是

我現在就記憶所得的原意，自己重新構造的；不過我可以說我構造得已不甚相像了，太后說的話往往異樣的動人，充滿着使聽的人發生同情的魔力，這是我絕對學不像的。就拿這件小事來做譬喻：我對於做絲的一種工藝，原沒有什麼特殊的興趣，但經她那樣一說，我便立即欣然而起了。

除我之外，少不得還有好幾個人隨侍着太后同行；太后也老是歡喜帶着一長串的人，到各處去亂闖。

今天這一闖是直接闖進了那些製絲的人所居的一帶宮院中去。這一帶宮院離太后的寢處很遠，它是在萬壽山的背面，而其餘的宮院，却都在山的正面。這些所謂製絲的人也和育蠶的人一般多是旗兵的女兒；有幾個簡直已把他們的青春時期，完全犧牲在這種工作上了。然而實際上，她們是並不會失却自由的；她們進宮來，猶如進一家工廠一樣，高興做就做，不高興做，儘可出去嫁人。但有一個條件，就是出去嫁了人以後，再要進宮，却是斷斷不行了！她們中間確有不少的人不願意出去，情願永遠留在宮裏；因為在宮裏她們的飲食和衣服等等不但不需自己化錢去買，而且都是弄現成了送給她們的，不比出去嫁了人，碰得不湊巧，就要天天愁衣覓食的操心。在宮裏祇有一樁事情使她們不能高枕無憂，那就是不容易博得太后的歡心。真的！這實在是一件難事。她們當藝工的要博取太后的歡心，祇有在工作上表顯良好的成績；可是人做的工作，無論如何，總不能件件好，刻刻好，有時候難免要有些參差，偏逢太后是個頂聰明的人，她對於各樣工藝可說無不精熟，雖是一些很小的參差，也不用想瞞過她；這樣，便使那些藝工們深深地感覺到要博得太后的歡心真非易事了！

這班製絲的藝工所佔有的居處倒也不小，一般也是中央一列正殿，兩邊兩列偏殿；至於那些雕梁畫棟，飛閣流丹，更和其餘的各處完全相同。像這樣寬敞華麗的工房，敢說是全世界所罕見的，無怪那些女孩子們要樂不思蜀了！她們日間都在正中的幾間正殿上工作着，晚上便回到兩旁的偏殿裏去歇息，生活是極整齊的。

現在就讓我約略講一些宮裏面製絲的手續：那些縲好的生絲分爲一絞一絞的整理好之後，還得漂洗一次，讓日光給曬乾了，然後再染上各樣的顏色。染色當然也不是一次可以了事的，總得染上兩次或三次，最後才取出來曬乾。她們所住的偏殿的近旁，各有一方石坪，那裏便是曬絲的所在。曬絲的時候，還得用許多的竹製的三脚架，它們的高度都是不很高的，因爲太高了那些女孩子們便攀不到。每兩個三脚架的中間，擱着一根很光潔的竹桿，那些染好了的絲，便一絞一絞地掛在上面曬着，但事情却並不這樣簡單！當初曬的時候，必須先看太陽光照射的方向，不能讓那些絲上一半曬到陽光，一半曬不到陽光，過了相當的時間，又得把它們翻過來或移動移動，務必使它們所受的感光的時間非常均勻，那末絲的顏色便不致一塊深，一塊淡了。

論到那些絲上所染的顏色，又是值得太后誇口的！她不但把天下所有的各種顏色全用到了，而且每一種的顏色，由深而淺，還得分爲好幾十種。譬如像「綠」的一種顏色，第一絞便染成墨綠色，以下逐漸減淡，由草綠，嫩綠，湖綠，以至於最淡，這最淡的一絞已是淡得像白色一樣了。這項工程，說起來好像是並不很難的，但實際上却極不容易，那些女孩子們都用了全副精神在從事着。然而到了曬出來的時候，數十百種的顏色聚在一起，給那明麗的陽光一照，端的是好看到了極點。如其多看一會，人的眼睛保管會眩昏的！

我第一次隨着太后去參觀的情形，至今還記得很清楚。

那石坪裏照例曬着幾十桿染好的絲，太后先大略把它們看了一看，接着就走向一桿藍顏色的絲邊去，從最深的一絞起始，很注意地漸次看過去。這時候，那些女孩子們早已就在地上跪着了，肅靜無聲的等候她老人家發話，因爲她往往要批評她們怎樣染法不好，怎樣曬法不好，或者還要發表她自己對於改進染絲方法的意見。當然，她口頭上所發表的意見是和繕寫就的聖旨同樣不可違抗的，雖然染絲是小事，但在這些製絲藝工們看來，真是再大不過的大事了。

說也奇怪，太后雖然已是一個很老的老婦人了，可是她的一雙眼睛，却還是非常的清明銳利，她在那藍色的一桿絲上看了一會，便回頭來，向着其中一個女孩子說：

「錯了，這裡應該還有一種顏色咧！你自己來瞧，上面這一絞的顏色既是這樣深，第二絞的顏色却又這樣淡，比起其餘的來，不是深淺得太不公平了嗎？這中間必須有一絞比上面的一絞畧淺，而比下面的一絞畧深的顏色，否則是不斷乎接不上的。顯然是你沒有十分留意，所以跳過了一種了。」

我大着胆子，走近來仔細一看，果然我也覺得那兩絞絲的顏色是相差得太遠了，中間非得另加一絞調和的顏色進去，便不能使這幾十絞藍色的絲，有平均的深淺。雖然那負責洗染這項藍絲的女孩子，已在宮內專心從事於這一項工作達數年之久，竟還不能想到她所染的顏色，已有了過深過淺的弊病；可是待太后指明白之後，大家一看，便覺得那邊果然很清楚地缺了一種顏色。連我這個對於製絲工作猶是十足門外漢的人，也立即看出來了。讀者試想：在幾十種深深淺淺的藍顏色裡頭，太后只須略看一看，便知道在某某兩種顏色之間缺少了一種調和的顏色，這樣銳利的目光，豈不令人拜服。

我可以說：無論什麼小的，或不顯明的東西，要逃過太后的眼光是絕不容易的。所以我覺得每次隨侍着太后在頤和園中閒逛，總可以得到許多新的啓示，因爲一路行來，她只須隨便看看，便立刻可以看出許多不適當的佈置，或應該添補上的缺漏來了。經她一指明之後，這些不適當的佈置或缺漏，便必須馬上移去或補上；不然的話，那個負責管理的人便有大禍臨頭了。

啊！你們試想，那麼一方石坪裡，滿晒着幾百絞深紅淺綠的彩絲，該是多麼的美麗啊？多麼的可愛啊！再加排列得又是非常的整齊，紅的一行，黃的一行，藍的一行，遠遠地望去，真像天上的虹一樣。那些女孩子們便在這一條一條的虹中，穿來穿去的走動着。她們是不敢一刻稍離的，因爲這些絲時常需要人去翻動它們，以免感光太久或不足。若是晒得不好，那就不能用，連先前所費的許多縲洗刷染的工夫，也等於白費。不過晒後的成績是好是壞，我們外行的人很不容易辨別得出，除掉這些以

製絲爲專業的小姑娘而外，惟有我們那位敏慧多能的太后，才有這種超人的眼力。

待到晚上，太陽光已收斂之後，這些已染好而猶未曬乾的絲，就得打石坪中收進屋來，以免晚上起了暴風雨，把那些顏色打壞。在屋子裏是不用竹桿的，而是用一種特製的木架來把它們一絞一絞地套起來的。這些木架子做得很講究的，且還漆着極美觀的顏色。有時候在白天裡，做絲的人也有直接把這些木架子抬出去晒絲的，這樣就可省却一番從架子上取下來，再掛到竹桿上去的手續了。

這些製絲的女孩子們是不需穿什麼宮裝或禮服的，她們儘可自由穿着各種輕便靈巧的服裝，好在她們閒的時候也很多，正好把這些工夫都用在裁製自己的衣服上面。所以她們每天都是打扮得像過時過節一樣的。且因人多有比較的緣故，她們便格外的起勁，要不是怕太后見了責罵，她們也許會比妓女打扮得更俏麗呢！

待到顏色染好，絲也晒乾，成績已到了很滿意的地步，於是這些絲便從架子上一一取下，再用那些木製的旋子。分別繞將起來，大概總是每一種顏色繞一個旋子。繞好之後，既不用以織綢，便祇有留作繡花或縫衣的材料了；一時却用不到那麼許多，只能先行收藏着，待到縫工們需用的時候，再指明了顏色選去應用。

關於製絲的一部份工藝的敘述，可說是至此已盡了，接下去我們就要講到宮中的製鞋業了。雖然在宮內比較有一些地位的女性日常所穿的鞋子，都是由專任製鞋的藝工所製的；但宮中所以專門供養着這些藝工的主要目的，却實在是爲着太后的一个人。因此，本文的敘述，也以太后所御鳳履爲重心。

論到太后的鳳履，讀者別以爲是一個很小的題目，如其原原本本的細講起來，真有不少的字可寫咧！先說管理的一點：就有兩個太監，終年一事不做的專門給指定着爲太后管理鳳履；他們也並不覺得這項差使是輕差使，只覺得是十分的重大，他們一些也不敢懈怠，永遠小心翼翼地看着這些鳳履，像看管什麼寶庫一樣。依照事實來講，太后的鳳履確也可算得是一種貴重的寶物；因爲大多數的

鳳履上，都有價值極鉅的寶石，珠玉，或翡翠鑲嵌着，絕不是什麼平凡的東西。保管這些鳳履的屋子，也是一間極大的偏殿，四面的牆壁上，從天花板起到地下，全用木板格成了許多的木匣子，一行行的無慮數百。每一雙鳳履佔着一個匣子，外面又依次編着號碼。另外有一本很厚的簿子，簿子上也記着同樣的號碼，且在每個號碼之下，註明這雙鳳履的式樣，顏色，花紋等等；這一本簿子，就存在一個專給太后繕寫文件的女官那裏。待到太后忽然高興想換一雙鳳履時，便教這個女官把那簿子送上去，讓她自己慢慢地翻看；看定了，只須說出一個號碼來，便立刻可以派人去把她所選中的那一雙新鞋子取來了。如今說起來，也好算得是一個適合於時間經濟原則的科學管理法了。

這兩個專門保管鳳履的太監，當然不能就算是製鞋業的藝工，只好算是宮中的執事人員之一。所謂製鞋業的藝工是另有一班人的，她們也都是女性，却並不作為宮婢，一樣可以自由進退，她們所擔任的工作確然也是一項專門技術，決非毫無訓練的普通人所能勝任的，但也並不如何勞苦。以我處於旁觀者的地位看起來，正和宮中其他各業藝工所任的工作一般的好玩，一般的有趣。她們的中間，還有兩個負着管理責任的領袖，那是兩個約莫五十多歲的老婦人。——實在不是老婦人，而是老處女：她們都在很年輕的時候，就被雇用到宮裏來的，單是從事在這製造鳳鞋一項工作上的時間，至少也有二十多年了，所以太后對於她們，比較上也是很優待的。在她們手下工作的還有八個年輕的姑娘，她們都會經過一番嚴格的訓練，第一件她們必須學習打樣，就是在白紙上預先畫出各式各樣的鞋子來，以為着手製造的依據。這打樣的一部份工程，如其只需畫出一個約略的輪廓，自然是不很費事的；但她們所打的樣，却必須非常的精細，而且在畫好之後，還得用極細極細的絲線，就在紙上粗具規模的綉將起來。因此，每打一份樣兒，總得費許多的心力。再加從前時候的人，在工作的時候，對於光綫往往是絕不注意的；宮內既沒有適當的燈光，特地為她們配置，她們自己也不甚介意，於是她們的目力，便不免大受傷害，做不到二三年工夫，就得在鼻子上架起一副光度很深的老式眼鏡來了。

太后對於製造這一部份工藝的興趣，雖沒有欣賞青蠶那樣的高，但也決非絕不注意，平均在一個月內，總得有一兩次親自走到她們工作的所在去察看察看。可是當她老人家才打御座上站起身來，打算開步走的當兒，早有一個太監忽忽的先自趕將出來，知照了那些製鞋的藝工們，好讓她們湊早收拾好一切，並用心工作起來，靜待太后駕臨。這種行動，在我們現代人的心目中看來，似乎也是一種作弊；但在那時候，太后自己却並不以為忤，反覺得這是一種不可少的步驟，因此她無論到什麼地方去察看，所見到的無非是一些不真實的偽境。

那些製鞋的藝工們，也另有一座院落佔着，這座院落却在一帶平臺的下面，地勢很低，房屋倒不少，一般也有一列正殿，兩列偏殿；她們日間都在正殿上工作，晚間分別宿在兩旁的偏殿中，在工作時候，那兩位領袖的老處女便不停的在照管着，看有畫得不對，或繡得不對的，就立即加以糾正，所以她們的四隻眸子是永遠釘住在那八個女孩子的手上的，眼光老是隨着她們手內的針綫上下閃動，一些也不敢放鬆。這都是我隨着太后去察看時所見的情形，不知道當我們走出之後，是否還是如此鄭重？

記得在我最初隨着太后去的那一次上，太后也會細細地給我講論過一番。

「說來也許會使你詫異的，我們每做一雙鞋子，自打樣起始，一直到全部完工，至少必須費一個月的工夫。」太后首先向我說道：「這真是一件很費事的工程，其中委實有不少的手續呢！便是這些女孩子們，你也不能太小看了！她們的技術都是極精到的，外面的工人，那裡想比得上她們！……最先，她們總得在白紙上畫出一個鞋樣來：鞋樣是一件很費心思的工程，必須面面顧到，諸如鞋料、式樣、花紋等等，……無一不須妥加考慮和配置，以期適當；而其中尤以鞋跟的高度，應該最先決定。

……」  
接着，她就和我專論鞋跟。——這裡所謂鞋跟，乃是專指當初滿洲的婦女所穿的高跟履。（這種



高跟履通俗喚做旗鞋。它們的式樣也和中土的婦女所穿的鳳鞋差不多，只是頭不尖，且在鞋底下面裝着一截木跟而已。可是這截木跟的位置，却不在後面的跟上，而在足底的中部：人穿着這種高跟履走路，真像踏着一付低型的高蹺一樣，別有一種流動的姿態。——這種鞋跟的高度，是必須和上面的鞋底的厚薄，和鞋子的式樣互相呼應的：某種的鞋底，必須配某種尺寸高的木跟，那是不能不仔細研究的，否則穿的人就會感覺到不舒服，甚至會感到痛苦。大概這截木跟的高度，總在三寸至五寸之間，同時還得注意，不能做得太粗笨，必須很輕巧。而在太后和其他一般貴婦人所穿的履上，那截木跟還得加意點綴一番；比較普通的點綴是用各種顏色的碎玻璃片團團地揀嵌着，中間少不得還要用些麻線或紗線之類繞緊起來，以免散落。這樣一點綴，逢到有陽光照耀着的時候，便會閃閃生光；教人看了，還當是踏着一截寶石鑿就的鞋跟咧！但這是不很容易見到的情形，因為這截鞋跟既是永遠在人的足下踏着，又沒有多少高，那裡會時常給陽光照射到呢？鞋跟的底下是裹着一層層的棉布，用很細的小釘釘着，或用很堅韌的皮線縫起來；這樣一襯，走路的時候，便不致再閣閣地發出惱人的聲音來了。這個法子真和現在一般人所穿的皮鞋上有一塊橡皮跟釘着，意義相同，祇是用起來比較不耐久一些。

除掉鞋跟之外，就得注意鞋子的本身了，鞋子的本身又分鞋底和鞋面兩部份，鞋底的製造是很簡單的，正和中土婦女穿的布鞋一樣的，或削一片絕薄的木板，用一層層的布裹起來，以代尋常的布底，這是可以無庸細述的。那鞋面的工程，却就非同小可了！它們的式樣，細算起來，竟有幾百種之多，最普通的是飛鳳式，和梅花形；其餘種種比較特別的式樣，我現在竟舉不盡許多。那鞋面的本身十九是上好的貢緞，顏色却也各各不同，上面又用各色的絲線挑繡着許多的花樣。這種絲線便是那些製絲的藝工所製染好的，總算省却了一筆往外面去選購的錢。但這些絲線確是太細了，我們只要看了這些絲線，便可以不用解釋，立刻會相信挑繡鞋面的工程，委實是極傷目力的一件事了！

這個製鞋「廠」的重心，就在中央的一列正殿上，裡頭擺着許多應用的工具，五花八門的不知有多少，大部份是我所沒有寓目過的；後來我雖曾逐一的請問過那兩位領袖的老處女，只是名目極繁雜，此刻早記不起來了。我每次上她們那裏去的時候，總得教那兩位老處女取出幾頁新打的鞋樣來看看。這些鞋樣的確是很好看的！用近代人的口吻稱讚起來，真可說是一種極工緻的圖案畫。往往最使我看得愛不忍釋，不知道那打出這些鞋樣來的姑娘們，當初是怎樣學會這本領的？有幾幅畫得分外的齊整，看在人的眼睛裡，活像是一雙真的鞋子，彷彿取下來就可以穿到脚上去；並且它們還不是一色的白描，竟是彩色畫，凡鞋料的顏色，花紋的顏色，無不早已渲染着。待到將來完全做好的時候，便與這紙上所繪的一般無二；儼然是近代那些時裝公司裏所備的一冊樣本。

當一雙新的鞋子完全製就以後，必須馬上送到太后跟前去，請她老人家鑒定；如其逢到她恰巧很空閒的時候，她就會細細的檢視起來，所以偷工減料的情形，是絕對不會有的。只是也未必雙雙盡能適合太后的尊意，她往往看了一看便派人送往那一間「鞋庫」裏去，教那兩個太監收管起來，也許從此就不再去取出來了。難得逢到有一兩雙鞋子做得特別的投其所好，那她就不會輕輕放過了；她的記憶力原是極好的，見過了便不會忘記，並且還會暗暗地打定一個主意，這雙新鞋子將於那一個特別的佳節上穿起來，及至到了那個日子，她老人家再也不會遺忘，隔夜就得教人去把它取出來了。

上面我所說的製鞋所用的工具之中，有一部份就是小型的繡牀。繡牀的式樣和一架織布機約略相似；繡花的姑娘們，便端端正正地坐在它的裡面。這繡牀的主要點是一個綑架，架上緊緊地綑着一方貢緞；這方貢緞的面積約莫是三尺高，五尺闊，必須綑得非常的緊，像大皮鼓的面上所釘的一張皮一樣的緊而且平，因為非如此是不能供刺繡用的。我們如其站到那繡牀的旁邊去，便可以眼看着一雙雙的鞋面，打這些女工的靈活而純熟的手指下，漸漸地形成起來。在這一間正殿上，大約排着十架的繡牀，每架上都有一方貢緞綑着，並且還分別指定着一個女工，負責刺繡。雖然她們決非都在同時做着

刺繡的工作，也許有的是在打樣，有的是在配底，不過這一方貢緞上的花朵，既已指定着這個人刺繡，這個人便遲早總得負責去完成它。每一方貢緞更不是專爲做一雙鞋面，往往是五六雙合在一起的；因此，這方貢緞的上下左右，幾乎是滿佈着應繡的花樣了。每個女工便各自低下了頭，——她們的頭必須是俯得很低的，差不多要把她們的眼睛貼在那貢緞上了；因爲這種工程委實是極精細的，倘不這樣看得真切，便難免要錯誤了。——一聲不發地挑繡着。

現在我將她們的工作程序，說得比較詳細一些：第一步，她們先依照了那些已畫就的鞋樣，在那貢緞上用白粉勾出幾隻鞋面的輪廓來，每兩隻之間，當然必須留些空白，以便裁割；鞋面的輪廓一起勾好，第二步便得一隻一隻的刺繡起來，不過在刺繡每一隻鞋面之先，還有一部份預備的工夫。譬如這一隻鞋面上需要繡一枝梅，那末她就應該先用一種很薄的白紙剪出幾朵形態各別的梅花來，再把這幾朵紙花放到那貢緞上所畫着的一隻鞋面上去，這邊試試，那邊又試試，用藝術的眼光來決定它們應佔的適當的部位；部位既定，然後用絲線把它們釘起來。這時候所用的絲線，大概都是白的，而且不須釘多少針數，只求將那紙花釘住便行了。紙花釘好，再做第三步工作。這第三步工作，是最難的。因爲她們不但要把這幾朵梅花繡出來，還得選用顏色深淡不同的各種絲線，酌量替換應用着，爲求像真起見，她們往往先去採幾朵真的梅花來放在一邊做樣子；該用深色的，便用深色，該用淺色的，便用淺色，待做好了看時，簡直和樹上長着的花，分不出真假了！

無論一朵鮮花上的顏色是怎樣的深淡得宜，她們總得盡着心力去模倣它，因此她們在一針針挑繡着的時候，總得時時回頭去端相那朵真花，差不多每繡一針，必須回頭去看一看：何處是深色，何處是淺色，半些都不能模糊，因此每一架繡牀的橫木上，總有四五十種顏色各別的絲綫掛着，以便隨時取用。其中用途最廣的，自然還是紅綠兩色。

至於那朵剪就的紙花呢？最先原不過是用來表顯輪廓和決定部位的，但繡了幾針之後，再要將它

取出來，手續上既感麻煩，事實上也沒有這種需要。而且還是讓它留在裡面的好。因爲一朵花有了這張紙片一襯托，繡上去的絲綫，便頓時覺得厚了許；待到全部繡成了看時，花瓣都從鞋面上凸了出來，彷彿是另外貼上去的真花一樣，這也是中國繡工的獨到的技巧！

這些製鞋的藝工的生活，說來也是極單調的：她們的內心上，似乎是永遠不會受到什麼刺激，連輕微的震動也很少。一年到頭，她是只是專心致志的從事着做鳳履的工作；早上起身，白天工作，吃飯，晚來上牀安息，每天做着這樣刻板的文章。我自己可說是萬萬受不住的，所以我想她們既然能終年的樂此不疲，必然也自有一種局外人所體味不出來的興趣在着。記得我會經向那兩個處於領袖地位上的老處女問起過，她們都表示很快活。唯一的原因乃是她們對於這種繡作生活，天性特別的愛好；而這製鞋的一業，不但可以充分的發揮她們的刺繡的才技，他如打鞋樣，配鞋底等等，也無不含有有一種美的意味，足以鼓勵一般愛好美術者的興趣。她們的快樂，大概就從這中間得來的。這倒是很合理的說法，因爲我們無論教那一個人做一件工作，工作本身的輕重，猶可不加計較，最要緊的是必須這件工作恰合這個人的性之所好；大凡性之所好的工作，做起來必定起勁，一起勁便可做來特別的圓滿，而且還會久而不倦。現在這兩個老處女，便是這樣。至於她們手下那八位年輕的姑娘呢？我雖未曾請教過，但料想起來，情形也約略相同；因爲凡有做不慣這項工作的，早就稱病告退了，所剩下的自然都是對此確具興趣的人了！

她們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富有「藝工」的精神，所謂藝工的精神，便是只爲了「藝術」和「工作」而工作的思想。她們每做成一雙鳳鞋，時間上至少就得費一個月，而在這一個月以內，她們爲着這雙鳳鞋而所費的心力，更是無可限量；但她們努力的結果，却只有太后一個人可以見得到，即使給太后愛上了而御用起來，也不過我們這寥寥幾個人得有欣賞的機會。此外更有誰能發現她們的巧妙的工技？所以她們當製作的時候，就絕不存心想藉此誇耀於大眾，一心只是想把這一項工藝做得如自己理

想一般的完美而已！何況她們所做成的鳳鞋多數是給太后打進了冷宮，永遠讓那兩個飽食無事的老太監看守起來的，根本沒有問世的機會，她們等於白白的努力了一場。但她們並不灰心，仍用盡心力的工作；這種精神，豈是尋常的一般藝術家和工匠所能有的？

這些小姑娘們既在這樣特殊的環境中過着超特的生活，她們本身的思想也就不免因此而變得很別緻，看起來她們對於出嫁和養育子女的事，實在是非常漠視的。我也曾間接的聽到過她們的言論，大致對於現狀都很滿足。她們把那些一方一方的貢緞看做是她們的丈夫，又把那些一絞一絞的絲線看做是她們的子女；她們的內心上，也確乎是很愛好這兩件常和她們做伴侶的東西的，其他一切雜念，就為她們能如此的忠於厥職而不再發生了！那末她們將來衰老以後的歸宿又如何呢？自然也和尋常的老人有些不同的！待到她們漸漸地衰老了——大概也不過四十五歲就衰老了，因為刺繡這一樣工藝是極費精力的，也是最容易使人衰老的。——她們的目力已不够再做那樣精細的刺繡工作的時候，便自然就有新進的人替上來了，讓她們留在宮內養老着，從此她們便絕不活動了，儘是穿衣吃飯的閒住下去，一直到壽終正寢為止。我想她們大家都有一條傳統的觀念，就是當她們年富力強，正可以盡量勞作的時候，便注其全力於這富於美化的工藝上；到得老來，就仗着這一些功績，安安穩穩的在宮內吃一口閑飯過日子。

這個觀念究竟是否正當？是否合理？於她們自己是否有利？我當然不能代為答復；便是她們為什麼要存這一條傳統的觀念，我也萬萬解說不出。我想除非我也能有像她們一樣靈巧的手段，常在那些貢緞上挑繡挑繡花朵，如此的身歷其境的去體察，也許我才会體察出一個確當的原故來，如今徒然憑空懸想是斷乎想不出來的！

上面我不是說過，每一方貢緞上都有四五副鞋樣勾描着的；她們把這一方貢緞紉到了那繡牀上去之後，便由上至下的一副副挑繡起來。挑繡好一副，又須把這方貢緞重行紉過，使第二副應繡的鞋面

移上來，不必繡的人俯下頭去遷就它，這樣也可略省幾許目力。不過每副貢緞上的四五副鞋面，決不能同樣繡一種花卉，往往第一副繡的是梅花，而第二副却是繡的牡丹花了，因此繡的人竟無老文章可抄，必須另外再剪起紙花來，另外再取過一朵可以做標本的鮮花來，重新定部位，選顏色；先前繡第一副鞋面所得的經驗，簡直絲毫不能利用，精力的浪費，端的是非言可喻，無怪我當初一瞧見就要搖頭了！

及至一切的手續全齊備了，——這就是說到得鞋面上的花樣已繡好，鞋跟和鞋底已一起釘好，並把那鞋面也縫到了底上去，形成了一隻完整的鳳鞋以後。——還有一套最後的手續，那就是裝珠寶等飾物的手續了。太后的鳳鞋上，珍珠、寶石、璞玉、翡翠等，一應寶貴的飾物，可說是應有盡有；但她老人家自己所最心愛的，尤其是珍珠。她常說珍珠是鳳鞋上最適宜的裝飾品。無論大小的珍珠，她都歡喜；因此她御用的鳳鞋上，幾乎是沒有一雙不釘珍珠的了。那些較小的珍珠是用絲線串起來，串得像一條花邊一樣，然後再把它曲曲灣灣地盤釘在鞋面上；雖然用以連貫它們的只是一根很細的絲線，似乎很容易裂斷的，但是我在宮內住了幾年，却從不會見過它們裂斷，也從不會聽到過有人拾得一顆打太后的鳳鞋上掉下來的珍珠。

這句話聽來似乎很奇怪，依我們看來，一雙鞋子上，既釘着那麼許多的珍珠，又且只有一根很細的絲線連繫着，怎麼竟不會裂斷，不會落掉呢？可是我們只要想到御用這些有珍珠釘着的鳳鞋的人，乃是一位年高的皇太后，我們就會相信這是很可能的了！

非但僅僅是可能的，簡直是必然之理！因為常在那「鞋庫」裡存儲着的鳳屐既有數百雙之多，而新製的又陸續在增加，所以每一雙鞋子至多只有給太后穿一次或兩次的機會，甚至一次都不穿；這裡所謂一次，時間是很短的，少則半天或幾小時，多則一天或二天，從無連穿三四天的事。就是穿在太后的足上的時候，也是靜處的時間多，行動時間少；即使行動，她的步子又是極輕極慢的，永無怎樣

劇烈的震動，所以任你把那些珍珠釘得如何之多，如何的不結實，也是斷不會滾落下來！假使說它們是極易滾落的話，那末在宮內當掃地的太監，個個都好開珍珠鋪去了！這話也不是胡講，因為太后的鳳履上，珍珠釘得最多的往往有三四百顆，少則二三十顆，普通總在七八十顆左右；這麼多的珍珠，只要常有十分之一掉下來，豈不就是很可觀了嗎？

若問宮內怎樣會有許多的珍珠，供太后如此濫用呢？其始當然都是京內和各地的官府，以及高麗安南等屬國所進貢上來的；後來呢？也不過是這頂帽兒上拆拆，那雙鳳履上釘釘，互相移用而已，否則足決不够支配的。好在珍珠這樣東西，本身非常耐用，除非你用東西去敲它，輕易是不會破碎的，所以待到某一雙鳳履因歷時過久（決非使用過久，更談不到破舊兩字，）而不需再保存了，鞋身便棄去，却將那些珍珠一齊拆下來，交給製鞋的藝工們收拾好，以便裝點新鞋之用。

鞋面上釘着珍珠的方法也有兩種：第一種就是我上面所講的，先用絲線把珍珠串了起來，然後再把這絲線釘到那鞋面上去；第二種是直接把珍珠一顆顆地釘在鞋面上，就用珍珠來代替彩線，釘成各式各樣的花紋。這種釘法，不但比較結實一些，而且還較繡了花再釘珠子來得清靜文雅。記得我初進宮沒有多少時候，見了這種光以珍珠爲履飾的鳳履，便不由自主地讚美起來；再加還未深知太后的脾氣，竟公然露出了很羨慕的神態，太后的脾氣偏是最喜把人家所羨慕的東西賞給人家，於是她就立即教人揀出了兩雙一般以珍珠爲鞋飾的鳳履賞賜給我，我自然很歡喜地受了。但從此我見了她的新鞋，再也不敢這樣贊美羨慕，不然的話，也許她竟會絕不吝惜地把寶庫中所藏的全部鳳履賞給我了！可是我雖沒有得到那麼許多，但統計太后前後所賞給我的，也確有好幾十雙了！至今我還寶藏着三四雙咧！

關於鳳履的敘述，大概已沒有什麼可寫了，現在祇有最後的一點，再可以說一說。那就是鞋子和時令的關係。我們平民所穿的鞋子，尙且有棉鞋，夾鞋，紗鞋等等之分，何況太后呢？在本書第八章裏，我曾經說過宮中的衣服的質料，不但須因時令而變換，便是衣上繡的花朵，也各有規定；這鞋子

上也是如此，可以無庸再說。只講冬天裏太后所御用的鳳履。太后當然是不要穿那種很笨重的棉鞋的，所以她的鞋子裏，都是襯的上好的絲棉，鞋口上又有一圈皮圍着，這圈皮自然又是銀鼠紫貂之類了。

太后所御用的藝工是全部安頓在萬壽山的背後的，就在昆明湖的對面一帶，這一帶的山坡上，很齊整地隔成了幾座大小相仿的宮院，每一座宮院內住着每一種工藝的藝工，絕不相混。例如管育蠶的就有一座專用的宮院，而那些製絲的藝工也自有她們的住處和工作的場所，製鞋的又另有一處了。雖然相離甚近，但都各立門戶，像幾家獨立的工場一樣。所以這一部份的頤和園可說是小規模的工業區；裏面的藝工們，終年像一羣羣蜜蜂似的忙亂着。不過這裏所有的出品，却和全中國內無論那一家工場的出品大有不同：第一是宮內所需要的絲，或繭子，或鳳履，都不是很單純的一種或兩種，往往是數百種，數千種，每種却又不必多，只需精緻的一二件。第二是宮內的藝工的技術，經實地比較結果，確是高於他處一切的工人，無論那一項工藝，決不用一個新進的生手；每一個生手進來，必須先埋頭學習，待學滿了數年之後，纔有被輪到工作的機會。至於那些領袖的藝工是更不容易了！她們必須在未充領袖之前，先有了多年的超越的成績，纔得升起來；同時她的助手們還得不斷的努力，以備將來升補爲領袖的預備。只要待原任領袖的人年紀稍大，似乎不能再有良好的工作表現的時候，新的領袖便在那一班修養了多年的助手中挑選起來補充。所以她們的工作技術，永遠是不會退化的，而且都有一貫的精神和秘訣，像祖傳父，父傳子的世傳職業一樣。雖然實際上，她們都各有各的出身，彼此絕少血統或親戚上的關係；然而精神上竟像一家人無異，這是和外間尤其不同的一點！

如今回想起來，宮內的一切費用端的是浩繁得不得了，單從這些工藝上講，已够人活活的嚇死，我在宮中住了那麼幾年，可說是沒有一天不見有新製就的鳳鞋，送到太后跟前來讓她品評和察看的。一天工夫，至少必有一兩雙，多至五六雙；這樣一月一年的累積起來，數目自然是極大的了，而這筆



費用之鉅，也可以想見了！這還不足爲奇，因爲鞋子畢竟還只算是一種小東西；更奇的是那些大件的宮袍和禮服，也是同樣浪費地生產着。尋常的富貴人家，每人每隔十天做一件新衣服，已算是很闊綽的了；太后的新衣；却是平均每天一件，或竟不止此數，豈不令人咋舌？不過裁製這些宮袍和禮服的縫工，却不是女性，而是男性的太監，他們畢竟還是先學會了縫工再做太監的呢，還是先做了太監再學會縫工呢？那我可不曾推究過！祇知道他們的工技，也是優等中的最優等，決非外面的縫工所能比擬的。但他們的日常生活據說是和那些女性的藝工並不相同的，大概是比較苦一些。他們的工作雖然大部分也得由他們自己用心設計，可是太后偶然高興，要怎樣改動，他們就必須立即照辦。在每一件新衣服的毛樣沒有得到太后的核可以以前，更不准隨便動手；不比那些製鞋的女工是可以自作主張的，打好了樣，即可縫製起來。然而也就爲這樣，料子的浪費更大：除了極少數深合太后尊意的幾件之外，十分之八九，都像什麼古玩似的一行行地終年陳列在那龐大的寶庫裏，到相當時期便棄去。要是宮袍和禮服也是這樣，只怕內庫裏的銀子更要完得快了。

接下去我還得講一講太后所穿的襪子，讀者中諒來不乏年紀較高的人，當可記得前二三十年時，那些婦女們足上所穿的是怎樣的一種襪子，太后所穿的，也大體相同。那襪統都是很短的，和現在盛行的短統襪差不多。

依消費的價值和用途而論，襪子當然是比鳳履更小的一種東西了，而且無論怎樣會考究的人，也不能在襪子上考究出什麼花樣來；所以宮內還不會另設一項製襪業，而讓那些製鞋的藝工們負責兼辦。雖然如此，太后對於她自己所穿的襪子，却一般也非常的注意，挑剔得很厲害；她每天必須更換一雙新的襪子，換下來以後，便斷乎不要再用了。在她的心目中看來，一雙襪子真和一條線一般的不值錢！可是天地良心，她的襪子委實也是值錢的！它們的原料是上好的軟貢綢，做工更是十分的講究，做得和她老人家的尊足再適合也沒有，差不多處處是極服貼的，就是現在我們所穿的襪子要有這樣的

成績，也不容易，何況那時候只憑着人的雙手所做出來的東西呢？

每一雙襪子上，必有兩個合縫，一個在前面，一個在後面；這是因爲軟綢製的襪子，究不如現代的線襪或絲襪一般的富有伸縮力，所以必須在襪統上開出這兩個合縫。不然人的腳將怎樣伸進去呢？可是從美觀上着眼，這兩個合縫畢竟不能不算是一樁大缺陷；太后是最愛美觀的人，當然要竭力彌補此缺陷的。於是那些善用針線的藝工們，便給她想出了一個絕好的補救辦法，就是用各種顏色的絲線，在那兩個合縫旁邊紮出一些特別的花樣來，這就是把那兩個合縫隱藏過來，好像也是花樣的一部份；不過這裏所紮繡的花樣，却不能和鞋面上一般的層出不窮，大概只能限制於蝴蝶和蝙蝠兩種，別的雖然也未必一定不能用，但用上去了，想來也是不會怎樣好看的。

太后足上的鞋襪，我已經是講得很清楚了，至於襪的穿法那是和尋常的旗人相同的：襪子約比鞋牆高出三四寸，用一根細軟的綢帶，先自緊緊紮在腿部上，然後再把褲腳管拉下來，套在襪統上，再用一根綢帶紮縛起來；這根綢帶的顏色總是和褲子本身的顏色相同的，多半還是一段料子上裁下來的。這種紮褲腳的方式，經我們此刻想起來，必然是非常難看的，然而在從前時候，大家都如此，倒也不覺得什麼異樣，而且因爲有了這兩重的紮縛，不但那襪子決不會皺攏，便是那褲管也從不會散開來的，所以行動時永遠會使你覺得很乾淨爽利。

因爲有這麼許多的鳳履和綢襪，需要賴着那些製鞋的女工們的雙手造作出來，所以這一班姑娘雖然在形式上或階級上都和宮內的宮女約略相同，但實際上是大有分別的！宮女在宮內是一些沒有什麼地位的，可說比太監都不如，種種粗重的工作，她們都有份，簡直是整日在忙着侍候別人，而當藝工的却不但无需去服侍人家，並且還有指定的太監爲她們服役咧！至於飲食方面，更是特別的優待，每餐也必有極豐盛的菜餚，給她們享用，和太后所用的膳食一般都是由御廚房所承辦的，尋常當一個小官人家的宅眷用的膳食，那裏能比得上她們？再加以進膳的時候，也有好幾個太監在旁邊給她們端菜，

盛飯，撤席，一些也不用她們自己動手；就是她們所住的臥房裏，每天也有小太監們輪流着進去收拾的。因此，她們除掉了爲太后製鳳履和襪子以外，可說是一無所事了。這未免太優待了嗎？不過說穿了却是不值一笑的！原來這種刺繡的工作，若要求其光潔，對於藝工們的手指也有很大的關係；要是她們的手指因爲常和粗糙的東西接觸的緣故，弄得很粗糙了，那末繡起花朵來，那些絲線也不免要給她們弄毛了，就爲這樣，太后纔不許她們做別的工作的，倘非如此，她們休想能有什麼太監來承值，少不得要教她們自己照料一切了！

據太后告訴我，這些製鞋的藝工是極不容易培植的，通常每一個小女孩子，任憑怎樣的聰明伶俐，或者對於尋常的繡作工夫怎樣的精到熟練，但要進宮來爲太后打鞋樣，繡鞋花，做襪子，却至少必須費三年的工夫去學習，不然是無從下手的！的確，像那樣繁複深奧的技術，依我看來，即使學習了三年工夫，也未必能完全精熟，未必就有良好的成績。我覺得非在學滿了三年，再專心從事於這項工作達四五年之久，便決不能深入堂奧，運用自如，因爲有許多的秘訣，都不是一索即得的。

讀者試想上面我們講的都是何等的瑣碎啊！在頤和園內，就像蜂窩似的簇聚着這許多特殊的工業機關，它們又是一般的瑣碎，一般的忙碌。個個藝工都在不斷的努力着，可是她們和他們的所以要如此努力的原動力，却只是發乎太后偶然的高興；她老人家只要隨意想到一個念頭，便够這些藝工們忙碌了！雖然她們和他們同樣都受着遠勝過尋常的工人所夢想不到的優遇，可是對於工作是半些不能有什麼主張的，所以就稱他們爲一羣男女犯人，也未嘗不可。

不過在事實上，無論男女藝工，看起來大半倒是十分舒適樂意的犯人，自願無期的安處在這座監獄中。

他們這樣勞苦的工作了幾年或幾十年之後，難得逢到湊巧，有某一個人的作品，竟給太后愛上了，當藉衆人贊美了一句；這個人便會快活得連自己的生辰八字也忘了，而其餘的人，也會因此受到激

勵，格外甘心的埋頭力作起來。但是太后豈肯隨便贊美他們的？真不知道要隔多少時候，纔有這樣一次希逢的盛事呢！

太后每次和我談到宮內這些工業，總得有一長篇的話兒，不是計劃怎樣增添新的生產品，便是打算怎樣訓練新進的藝工，而且語語精詳，頗切實用；因此常使我暗暗地佩服，深信她老人家如其給人家聘去管理什麼工廠，保管是一個極能幹的領袖。尤其教人詫為天賦奇才的是她的記憶力；常有許多很小很小的事情，雖然那些親臨其事的藝工也忘懷了，而她老人家却依舊還記得很清楚。因此，無論那一項工藝，這總提調的一職，都非太后自任不可。

## 二六 太后的愛犬

有一天的早上，我們都準備好了，快要隨太后出去上早朝的時候，突然有一個太監氣急敗壞的撞將進來，滿臉堆着一種了不得的鄭重的意態，似乎惟恐誤了什麼大事般的急忙忙地帶來了一個報告。

「老佛爺！」他興奮得像一頭猴子一樣，跪在地上說道：「奴婢方纔聽見那黑寶玉已生了四頭小狗了，所以趕着來稟報。」

太后一聽，眸子裡立刻就閃出一種表示喜悅的光芒來。這裏所說的「黑寶玉」乃是一頭狗的名字；它是太后所癖愛的東西，至少也可以說是太后所癖愛的許多東西中的一種。她既然愛狗，自然就愛養狗，而她的養狗却又和尋常人大不相同：她把這事看得非常的重大，一些不輕忽，她特地教人搜集了許多講論怎樣選擇佳種，怎樣分配飼料，和怎樣訓練小犬等等各項專門技術的書來，讓她自己在閒暇的時候閱讀研究，所以她的狗可說無一不是譜系分明，久著良譽的佳種。

太后也會問過我，究竟我對於狗這一種畜生，有沒有什麼興趣？我告訴她我也是跟她一般的愛弄

狗，這倒是真話，我至今還是很歡喜狗咧！而我當日在太后那裏所見的那些狗，尤其覺得名貴可愛，它們多半是真正的北京小種狗，頭和鼻子都是很短的，不過它們的毛片却並不一律，各種花色都有。

如今且說當日太后聽到了黑寶玉已生下小狗的消息之後，便立刻欣然說道：

「等一會待我們下了早朝，我們必須先到那狗房裏去走一遭，瞧瞧那四頭新產的小狗。」

無論什麼事情，不算它大到怎樣，或小到那樣，只要太后對它發生了興趣，想認真去做它的話，便永遠是可以實現的！所以我想就是不幸在這一天的早朝上，那些大臣們有什麼關係國家興亡的大事奏上來，她必然也不會注意；除非說京城外已到了什麼外國軍隊，立刻就要打進宮來，這樣她也許還會注意注意，否則是不能把她全神貫注在那四頭新產的小狗上的注意力，移轉過來的。說實話，我那時候的心上，也完全給許多的狗影包圍住了，只望早朝快些完畢，好趕快去探訪那一座御犬廄。因為在這一日之前，我雖然已進宮了多時了，但太后的犬房，却還不會去過一次。我那時已養成了一種習慣，就是每天渴望着能夠隨侍太后，上各處未曾涉足的新地方去看看；尤其深中下懷的是太后每帶我上一處新的地方去，必然有許多有趣的話說給我聽。使我感覺到非常滿意。

我們雖然都在殿上站着，像每天一樣地看着丹墀下面的那許多王公大臣們逐個逐個的走過來，一面唱着他們自己的名字，一面恭恭敬敬地望上叩頭，每個人都穿着全副的公服，美豔得猶如花一團，錦一簇。這種景象，本來是我久看而不厭的，但今天我却引不起什麼興趣了，反覺得他們的行動太遲緩，誤了我們前去看狗的大事，恨不能高聲催促。我再偷眼去瞧太后，只見她似乎很焦灼，說話比往常急了許多，所有的奏章，當殿一概不看，只教太監們收了起來再說。

然而這個早朝畢竟也不能太草草，仍須隔了相當的時間才完畢。完畢之後，我們便一起隨侍太后退回內宮去，先讓她匆匆地更換了一套比較輕便的服飾，以便行走，然後大家依着往常的次序，排成一列散亂的隊伍，紛紛簇擁着太后，繞過了萬壽山的一角，逕望那個御犬廄行去。這座御犬廄的地位

是就在我上一章內所講的各業藝工房的左面，和那製絲的工房離得最近，但相隔着也有一二十步路咧！一路在走的時候，太后告訴了我許多關於現在我們要去探望的那些狗的情形。

「啊！你不要太小看了它們！」這是太后的一句口頭禪，彷彿是她的東西，件件都是大得不可開交的。「它們也都有一節很長的歷史：最先它們也是跟我們一般是從關外來的，它們的原名，喚做哈叭狗，這是滿洲人的土名，現在很少有人提到它了。因為這種狗的身量都是很小的，所以它們是決不能守夜或做別種工作，它們只能供給人們摟在懷裡，或捧在手內，當一件小玩意兒玩玩。後來我們進了關，差不多滿洲人家裡都蓄着這種狗，而我們又都是住在京內的，於是外面的人見了這種狗，都喚做北京狗，此刻就喚出名了。」

這座御犬廄是怎樣的呢？雖不是什麼深宮大殿，但它們的規模，比尋常人家的犬房，却真有天淵之別。它的格式也是仿着宮殿而造的，只是矮小幾倍而已。它的屋料也不是什麼木石，而是全部用的竹片。管理這些狗的太監也有四位，一位算是主管的領袖，其餘三位，就算是他的幫辦。他們在宮內也是終年不問別事，只和那些小狗們做伴。他們雖然奉旨管理着這些狗，其實不能說是「管」，只能說是「侍奉」，他們那裏敢輕易打罵它們，只能小心翼翼地侍候着。

當我們這一簇的人快要走近那狗房的時候，在那裡當狗差的一個太監已望見了，便大聲喊道：

「老佛爺駕到啦！」他喊得很響而很慢的，差不多是一字一頓。

這聲高喊之後，便馬上起了一陣很大的騷動，狗房裏面的那些狗，都很快的奔出來了。汪……汪

……汪……的亂叫起來，同時還沒命的搖着它們那一截短短的尾巴，顯然是表示它們在迎接太后的意思。太后見了，不由笑逐顏開，比受了她的大臣們的參拜更高興。這一羣狗的中間，太后所最寵愛的那一頭名喚海龍的，——也就是後來隨着我們上奉天去的那一頭——也在其內；這一次，我就初次認識了它的特長。它見了我們，便把身子直立起來，縮着前腿，做着像作揖的樣子。它的意思彷彿是

「瞧啊！這裡還有誰能這樣的靈巧啊？我要沒有這樣特殊的本領，使別的狗相形見拙，太后怎樣會特別的寵愛我呢？」

不過它這樣直立起來的架子，也不能裝得怎樣久，大約祇裝了四五分鐘模樣，便依舊撲下來；依我想，多分是那樣的直立，確是很費力的，所以那畜生不能持久了。

我們漸漸地已走得逼近了那些狗房，於是那一個正輪在班上承值的太監便開始將已走出屋的狗檢點起來，見有落在後面還不會警覺的，便再大聲的呼喝：這樣，它們也就一起奔出來了。

「打圈子！」所有的狗全出來之後，他又這樣呼喝着；那些狗聽了，便齊在前面這一方空地上滴溜溜的奔跑起來，同時還不停的叫着，並把它們那一截鮮紅的狗舌，忽伸忽縮地吐露着。有幾匹較大的狗，更就地翻起筋斗來，好像是一隊頑皮的小學生，在操場上胡鬧。看去好不天真可愛！接着，那太監又喝道：

「站住！」他的呼喝居然也和軍隊中的號令一般的有效。那些狗聽了，便立即鎮靜下來，井然有秩序的排成了一列很整齊的橫行，恰好和太后身後所列的一行侍從人員形成對峙之勢，也許它們站得更比我們整齊些呢！它們的眸子都是很圓的凸在眼眶以外，像兩枚圍棋上的黑子一樣；這時都一齊朝太后注視着，不稍瞬動地注視着，充分表顯出它們是一種受過訓練的馴畜的機智來。然而我們要是只粗粗的一看，却不容易見到它們的眸子，因為它們頭上的那一簇頂毛都是特別的長，長得把眸子也掩過了，只有當陽光直射在它們的前額上時，才可以看見那兩顆像小電燈似的亮光，在黑暗裡閃動。至於它們自己看起東西來，那我可不得而知了。

及至全體的狗都已排成直線，而且都已站得穩定，並不再跳動了；——就是它們的吠聲也停止了，因為它們的叫也不是濫發的，所以那管理狗太監可以要它們叫便叫，要它們不叫便不叫。——第三個

口令，又從那太監的嘴裏高喊出來：

「直立！」這就是要它們效法那海龍方才所做的樣子，把身直立起來，用它們的臂做重心點，像人在席地而坐時的神氣一般；而它們那一條紅舌，卻還在伸伸縮縮的吐露着。當然，這些狗也並不是個個都能很迅捷優美地站直的，有好幾條訓練未久的小狗，還得讓那管狗的太監去督促它們，幫扶它們，使它們也能和其餘的狗立得一樣整齊；及至所有的狗站直了，那太監方始再喊出最後的一個口令來：

「給老佛爺拜拜！」這個口令的功效可真不是我所敢預料的了！那些狗竟同時亂叫起來，並把它們的兩條前腿合攏一起，上上下下地搖着，像是在給太后作揖的樣子；這一幕委實是非常的精采，我後來竟不會在別處見過有教得如此馴伏的狗。然而這樣一來，卻使我對於那海龍所受的特殊的寵遇大地懷疑了；它此刻除掉能和其他的狗一般動作之外，已無別的機巧可以表顯了，爲什麼太后偏是獨的寵愛它呢？這倒又是一件令人極難索解的怪事！或者可以說是因它頸上有許多金鈴拴着，能時時發聲的緣故，所以能使太后特別的注意它；但也不算不得是一個充份的理由。使我看來，它倒是宮中的一個丑角，每能很不費力的逗出太后的笑來。

有時候，太后竟會在這御犬廄中逗留得很久；除掉照例讓那些哈叭狗向她表演一回以外，她還得隨意指定一條狗，施行檢驗。當然，她老人家是決不肯蹲下去俯就它們的，總得由那管狗的太監把她所指定的那條狗捧起來，舉在她的面前，讓她細細的察看；察看之後，她少不得總要說：「它的眼睛太髒了，你們都不管事嗎？以後非得好好留心不可！」或者說：「這條狗的後腿太長了，或太短了，不合適中的尺寸！」或者又說：「這條狗的身子太長了，太難看了！」無論那一條狗經她下了上面這兩種評語以後，——尤其是初生的小狗——便等於奉了流徙的旨意，不能再容它在宮內安居了，必須立即放逐出去。因爲後腿太長或太短，以及身子太長，都是無從校正的毛病，只得請它們出去了。可是



那些管狗的太監爲免除麻煩起見，往往把這種奉旨放逐的狗就殺了，好在太后也不會查究的；但逢到被放逐的是小狗時，他們便不肯輕易殺却了。他們會悄悄地拖出宮去，賣給相熟的人家，代價是往往很可觀的，因爲人家知道是宮中拖出來的狗，不免特別希罕些，多出幾個錢也是願意的。

這一天，我們原是爲着要看那「黑寶玉」所生的四頭小狗而來的，因此那管狗的太監忙着把它們盛在一個竹筐裏呈上來。太后細細的看了一回，便指點着給我說道：「瞧這一頭吧！比較起來，這四頭裏只有它是最完整的！它的毛片兼具着它父母的特長。」這四頭小狗的母親便是那所謂「黑寶玉」：是一條全黑的狗；它們的老子名喚「烏雲蓋雪」，混身墨黑，惟有四條腿是白的，也算是佳種之一。「倒是很不容易的！餘下的三頭都長得太難看了：這一條的身子太細而太長了；這一條的後腿不應該比前腿短，也是不好的；這一條的尾巴不向前蜷曲而向後蜷曲，更是不行了！」

於是這四頭初生的小狗的命運便從此決定了！只除那最好的一頭可以隨它的父母同居在宮內，餘下的三頭，都得放逐出去。我便湊此機會，向她老人家說，我很歡喜那三頭中的一條，她自然沒甚話說，便立即賜給了我。她自己所留下的那一條是雄的，混身黑色，只有頭頂上有一塊白色；太后便當場賜名「斑玉」。

「過了七天或八天，」太后又向我說道：「這些小狗的眼睛才能睜開；再過三四天，我們便把狗的尾巴截去一段了。」

爲什麼要把小狗的尾巴截去一段呢？據說也是養狗的一種習慣。他們深信如把一條初生的小狗的尾巴截去了一概尖端，那末狗的尾巴便一定會向前蜷曲過來了，否則就會向後蜷曲，或像馬尾似的垂曳着；一條狗有了這樣的尾巴，便永不能列爲雋品的了。

哈叭狗的兩個耳朵不是都像兩片落葉似的很柔順地下垂着的嗎？這也是人力所造成的，當一條小狗才生產下來之候，便得用一種富於黏性的膠質，將它的兩個耳朵的尖端黏在一塊小石子或幾個制錢

上：因爲石子和制錢都是重的，便把它的耳朵吊了下去，如此的吊上半個月或二十天才除去，那末它的耳朵便不再豎起來了。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乃是畜養哈叭狗的人所不能不知道的，一條狗的身材的好壞，全在這上面；這就是飼料問題。」太后繼續的給我解釋道：「一頭哈叭狗在漸漸長大的時候，第一不可給它多喝水，要是水一多喝，它的身子便會長得太細太長了；第二不可多給它吃牛肉或豬肉，否則它的身子就會變得太粗太短了，又是不好看的，所以它們的飼料必須配合得十分適宜，沒有經驗的人是不能貿然嘗試的！」

養在御犬廄內的狗沒有一頭是沒有名字的，給它們題名的是誰呢？自然是太后自己了！她不但能够給它們提出各各不同的名字來，而且她自己都能記得很清楚，無論見了那一條狗，都可以喚出它的名字來。記得她有四頭毛色黑中帶灰，灰中帶紫的狗；這種狗俗稱龜殼狗，也是哈叭狗的一種。它們的身材和毛片都長得很相像，頗難區別，但太后卻早就給它們題了四個名字：一名秋葉，一名琥珀，一名紫烟，一名霜柿，竟是無不吻合，誰見了都不用想更易隻字。

她老人家另外還有一組分外罕見的小狗，也是四頭，它們的身量委實是小極了，小到可以托在人的手掌上，便是長了已有多年的也不會大到怎樣地步，從前人穿的衣服的大袖，儘可安藏得下，所以名「袖子狗。」其實也是哈叭狗的一種。據說只要在飼料上用相當的工夫，畜狗的人儘可隨着自家的意思，教一頭小狗長到怎樣大，或長出怎樣顏色的毛片來。當日太后也會約略告訴過我一番，只是太複雜了，而且都帶些專門學的性質，我如今那裏還記得起？太后這四頭袖子狗的毛片全是極美麗的，有一頭白得像雪一樣，所以叫做「雪球」；還有一頭略帶幾許青紫色，太后便名之曰「雨過天青」；還有一頭是淺灰色的，行動非常活潑，因就得了「風」的名字；還有一頭的顏色最好看，純粹是銀灰色，所以被稱做「月光。」這四頭之中，我却最愛那頑皮矯捷的「風」。

宮中所畜的狗至少必有兩頭相似的，而且總是一雌一雄，取其能傳下同樣的種來的意思。可是有一頭狗却孤零零地的自成一派，像一個不入流品的方外人一樣。它的身材雖不十分高大，但很雄勁，比別的狗的精神大不相同；它的毛片是深黃色和棕黑色相間的，和虎皮很有些相像，所以太后就叫他做「小虎。」太后並會囑咐過許多的人，教他們去設法覓一頭和它毛色相同的哈叭狗來，給它作配，可惜一直到我離開清宮的時候爲止，她還沒有達到目的；這件事不能不說是她老人家的失敗，但失敗對於太后終究是件難得的事！

哈叭狗的美處在於身材嬌小，毛片柔長；像上面所說的那種「袖子狗」，它們的毛幾乎要比腿長出許多。當它們蜷伏在桌子上的時候，身子，腿，眼睛，尾巴，全給長毛遮蓋過了，遠遠地看去，只像是一個毛線團就的圓球。要不是它那紅舌常在不停的吐弄，誰會知道它是一頭生物？因爲它們的毛片如此柔長優美，所以人們也就得特別的重視，除却不時給它們洗刷之外，還得用一種很精緻的木梳，每天給它們梳理幾次；我想就是那些最愛打扮的姑娘們梳理她們的秀髮，怕也沒有如此勤謹呢！

太后每次在萬壽山那邊走過，總得順便去瞧瞧她的愛狗。事實上她不但獨愛海龍，所有的狗她是一般很寵惜的，當她在獨坐無聊的時候，往往會指定了幾頭狗的名字，教人去把它們帶進來。在她的心目中，這二三十條狗也何嘗不能算是她的一班倖臣啊！

我寫到這裡，不禁也起了一重懷舊之思，不知道太后這些愛狗的子孫，現在已流落到怎般地步了？

## 二七 裝飾物的研究

太后當她在妙齡時，真是一位丰姿綽約，明媚鮮麗的少女，這是宮中人所時常稱道着的；就是在

她漸漸給年華所排擠，入于老境之後，也還依舊保留着好幾分動人的姿色咧！而她老人家對於她自己的容顏和修飾，也是非常的注意。每天單就她所穿戴的珠寶金玉等等飾物而論，總得教她費上許多的時間去用心選取或更換；而每次經她選出來應用的一小部份，它的價值已非一般人所敢妄測的了。其實這種都是絕不需要的浪費，我覺得用「浮華」兩個字來形容，可說是再確當沒有了！太后是早就在不知不覺中養成了這種崇尚浮華的習慣的；雖然宮中的古制，以及一切由老祖宗所訂下來的內典，都不會教她怎樣選用她的寶飾，怎樣講究她的衣服，但她天性歡喜這樣做，有誰能限制她呢？縱然因她個人的習于浮華，而使內庫頓告竭蹶，也是只得聽諸天命的！

有一天，我竟意外地得到了二個十分難得的機會，藉此稍得明白了一些太后自己對於個人的裝飾物所具的實在的思想。

這一日的早上，才當我們隨太后下了早朝之後，也沒有什麼重大的事故在擾亂着我們；太后是很隨便地在休息着。忽然那總管太監李蓮英興沖沖地走將進來，照例叩過頭，便急急奏道：

「老佛爺，方才張之洞那邊有奏摺送來，同時還差官齎了一批貢品進呈。」

這個消息一到，我瞧太后的臉上立刻就添了一重喜色；這可不是作者故意挖苦她老人家，實在的確如此！而且她也決非因聽張之洞有貢品進呈才歡喜的；就是別的人有什麼貢品送來，她也是一般的歡喜的；她真像小孩子們樂於收受玩具一樣的樂於接受貢品。再加那些臣下們似乎已窺知了她的心事，更格外湊趣的不斷以種種裝璜極華麗的寶石珠玉之類，或外面市上極不多見的西洋貨物，貢呈上來，差不多是每天必有好幾批，彷彿不顧了血本，爭着來向太后門富一般；於是太后那一間藏儲寶物的密室裏，便盡量的吸收了朝中各親王，各尚書，各將軍，外省各總督，各撫尹，以及各國駐華使節的許多貢品，直至集成了一個十分驚人的鉅數。我想誰也不會能夠猜出它的價值來的；便是太后自己，也未必很清楚吧？其中也有一小部份是由內庫裏支出銀子去買來的，因為太后的慾望是很大的，雖然那

些大臣們不斷的孝敬着她，對於量的方面，似乎是很大了，但在質的方面，却未必件件俱精；即使是精的，也未必盡和太后理想中所希望着的相符合。於是她就往往要差那些太監出去，費錢費力的給她去覓取某種特別的珠玉或金石；又且不受路程的限制，在京城內的固然要去覓，在很遠的邊地上的，也是一般要去覓的。所以每次爲着要覓一件寶物所費的銀子端的好駭人咧！只是這種特地去覓得來的寶物，却是另外安藏着的，就作爲國庫的一部份。至於那些各方送來，指明貢給太后的，那就算是太后的私產了。

說起張之洞，大概沒有一個讀者不知他的大名吧？其時他正在兩湖總督的任上，不過當我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他却尚未做到這樣顯赫的地位，似乎正做着湖北省的撫台。我們那時的家就在沙市，離湖北省的省會——武昌很近，彼此本來就有相當的往還，後來我父親又受了聖上的命，接任爲湖北省的藩台（布政使），因此我們全家的人齊跟着父親遷居到了武昌，於是我父親和張之洞便成了很密切的僚友，再加兩家的住所又相去不遠，所以大家就走動得格外熱鬧了。而我們姊妹兩個，也許是因爲他家也有幾位年輕的姑娘的緣故，不由來去得分外殷勤，我差不多是三頭兩日要歇在他家的；這樣，我自然就認識了這位有名的政治家，而且還知道他有一個歡喜收藏各種書畫古玩的嗜好，尤其是各種的璞玉。他所搜集的璞玉，很少是已經人工雕鑿過的器皿或飾物，都是整塊或大條的未經磨製的玉料。他把這種粗大的玉料收覓來之後，當然也得把它們琢磨一番，但他却並不立即用它來做什麼器物。他家裏雖然有太太，有姨太太，有小姐，可是他從不把這種玉料來做成飾品，賞給她們；他只是將一大塊或一長條的粗玉，施以一番刮垢磨光的工夫，並截成較小的幾截或幾塊，拿來盛在裝璜得非常精美錦匣裏，上面還鑲了玻璃，以便他自己在想到它們的時候，取出來賞鑑賞鑑。

爲着有了這一些早年的印象，因此當這一日我聽李蓮英說張之洞差官賣了什麼貢品來，便暗暗猜定它們必然是幾件玉器。玉器可說是張之洞所獨有的一種珍寶，他不但收藏着那麼許多可貴的玉料。

而且在他家裏，還養着幾個高手的玉工，終年侍候着他，只要他偶然想到要把那一塊玉料做成什麼東西，便總能依着他的理想做到。雖然那幾個玉工的工價是非常高貴的，而工作又是非常的費時，但對於像他那樣的一位大官，真是一些也不成問題，儘管担負得起來的。

記得有幾次我還親眼在他家內看見有人帶着幾塊才打山石中或泥土內發掘出來的粗玉，向他兜售；他總得細細的挑選一會，然後酌量給價收購。購就之後，他便直接携回到他的書室中去，那裡就是他長年僱用着的幾個玉工的工作之所。我那時候因為還是一個很小的小孩子，所以儘可不必避人，逕進他的書房內去亂跑，往往見有一塊長潤各約一英尺，厚約七英寸的粗玉，經那些玉工們再三的磨琢，最後便只剩了二三英寸見方的一小塊，厚是只剩一寸左右了，其餘的都作爲不能用的棄材了；那留下的一小塊，可真是價值極鉅的拱璧了！不但是玉色勻淨，而且連一絲一粒的斑點也沒有，所謂「美玉無瑕」，真堪用來贊美張之洞所藏的那些玉料。

「快把他的東西帶上來！」

張之洞當然不僅是初次以貢品獻給太后，但先前却的確不會獻過玉器，所以太后也猜不到他獻的是什麼東西。於是她就來不及的吩咐李蓮英道。

張之洞所差來的官自然不是什麼大官，決沒有資格直接來見太后的，只得在宮外恭恭敬敬地候着；李蓮英便親自走出去，把他所捧着的東西接了進來，一直端到太后的面前。我們正極飢渴地在等着要瞧張之洞的貢品，李蓮英一端到，便立即把我們的眼光一起擲到了他的手上去；他的手是托着一具不很大的玻璃匣，裝璜非常講究，裡面是很適稱地盛着三具小玻璃盒，它們的花色和外面這一具大的完全相同，顯然是特地做起來的一套，不過裏面那三具小的比較上還要精緻一些。我們只見了這一套玲瓏可愛的錦匣，還不會瞧見裏面的主要物，已覺得這一份貢品委實是極貴重的了！

太后因嫌隔着玻璃蓋瞧還不能瞧得十分清楚，便教我上前去將那大匣子先打開了，再把小匣子依

次捧出來細看。第一具小匣子裏是盛着一對玉製的耳環。——果無是玉器，我可不會猜錯。——這一對耳環的玉色是如此的勻淨而光潔，竟使我從此厭棄了我自己所有的幾件玉器：不但是我那區區的幾件玉器萬萬比不上它們，便是太后往日所藏下的許多玉環，玉釧，玉簪之類，不管它數量怎樣的多，但要有一件能像這一對玉環一般的毫無斑點，色澤華美，却委實不能！我雖不是職司保管太后飾物的人，但因見到的機會多，可以確信這一個懸想是對的；就是當太后在細細賞鑒這一副玉環的時候，她自己臉上的顏色和神情，也很明顯地表示着這種意思。

這一副耳環的原料，必然是一塊最純粹，最美麗的翡翠，——翡翠本來也是玉的一種，所以統稱之爲玉。——綠得真像一片最鮮明的菩提樹葉一樣。它們的式樣是做得和兩勾新月沒什麼差別的，潤度大約有一寸，太后便很小心地把它們檢了起來，舉向對光的一面去，迎着光，再加一番仔細的透視；這一透視之下，她不由越發的歡喜了。回頭來向我們說道：

「瞧啊！這是多麼的美麗啊？你們可曾瞧見過有比這個更精純的翡翠嗎？無論你們怎樣的仔細檢視，不用想找出一些斑點來。要找這樣一塊罕有的翡翠，可真不是一件易事！」

不錯！我們中國人鑑賞玉的標準是向以純潔無瑕爲第一個先決條件的；尤其是翡翠，它的色澤每多這兒太深，那兒又太淺的弊病，要求勻淨的是實在很難的，所以一般的玉工，都不免要用一種精巧的雕琢工夫來故意掩飾那些不美觀的斑點。因此，凡善於鑒別玉質好壞的人，便都以形式自然者爲上品；而現在這一對新月形的翡翠，可說是再自然也沒有的了！

「真的，我們所收藏的各種玉器中，實在是沒有一件能够和它比得上的！」太后很得意地讚嘆着。說實話，我那時候的確也瞧得愛極了，恨不能自己取來試戴一戴；但這個妄想當然是不能實現的，於是我就撥攬太后道：

「既然是這樣的好法，老佛爺何不就將它們來帶上試一試呢？」

我這時候真有些興奮得像一個小孩子一樣了，別人都在暗暗地好笑，然而太后自己却一些也不笑。她不但是不笑，且把她原有的一付歡容也突然收斂了起來，只把她的身子，慢慢地旋向後去，貼對着一架挺大的着衣鏡看着，似乎在端詳她自己那一派老態畢露的容色；一言不發，足足有五六分鐘光景，倒使我非常的不安起來。

「不行！」隔了半晌，她才離開了那鏡子，很沉鬱地說：「我們如今是再不能像從前那樣的好看了！臉上似乎一些活氣都沒有，怎麼能帶起這樣鮮明的飾物呢？……但是，這一副耳環却委實是太惹人歡喜了；過一天，待我們在歡樂的日子，精神也許可以比較振作一些的時候，我們少不得要用到它們的！」

想不到我這一個很興奮的建議，竟觸起了她如許深沉的感慨，倒教我不知道該再說些什麼才好了。幸而她也並不再一味愁悶下去，——其實愁悶也沒用，已老了的人怎能再回復到少年時候去呢？就依舊將那一副耳環放到了錦匣裡去，再從那其餘兩個錦匣裡的檢起了一對玉鐲來。這一對玉鐲的原料是純粹的白玉，白得像羊脂一般；雖然沒有像翡翠一樣鮮艷的綠色。但玉質的堅緻。和光澤的瑩潤，却也自有它的可愛之處。尤其難得的是它們也一般絕無斑駁，任你把它們去耀在日光裡照着，也不能照出一絲一點的雜紋。我們從日常所見各種玉器的每多斑駁或裂紋來推想這一對玉鐲，便不由不驚嘆着它的純潔無疵的可貴了！由此更可想見張之洞爲着要搜覓這樣兩塊勻淨的翡翠，和純粹的白玉而所費的代價，必然也是大足驚人了！如其再替他加上了因雕琢而所費的工銀，這個數目可真難得有人會猜中的了。

太后把這一對玉鐲托在她自己的掌上默默地撫摩着，似乎它們的光潔滑潤，已發生了一種使她感覺十分舒適的滋味，甚至使她撫摩了許久，還是不忍釋去；但最後，她又觸動了愁思，懶洋洋地把它放回了原處去。



「便是這一對玉簪子，也不是我如今所能穿戴的了！……」她又重複的說了三四遍，這意思就是說，她這一句話確然是不能否認的事實了。「我們如今所穿戴的簪環釵鐲之類，最適宜的無過于竹石色的珊瑚所成的東西了！它們的顏色比較深一些而暗一些，可以不致和我們這一副老態的倦容，以及兩個失神的眸子發生多太的衝突，而人家看起來，也不致怎樣的觸目。」

她這一套自行檢舉的話，實在是半些都不錯的，後雖竭力的想製造幾句話出來撫慰她，但立刻就覺得太不易措辭而縮住了；同時更極明顯地使我推想到何以這幾年以來，她老人家每次在更換某種飾物的時候，總得經過一二十分鐘甚至一二小時的沉思和剔選，無非也是爲着有些太鮮明的東西，已不適於她那已老的容顏的緣故。據說當她正在妙齡的時代，對於一切飾物的選擇更比現在加倍的注意，高興時往往會一天換過幾次的；那時候咸豐真像寶貝一般的寵愛着她，常不斷的派人出去覓取種種價值連城的珠翠來供她裝點，那些珠翠也因得了她那嬌艷的容光的掩映，似乎更覺生色了。現在呢，她已是一位老太太了，從前所用的那些珠翠，自然不再能和她的容顏相配了；不過無論如何，她的美貌畢竟是不會全部毀滅的，至少還有三四分留存着咧！假使逢到她心上覺得很快樂的日子，或者是隔夜並無失眠的情形，驗的時間很充足，那末她的精神就會突然的振作起來，紅潤的血色，猶如朝霞一般的湧現在她的雙頰上，頓時彷彿減輕了一二十年的年紀；雖然她那前額上的幾條皺紋，還是無可掩飾地存留着。可是她少年時代的豐姿，在這些日子中，確乎還有十分之三四能够回轉來了。

太后瞧我們對於她的表示不能穿戴這幾件玉器的舉動毫不重視，深恐我們不能領會她的意思，便又舉出一個現實的例證來做說明。她說：

「你們可還記得三四天之前，肅王福晉（福晉就是夫人的稱呼）到宮中來的情形嗎？」  
這是三天以前的事，我們當然都還記得的！肅王福晉也是一位很有名的美婦人，常進宮內來朝見太后。可是當她這一次來了之後，我們背地裏就起了一陣議論，大家都說她的容貌，似乎沒有從前那

般的妍麗了；而且大家都覺得她那天身上所穿戴的衣飾之中，有一件似乎很觸目而不相稱，可是誰也不能確切地指明出來。太后雖然並不會有多少時候和她盤桓，然而她已經很清楚地發現了；到今天，她就順便把它來解釋給我們聽。

「現在，肅王福晉已不能再算是一個年輕的婦人了！無論她怎樣的施朱敷粉，她臉上的許多隱隱約約的皺紋，再也逃不過別人的眼睛了！上次她來的時候，尤其見老了許多，這是什麼緣故呢？你們可能理解得出來嗎？其實還是很簡單的，只一句話，就是她不會懂得穿戴翡翠或玉製的飾物的秘密。翡翠或玉製的飾物，誠然是一種很美麗，很漂亮的東西，然而事實上它們却只宜於正當快樂的時候的人，和正當青春時期的人，更不能缺少動人的笑容來做它們的襯托；如其一個年事較高的人，或是一個精神很頹唐的人穿戴了這種飾物，其結果必致兩敗俱傷。這話是怎麼講呢？就是說：人的老態和頹唐的形狀，不但將因戴了這些翡翠或玉製的東西而更加明顯起來，便是這些東西的本身，也將顯得毫無光澤了！所以這些東西實在是既能增加人的美麗，也能暴露人的老態的！你們瞧！肅王福晉那日所戴的一對翡翠耳環是多麼時式啊？但我們却一些看不出它們有什麼可愛的顏色，實際上也許它們是很好的，甚至並不輸如張之洞現在所送來的這一對，但都給它們主人的暗淡的容色所掩住了；而同時它主人的臉色，也因有了這一對耳環夾在兩旁的緣故，竟分外的老而且疲了，看去真像如一塊具有十數年歷史的枯木一般！」

我們聽了她這一大篇的解釋，都覺得是再確切也沒有的了。或者有人會猜疑這是因為太后和肅王福晉有何不睦的緣故，所以如此的譏評她；但我是懂得太后的性格的，而且我知道肅王福晉本人，的確沒有什麼使太后不悅的地方，她老人家這段話，實在只是要表明她自己對於選擇飾物的一些意思而已。

於是太后便把張之洞送來的這幾件玉器依舊像原來一般的安放好，教李蓮英捧去，交給那專管收

藏寶物的人一併收藏起來，也許太后從此就把它們完全忘記了，也許當她在快樂的日子，還會想到要去取出它們來穿戴，這是誰也說不定的！

從這幾件貢品上看來，張之洞真可算是一個深通世故，富於判斷力的老政治家了，他不把別的東西來貢呈太后，而送了這一對翡翠耳環和一雙玉鐲來，實在是非常聰明的！他的爲人原是有名的精細而幹練，這一次他所以要貢呈這幾件貢品或者也是有些深意的。第一點，想是因爲不久夏天就要到了，在夏天，女人家都習慣着要穿戴翡翠和璞玉一類的飾物；第二點，想是他自己也很知道這種東西最是適宜於年輕的人物，他用來獻給太后，暗中就是表示在他的心目中，太后仍是一個很年輕的人咧！要是果然如此，那末他的心思，真是用得深極了。但也許是我已誤解了他的真意了，他的真意或者祇是很普通地想向太后盡些孝心而已。

不但對於各種飾物如此，就是對於衣裝，太后也總是十分注意地挑選着的。她對於色調確有很深的研究，那幾種顏色適宜於那一個人，那幾種顏色可以不致自相衝突，知道得像美術家一般的清楚；所以在每天舉行早朝之前，當我們這八個女官一齊穿扮好了在宮內等候老人家的時候，她往往要很仔細地將我們身上所穿的衣服逐一打量過，見有不稱意的，免不得就要大聲喝道：

「這一件袍子又穿錯啦！你難道自己還不覺得嗎？快去立刻換過一件，快去！快去！記着，別的颜色都不行，一定要換一件藍色的纔好！別再弄錯了！……像你此刻所穿的這一件，見了真教人憎厭。」

有時候，這一個被斥責的女官也許還不能了解她老人家的意思，雖然不敢公然違抗，却難免有些遲疑不定的神氣，於是太后便不得不再給她分說得清楚一些。譬如說：

「你還不明白嗎？當我在不很快樂的時候，一切太淺或太顯的颜色，是會格外的擾亂我的神思的！像你此刻所穿的這一件粉紅色的袍子，便是如此。它的颜色非但和你自己的容顏極不相稱，而且還要

使我們瞧的人覺得異樣的刺目，所以必須換去！」

宮中那些地位較高的女人裡頭，那瑾妃，——就是珍妃的姊姊——是一個最愚笨的人，在這種事情上，她往往是給太后責令去更換服色的人。我可以說如其沒有別人從旁指導她的話，她所穿的衣服，必然沒有一次能使太后合意的，所以太后也不常要她在一起。逢到在一起時，就必須教她去更換衣服，並且知道她是很笨的，更懶得和她說明什麼理由，只告訴她應該換那一件，就讓她照着去換。好在我們這些人所有的許多衣服，太后每能極耐煩地代我們記得很清楚（因為多半是她賞賜的）。她所說的顏色，總是瑾妃所有的，倒還不十分難爲她。

太后這樣歡喜講究選擇衣服和飾物，固然是一種很浮華的習慣，但說得好聽一些，也何嘗不是她老人家富於藝術思想的表現呢？我對於她這一種特長，自從在宮內每天瞧她穿戴得極悅目，極適宜之後，便深深地拜倒了；至今我還時常引用她老人家所定的選擇衣飾的標準來更換我自己的衣飾，每能博得多數人的同情。

## 二八 湖上浮宮

這一天上，天氣是特別的好，既不太寒，也不太暖，真是最好的晚春天氣。更妙的是這一天，我們合宮的人都知道太后是正在高興的頭上，我們可以從她的一雙眸子裏看到；往常總是很陰沉而呆定的，今天却是特別的光亮，並且時時在閃動。而且她的嘴角上，也常有默默的微笑透露着。這都是一年中難得見到的好現象，就因這麼一變換，太后自己的容色也大受影響，她彷彿一下子減輕了一二十歲的年紀，竟像重復回到了少年時代去。她的精神活潑得超過了我們這些年輕的人，一言一動，輕快得幾乎不能形容。這究竟是爲了什麼緣故呢？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緣故，祇是因爲最近的幾日來，朝

中的一切政事進行得都很順利，沒有半些能使她發怒或憂愁的，而今天又是特別的空閑，必須煩她老人家自己去料理的大事竟是一件全無，所以她就格外的高興起來了。真的，像她今天這樣好的氣色，定可將那張之洞獻的一對翡翠耳環和一雙白玉鐲很適宜地帶起來了；然而我雖然這樣想到了，太后自己却並無表示，也許是她一時不及想起的緣故。

「今天，我們必須想一個有趣些的玩法。……啊！還是到昆明湖上去吧！」她的活潑的興緻不復能使她於靜坐，便立意要出去遊玩，首先向我們這樣表示着：「像這樣好的天氣，我們必須暢暢快快的玩上一個大半天；儘是在水面上，豈不很有趣嗎？便是我們的午餐，也得吩咐他們送到船上來，否則是不能盡興的！」

我們聽了，當然都很歡喜，來不及的蹦蹦奉命；而在未出發之前，我們這八位女官又特地悄悄的聚起來，舉行了一個五分鐘的會議。

「記着！我們大家今天必須十二分的小心。」九個人互相勸戒道：「無論如何，不要有一些觸怒太后；只要我們能時常露着笑容，恭敬奉命，那麼今天這一日必然可以始終快活的了，也許她老人家的這一副笑臉，因此更能多多的延長幾天。」

這些話自然是人人所樂從的，便各自小心翼翼回到了指定的執事上去。

昆明湖是頤和園內有名的勝景，雖然是人工所鑿就的，但面積倒也很寬濶，儘够讓太后駕着她的遊艇，在它上面往來浮遊了。關於太后的遊艇，作者已在第三章裏提起過了；但我們爲保存宮中的舊制起見，不妨依舊稱之爲「御舟。」御舟也是不常在昆明湖上出現的，理由是太后畢竟不能像紅樓夢中的賈母一般的富於閒暇，祇有晚春以後和初秋以前的一個時期裏，纔能稍稍領畧一些遊湖之樂，所以今天的出遊，委實可算是一件偶爾希逢的勝事。

那「御舟」的式樣是很普通的，只是一艘有篷的大船，同樣以櫓和竹篙爲行船的工具；中部照例

也有一間房艙，只是建造得特別的高大，而且雕鏤玲瓏，朱漆輝煌，有着和岸上那些宮殿相似的華麗。所以我稱它爲「湖上浮宮」是一些不錯的！它的頂上還用最上等的木料很精巧地彫漆成一行行玻璃瓦的式樣，遠遠地望去，和真的毫沒差別，也可見其築造的精緻了！太后自己就坐在這一艘御舟上，另外又從我們八位女官中挑出四人來，——我也是其中的一人——同上舟去，給她做伴。這也可算是一種充分貴族化的郊外遊宴。

太后的主意一定，合官的人便立即忙着準備起來：最先大家就簇擁着她上那停泊御舟的船塢中去，瞧着那些專司行舟的小太監們整理好了橈篙，站到了他們應站的位置上去，然後由我們四個女官，小心扶掖太后上船，讓她老人家很舒服地在那特備的御座上坐定了，接着就有人去打開了那兩扇又高又大的塢門，放這御舟慢慢地，穩穩地浮將出去。那些行舟的太監都是訓練得很好的，他們能够盡量地減少尋常行舟時所有的搖盪。

出了船塢，先是一段短短的支流，約莫行了四五分鐘，這御舟纔出現在波平如鏡的昆明湖上了。太后嘴角上的笑容，——雖然依舊是微笑，——却始終不會消滅。她見了眼前所擺着的這一幅鮮明的湖洞便越發高興了，兩顆眸子裏充滿着富於生氣的光芒。天上的紅日，把湖水照成了一泓金漿一樣，在在使她感到歡暢；而我們也因她一人的歡暢而同感歡暢了。

湖上的風景真是多麼的美麗啊！水是清得像碧玉一樣，我們可以從船上一直看到湖的底裡；那些尙未透出水面的荷梗，也不難一枝枝的數出來。人只要向這湖水注視半晌，眼睛霎時就覺光明了幾倍。尤其動人的是湖中所蓄養着的那些五色金魚，時時在綠波中掉尾而過，恍如紅絲一線；有幾尾較大的還會打水面上跳起來，發出清脆的微音和圓暈的波紋。

隨光絕無偏私地遍罩在我們的身上，使我們充滿了一股活潑的朝氣，人人都忘掉了一切憂慮，愁苦，準備盡情的行樂。其時靠着萬壽山而築的一帶宮殿，恰好貼對着我們，從船上遠遠地望去，真像

小說中摹繪的仙山樓閣一般。

顧和園內的花木原是很盛的，特別是湖濱一帶，分外的多；高的，矮的，木本的，草本的，真不知有多少。我們在船上還可以隱約地見到它們隨着風勢，在鮮明的日光中起伏俯仰，同時那陣陣的花香，就因它們這樣的起伏俯仰而不斷的宣洩出來了，偶然吹進我們的鼻孔中來，真有沁人心脾的快感。

還有一個奇觀，就是那些大宮殿的屋頂上的黃色琉璃瓦，因受了陽光的籠罩，便反射出一種眩目的金光來，往常從近處看是不會見到什麼奇景的，如今在船上隔着湖面瞭望過去，竟像是半空中透起了一道金霞一般。

太后不是備着兩艘遊艇嗎？這一艘永遠給她自己乘坐的就是所謂「御舟」，其餘那一艘不妨就稱爲「御舟的副號」；它的大小與式樣和御舟約略相同，只是沒有它華麗。而它的輪頂上的假瓦的顏色則是用的綠色，也是要使它和御舟有區別的意思。每次遊湖時，凡輪不到隨侍太后的女官，以及宮中地位較次的人，一起讓它載着，緊隨於御舟之後，約離五六丈路拱衛着。它內部的佈置以及舟行的穩適，是否都較次於御舟，我却不得而知，因爲我是每次都在御舟上的，根本沒有搭乘過它。

除掉這一艘「御舟的副號」之外，還有四艘小型的遊艇，也是每次都得隨着太后下湖去的。兩艘在前，分着左右，遠遠地隨在御舟的後面，這是供給宮中那班樂隊乘坐的。——這一班細樂，並不是每次在舉行什麼禮節時所用的那一班可厭的粗樂。——他們一起約有二十人上下，分載在兩條小艇上，輪流着演奏。這種細樂本來是很好聽的，如今到了水面上，又有那柔和的風聲，合着碎玉般的水聲一起夾雜在內，頓覺分外的清幽悅耳了。雖然音節並不怎樣高，但越是細微輕柔，便越發令人迴腸蕩氣，感到非常的舒適。還有那兩艘小船是做什麼的呢？那是等於兩間水上膳房，上面載着幾座小型的爐灶，和一般專司烹調的太監，以便端正太后的午膳；這是她早就吩咐下的。

李蓮英還是像往日一樣，無論太后有什麼舉動，不管是正經的朝禮，或是尋常的遊宴，他總是負責支配一切的總指揮，遊湖自然也少不了他。還有那張德，總管照料茶水和飲食的大太監，也帶着他手下的兩名小太監，一起在御舟上承值着。太后自己依舊是極尊貴地獨坐在她的御座上，由我們分兩邊肅立拱衛。

「啊！到得這裏，真可說是極盡賞心悅目之致了。」老佛爺用着很溫柔的聲調，又像自語，又像向我們說話似的讚賞道：「所以說，一個人也不可一味的忙於幹正事，必須劃出相當的時間來從事遊息。」這時候的每一分鐘，甚至每一秒鐘，對於她老人家都是很寶貴，很歡樂的；她也一些不能懈怠，準備利用所有的時間，盡情享受。只要看了她臉上所透露的神情，便可以很明白地見到。

御舟上還有一種特殊的裝飾，也是外邊所不經見的，原來在那中央的一支桅杆上，——其實不能說是桅杆，因為它根本不需掛什麼帆，倒是稱做旗杆的來得切實。——除掉掛着一面很大很美麗的龍旗之外，另有兩根狹長的飄帶，都是兩根天青色的緞帶，隨着風勢，望後面的船尾吹去；這兩根飄帶委實是太長了，它們可以一直飄到水面上去，在那舟行時所留下的一道水痕裏掠過，轉出無數的圓紋來。又因它們的本身已給水所浸透的緣故，每當陽光照到它們時，真有虹一般的美麗。

湖上本有一陣陣碎玉似的波聲，如今又有了我們這幾艘船在它上面行動，便平添出一種水和船底的衝擊聲，以及橈和篙的潑水聲；這些聲音真也是非常可愛的天籟，很容易地和那兩艘小船上所奏着的樂聲混和了，別的聲音完全聽不見。後面追隨着的那艘「御舟的副號」，竟像是一艘空舟，沒有一個人敢說話；連我們在御舟上侍候着的也都默然無語，惟恐做出了什麼不當的聲音來，把這一天的歡喜打散了。祇讓太后一個人說話：

「拐往東邊去！」她指點着說道：「我們來繞湖打一個大圈子，順便瞧瞧那些種荷花的人，怎樣的在工作！」



漸漸地，我們已經到了昆明湖的中央了；舟行得很慢，像一朵鮮艷的大花，平臥在一片光輝燦爛的銀波上；而那湖的四周，却是滿鋪着無數的綠荷。因為太后是很歡喜荷花的，所以這湖內滿種許多的荷花。幸而湖底特別的深，雖然荷花已是種得很濃密，但還不致妨礙行舟。舟可以直接在一簇簇的荷葉上搖過，讓那船底上發出沙沙率率的聲音來。待到船一過，那些又圓又大的荷葉，便又盡量的展開了。上面還留着一顆顆的水珠，在滴溜溜地轉動，像是一般幸福的少女，在過分歡樂時所掉下來的淚珠。

這時候，整個景象的色調都極鮮艷：那些沿着萬壽山而建造的大宮殿，顯着黃澄澄的金色；在它們的下面，昆明湖顯着亮晶晶的銀色；它的四周，像圍牆似的打起了一圈碧油油的綠色，就是那些濃密的荷葉。——而在湖的中央，我們的太后，像一點紅心似的坐着，遍體錦繡，誰也不能比她更美麗的！再加她這時候也不復再一味的端然正坐，有時會忘其所以的手舞足蹈起來，直像一個玩得很高興的孩子一樣。

我們果然依着太后的主意，又從中央浮到了湖的東邊去，沿着湖岸，團團地環行過去。因此我們就得很清楚地瞧見約莫有一百名上下的小太監，分佈在四周，掩映於綠荷之中，很奮勉地從事着移植新荷的工作。他們都是一律穿着藍布的短褂，並把褲管捲了起來，一直捲到腰間；這是因為他們必須走下湖去，而湖水又是很深，差不多要齊到他們的臀部的緣故。我們方才從較遠的所在看來，只見他們忽而把身體灣了下去，忽而又站直了，忽而又灣下去了，一仰一俛，起落不休，不知道是在做些什麼；如今行近了一看，才知道他們第一必先灣下身去，把他們的手，一直伸到湖底下，摸到了那些粗大的隔年的荷梗，便把它們連根拔起來，而同時他們自己的身子也站直了。隔年的荷梗拔起來之後，先將根上新長的嫩芽摘下，隨手丟棄了老梗，然後再俯下身去，把那新芽重復插入湖底下的泥土中，讓它慢慢地長成起來。

「一種荷是一椿很能賺錢的賣買。」太后吩咐把船停住了，讓她好仔細的觀看種荷的人怎樣的工作，同時她又向我們發表了一段談話：「它是沒有一些可以糟塌的，它的老根，梗子，和葉兒，全是中國藥料裡面很重要的東西：尤其是它的葉兒，初採下時，簡直比白紙還潔淨，人們往往用它來包紮熟食。再有它的花瓣和比較嫩一些的根，——就是藕，更是夏天最清雋的食品。」

於是她就命令張德去吩咐那些種荷的人立即拔出幾支鮮嫩的藕來，當場洗淨了，切成一片一片的嚼吃；我們在御舟上的人，也都仗着她老人家的福，得以嘗鼎一臠。大家都不覺竊然自喜；其實鮮藕的滋味雖好，却也不是什麼難得的東西，那個不會飽啖過，只是今天的鮮藕，係出太后所賜，便似覺分外有味了。我們就是這樣一壁啖着鮮藕，一壁瞧着那些穿藍色短褂的小太監們倏起倏落地移植新荷，不覺把全湖繞遍了，其時太陽還不會行到中天咧！

「現在，時候是差不多了！」太后教李蓮英掏出金表來看了一看時刻之後，便吩咐道：「我們不必再繞圈子了，把船移向湖心去，穩穩地泊在那裏，待我們用過了午飯再作計較！」

她這麼一說，船就立刻撥轉了方面，慢慢地，穩穩地，搖向湖中央去了。搖到差不多模樣，太后就發出了停船的命令；這御舟上一般也有兩支鐵錨置備着，此刻就一起放下了水去，船便跟着停住了，但聽四周的湖水，輕輕地在船底下沖盪着，發出谷隆谷隆的聲音來；太后倒也並不引爲可厭，但瞧這船停穩了便不再說什麼話。

其時又輪到李蓮英來調度了，他先取出一個特製的號角來，放在嘴上吹了三四聲；這樣那兩艘盛着爐灶，已給太后端整好酒菜的小船，便如飛價的划近過來，一隻在左，一隻在右的並靠在御舟的兩旁，於是御舟上的人就搬出兩條特備的跳板來，攔在大船和小船的中間，那些太監們便紛紛打這跳板上往來奔走，準備開始端出太后的午餐來。

今天想是因爲在船上怕容易滾動打碎或沉下湖去的緣故，一切盛菜的器皿全是改用了金質或銀質

的東西，只除太后所用的筷子，還是那一雙天天供她使用的玉筷，沒有更換；而那些端菜的太監們，則因船上地位狹窄，不便奔走，只得仿照了上次在火車上所用過的方法，排成很整齊的兩行，分着左右，一直從跳板上排列到兩邊的兩隻小船上，所有的菜，便依次逐一傳遞上來。不過這些太監的手上都已臨時覆着一方乾淨的白布，以免他們的手指，直接和太后的食物相接觸。菜的樣數却照例還是一百樣，並未減少半件；但因船上的桌子畢竟較小了許多，同時實在擺不下，只得將幾碟冷盆和甜菜之類，先放到桌子上去，餘下的暫時讓那些太監捧着，好在每個碗碟上面都配着蓋頭，儘可使裏面的菜保住着原有的溫度。太后一面咀嚼那幾品先端上去的菜餚，一面和我說話，我也竭力的和她敷衍，希望能夠把她的歡樂始終的留住着。

及至她把先端上去的幾十樣菜餚都嚐過或瞧過了，她便向我做了一個手勢，再由我丟了個眼色給張德，張德便向他所訓練就的幾個助手低低的喝了一聲：「換上！」於是這幾個小太監便像軍隊一樣整齊，嚴肅，迅捷地把第一批的菜撤下去，再將第二批的菜端上來，隨後便同時把那些蓋頭一齊揭了起來，立即又旋過身，退到了他們的原位上去，直挺挺地站着。這時候，各種熱騰騰的菜餚裏所噴出的一股觸鼻的香味，已佈滿在船上，引得個個人幾乎饑涎欲滴。

當這些時候裏，載在那另外兩艘小船上的樂隊，依舊還在輕輕地演奏着。我不覺很有些感觸，便默默地幻想起來了：

「我雖然是一個臣子的女兒，地位遠不如她。但是我却知道航海是怎樣的一會事，因為已曾親身經歷過那些茫無邊際的大洋了；我還知道人坐在大海輪裡，巨浪怎樣的在它底下顛簸着。這些偉大而有味的水上之遊，比之在這昆明湖上弄小船真不知有多少的差別。然而太后却因她自己的地位和種種的朝制所限，竟一些也不能得到那樣可貴的經驗；每當她在平地上玩得煩膩了，想和水面接近一會的時候，便只能到這人工開鑿的小湖上來浮盪半日。這種弄小船的玩意兒，在我這已具有渡洋涉海的經

險的人看來，委實是太渺小了，彷彿她老人家和我，以及其他的人，都像是一羣頑皮的小孩子，正在一處小池的旁邊躡着弄水，而我們的保姆們，就在不遠的所在，很注意地監護着，使我們不要弄溼了衣服，或失足落下水去。……」

我想得很出神，良久才止住，抬起頭來，恰巧迎面所見的就是那一排建築在萬壽山邊的大宮殿。因此我又想起來了！我想：我方才所懸擬的那個譬喻，實在是很近情的。——因為那些蓋着黃瓦的大宮殿是很可用以代表滿清帝國的，在事實上，滿清帝國確乎就是太后的保姆；所以她此刻真好算是一個小孩子，正在一條船上玩耍，由他的保姆監護着。不過這個孩子未免太珍貴了，除却這個精神上的偉大的保姆之外，還得有許多的師傅教習，以及女管事們照料着她，不使她受半些的傷害。

我還待再想，太后已將這一餐特別的午飯用完了，并用着感嘆的語氣說：「今天，我們真可說是快樂到極點了！」因此使我突然想起了我們的大聖人孔夫子的話來，他不是說過「樂不可極」「樂極生悲」的兩句話嗎？別的古人也說過憂患和歡樂往往是更番着和人們周旋的；所以我想，我們今天這樣的過分的歡樂之後，立刻，或者在一小時之後，或者遲一些，在明天，也許那造化小兒也不免要把我們播弄一番了！」

她這幾句話一送進了我的耳鼓中來，就發生了絕大的影響，使我不由怦然心動，並且還擔憂她因此將自尋煩惱起來；幸而她也只是口頭說說而已，並不就化樂為悲。我聽她的意思大概是因為她雖覺得這種顧慮是不無可信的，只是她也知道像這樣輕鬆歡暢的時候，真是她所極不容易得到的，所以就存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念頭，且待那造化小兒明日弄出了什麼玄虛來再作理會了。

## 二九 太醫院

我們一直在湖上逗留着，誰都不覺得厭倦，幾乎玩到下午五六點鐘模樣，天色已將黑下來之後才歇，我因此就攔到一個機會，向太后請問她方才所說的「造化小兒」究竟是怎樣的一會事。她本來早道我是一個最愛發問的人，她自己又是一個最愛給人家解釋一切的人，於是她的答復便絕不躊躇的在微笑之中帶出來了。

「正正經經的講起來，這也不過是一種很怪僻的信仰！這種信仰，就是說：人們一定不可過於快樂，如其你過於快樂了，冥冥之中就會有一個類似神仙的人物，會在你毫不提防之際，突然的降到你身上來，使你發生種種不快樂。也可以說使人們感到不快樂的一件事，就是這位神仙應盡的一種職責，因為如其沒有它在播弄着的話，人們將恣意的作樂，一些不知道痛苦和憂患是怎樣的滋味了，所以它是終年在工作着的！如其你已感覺到十分的舒適安逸了，造化小兒就會走來把你弄得馬上感覺到不安逸，不舒服起來；或者你正在趾高氣揚，興致勃勃的當兒，它又會走來把你弄得一天高興，化爲烏有。它的肚子裡簡直是裝滿着許多和人家惡作劇的資料，無論一件什麼事情，正在很順利很平穩地進行的中間，總不免要給它走來搗亂幾次的，因此天下便決無真正順利平穩的事情。」

她說完了這一段話之後，我不覺又暗暗的懷疑起來，不知道太后自己對於所謂「造化小兒」究竟是否信爲真有其事；但我不敢冒昧地去問她，因為我還記得在奉天的時候，爲了那青狐大仙而受的一次申斥。可是太后的眼力真銳利，她早就看出了我心上所蘊藏着的疑團，便不待動問，自己又給我添上了一段說明。

「我們當然不能保證世界上確然有這麼一位神道，祇能說或許是有的；但是像這一類我們不能目

見的神物，實在是很多的，而且它們的存在，又常爲我們所不能否認的。你不妨試想一想：在你過去的經驗之中，曾否有過每當一切進行得俱極順利的時候，突然生出種種枝節，使你感到非常煩悶的事實；我想這是萬萬不能免的！而那個在冥冥中挫折你的，却就是那所謂造化小兒！」

她這樣一說，我便知道她自己對於這個非仙非佛的造化小兒，至少也已有着一半的信仰了。我不由很欣幸，深喜方才我不會冒冒昧昧的妄肆批評，否則又不免要受一番申斥了。因爲她老人家的心上有了這種信仰，倒使她時常惴惴不安；譬如像她今天玩得稍微暢快一些之後，便又擔心着將有什麼不幸的事情要發生了，甚至有今天不發生，明天必然會發生的恐懼。

然而我們在湖上一直玩到天黑，仍不見有什麼意外的事情發生，她老人家臉上所堆着的一副歡容，也始終未見更改。只是當太陽落山之後，空氣的溫度漸漸減低，湖上未免起了一陣輕微的寒風，因此太后就急急的吩咐攔岸，立即起駕返宮。我當時就暗暗猜想着，也許這一陣輕微的寒風，正就是那造化小兒在開始向我們鬧什麼惡作劇的預兆；可是當天晚上，却始終沒有半些意外的事件發生。

不料，第二天的早上，就使我們每一個人不由自主的驚服太后的先見了。因爲這一天清早起，天上就下着很大的雨，兼有很猛烈的風，雨勢便分外的大了。粗密的雨點，和積瀝而下的簷水，不斷地在我們這些宮殿上的黃瓦上必剝必剝地打着，汨汨地流着，發出很煩雜的聲音來。同時雷聲又在萬壽山的頂上忽刺刺地震着，電光在陰霾中閃閃地耀着。——於是闔宮的人，都有些害怕了。我自己的臥室是在昆明湖的一角上，和太后所居的寢宮離得很遠；這一天湊巧我又並不輪到隨侍太后，我瞧雨既下得這樣大，便打算不上她那裡去了。不料早有人急急地趕來召我，我那時就覺得某種可怕的事件也許會在短短的幾十分鐘以內發生了。但瞧目前的景象！昨天這一座整個的頤和園，不是像一座異花滿地的海島仙山嗎？到處喜氣揚溢，歡暢無比；而今天却一變而爲充滿着一團死灰色了。大雨在那些建築在萬壽山邊的大宮殿上發狂似的沖激着，加以天色陰黑，雨絲從空中吊下來，彷彿織就了一幅銀絲的

簾子。有幾座宮殿的角簷下，光綫分外的不足。因此那些太監們在簷下走動，看去祇是幾條黑影在閃動着；幾乎跟我在奉天的那些古宮中晚上所見的情景一般——連我也像宮中其餘的人一樣地恐慌而戰抖起來了。

因爲昨天晚上，太后游湖游得太辛苦了，再加受了一些寒，身子便感覺不快起來，並帶些咳嗽。當她老人家在不舒服的時候，她的脾氣總是非常暴躁的。——所以每逢太后病了以後，我們便十分的擔心了，時刻的不敢忘記我們已在她的手掌之下生存着，呼吸着了；只要她偶一動念，就可隨時停止我們的生存，閉塞我們的呼吸。說實話，我想我們所有的全部的人，不論男女，在這種時候，都不免要將她當做是一個很容易危害我們生命的喫人的老妖怪；至少限度，我和其餘的那些女官，以及常在她近旁隨侍着的太監，還有光緒，隆裕，和其餘許多跟她老人家接近較密的人，都是這樣的想着！然而無論如何，我自己總可以自信是一個最能對付她的人。因爲根本上，她原是非常優待着我的，或者是爲了我曾經受過比較高深的學問的關係，她因此也破格相看，往往給予我種種爲他人所絕對不能得到的特殊權益；她並且還很歡喜聽我向她講論。有了這種種的便利，有時我竟能使她安靜起來，忘掉她所有一切憂憤和鬱怒。就爲着這個緣故，這天我雖並不輪在值班，她也要來召我了。我奉了這諭旨，自然是萬萬不能違拒的，便忽忽地冒着雨，趕到她的寢宮中去。一走進門，少不得先要照着規矩向她磕頭，她也照例的教我站了起來。……接着，她又發出了一個很特別的命令。

「德齡，走近前來，把你的手掌覆在我的額上！」她很鄭重地說：「試試看，我有沒有發熱？」她這時候的態度，真是非常的嚴厲焦躁，我想那時候我的手腕也不免有些抖了，可是我不能因害怕而抗旨，只得大着膽，伸過手去，撫摩着她的高貴的皮膚。其實一來我既不會學過醫，二來又因我的年紀還小，經驗不多，對於人的體溫的高度，究竟應該有多小，實無半些確切的知識。雖然如此，我的觸覺還不至完全無用，祇把我的手掌在她額上覆了四五秒鐘，我就知道她的確有些發熱了。

「是的，老佛爺，」我低聲回奏道：「果然有些發熱。」

至於她的咳嗽呢，那是不容我再試驗的了，因為自我進來之後，一直聽她不停的在咳嗽着，使她非常的煩惱。但我一時也無法消除它。其時那總管太監李蓮英也在旁邊，他顯然是很關心着太后的健康的，不過他也沒有什麼辦法，只能堆着一臉的媚笑，站在旁邊，太后便回過頭來，向他看着，很躁急地說：

「快上太醫院去召幾個在那裏當差的人進來！」

實際上，李蓮英一知道她老人家的身子有些不快，早就自動的打發人去把那些御醫們召進來了。在那個時候，朝中也像歷代一般的設着一個太醫院；主持的是院使，是位一二品大官的。院使之下，有院判和御醫等；他們的官階也有好幾級，那些高級的簡直不在我父親之下。他們雖然一般也是讀醫書，論脈案的醫生，可是他們却和外面的醫生大有不同，因為他們還有一肚皮侍候皇差的專門學識咧！他們既然都是做着很高的大官，自然也有很完備的公服：紅圍帽，珊瑚頂，（刻花的）連着一枝孔雀毛的翎子，和一件十分美麗的朝衣。我自進大內以來，各色的人物差不多已全見到了，惟有這些御醫，竟沒有機會見面；因此我也急着的要見見，還要瞧太后怎樣的讓他們給她診病。我此時不由深深地暗喜起來，多虧太后特別的想到了我，把我從不上值的時候召了來，才使我得以躬逢其盛。

因為李蓮英已早就把這些御醫召來的緣故，所以太后的旨意才下去，不到三四分鐘，就有四位太醫院的老爺，魚貫着走進來了。太后是斜靠在一個比較最低的御座上，依舊不住的在咳嗽，但體態還是很莊嚴，絲毫不移動地接受着這四位御醫的朝參。本來尋常人診病，醫生們第一步總得先瞧一瞧病人的容色；然而這四位御醫那裏敢向太后平視呢？他們是始終不敢抬起頭來的。那末這個病將怎樣診法呢？祇有省略了望氣色的一步，直接按脈了。其時太后的御座的兩邊，已設下了兩張小的方几，几上鋪着一重軟墊；待到那四位御醫恭恭敬敬地如數的磕足了九個頭之後，太后便吩咐另外兩個女官，把



她兩個衣袖捲起了一半來，讓她自己仍在中間的御座上端坐着，而把她的左右兩臂，分攤在兩邊的小几上，於是那四位御醫便膝行而前，一直行近到那兩張小几邊去；同時又有兩位女官已把兩方很薄的絹帕把太后的手臂覆住了，因為像太后這樣尊貴的人，豈能隨便讓不相干的人沾及她的皮膚的！四位御醫便分着兩邊，每一邊各二人，十分謹慎地伸出手來，用指尖隔着絹帕，靜心爲太后按脈。論到按脈，這一種診病的方法實在是很神秘的！他們既不用時計來計算脈搏的次數，僅憑三個手指按着，怎麼就能知道病人的病情呢？我從前總是說爲神異的，——至今也還不會明白。

隔了半晌，左右兩邊的御醫便又悄悄地互相對調了過去，但他們始終不敢向太后偷覷一眼的，儘管在事實上他們知道應該有一番瞧瞧病人的舌苔的手續，或者太后自己也不致拒絕，但他們總是很謹慎的，那裡敢冒冒失失地要求瞧瞧太后的舌頭呢？他們並且竭力的要閃避太后的視線，就是在按脈的時候，也故意把頭側過一些，像是很畏羞的樣子。

他們就是這樣靜悄悄跪着，手指按在有絹帕覆着的手腕上足足費了四五十分鐘模樣；我因爲久在外國，看慣那些西洋醫生們總是只須費却三四分鐘便可以按畢一個病人的脈，如今瞧他們久久不釋，險些要當他們是在太后的手臂上睡熟了！其時太后本人也彷彿有些不耐煩了，蹙着雙眉，似乎立刻就發怒的神氣；而她的咳嗽，却兀是不會停止。那四位御醫對此也很注意，每逢聽到太后的嗽聲，便悄悄地互相偷望着，彼此從眸子中交換意見。可是這時候的一副情景，却委實是難看極了！……當中的是我們老年的太后，端然坐在一張杏黃色的御座上，背後立着一座短屏，閃爍着一種不自然的光彩；整個屋子內的佈置，却一齊顯着很黯淡的顏色；地上是跪着四個服裝鮮明的御醫，分成兩組，長跪在太后的足下，像揣摩某種無價之寶似的隔着一方絹帕，絕不動彈地在給太后按脈；其餘的人，都呆呆地在旁邊瞧着；我想要是當場拍一張照出來，必然是很够惹人發笑的！

我自己承認是很乏忍耐性的，不覺就在臉上露出了一種又驚奇又好笑的神情來，因此我偶然向太

后一望，太后便瞧着我默然微笑了，她很知道我是決不會見過這種奇突的情狀的。

最後，那四位御醫的按脈工程畢竟也完畢了，差不多在同一時候，忽地爬了起來；又照例的向太后磕了頭，便蹣手蹣足地走出這一間寢宮去了。太后並不直接和他們說什麼話，倒向我說道：

「德齡，就着你跟他們出去瞧着吧！」

她的話音還是很峻急，顯然是她還不會把她的無明火完全擦下去咧！但是她教我出去的意思，却不是造因於此；從她的日常行動上推測起來，她多半是對於這四位御醫尚未十分信任的緣故。於是我就急急的奉命而出，緊隨在那四位御醫的後面，走進了一座和太后的寢宮相毗連的偏殿。那裡已預先設下了四副很小很矮的桌椅，桌上的筆硯紙張安放著；那四位御醫老爺便各自佔據了一副座頭，恭恭敬敬的坐了下去。先是各人默默地寫著一套脈案，這套脈案寫完，才互相討論起來了；各自發表着自己的意思，結果四個人有了四種意思，無一相同。這當然是不行的！四個人便各自儘力讓步，商定了一個協議，同時毀去了先寫的一套脈案，換上一套大致相同的詞句。太后的病情，便像這樣的揣摩討論而決定了！接下去就得由四位各出心裁的開出藥方來了。開藥方的時候，他們似乎更比擬脈案來得鄭重，每個人都在沉思着，呻吟着，像學堂裏的學生，逢到大致一般的刻苦從事，足足費了一個多鐘頭才完成。然而他們關於用藥，却就不再討論了，各憑着自己的意思開出來，結果便產生了四張不同的藥方。

後來，太后自己還告訴我，爲什麼那些御醫對於用藥，思索得如此的苦法？原來其中尚有極大的關係，所以他們總想盡其所能的開出一張完善的藥方，不使有半些錯誤。這個所謂極大的關係是這樣的：凡當皇族中的一位——指太后，皇帝，皇后，貴妃而言。——害了病的時候，照例必由太醫院指派兩位或四位御醫進宮來診治。這診治一開始，便立即在這幾位被指定的御醫的身上，加上了一重責任，非要他們負責治愈不可！萬一那病人竟不幸而死了，那末這幾位指定的御醫，便得大受斥責了。

尤其是那正在握着大權的統治者，爲給他醫病的那些御醫的前途計，更是萬萬死不得。據說從前最初的時候，凡有不能治愈皇帝或太后的病的御醫，往往要問一個斬罪，最輕也得賜令自殺；便連那主持太醫院事務的院使，也得牽累在內。雖然那病人的死，實在是和給他醫病的御醫毫無關係的，更無論他們所用的藥是怎樣的合理無誤，也休想脫罪。這當然是太專制了！所以後來已漸漸改良，每當一位皇太后或皇上賓天之後，就不聽見再有什麼御醫爲此而送命了。不過責罰是依舊要責罰，但也是祇剩一種形式了，除非那個病人的死，經多方證明，確然是給他診治的御醫的錯誤，才真正的處以刑戮。通常總是先把他們剝去衣冠，摘掉頂子和翎毛，然後押入牢中，作爲是行將流徙出去的囚犯；其實是決不流徙出去的。他們只須像這樣的受上幾天或幾十天的假罪，——作爲是得罪先朝的處罰——待新的皇帝登了位，便立即會降旨下來，免掉他們的徙罪，發還他們的頂戴，並依舊把他們收入太醫院，作爲院使或御醫。

有了這種種的關鍵，便無怪這四位御醫老爺要如此的深思力索了！

如今且說他們各把自己的藥方開好之後，便一齊拿來恭恭敬敬的投給了李蓮英，讓李蓮英去轉呈太后。他們想是一來受不慣那種驚嚇，二來輕易也未便入覲太后，所以不再去面參了。他們的任務，到開完這四張內容幾乎完全不同的藥方爲止，便算已告一段落了；中間少不得有一段休息，在他們休息的時候，李蓮英便捧着這四張藥方，和我一起回到太后那裡去繳差。其時太后已把餘下的一部份應辦之事自己忙着辦妥了。第一是她先差人去召來了一個對於中國的各種藥物素有研究的老太監，另外又召了一個司書的太監，並打發兩個在值的女官去把她的書室內所藏着的幾冊專講藥物學及藥物功用的書，如本草綱目之類取了出來；待我們把藥方呈進去，已一切都算備好了。待藥方一送到她手內，她就急急的逐一翻看；但見她忽而皺皺眉，忽而搖搖頭，忽而微笑，忽而呻吟，像是對於這四張藥方都極懷疑的樣子。

「這一樣是我最不歡喜的，爲什麼寫上啦？」太后用手指着每一種藥名，很不鄭重地批評着：「這一樣又是沒有什麼價值的；這一樣是很普通的，誰都知道是用來提神的，我們也不要用它！再瞧這一樣，不知道做什麼用的？」

那個對於中國各種藥物素有研究的老太監，便探起頭來，隨着太后的手指看去，幸而他的眼光還不差，一看就把字劃看清楚了，便立即翻開了一本藥書來答道：

「這是涼血的，回老佛爺！」

「好啊！」太后聽了，便點點頭答道：「這一樣是可以用的，把它記下來吧！再瞧這一樣又是什麼意思啊？」她另外又指出了一個藥名來，那老太監便又探起頭來，看清楚了，一面又翻出了一本藥書來，作爲對證。「這一樣是可以清醒人的頭目的，太后。」

太后聽他這樣說了，再瞧藥書上也是一般寫法，便又點點頭，向那司書的太監揮一揮手，教他再把這一樣藥也記了下來。

「那四位御醫老爺給太后所開的藥方上一般都有十二味藥開着，其中大約有一半是互相雷同的，有一半是各別的；總計起來，也有二十多味。太后把他們的藥方逐一看下去，一路看，一路把各種藥的性質去問那老太監——也有幾樣是她自己向來知道的，那就不用再問；還有幾樣是她雖然知道，却不十分肯定，或者已忘掉了，便都得問那老太監。——這樣且看且問，儘揀合她自己意思的記下，待到揀了十二味，她就不再揀下去了。於是那司書的太監便另外用一張白紙，恭恭敬敬的把她老人家所揀出來的十二味藥物謄正了。這樣就造成了第五張的藥力。這一張第五張的藥方是兼採原來那四張藥方之長（？）而集合成的，原來那四張藥方上的藥物，都有一二味或三四味被採用在內，所以也可以說是一張混合體的藥方；但這些原來不在同一張藥方上的藥物，如此胡亂混合起來，性質是否相宜，有無衝突，太后却絕不注意，也不再讓那四位御醫取去研究，然而這一張混合藥方要是闖出了什麼亂子

來，那四位御醫却又逃不了責任。無怪我那時在旁邊瞧着，幾乎詫異得失聲叫喊了。

「現在藥方已寫就了。」太后又瞧着我說道：「德齡，還是着你去走一次吧！當那四個呆笨的醫官在給我準備藥的時候，你必須很小心地監視着他們！」

我當然祇有依着辦，便像一位上司似的押着那四個御醫，走到了另外一所偏殿中去，這裏已和太后的寢宮相隔着兩個宮庭了。殿宇雖然也是很高大，很潔淨，可是因爲平常難得有人走來的緣故，氣象很是慘淡，還帶些霉氣。它的四面的壁上，滿釘着一行行的木架子，而在每一行木架子上，便排列着無數的白色的藍色的磁罐，每個罐都有蓋子蓋着，罐的外面，又用一小方的紅紙標明着罐內所藏的藥品的名字，以便檢取：有些體積不大的藥物，往往每兩種或三種合裝一罐。所以這一間大殿上所藏的藥品，真不下五六百種，大概是齊全了，祇有幾種非用新鮮不可的才讓外面的藥舖子供給。

如今且說那四位御醫老爺，接了這一張第五張的藥方之後，——他們自己所開的四張是早已給李連英撕掉了——雖然心上都未必贊同，但他們怎敢和太后爭執呢？少不得依着她，一件一件的配將起來。雖然依我猜想，他們四位既然都是年事很高的老醫生，諒來總和這些藥罐相處得極久而極熟了，可是他們在配藥的時候，還是像生手一般的遲慢，必須再三的端詳了才敢把藥取出來。據說這也是他們謹慎將事，不肯苟且的緣故。每一樣藥物取出來之後，還得用一枝小天平秤仔仔細細地秤出相當的分量來，然後再用紅紙包成一個個的小包，給一個小太監捧着；及至十二味藥全包好，他們才隨着我這個目不稍瞬地監視着他們的女欵差，一起回到太后的宮中來。其時那一間慣常烹茶煮水的後殿裏，已另外生旺了一座小小的爐子，上面擱着一個銀製的藥罐，在專候製藥了。靠近這爐子的一張桌子上，安着一柄小小的玉碗，有一個金製的托襯着，特地從太后自己常用的幾副茶具內挑出來的，以備盛着藥給她老人家去喝。在這同一張桌子上，遠遠地離着那玉碗，另有四柄白色或藍色的磁杯，很齊整地排列着。我看了好生奇怪，不懂是什麼意思。

那四位御醫進來之後，便一起擁上那小爐子邊去，十分嚴肅地取過一包包的藥來，在八隻眼睛——連我的一起是十隻——的監視之下，將它們逐一解開，投入那銀罐中去；這時候那罐內已盛着大半罐清水了。藥投好，便正式煮起來了；太后服的藥，自然又有特別考究的煮法，在煮的時候，那四位御醫還得在爐旁候着，待到罐裡的水煮得快沸了，便立即由他們中間的一位把它從火上移開，攔在地下，讓它慢慢地冷却，約莫冷到十分鐘模樣，便再放到爐子上去，煮到將沸了，再取了下來，如是者凡三次。

現在就得用一個銀製的濾器來濾藥汁了。那四位御醫老爺還是很嚴肅地從事着。這服藥的氣味倒還並不十分難聞，但當他們在濾的時候，我已忍不住要掩鼻了。

因爲那濾器的網眼做得還不怎樣精細的緣故，第一次濾過之後，仍有少許藥渣留在藥汁內，這當然是不能送去給太后喝的；於是他們便三番兩次的濾着，直濾到完全沒有渣滓了，才敢傾入太后的玉碗中去。可是藥汁儘有多咧！——而且是特地多煮的——他們便把那四柄磁杯也一起注滿了。我不禁懷疑還有誰要喝這個藥啊？

此刻是一切都準備好了，便有人去奏明了太后，不一會，這人又帶着太后的懿旨退出來了，吩咐那四位御醫一起再進她的便殿中去。於是就由太監的那柄玉碗在前引領，我第二，其次便是四位御醫，殿後的是一個太監，捧着那四柄磁杯。到了太后的面前，四位老爺還要先磕一套頭，然後跪下。我瞧那玉碗投到了太后的手內，急回頭去瞧時，只見那四個小磁杯却已分別捧在四位御醫的手內了；顯然很尷尬地捧着，但每個人都在竭力的忍耐。接着，就像兵式操一樣齊整地把磁杯湊到各人的嘴唇上，仰起脖子，一飲而盡。我那時真覺十二分的出乎意外，差不多就要笑出來了，好容易才忍住；並且我想到藥汁必然是很苦的，他們竟能這樣一口的吞下，真非訓練有素不辦。而且我仔細瞧他們的臉上，簡直一些表情都沒有，這股勇氣倒着實可以佩服！

一個沒有病的人而強迫他和有病的人一起服藥，這未免是太專制些了！而且我覺得很危險，難道一個好好的無端喝了一杯藥，就不會引起什麼反應嗎？但據後來太后告訴我！這種不合人情的章程，是幾百年前遺下來的了，並非是太后的特創的；它的用意是要防範那些當御醫的人，受了賄賂，已在藥中加上什麼毒物，企圖暗殺皇上或太后。像這樣先教他們自己當面喝過了，便可不用再害怕。好在這些醫生當退出去之後，儘可自己另外喝些藥，以維護他們本身的健康。（這裏還有一個聲明：讀者也許以為如今的中國藥舖子裏，何以不聞有什麼可以殺人的毒藥，即使有，也不容易給人們買到；可是在從前時候，殺人的毒藥是很多而很容易得到的，像鶴頂紅就是其中之一。）

雖然太后已是司空見慣了，但眼看那四位御醫如此乾脆的把藥喝下去，也險些失聲大笑了。

「這不是太詭異啦！他們喝得怪爽利的，倒像是這藥全沒苦味的樣兒。」老佛爺捧着那個玉碗，彷彿打趣似的笑道：「然而我可不相信，這藥那裏會有不苦的道理？」

可是她老人家話雖這樣說，畢竟也就舉起玉碗來，一口口的把藥汁喝下去了。她心上當然是很勉強的，巴不得棄而不喝，但是她也不能太不講理；那四位御醫老爺既是她自己做主去召進來的，而那第五張藥方又是她自己作主選定的，如今那四位御醫且已鄭重其事的給她把藥煮好，她怎麼能不喝呢？那四位御醫一直低下了頭跪着，待到太后把藥喝完了，才命令他們退出去。我想這時候他們必然像釋去了千斤重負一般的高興。因為在宮內，是誰都不願意久留的，能得早些退出去，真是求之不得的妙事。

太后的藥已服好，御醫們已退出，宮內的空氣居然也像鎮靜了幾分，大家都希望不要再發生什麼變故：卻不料我竟出乎意外的鬧出了一件事來！這都是我對於宮中的一切禮儀太無充分的認識的緣故。像這樣類似的事情，先前已曾發生過一次了，不過那一次恰巧是發生在我獨自和太后在一起的時候，既不會為旁人所注意，所以也不會為我自己所注意，於是就犯出這第二次來了！——那一次的事情我

也還記得，似乎是有什麼人給太后送來了幾簇粉紅色的鮮花，盛在一個很精緻的瓷瓶裏，要我給她捧進去獻給太后；我因爲正在值班的時候，便立即親自捧了進去。太后見了，卻並不十分歡喜，便隨口說道：

「將它安在那邊去吧！」

說的時候，她還伸出一指，指着屋隅的一張小桌子，意思就是要我去把這花瓶安在桌子上。我先是依着她做了，但她對於這一個命令原不會用過什麼心思，所以我一走近桌子，便發現「花地不宜」了；因爲在那桌子的後面，鑲着一行畫板，它的顏色是淺黃的，一瓶粉紅色的花安在那裏，幾乎是混成一片了，比較疏忽一些的人，就決不會看見的，我便立即向她建議：

「請瞧瞧看！老佛爺，我能不能把這一瓶花安在另外的地方去？」

她聽了我這話，臉上頓時就透出了很詫異的神氣；這在當時我原不會注意到，及至事後才想起，并且還知道她確然是應該這樣詫異的！

「什麼呢？」她反問着我。

我於是便告訴她那裏的畫板的顏色和花的顏色太相似了，不但不能襯托出花的美麗來，並將使那畫板也受了影響；我滔滔地給她講論着，絕未注意到她臉上的表情，其實她那時簡直一絲笑容都沒有。但最後她還是採納了我的意見。

「既然這樣，便隨你的意思把它安在別處好了！」

我當然是非常的高興，忙利用了我自己的審美眼光，給這一瓶鮮花找到了一個適當的位置；太后聽了，似乎也覺得如此一變換，整個屋子中的色調上，的確已和諧了許多，雖不會讚美，卻也未會表示什麼不滿。這件事就像這樣過去了。

不久之後，這件事已不爲我所牢記着了，便是太后，也決不會再記得的了；我簡直始終糊塗着，



直至最後才知道這件事要是嚴格論來，我已不折不扣的得了一個罪名了！這是如何知道的呢？就因爲這一天，——太后請四位御醫來診病的這天——我又第二度很大胆地犯了同樣的錯誤，才被人家提醒過來的。

這天的傍晚，太后因爲在服藥後已假寐了一二小時，所以寒熱已退了許多：但是外面的雨仍在下着，太后悶坐在宮內，已感覺到十二分的煩悶，再加她的咳嗽，依然不停的在困擾着她，因此越發的使她煩悶了，無論一事一物，她看了總覺得非常的可厭，動輒暴怒，以致不復再能忍耐下去，便大聲說道：

「再像這樣枯坐下去，眞要把人悶死了！我們必須走出宮去，在那長廊下閑步一回。（譯者按：長廊在頤和園排雲殿下，非但很長，而且構造身極富麗堂皇之至，宮中人都稱之爲長廊。）快準備着隨我去吧！再去知照其餘的人！」

因爲當今天早上，我初被召進宮來的時候，太后已曾吩咐我用手撫過她的前額，藉以試驗她的體溫；此刻她想出去，我便自動的請她讓我再試試她的體溫。她立刻就允許了。但我一試之後，却很覺尷尬；原來她的寒熱雖然已比早上減了許多，但畢竟還不會恢復常度，我的掌心覆在她的前額上時，仍覺得有些發燙，再瞧她的精神，也是依舊不甚爽朗。我原是很熱心而且對她很關切的人，便不得不力進幾許忠告。

「老佛爺，請你暫時再忍耐一會，可行嗎？」我說道：「你的寒熱還不會退盡咧！最好不要吹風；到長廊下去散步固然要比坐在宮內舒暢一些，可是難免就要受風，而且也太辛苦了！」

她聽了這幾句話，顯然是大受震驚，我當時竟莫名其妙，不知道我這幾句善意的忠告，何以會使她震驚。但她却還不止震驚咧！她並把兩顆眸子牢牢地釘住着我，透出很憤怒，又很躊躇的神氣；我其時竟全不覺得害怕，祇覺詫異。幸而隔了一會，她也不再有什麼表示，仍退回到了御座上去，裝着

強笑說道：

「也罷！就依你的話，我們還是來坐着玩玩紙牌吧！」

當然，這一次的情形是已給其餘的幾位女官所瞧見了，并且不久已傳揚了出去；因此當我稟明了太后，退回我們那一間休息室中去休息的當兒，有一位已在宮內執事達數年之久的女官，便鄭重其事的把我喚將過去，像一個法官審訊囚犯一般嚴肅地向我問道：

「你難道還不會知道你自已已犯下了一樁重大的罪案了嗎？」

「不知道啊！你說我犯了什麼罪呢？」

「老佛爺心上覺得氣悶，有意要到長廊下去散步一會，你却阻擋着她，使她仍然坐在宮內；」那女官說到這裏，真有些聲色俱厲了。「這樣故意的違抗太后的懿旨，豈不是一樁大大的罪案嗎？你別再糊塗了！你得問問看，犯了這樣的罪案，該受何等的罪罰？那人才會曉得厲害了！」

給她這麼一說，我倒的確有些擔心起來了；我自己方才也確會瞧見太后惡狠狠地看過我，雖然她到此刻還不會明白指斥我的罪狀，然而難保她不把這事牢記在心，永遠當我是一個有罪的人，只消遇到任何一次相巧的機會，便舊事重提的將我一併處責起來，豈不教我有冤難伸？

「我實在不知道啊！」我帶着哀懇的語氣，再向那女官請問：「那末就請你告訴我，究竟該受何等的責罰啊？」

「殺頭！」

啊！這可真要把我嚇死了！雖然老佛爺當面是沒有給我說過什麼話，但是也許她此刻早有懿旨下去了，到明天早上，說不定我就要給他們抓去殺頭了！

「可是你知道我祇是一片好心，爲她老人家的寒熱還不會退，所以才勸阻她的！」我於是就忙着把真情告訴那女官，大有希望她能可憐我，給我想法子排解排解的意思。「我何嘗是存心想違旨呢？」

「好罷！你且留心着！如今呢，老佛爺正在寵愛你的當兒，多半是可以不追究的。但是誰人敢保得定你能永遠的受她寵信呢？而這一回事又是斷不能使她老人家忘掉的。——到得那時候，我瞧你再有什麼聰明的方法，能使你的腦袋留在頸上不吊下來？你不是以爲自己是最聰明的嗎？」

我本想求她幫助，卻不料反受了她一套很難堪的奚落，我不由就從害怕化爲憤怒了；便決意不顧一切的直接去向太后問個明白，究竟我將受怎樣的待遇。當時我也不暇思索，立刻便撤下了那女官，走進太后的寢宮中去；且因憤懣過度，連兩頰上也脹得通紅了。太后瞧我一走進去就現着很詫異的容色，因爲她並不會差人來召過我；而且依照宮內的規矩，我也絕對不許未經宣召而直入她的寢宮，現在我竟公然犯了這規矩，她自然要覺得很詫異了！我也不知道第一句話該怎樣說才好，只把雙膝跪了下去，低着頭，伏在她的座前。

「德齡，你爲什麼又回來了？」她就忙着詰問我。

「太后，我是特地來給老佛爺叩頭謝罪的！」我鼓着勇氣，答復了她；但我的勇氣到底還有限，說了第一句，便禁不住哭起來了。「奴才此刻才知道不該勸阻太后不上那長廊下去散步；據說這樣，我已經是犯了大罪了，說不定就要給你老人家殺頭了，所以我急着來謝罪，求你赦了我這一遭！」

「站起來！」太后方才倒不怒，此刻聽我說出了原委，倒有些着怒了。便連珠價的追問我道：「是那一個告訴你的？是李蓮英？還是那一個女官？」

「不是李總管！是某某告訴奴才的！」我忍住了哭回答她：「其餘的各位女官，也說她給我說的是不錯的。」

她聽了，立刻就大怒起來，便打發一個太監出去把七位女官一起喚進了宮來，厲聲向她們說道：

「豈有此理！誰敢跟德齡胡鬧？她勸我不要去長廊下去散步，自是她的好意，我怎會不知道？她爲什麼倒要你們把她議論起來！以後無論誰都不准如此！有那一個再敢提起殺頭兩個字的話。給我查

明白了，少不得就將她送去殺頭！大家都牢記着，再犯了是不能饒恕的！……現在給我出去罷！」

那七個人便一起戰戰兢兢的退出去了，可是我還不敢十分安心，便又問道：

「那末奴才真可不必殺頭了嗎？老佛爺。」

「什麼話？當然是沒有的事！」太后大笑道：「你現在可以不必再担心了！天賦人以各種知識，我們自然應該讓他們盡量的運用，祇要適當便行！可是依着皇家的習慣，和通例而論，你方才的行爲，確然也可算得是一樁抗旨的罪案，如果當真要處刑，那末你的頭也許真的可以砍下來了！」

### 三〇 仁愛與公正

這一日的清晨，太后照例又在某一座大殿上集合了她的羣臣，舉行着早朝的儀式；羣臣參拜過之後，那掌理軍機重任的慶親皇便首先越班奏道：

「關於查辦廣東撫台臣某某一案，昨天奴才那兒已有很詳盡的奏報接到了！廣東全省百姓所上的公稟裡頭，控他的十四款，經查明是完全真實的：太后前次差出去查辦此案的各人，都有奏報來證明他的罪狀。奴才不敢隱瞞，理應將本案全卷送呈御覽，恭候聖意裁奪。……」

這真是一個很嚴重而驚人的報告！我雖然是站在太后御座後面的一幅簾幕的背後，不能瞧見她的正面，但我却會很清楚地瞧見她的背部突然的一聳，由此便可揣知她老人家聽了這報告以後，必然也已感到相當的刺激；而我自己却對此尤爲注意，因爲這個被控訴的廣東撫台某某，乃是我父親的老朋友。人家控訴他的罪狀，我雖然未曾仔細看過，但也很知道幾條；想來這個人在廣東那邊所做的事情，必然太專橫了些，並且太忽略了他所受命撫牧的合省百姓的疾苦和公意了，以致百姓們無不銜之刺骨，大家便私下組織起來，先後到京內來告御狀，連這最後的一次在內，已有十四五次之多了。他們

控告他的罪狀是很詳細的，我至今還約略記得幾條：

第一條 侵吞公款；

第二條 強劫廣州商富，勒索金錢；

第三條 公然在市上酒樓食肆宴飲，有玷官方；

第四條 以暴力逼選本省良家民女，充作妾媵；

第五條 某次出城巡行時，因一老年乞丐不知避讓，突過儀仗，致爲該撫軍縱容家丁，持鞭痛毆

，立斃途中；

第六條 私自匿藏各方貢呈太后之禮品。

當然，他們控告他的儘有比這些更嚴重的，但我多記不得了。然而大體也和這六條有同樣的性質，看了這六條也就不難明白那位撫台老爺所犯的是怎樣的種種罪狀了！上面六條中第一，第二兩條無非是控告他的善於搜括民脂民膏，以圖自利，當然算不得怎樣特別；那第三條就不能不讓作者來下一番解釋了；因爲在如今的人看來，無論當什麼主席，院長，部長，誰都可以公然在市上的酒樓食肆中宴飲，算不得什麼有玷官方；可是在前清時代，情形就不同了。大凡品級比較高些的大官，習慣上都是不能隨便上外面的酒菜館裏去喝酒喫飯的，逛窯子是不用說更不能的了！其時的人都把酒菜館看做是專給平常的百姓所涉足的下流地方，而做大官的人對於這些小節，尤其容易惹人注意；就是開酒菜館的人們，假使有一位官府常到他們那裏去喫喝，無論他作成了他們多少的生意，他們總是首先要議論他，指摘他的人。這是什麼緣故呢？說破了祇有一句話：就是因爲這種事情不常有的緣故。尤其因爲那些統率一方的大官，在實際上他們就是朝廷的代表，也可以說是朝廷的一部份，他們理應把自己看得尊重一些，不應該隨便的在酒菜館中亂闖，惹人輕視，非但失了他們自己的尊嚴，而且還將影響朝廷的威信，所以這一條罪狀，顯然也是重大的一條！

至於第四條，現在的情形又和以前不同了！如今是無論官吏或平民，都可以很隨便的娶姨太太；（譯者按：在新刑法規定後的情形又不同了！凡娶妾的都得入獄。）在從前，雖說做官的人比如今格外的勇於娶妾，但有個限制，如果所娶的全是打奴婢中挑選出來的，或是打小戶人家以及娼寮中收買來的，那就不論你娶多少，誰也無從指摘，所禁的祇是強迫良家婦女爲妾。

當太后在逐一檢閱慶親王所攜來的全案的文卷時，我便在背後默默的回想：記得當太后派定了幾位大員，過赴廣東去查辦這件控案的時候，我父親的精神上是怎樣的痛苦：因爲他老人家恰巧也被派爲查辦大員之一，更不幸的是他和這位被控的撫台老爺素極友善，可算得是一位密友。當然，我父親對於他所被控的種種罪狀是毫無關係的，既未和他通同作弊，也不會爲他故意掩飾，但他知道了他的好友給人家以如許重大的罪狀來控訴之後，心上自不免十分難過。幸而事情還不會尷尬到極點，我父親雖不能公然抗拒太后的懿旨，躲在家內，不去查辦，却猶喜太后並不會指派他爲領袖的查辦員，只教他當一名普通的陪員，這樣事情就好辦多了！不料到廣東去走了一遭回來，竟越發的使他感到煩惱了；因爲事實已很清楚地查明了，據他在家裏私下告訴我們說，所有控告那撫台的條款已完全證明是不假的了，甚至還有許多未曾列入罪狀內的劣跡，也一起發現了。所以我父親真是非常的爲他愁慮。

「這是那裡說起？我委實有些不能相信，我委實有些不能相信！」父親老是這樣的感嘆着，說過了再說，說過了再說，不知道說了幾十遍。

當時太后也一般覺得這是非常難信之事。便匆匆地把那些文卷看完之後，便像閑談一般的和慶親王評論起來：其時我正側着耳朵傾聽着，居然就一字不漏的聽明白了。

「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明白，」她說道：「像某某那樣的一個人，出身既然非常的高貴，而且賴着他祖宗的庇蔭，所交往的無一不是王公貴戚，地位是不能再高的了；再加朝廷又如此的信賴他，把全省的軍民交在他一人的手內，不料他竟會做出這麼許多醜事來？這真是很難信的！我不相信像他那

樣的一個人，如其有了一副清爽的頭腦，又把良心放在中間，再會幹出何種不名譽的壞事來；顯然是他的頭腦太糊塗，良心又不放在中間，才會有此結果！」

太后所說的良心放在中間，用近代人的語氣解釋起來，就是第一要忠誠，第二要正直，第三要值得信託，第四就要對待無論那一個人都有一種慈祥 and 仁愛的態度。

接着，太后就特別提出他縱容家丁，鞭打乞丐致死的一條罪狀來討論。

「既已做了一省的撫台，」太后說道：「他的官階已是很高很高的了，無論誰都自會尊敬他，決不需要他自己再裝出什麼威勢來。尤其是他已做了朝廷的一方的代表，處處更應爲朝廷着想。他如其看到了這兩點，他就一定會很寬厚地對付他的百姓了！假使當那老丐在他的儀仗之前衝過時，最適當的方法就是教他的家丁行得慢一些，讓那老丐平安過去；事後儘可再督責地方上的官吏差役，吩咐他們以後必須小心清道。如其不讓他的家丁用鞭子去抽擊那老丐，也不止住他的儀仗，那麼這老丐又必致爲馬隊所踏死，也非上策。這樣很小的小事，他也不知臨機應變，怎樣能出去當什麼大員呢？」

第六條私自匿藏各方貢品的罪名，可說是最大的一條。實際上，舉發的人並不是廣東的百姓，而是該省的府道官員。因爲在專制時代，有一個習慣，不論在那一個地方，發現了什麼價值極鉅，質料極美的希罕的東西之後；——或者是一方怎樣純淨明潔的翡翠，玉石，或者祇是一對生得特別美麗的錦雞。——當地的官府，就會費盡心力的去搜求得來，用來孝敬皇上或皇太后的貢品。可是他們的官級太小，絕對不能直接的貢進大內來，因此所有的貢品，都得由各省的督撫大人代爲傳遞，比較遼遠的省分，如兩廣雲貴等處，多半要待各方所獻的貢品聚集成數之後，才彙批的一次起運入京，以免零零碎碎的遞送；所以儘有許多珍貴的東西，要先在督撫大人那裏攔上十天半月的。可是這些東西既已指定是貢給朝廷的了，督撫大人當然也不能去移動或竊取，就是故意讓它們多攔幾時，也是於法不合的。而那一位黃東撫台老爺却胆敢用了種種的狡計，不顧皇法，私自藏匿了許多名貴的貢品，事發之

後。那些會以貢品進上的官員已開出了一很長張很長的清單上來。藉以證明給他所侵佔的貢品的數目。太后派去查辦的人，對此也已證實了。所以歸結一句話，那廣東撫台的罪狀已是完全成立了。

罪狀既已成立，少不得就要議到怎樣處罰他了，這位撫台老爺在過去，確然是太后很寵信的一位大臣，如今突然的給人家證實了他的罪惡，當然是使太后非常痛心疾首的，大家都猜不定她將怎樣的去處罰這個叛臣；依理說，此番的處罪定然是很嚴厲的，但我們知道太后可不是一個一味嚴厲的人，她有時也很仁慈，這可以把十幾天以前所發生的黃河水災一事來做例證。

黃河，誰都知道是一條極不平安的河流，每年總得給它釀成幾處很重大的水災；這一年，照例又鬧出來了，沿岸一帶的百姓，自然又得鬧着飢荒和疫厲了。淹死的人，總在幾千以上，還有幾萬人是全部都成了無家可歸的哀鴻。本來朝廷方面對於這種每年必須發生的災荒，原也有些準備的，可是這一年的災情特別的重，原來預備下的一些賑款和糧食，絕對不够分配，頓教那些辦賑的官員弄得手忙腳亂，不知所措起來，沒法只得從實申報上來。依照朝廷上往日的規矩，無論什麼事情總不免有許多就攔，必先發交軍機處閱過，再由軍機處轉發給該管的衙門去核議，核議了多時，再辦奏稿，請旨定奪；這樣往還遞送，常有就攔到一月兩月的事情。那日太后接到了災情重大，賑款不敷的奏報之後，却一反歷來陋習，竟毅然的親自提起筆來，批了幾句，立刻交給戶部去，要他們火速籌撥幾十萬兩庫銀，專充救濟黃災的用處。她還恐他們不能了解她的苦心，未必會十分盡力，因此另外傳諭出去說：「只要真是爲着救災而用的，我們連一個錢都不應該省；如其庫上沒有充分的現銀，一時無從核撥的話，我自己的私產也極願捨施出來。我們務必要把這件事做到一個比較圓滿的結果！」

這種富於仁愛心的作爲，雖說是在我們中國的歷史上屢數見不鮮，而歷代的君主中，更不乏這樣愛民如子的人物；可是不知她老人家此舉還是自創的主見，還是有心要效法古人，總可算是很够教人欽佩的。



我因爲曾經知道有過這麼一件事情，所以很相信她也是一位富于仁愛性的老太太，她一定會眷念着那個叛臣過去的功績，以及他的家庭，決不能很乾脆地決定他所應受的處罰。

論到處罰，最嚴重不過的自然不是殺頭或絞決了！其次就是由朝廷下一張詔書給他，教他自己服藥自盡，或自刎，自縊。依着現在這一個廣東巡撫的罪狀而論，殺頭和絞決當然是太凶了；比較相稱的，就要算賜令自殺了。可是太后心上還覺不忍。那麼就隨便讓他過去了嗎？不，不，太后雖富于仁愛心，却也不肯故意偏護他，失却公正的意義；於是下面的一條上諭，便在第二天上經軍機處發表了。不消幾日，全中國都知道了這件事情：

「奉上諭：廣東巡撫某某貪贓枉法，聲名狼藉，前派戶部尚書某某，刑部右侍郎某某等前往查辦，據覆奏勘查屬實，應卽革職，發往黑龍江永不叙用；其家產並着江蘇省（因爲那犯案的巡撫的老家是在蘇州）巡撫某某飭由地方官查封籍沒。欽此。」

這個處罰看起來似乎還是很輕的，而且這種種都是在三十多年以前所發生的，但它的影響所及，却一直到現在還不會消滅。因爲那撫台老爺自從奉了上諭，充軍往黑龍江去之後，不久便在那邊死了，他的家屬雖說還是很平安地留在他的家鄉，可是他的財產已全部給太后抄沒了，所餘的至多只能維持一家人的日用，再加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們是罪人的家屬，不免很輕視他們，不特無從再得富貴，簡直到處還要丟臉。

記得兩三年之前，其時距離滿清的覆亡已有二十多年了，我正在上海，有一天，無意中走進一家綢緞公司去選了幾段衣料，當場因爲不便自己携回去，便寫下了我的姓名和住址，要他們打發人給我送來。晚上，他們果然派了一個位置很低的夥計把東西送來了，這人却很古怪，待我收了東西，還不就退出去，紅着臉向我問道：

「夫人以前是不是在官裏頭住過的嗎？」

這一問當然是使我很詫異的，但我實在也無須隱瞞，便立即點頭應承；接着他就繼續的告訴我，說他自己當初也是一個做官人家的子弟，並且和我家是世交，可是二十多年來無日不處於很艱窘的境地中，加以人人都在旁邊訕笑着，使他們不能再有出頭的日子，以致他自己才因無可如何而流落爲綢緞店小夥計。

我聽他說了姓氏，便恍然大悟，原來他就是當初給太后充軍往黑龍江去的那個作惡的巡撫的小兒子；想不到事情已經隔了二十多年，而太后所給予她那叛臣的公正的處罰，却兀是不會失效，依舊像昨天才發生的一樣！

## 三二 朝荷迎日

當太后決定了怎樣去處罰那作惡的廣東巡撫的一天，她雖然已不顧了情面，捐棄了仁愛，毅然決然的宣佈了她的主張；但這種主張原祇是受了公正心的一時的驅使，並非出自她的本意，過後她就想到了那個受處罰的人的祖及父在本朝所立的功績，以及他本人過去所表顯的幾樁功勞，使她頓覺無限不安，臉上的笑容，全部收斂了起來，老是鐵青地彷彿正懷着滿肚的憂憤的樣子。我見了不由好生奇怪，雖然我也知道是爲着那叛臣的緣故，但在那時候，我却還不知道這個處罰的性質竟是那樣的嚴重，影響又是那樣的久遠，所以我很奇怪在既已處罰之後，何必又抱什麼不安呢？

爲了太后一人的不快，於是整個的大內，便又照例的陷入一團灰色的氛圍中去了；所有的太監，官娥，甚至女官們，都一齊擔心着，惟恐適逢其會的給她抓去做洩憤的工具。大家連走路也不敢隨便，踮起了足尖，竭力的不使它發出聲音來；說話也是特別的減少。即使有話要說，也祇敢用耳語的方。其實太后倒並不會懷着什麼怒意，祇是心中覺得很難過，像有什麼東西蝕着一樣；祇看她屢次張

開嘴脣，想跟我說什麼話，但屢次都忍住了，可見她心上真是想得很苦悶。

一直到這天晚上，她的心思還不會解開，以致精神非常不寧，無論怎樣小的事情，她也斤斤地較量着；普通一般老年人所常有的一種暴躁易怒的特性，她在這時候已充分的表顯出來了。但是到得快要進晚膳的時候，她的苦悶突然自動地鬆開了，因為她已經開始說話了，而且所說的就是她方才藏在肚子裡的一節話。最先和她說話的還是我。她的第一句話是一句問句，這句問句却是非常奇妙，我委實從不會料想到。她問我道：

「你有沒有給人家打過？」

這一問簡直把我問呆了，一時那裏對答出來。我究竟有沒有給人家打過呢？這問題對於我這樣一個養尊處優的人原是无需推問的，而且是絕對不可能的！「打」這一種處罰，原是祇爲着人家的奴僕，以及太監和奴隸們而設的。我自己也承認當我年輕時，因為性氣很暴躁的緣故，逢到家裏的僕婦或婢女們做錯了什麼事情，觸怒了我，我少不得也要責打她們幾下；而她們受打之後，還得跪下來向我磕頭，謝我的打，並自誓以後決不再犯。這種事情，在我們看來，彷彿原是很應該的；可是我自己又應該受什麼人打呢？或者就是我的父親和母親嗎？但我的母親是最和軟不過的，婢僕也不打，那裏會打我？父親雖說是嚴厲一些，却也從不會舉手來打過我，便是高聲的責罵，也可以說是向所未有的！

因此我就答道：「這倒是沒有的事！太后，到目前爲止，奴才確不會給人打過。」我的話雖已說出了口，心上却依舊很狐疑，不知道太后得到了我這個答復之後，又將說什麼話。

「事勢這樣強迫着我，使我不得已而降罰於我們的朝臣中的一人。」她似乎並不注意我的答覆，祇須我說出了便算了，接着她就直說出她自己的心事來。「像這樣一個立朝已久，而且在過去也不無微勞足錄的人，一旦要把他斥辱開去，委實也是一樁令人極感不快的事！然而他既已幹錯了事，又經澈查不枉，那末就非處罰他不可，要是我們輕輕地放過了他，不給他一些處罰，其結果必至使各省的

巡撫全把這廣東的巡撫做榜樣，一般也貪賊枉法起來，這還成什麼體統？所以依着律法而論，他所受的處罰真是再也公正不過的了；不過還有一些遺憾，雖然他是應該受罰的，但由我們這些僅能勉守法度的人去處罰他，終覺有些不安！你可聽人說過嗎？做父親的人逢到他的兒子幹錯了什麼事，不得已而要用手掌或棍棒去責打他的時候，他的心上總不免有一種很痛苦的感覺。」

什麼感覺呢？這個我倒還不曾聽人說過咧！

「啊！是什麼啊？老佛爺能講給奴才聽聽嗎？」我很誠懇地請求着。

「做父親的往往要揮着老淚，向他們的兒女們說道：『我如今沒奈何而打你們一下，但我自己却比受了十下還痛苦：我如果打你們十下，便等於打我自己一百下。你們的痛苦是在身上，我的痛苦却在心裏！』現在我把這一個久立朝班的大臣這樣的處罰了，我自己心內所感到的痛苦，真也不輸如他所感到的咧！」

「然而事情已是這樣了，我們必須趕快找些旁的事情來做，才好使我們把這些煩惱驅逐開去：要是不然的話，我們怎能把這件事忘掉呢？但是我們真有非把它忘掉不可的必要，因為我們的朝臣太多了，以後怎會沒有人再犯罪；有人犯了罪，當然又不免要處罰，假使一次一次的煩惱堆積起來，豈不要積得太多了？我們這樣身子不好的人，那裏禁受得起？弄得不好，給他們氣死了怕還不够！但有什麼用呢？」

從太后上面這兩段談話上看來，她老人家也還不無幾分能够辨別是非的心；她把那位廣東巡撫所幹的事也確認為非，可見她尚不是全不辨黑白的人。據我平日留心體察，她不但對於人家幹錯的事聽得很清楚，便是她自己有了什麼錯誤，也很能警覺，而且從不故意的文飾，每能很坦白地承認；當然她老人家是絕對不會因幹錯了什麼而受人責罰，或自去向人道歉的。大致是這樣的：譬如她有一天，她要我做一件什麼事情，我當時雖已覺得這是錯誤了，但爲着不敢隨便違抗她的命令的緣故，仍照着

她的主意做了，待到做出來之後，當然大家都知道是錯了，可是誰也不敢批評，太后自己也祇當不會聽見一樣，一句話都不說，及至過了四五天或六七天，我們對於這事已經完全忘掉了，她老人家却還會自己招認起來了。

「那天的事實是在我的錯！」她總是這樣的說。

我們聽她說了，真恨不能答道：「本來是你的錯啊！」但我是決不敢如此放肆的，祇能心上這樣想罷了。

現在再說太后爲了不願再給那放逐廣東巡撫的一件事繫繫在腦際，以致使她時感不快，於是她就亟着要做些比較快樂的事，藉以忘掉所有的煩惱；她想了好久，終於想出來了。

「這幾天，荷花必然是開得很旺盛的；明天早上，少不得又要幾百支開放出來了！」她向我們說道：「所以明天早上，我們大家必須特別的起得早些，一同上昆明湖去，駕着那條游艇，盡量的賞玩一番。各人記着，在早膳之前，一定就要出發的！」

因爲明天早上已預定下這樣一件有趣味的消遣，立刻就把太后所有的一股麻煩掃除了，一直到她上牀安息，也不會有過暴躁憤怒的表示；就是上牀之後，似乎也比往日睡熟得早些，而且鼾聲頻作，睡得非常甜蜜。我這一夜原是輪到值宿，雖因她老人家的煩惱已除，可以不用再愁慮，只是一來坐在地板上不容易熟睡，二來心上記掛着明天清早要出去游湖的事，便越發不能合眼了；便這樣朦朦朧朧的一直支持到第二天的清早。這裏所說的清早，真是一些不含糊的，大約在三四點鐘模樣，太后和其餘的人全都起身了；及至大家收拾齊整，蜂擁似的跨上太后的那艘御舟，慢慢地打昆明湖上浮動的時候，距離太陽上升，也還有好一會咧！今天太后所用的一張御座，比較上是很高的，安在船頭的中央；後面呢，排着許多小型的矮凳，供給我們幾個女官憩坐。我們的船還是用竹桿撐着，絕不倚側地慢慢的望昆明湖的北部蕩去；在那裏，荷花是種得最濃密的一部份，荷葉田田，看去彷彿是在水面上鋪下了

一張綠色的地氈一樣。接着，太后就很溫柔地說道：

「把這船停住了吧！太家靜靜地候着，看着，聽着！」

這時候的情景，可說是很有些神秘的意味：在東面的遠處，雖然已有一部份的天空很悅目地渲染着一重紅色了，但太陽的頭，却還躲在下面不會探出來。灰黑色的夜，正在逐漸向西移去，把它佔據着的地位，一些些的交割出來；有幾縷黑色的雲煙，裊裊地曳在半空，如同夜之神所繫的衣帶一樣。許多的翠鳥，在我們的兩邊飛翔着，但並不歌唱，似乎在靜悄悄地欣賞着清晨的天籟；它們都飛得很低，有幾頭差不多要把他們的翅膀在水面上掠過了。在我們的前面，無數的荷葉，隨着陣陣的曉風，倏左倏右的起伏着；湖水所激起的微波，有時會把它們一起的掩下水中去，但不久它們自己又會掙扎起來了，一陣搖擺，葉上的水便都成了圓點而落下來了，在不甚明亮的晨光中，看去真像是一顆顆亮晶晶的珍珠。

各人都靜默着，到處沒有一些聲音，如同在大沙漠內一般的沉寂；整個的頤和園，不見有半點燈火，好像是它還在那裡睡着的模樣。我們這一起的人今天如此破例早出，直像是出來幹什麼秘密工作的，想來真是好笑。其實太后教我們今天起個大清早，隨她到湖上來，究竟是什麼意思，我自己實在不會明白；別人是否已領會，我也不敢必定。可是太后的神氣却是十分的安閒鎮定，——因為她自己原已知道將有什麼奇遇要發現了。我瞧她的臉上委實有些神秘的表示，並且好像還在思索什麼。她的一對眸子不是看在那一大堆荷葉上，便是拾起來望着東面的天上。

「大家注意着！」她突然又向我們低聲說道：「將有一個不易常見的奇景在你們面前顯露了！當太陽升起來的時候，你們留神瞧着，那些含苞未放的荷花都會一霎時開放了！」

于是我才知道太后是要我們來瞧一種自然界的奇景，這個是誰都不會不感興趣的，我的視線便牢牢地看着那些荷花的蓓蕾；當然它們的數目是很多的，到處可以見到，像許多未出巢的小鳥一樣地伏

在綠葉的中間。前幾天，我也見過不少的蓓蕾了，昨天我還見過，我差不多是看它們由小而大的長起來的，現在已是很肥大了，且又充滿着一股奮發的生氣。

灰色的天幕已漸漸地揭盡了，曉風和微波也不再無意識的活動了；彷彿是連它們兩位也在靜悄悄地等待着那奇景的顯露。晨光慢慢的透發，照遍了各處，便是我們身上的衣服，也漸見光亮了。

我不覺又想起了前幾天的那次早朝，以及昨晨才頒布的那條上諭，忍不住偷眼過去看了太后幾眼，從她此刻的容色上推想，很顯然地可以知道她早就把那被放逐的廣東巡撫忘懷了；這件事的影響已經完全消失，她此刻是正在全神貫注地盼望着那快要升上來的太陽，和那些含苞欲放的蓓蕾。

終於，我們可以看見那紅得像血，圓得像盤的太陽的頂兒了，大家不由格外鄭重地注視着，連太后自己也只敢用一種耳語似的聲音，悄悄地說道：「你們快瞧着啊！」

這時候，所有的人的眼睛全已牢牢地釘住在那一塊綠地氈似的荷叢上了；我自己更是特別的興奮，兩顆眸子沒命的漲大，漲了又漲，——正和那些肥大的蓓蕾在同時漲大着。的確，它們也在那裡漲啊！幾百支，幾千支，凡爲我們的視線能够及得到的所在，全有它們的影兒，沒一支不在漲着，搖着，放着。

太陽越透越高了，已有半個掛起來了。

那幾千百支蓓蕾也越放越大了。

像這樣太陽儘升起來，荷花儘開放起來，空氣中頓時就添了一重清香撲鼻的氣味，在我們的頭上吹着，在我們的兩旁拂着，幾乎連人的呼吸也香了。這正是最可愛的荷花香啊！其時東方的一半紅霞已罩過半空，快要侵入西方來了。那些荷花的蓓蕾吸引住了每一個觀衆，大家都覺得這是最可愛的景象，每支蓓蕾全像一個小孩子的小拳頭，那些花瓣更像是一條條肥白粉嫩的小指頭；它們在開放的時候，正和一個小孩子睡醒之後，把他的小拳頭徐徐展開的情景一般無二，的確值得欣賞。

我因爲方才會聽太后說過，要我們「聽着」，於是我就側着耳朵，用心聽着；實際上原是聽不到什麼聲音的，祇因受了心理作用的影響，我彷彿真的已聽到那些花開放時的沙沙之聲了。

荷花越是開放得大，那股香味便越發濃烈。

小鳥們也聞到香味了，都從各方飛了過來，儘在那一堆荷叢上低飛着；它們的翅膀在空氣中不停的鼓動，又發生了一種不可思議的功用。就是那陣荷香竟被它們幫着吹過來了，使我們分外容易聞到。

太陽越升越高，光芒也漸漸的強烈了，湖上的一切，全給陽光揭露了開來。

現在我們已可以看見那些荷花中的粉紅色的花蕊了！——不過這時候它們還不會完全開放，依舊保留着蓓蕾的本色，它們似乎是在期待什麼，祇把香味儘量透出來，仍不願畢露色相。

「啊！這是多麼有趣的一片奇景啊！」老佛爺又獨自說起話來了。「而且是一片充滿着生氣的奇景！人在這種時候，才會感到大自然的美妙和可愛，並且可以知道一切有生命的東西，和我們人類都有相當的關係。……」

她的話音是又低又柔和，以下的話，簡直就像這樣含糊過去了：原來她自己也已覺覺方才那幾句話實在說得太不順口，而且也太欠理了，因此便故意的含糊過去。其實我們這些人誰也沒有留神聽她的話，大家都已受了眼睛的欺騙，以爲有這許多的荷花同時在舒放着，想必真有一種美妙的聲響可以聽到，所以船上的人，個個已像我一樣的在側着耳朵細聆「荷聲」了。

其時那些半開放的荷花却實在不再開放了，它們都靜悄悄地的期待着，粉紅色的花蕊依舊不會現出全身來。

太陽的光芒躍過了京城內的無數的屋脊，直向西北那邊射去，願和國也在它的行程中拂過了；最後，太陽上升的速度忽然很驚人地增高了，差不多是在一寸一寸的跳起來，直至照遍了全湖，使湖水完全塗上了一重銀色。



現在，太陽已毫無遮蔽地全身顯露在空中了！

太后所說的奇景這才真正的出現了！

差不多在同一個時候，太陽在天上全部的透露出來，那湖面上幾千百枝的蓓蕾便也全部的開放了出來，花瓣平平地伸展着，很勻整的貼在綠葉上。最使我驚奇的是何以那些半開放了的蓓蕾在太陽沒有整個擁現之前，儘是那樣的期待着，而待太陽全部掛出來之後，一霎時又一起開放了。難道說陽光能有催花開放的魔力嗎？自然界的奇跡，真有不可思議之處！

荷花通常總是粉紅色的居多，白色的也還不少，但在昆明湖中，却很有幾許爲外間所不經見的奇種。這日，太后就第一個發現了兩朵稍帶綠色的荷花，她便忙着指點給我看，並悄悄地告訴我這是價值極鉅的名種；她的聲音說得非常低，而且有些發抖，想必是因爲她此刻已瞧得太高興了的緣故。人在太高興的時候，心是往往會顫動的。

「讓我們趕快去把那幾朵淡綠色的採了下來，」太后又說道：「在我們未用早膳之前，儘先把它們用淨瓶盛起來，供到觀音菩薩的座前去。像這樣罕見的奇花，理該先去供菩薩！」

太后對於觀音菩薩原是供奉得很虔誠的，我自己也頗有相當的信仰，可是此刻我的腦神筋上，却依舊在惦記那被發往黑龍江去的巡撫，因此不會注意到這一點；但後來我就決心拋開了這樁煩惱的事，儘心瞧着那些奉了太后諭旨去採摘荷花的太監，駕着小舟，在荷叢中往來摘取。太后還不時叫人高聲傳話過去，這樣那樣的指點他們。在我們回宮之前，除掉供菩薩的綠荷之外，尋常的粉紅色的荷花也採滿了好幾筐，太后今天真是得意極了！

## 三二二 太后的梳妝檯

遠在歐美人士以化裝術眩耀當世之前，我們的皇太后，已早就很透澈地發明了許多美容的秘訣，有幾種到如今可說還不會給人家發現咧！所以我在當時就確認每次早朝之前，隨着太后上她的梳洗室中去瞧她慢條斯理的化裝起來，委實是等於去上一課「美容術」，而且是每次都能給我們得到新的體驗，決不會讓我們白白地站上半天的；因爲她老人家對於面部化裝的一件工程，始終是十二分小心地從事着的。

我因爲特別的醉心於太后的化裝術，所以祇要有機會，總歡喜悄悄地挨去瞧她打扮；她是面向着一張月牙形的梳妝檯坐的，我就站在她的背後。說起她這一張月牙形的梳妝檯，倒也很值得特別提一提：它的式樣乃是由太后親自擬就的，高低長短，無不極度適宜，使用時的便利，簡直無可形容。論到它上面的鏡子，雖不會有像現在這樣的凸鏡，可是上下左右，裝得真不少，而且每一方玻璃間的接縫處，因爲鑲工的精緻，都是非常的緊密，倘不湊近去仔細瞧看的話，便會誤認是整塊的玻璃。太后有了這樣完備的鏡子，已儘可安坐在椅上看到她自己上半身的各部份，無需再站起來或側過去了。

太后每次化裝所費的時間，自然是很長的；她必先很穩妥地坐端正了，然後開始化裝。她所用的第一樣東西就是粉。有一天，想來大半是她老人家已經知道我很注意她的化裝的緣故，竟很詳盡地告訴了我許多的秘密，首先論及的，就是她所用的粉的製法。

「給你說實話，我們對於一切化裝上的用品可說沒一種不是精工選製的！」她慢吞吞地說：「倘不是最上等的精品，我們是決不要用的，便是他們也決不敢貢上來。你大概心上總不免很奇怪嗎？照普通人家的習慣講，已做寡婦的女人是應該再用什麼脂粉的，但我們却天天在調弄脂粉，豈非很背

禮嗎？可是這也不是我所創的例，上代的老祖宗，已早就這樣了。尤其是我們處在這樣的地位上，所穿的衣服，往往很鮮豔；衣服的顏色一鮮豔，可就不能讓自己的容顏再保持着灰褐色了，因為容色和衣色如其太不相稱，委實是非常難看的。這就是我們不能不打扮打扮的緣故！」

「現在先說我們所用的這種粉：它的原料其實也和尋常的粉一般是用米研成細粉，加些鉛便得，並且你從表面上看，它的顏色反而尤比尋常的粉黃一些，但在實際上，却大有區分。第一，它們的原料的選擇是十分精細的，不僅用一種米，新上市的白米之外，還得拚用顏色已發微紫的陳米，如此，粉質便可特別的細軟。第二，磨製的手續也決不像外面那樣的草草，新米和陳米揀淨之後，都得用大小不同的磨子研磨上五六次；先在較粗的石磨中研，研淨後篩細，再倒入較細的石磨中去研，研後再篩，這樣研了篩，篩了研的工作，全部由幾個有經驗的老太監擔任，可說是絲毫不苟的。這兩種不同的米粉既研細了，就得互相配合起來，配合的份量也有一定，不能太多太少，否則色澤方面便要大受影響。第三，我們這種粉的裏面，雖是爲了要不使它易於團結成塊的緣故，也像外面一樣的加入鉛粉在內，然而所加的分量是很少很少的，只僅僅乎使它不團起來就得；外面所製的往往一味濫加，以致用的人隔了一年半載，便深受鉛毒，臉色漸漸發起青來，連皮膚也跟着粗糙了，有幾種甚至會使人的臉在不知不覺中變黑起來；如果在舉行什麼朝典的時候，我們的臉忽然變了黑色，豈不要鬧成一樁絕大的笑話！」

太后的幽默的風趣，有時候委實是很有意思的；試想一位莊嚴肅穆的皇太后，在她的羣臣之前，突然變出了一張黑臉來，兀的不要笑殺人嗎？我懸想到了這個情景，差一些就要笑出來了，但我祇能忍耐着，那裏敢笑；因為我要是一笑的話，她就會在鏡子裏瞧到了，也許便要逼着我說明何以好笑的原因，這樣教我將如何答復呢？

她的粉雖然是那樣的考究，但她却用得很少，不像尋常一般婦女那樣的動輒塗成一張曹操似的白

臉；他祇很薄的敷上一層就算了，大概這也是她的「美容祕訣」之一。

「我們所用的胭脂，」她接着又說道：「製造起來，簡直尤比粉來得講究：它們是純粹用玫瑰花的液汁所製成的，玫瑰花汁原算不得是什麼希罕的東西，尋常的胭脂中，用它的儘有；所以我們的特長，又在精選，因為玫瑰花的顏色不但不能幾千萬朵完全一樣，便是同在一朵上的花瓣，也往往深淡各別，如把這種深淡各別的花瓣一起收來，搗成液汁，結果便難望能有顏色鮮明勻淨的胭脂可得，至少必不能和一朶顏色極正常的鮮玫瑰花相比。因此，我們把許多玫瑰花採來之後，必須逐一檢驗，祇把顏色正常的花瓣摘下備用，其餘的一概棄去；這種揀選工作，不但很費時間，而且也不是一個毫無經驗的生手所能從事的。……」

她說到這裡，我立刻就明白了，怪不得我常在某一座偏殿裏見瞧有幾個太監圍着一隻大竹筐，像搜覓什麼寶貝一般的細心地揀摘着玫瑰花瓣，原來是爲着做胭脂用的。

「待到顏色正常的玫瑰花瓣揀滿了相當的數量以後，」太后津津有味地繼續給我講解道：「於是便把它們安在潔淨的石臼裏，慢慢的舂，一直舂到花瓣變成厚漿一般才歇；接着再用細紗製成的濾器濾過，使一切雜質完全濾去，成爲最明淨的花汁，這樣就得開始做胭脂的最重要的一部份工作了。……」太后的梳妝檯上一向就安着好幾方鮮紅色的絲棉，這是我久已知道的，此刻她就隨手拈起一方來，並用一柄金製的小剪刀，輕輕地從這上面剪下了很小的一塊來。

「花的液汁製成後，我們便用當年新繅就的蠶絲來，（當然是未染過的白絲）」她又說道：「壓成一方方像月餅一樣的東西；它們的大小是依着我們的胭脂缸的口徑而定的，所以恰好容納得下。這一方方的絲棉至少要在花汁中浸上五天或六天，才可以通體浸透，瞧它們一浸透，便逐一取出來，送到太陽光下面去晒着，約莫晒過三四天，它們已乾透了，方始可以送進來給我們使用。所費的工夫，仔細算來確也不少，幸而我們也用得不怎樣浪費，每做一次，總可够五個月或半年之用咧！」

太后搽胭脂又是怎樣的搽法呢？

她先把翦下的一小方紅絲棉在一杯溫水中浸了一浸，便取出來在兩個手掌的掌心裡輕輕的擦着，擦到她自己覺得已經滿意了，這才停止；因為從前的女人，掌心上總是擦得很紅的，所以太后第一步也是搽掌心。掌心搽好，才搽兩頰；這時候她可沒工夫再和我說話了，她把她的臉和鏡子湊得非常近，並用極度的小心搽着，以期不太濃，也不太花，正好適宜爲度。最後才是點唇；不過從前的人決不像現在的人一樣的把上下唇的全部統搽上口紅，她們是只在唇的中間搽上一點胭脂，這恐怕就是受了文人所謂「櫻桃小口」的一句形容詞的影響罷？

及至太后自己把面部的化妝施行妥善以後，便教人出去招呼那御用理髮匠走進來給她承值；這個理髮匠自然也是太監，可是據同伴們告訴我，他的技術之精熟，在中國可稱獨步，沒有一個能和他比擬的人，所以太后也非常的信用他，時常讚譽着。但在那理髮匠自己，却未必很願意爲太后承值；第一就因爲太后的脾氣太不好。動輒要受責罵，使他常覺戰戰兢兢地像在給一頭老虎抓癢一般。有時候偶一不小心，多給太后梳下了幾許頭髮來，或是梳的時候，碰痛了她一些，那就不能饒恕了，總得立即拖出去責打幾十下宮杖，杖完還得進來承值；不過這種情形究竟是極難得碰到的，即使多梳了幾許頭髮下來，他也有很快的手法，會瞞過太后，悄悄地遞給站在他近旁的那個宮娥去丟掉。們想宮娥們肯這樣幫着他作弊，少不得總可以打他那裡索取一些財物，即使如此，他自己也還值得，總比給太后瞧見了挨打幾十下屁股好些，何況打屁股還不是頂兇的責罰，太后未必一定就會滿足。說不定還有更大的禍事呢！

「頭髮真是一件最討厭的東西，尤其當人的年事稍高時，黑髮一根根的變灰白起來，更令人可恨！」太后一面對着鏡子仔細端詳她自己的頭髮，一面向我說道：「而像我們處在這種地位上的人，越發不能讓它們灰白起來。這倒不是我們的虛榮心在作怪，事實上我們確有不能不使我們的皮相，處處

保持着完美的狀態必要；就爲這緣故，我們就非把頭髮染黑不可！」

她這樣說了，我就用心瞧她究竟怎樣的染黑她的頭髮。

在她的梳妝檯的某一具抽屜內，藏着有幾缸顏色深黑，而且瞧上去彷彿是極富膠質的東西；太后便隨手取出了一缸來，待那理髮匠把她的長髮解了下來，並很小心地輕輕篋過一番之後，她自己便取起一柄不很大的毛刷來，打那缸裏蘸了些黑色的東西，塗上髮去。這東西的確也能使她頭上的一部份灰髮變爲黑髮，然而她的頭皮，却也連帶的被染黑了。我瞧她用盡方法，極小心地刷着，希望祇把頭髮染黑，不要沾汚頭皮，委實是非常可憐；但結果仍然是一起染黑了。我瞧她差不多就要大怒起來了，可是這個不可避免的結果，她已足足經驗了一二十年了，因此她終於還能竭力忍耐，把這一股無名火消爲烏有，自從她的頭髮開始一根根的變成灰白色以來，這許多年數中間，她的頭皮可說未曾白過，老是給那髮膏染黑着，絕無挽救之策。

事有湊巧，在四五年之前，當我們全家正住在巴黎的時候。我母親以及她的幾位年老的朋友，都會試用過西方的染髮藥，於是我決意把它們來介紹給太后；其時我真是太熱心了，竟不會顧慮到萬一我所介紹的染髮藥也許並不能表顯什麼好的功效，我就難免要討一場沒趣了。

「我們已派許多人出去搜覓過，」這一天太后恰巧又向我如此感嘆：「希望能夠覓到一種既不傷損頭髮，也不致染汚頭皮的染髮藥，然而至今還不會覓到，也許是永遠覓不到了！」

「奴才倒可以給太后找到這樣的一種染髮藥來！」我忍不住就這樣自告奮勇起來。

她老人家聽了，便微微一笑。

「想必總是你在那些西洋國裏瞧見的？本來，西洋人是最靈巧不過的，他們所發明的東西，往往神奇得像仙法一樣。我彷彿也曾聽人說過，他們有許多染髮的藥，可以隨着人的意思，染成各種顏色，不知道你所說的是那一種呢？」

于是我就盡其所知的給她解釋法國染髮藥的質料，種類，和功用等等，可是我自己所知道的化學常識委實太少了，竟不能給她解釋得怎樣明白；她倒也很能原諒我，聽過便算了，並不怎樣深究。猶喜我對於搽藥後的功效却還清楚，便把這一點特別的給她說得明白些。結果是居然很有力地使她感動了。

「奴才從這裡寫信到法國去定購，」最後，我又說到：「再讓他們從法國把藥品寄來；這樣一來一去，最快總得費四五十天才能辦到，太后不嫌太遲嗎？」

「不遲，不遲，四五十天在人的的一生中，真是怎樣短的一刹那啊？」太后似乎很能忍耐地答道：「如其你以為他們的染髮藥真會有特殊的功效的話，我們是很願意試一試的。」

這件事就像這樣決定了，我因為太后已允許我能給她出力，心上真有說不出的高興；退值之後，便忙着找一個太監上我家裡去告訴我父親，要他馬上打電報到巴黎去，托一位相熟的朋友代我們選購幾種頂好的染髮藥，趕快寄來。

當那太監回宮時，父親便托他帶了一封密信給我，大致說：

「你既然已經允許了太后，這一遭我當然不能不依着你去辦了！但是我要警告你，從今以後，你在宮內，必須牢記兩點：第一不可多說話；第二不可當着人自詡多能，以為你自己對於一切的事情，都比別人知道得多些，尤其不可在太后面前如此放肆。否則我真要代你不勝憂慮了！我竟不會料到你對於那些法國染髮藥記得如此清楚，要是你早些把它們忘掉了，豈不是好？萬一那些藥寄來試用之後，不幸竟把太后的頭髮傷損了，就恐怕殺頭的刑罰，將無疑的加在你的身上了！到那時我也不能有什麼力量救你，只能怪你咎由自取！」

我父親所說的當然是好話，但在我那時候的心目中看來，父親這個人委實是太古派了些，什麼事情都不敢大意，我自己倒是一些也不担心事，很有把握地知道我的頭決不會給太后割下，因為我深信

那些法國染髮藥是絕對不致毫無功效的。可是隔了許久之後，我的經驗既多，便漸漸覺悟了，知道這一種行動的確是等於引火燒身，一個碰得不好，端的會教腦袋搬家。

四十多天之後，巴黎的染髮藥竟如期寄到了，我一收到便來不及的捧着那幾個花花綠綠，裝璜得十分講究的盒兒送到太后跟前，並當着她面前，將盒子打開，取出了幾瓶藥水來，同時我就向她說道：

「這裏是還有很詳細的說明書咧！教導我們怎樣的用法，倒是不能不小心依從的。……」

「我們爲什麼要讓那些法國人來教導我們呢？」太后很不以爲然的插嘴着。

我知道方才那「教導」兩字已說錯了，便忙着聲明這不過是一種用的方法，各種藥就有各不相同的用法，並不是他們法國人一定高明，祇因藥是他們造的，所以要依從他們的用法。太后這才沒有說話。

「現在就讓奴才把這些用法逐一給老佛爺翻譯出來如何？」我陪着十二分的小心，又向她說道：

「第一，這上面講：必須把所有的頭髮一起洗過，然後再把它們完全弄乾。……」

「好啊！我們就來照樣試一下吧！」太后居然馬上贊成了。

於是就有人出去捧了一大盆熱水進來，並把那理髮匠也召了來，但太后卻不要他動手，只要我幫着她洗；這個差使我真有些幹不了，又怕自己毛手毛脚的弄痛了太后，豈不糟糕？然而又不能抗旨，只得勉力從着事。好容易才把她那頭髮上的黑膏洗盡，順便把她的頭皮也洗淨了，接着又弄了幾條乾毛巾來，替她把溼髮擦乾。所費的工夫真不小，幸而她老人家急着要試驗我的法國染髮藥，心上很興奮，竟絕不使性，很能忍耐地一直候到髮乾，頭髮乾了，就得搽上藥去，這時候我倒有些憂慮起來了！因爲我突然想到了我父親所說的話，惟恐萬一那染髮藥真的沒甚效果，太后就難免要着惱了；可是事情已做到這個地步，即使我自己再要把我的話收回去，教太后不要試搽這藥，也是辦不到的了！



沒奈何我只得硬着頭皮，把一個藥水瓶上的蓋子揭開了，一瞧裏面的藥水却是清得像白水一樣，絲毫黑氣全無，真不知道怎樣能把人的白髮染黑，我差不多要呆住了；再瞧那印就的說明書上，却又一些不含糊的寫着它的功效，使我不能不姑且信任它。當下也沒工夫仔細考慮，便用一把小刷子蘸着那藥水輕輕地在太后的灰白色的頭髮上刷了兩遍，當然馬上是不會就見效的，但我却異常的心焦，恨不得一刷就黑；太后倒沒有我這樣着忙，隔了好一會，她才走到那梳牀檯前去對鏡自照，這一照果然並未使她失望，因為她的灰髮雖未變黑，白髮竟已變灰了，而她的頭皮却還清白如故！她不由大喜過望，向我連連稱賞，我也放下了一半的心事；不料這藥水果然靈驗無比，這日晚上我再給太后刷了一遍之後，第二天起來，她的頭髮已完全黑得和我們年輕人一般無二了。她老人家在那梳牀檯的鏡子前照前照後的照了半晌，歡喜得拉直了嘴儘笑。

「啊！真是了不得！我們一向聽人家說外國人是怎樣的聰明靈巧，現在果然證實了！」隨後她就向我說道：「有人曾經告訴我，西洋人有法子能够把許多的東西使他們返本還原，我先是不甚相信，這一回可真做出來了！想不到這樣清得像水一樣的東西，竟會把我們的頭髮染得像墨一樣的黑，又不沾污我們的頭皮，真不知是什麼法兒？」

父親埋怨我不該多管閑事，却不料竟被我管得很圓滿了！太后自然不住的把我稱讚，又特地教人去挑了一件她年輕時所穿的旗袍來賞給我，作為我應得的一種報酬。我細瞧她所賞給我的那件旗袍委實是非常的美麗，上面還繡着許多蘭花；這是因為她老人家初進宮來的時候，咸豐皇帝給她的封號是「蘭貴妃」，所以她年青的服飾上頗多特繡蘭花的。後來她做了皇太后，這種繡蘭花的衣服自然不再穿了。而別的人也因惟恐觸犯她年輕時的名諱的緣故，誰也不敢在衣飾上堆繡蘭花的花樣；這日我雖一樣的叩頭領賞，但畢竟不敢穿起來，只得好好地把它收藏着，一直到如今，還不會棄去。算來這件旗袍的高壽，到此刻為止，最少也有八十年了，但因質料精良，再加我自己又收藏得仔細，所以它的

色彩和光澤竟並不會減退。還是像一件才做成的新衣服一般的鮮豔。我時常在回想：要是我當日在宮中時面皮能够放得老一些，待有機會就向太后表示羨慕和想望的意思，她一定可以把這樣有價值的舊衣服多賞我幾件咧！

「據我所知道，尋常的一般婦女，」太后偶然又和我談到了女人家的裝飾問題上去。「簡直是都沒有自己尊重自己的心理；她們把裝飾的一件事，當做是專給別人瞧的玩意兒。譬如今天要去赴什麼宴，會什麼客，才肯不惜工本地裝飾起來，讓瞧到的人都稱讚着她們的美麗；但在平常的日子，因明知家內沒有什麼外人，便一些也不講究了，甚至頭也懶得梳，這真是太把自己看得輕了。我們在人的面前雖也一般是很講究地裝飾着，然而回到了裏面來，還是同樣的講究，決不因沒有人瞧見而偷懶。因為我覺得一個人如其能够把衣服穿得齊整潔淨一些，並把自己的面部扎括得好看一些，那末在精神上必然也自能感覺到一種說不出的愉快；所以我敢說即使你們這些人都走了出去，祇剩我一個人，在宮裏的話，我對於裝飾還是要講究的！」

這番話自然是很有相當的理由的，不過我們如其合上眼一想，像太后那樣一個年高德劭的老太太，還要那末想盡方法的講究裝飾，真是多麼够人噁心啊？尤其是她前額上的那些縐紋和癢痕，任她用什麼東西也不能把它們掩過，老是很明顯地給她報告着她的年齡。話雖如此，但當隔夜她有了充分的睡眠，在明媚的太陽光下，從適宜的角度上望過去，除掉了這些皺紋之外，她的確還是一個很美麗動人的女性。所以說她的化裝術委實是十分神妙的。至於她究竟用了些什麼東西才能表顯如此神妙的作用，很有力地挽住了已去的青春，使它能够多少留下一一些，不致全部喪失呢？這個我可回報不出；祇知道太后確已用盡心思，打算把人力和造化奮鬥了。我可以先把我所知道的幾件說一說：

每到晚上，待她老人家用過晚膳之後，我們這些日常隨侍着她的人總得齊集在她那一個便殿內，團團地站着，恭聆她的妙論；她自己就端坐在一張盤龍椅上，夾七塔八的亂講着。其時她那前額上的

皺紋總是很模糊而不易給人瞧見了，因為她老人家已用了一番很辛苦的工夫，把它們掩過了；她所用的是鷄子的清，但她搽的時候卻並不隨隨便便的滿臉都搽上，只揀那幾條皺紋上塗去。當然，她臉上搽上了這種鷄子清之後，便絕對的不能笑了，就是說話也顯得非常不便；我初來的幾天晚上，瞧着她那樣小心地說話，差不多連嘴唇也不敢張得過大，真有些忍不住要笑出來了，後來才知道她是爲着搽了鷄子清的緣故，惟恐口腔的活動太過度了，要使她臉上所結的一層鷄子清膜裂了開來，失却應有的功效。這重鷄子清大概在她用過晚飯再搽上，一直要到她上床安息前的半小時或四十分鐘才用肥皂和清水抹去。

太后所用的肥皂是並不怎樣精良的，因為她不喜歡用打外面買進來的東西，所以這些肥皂也是派幾個太監給她特地製下的。他們所用的原料是玫瑰花，或茉莉花的汁，合上幾種不知名的油類，凍成一塊塊花式不同的肥皂。這些肥皂的香味是很濃的，可是去垢滌污的力量却不見高明，她老人家倒並不以爲沒用，很自滿地永遠這樣使用着。她對於肥皂這一種東西的知識，確比其餘的一切洋貨來得廣一些，她可以說出四五種西洋香皂的名稱；我也曾給她弄到好幾匣頂上等的法國香皂，她雖也表示很樂用，可是總說它們的香味還不及她自己製的好。本來香皂的香味原有好幾十種，我所歡喜的未必太后一定也歡喜，她歡喜的當然也不能適宜於我；祇是我想肥皂的好歹全在它的去垢滌污的功用，何必定要斤斤於它的香味？無奈我這個話又是不敢和太后說的！

將安息前的半小時光景，太后既把那些鷄子清用香皂和清水洗去以後，接着便得另外搽上一種液汁，這種液汁也是太后自己所發明的，它的製法如下：

製造的手續是並不怎樣繁複的，只是那一套用具却很特別。它的構造的意義大致和現代的蒸溜器相同，全部是銅製的，一排共是三個圓筒：第一個圓筒裡面是安着少許的水和酒精，下面用不很烈的火燄蒸着，於是那酒精和水所蒸發成了的水氣便打一根很細的銅管裏流往第二個圓筒裏去，這第二個

圓洞內是滿裝着許多的耐冬花，下面也燃着火，待第一個圓洞內流來的汽水，再合着這些耐冬花蒸餾上一會之後，自然又蒸發成一種水汽，這種水汽便打另外一支細銅管中流進了第三個圓筒中去：這時候所得的水汽，已是酒精，水，和耐冬花三者所混合成的精液了，而且是充滿着一股花香，像我們所習用的香水精差不多。又因蒸餾它很費工夫，不能不預先積儲若干，以便太后每晚敷用。這種液汁據說是富於收斂性的，它能使太后臉上方才已給鷄子清綳得很緊的一部份的皮膚重復寬弛起來，但又能使那些縐紋不再伸長或擴大，功效異常偉大；因此每晚太后在上床以前所做的最末的一件事，便是搽抹這種花液。

在早上，只要她老人家一走下床來，便有一個太監會捧着一盃特地熬就的脂油，恭恭敬敬地走近她面前去，這些脂油却和人家用在飲食裡面的不同，比較稀薄一些，中間也有花露攪和着，所以是很香的；太后就用自己的手指在那盃內輕輕地挑起了幾許來，塗在掌上，讓它漸漸溶化了，才塗到臉上去，簡直是滿臉全塗到，但她並不胡亂的塗抹，總是非常小心的從事着。

這一種脂油塗上去的意思是要消除昨晚所塗的那一重花液，所以必須滿臉全塗到，而且還得靜靜地等上十數分鐘，才用一方最柔軟的毛巾把油一起抹掉，接下去便是敷粉和塗胭脂了。這一套手續是永遠不會變更的，像學校裡規定的課程一樣。

她的一雙手一般也是要用脂油塗抹過的，可是這一部份的工作她却懶於自己從事，總得要我們這些當女官的給她代勞；我們先是也挑起了一塊油攔在我們的手掌裏使它溶化，然後再用着一百廿分的小心抹到太后的手上去。太后的一雙手真可說是很奇怪的，不僅白膩，而且是極柔嫩，決不在我們年輕人之下。我們給她塗遍了脂油之後，隔了一會，還得替她抹去；這一步的工夫可真費事了，原來太后有一個很古怪的脾氣，不許我們用毛巾給她擦抹，必須我們用毛巾輕輕地給她拍着，一直拍得又乾又淨才止。這樣真是很費時間的，而且還得有耐性；再有在平常的時候，達到她老人家要洗手了，也

必須我們去承值，洗過之後，又得同樣的用毛巾給她拍乾。便是每天晚上她臉上所搽的那種花液，她手上也是一般要搽的，這項工作就由當晚輪到值班的女官擔任。

除此以外，太后爲着要求美觀而想就的方法真不知有多少咧！

其中之一就是每隔十天服食珠子所研成的粉末一次，究竟她老人家每服一次珠粉需要幾許的珠子，多倒不會給她仔細算過，祇知道研珠粉用的珠子都是揀的小珠，但一般也是晶圓瑩潤，價值極鉅的眞珠。每次研成的粉末，約有一少茶匙模樣。那茶匙是銀製的，式樣和普通的不同，大約總是專爲太后服食珠粉而定製的。這服食珠粉的一件事，施行已有幾十年之久，從不會間斷過，差不多已成爲一種固定的章制了；每隔十天，幾乎是在同一個時辰上，那專門負責研磨珠粉的太監使用一幅黃絹托着那柄銀匙，將研就的珠粉獻到太后面前來。

太后也無需再問什麼話，一瞧這人走進來，便知是該服珠粉的時候了。

那太監便顛巍巍的將那一茶匙的珠粉授給太后，太后一接過來，便伸出舌頭把那粉倒了上去；其時我們站在旁邊承值的人已早就給她端整下一盅溫茶，只待她把珠粉傾入口內，便忙着送茶過去，她也不接茶杯，就在我們手內喝了幾口，急急的把珠粉吞下去了。

「珠粉這一樣東西的分量是很重的！」有一次，她曾經告訴過我關於服食珠粉的功用。「如其稍稍服食幾許，那是很能幫助我們留駐我們的青春的，它的功效純粹在皮膚上透露，可以使人皮膚永遠十分柔滑有光，年老的人可以和年輕的人一般無二；只是服食的分量千萬要少一些，而且每兩次之間，一定要隔着相當的日子，如其服食的分量太多了，或是沒有規定的時間，隨便隔幾天就服食一次，那末非但對於人體無益，簡直還是大大的有害咧！」

她老人家雖是這樣說了，但珠粉是否真有駐顏的功用，在我們不會把它化驗過以前，我也不敢如何肯定；便是太后的容貌能够維持得比尋常的老年人都輕嫩一些，是否確是常服珠粉的結果，我也不

能切實代爲證明。祇知道一直到我出宮爲止，太后服食珠粉的習慣是始終沒有斷過，而且她對於這件事似乎總是看得很鄭重的樣子。

除掉每晚搽抹雞子清，以阻止她臉上的縐紋繼續展長或擴大之外，太后還有許多的方法，專是爲着要對付那些縐紋的。有一種是非常別緻的，原來她的梳裝檯上還安着兩根約莫二三寸長的玉棍，兩頭有金子鑲的柄，每天早上，她必須用它們來安在她自己的臉上或上或下的滾着。這個東西是很滑而很冷的，上面也並不塗着什麼藥粉，真不知有何作用，太后卻總是很有耐性地坐在那梳裝檯前，一面不住的把它在臉上滾個不休，一面定神朝鏡子內望着，彷彿滾幾滾馬上就有功效的樣子。我聽得很詫異，有一次湊她不在的時候，竟大着胆取起一條玉棍來，試用了一會，不料太后就恰巧走了進來，一見很爲不快。可是她的不快倒不是因爲我偷用了老人家的東西，乃是明知我對於她這根玉棍的功用有些懷疑，故而不高興。

「這東西對於你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她立即很嚴肅地發話道：「像你們這樣年輕的人什麼雞子清，珠粉，脂油等等都是用不到的！這種玉棍是格外無需了！」

「求太后寬恕！」我忙着給她叩頭，並謝罪道：「奴才並不敢胡亂偷用太后的東西，祇是瞧這玉棍光滑得太可愛了，想試試看，不知道滾在皮膚上是怎樣的舒服？……但下次是一定不敢了！」

這樣一說，她倒笑起來了！

「你既然愛它，你就拿了去吧！」她老人家爽快又給了我一個特殊的恩典，於是我的囊橐中便又多了一件值得誇耀的御賜品了。不過她這一次的賞玉棍給我，卻決非因爲我做了什麼好的事情，而以此爲獎，更不是忽然高興而有此賞賚，實在是爲了這玉棍已給我偷用過了一次，她老人家心中有所厭惡，不願再使用的緣故。然而不管它，我終於又到手了一件寶玩！我自恨在宮中的時候，每逢見到有什麼可愛的東西，心上雖極羨慕，但總竭力耐着，不輕易流露出來；否則在我二年半的服務期間內，像

太后那樣專好把東西賞人的脾氣，再加她又特別的重視我，我必能弄到許多的東西了，而且其中儘多價值極鉅的寶物，正可使我終生享用不盡咧！

還有一件東西也是太后信以為極能增美人的容色的。我想太后的所以要那樣的注重她的容色，也許多半是受了我們這些女官的影響；因為太后生平有一種很壞的脾氣，就是專愛以貌取人。她對於她的廷臣尚且如此，那末對於我們自然更注意了！所以我們八個人之中，委實是沒有一個可以給人稱爲「醜陋」的；太后既逐日在我們這幾個年輕貌美的女官中厮混着，雖不致有什麼妒忌心發生，但相形之下，總不免使她覺得自己的容色是太老了，太憔悴了，於是便不惜千方百計的設法要保留她那快將去盡的美色。另外一件東西她所信爲具此功效的，便是人的乳汁，因此她每天總得要喝大半茶碗的人乳。

宮裡面既沒有人生孩子，又不曾養着半個未離哺乳時期的嬰兒，每天那裡去弄這些人乳呢？

原來太后也有乳母雇着咧！太后的乳母乃是很謹慎地從那些旗丁的妻子中選進來的。她們自然都是才生產過的少婦，選的時候非常謹慎；體格，面貌，以及身上潔淨不潔淨，都是很重要的條件。有時候也許選到了一個特別滿意的婦人，她的面貌又長得極好看，太后就一定要長期的將她雇用下來，並分外多把些錢給她，讓她好去另雇一個乳母，喂養她自己的孩子。可是這種情形是極難得的，通常總是同時雇着兩三個，教她們帶着孩子一起住進宮來，每天早上輪流着擠乳出來，給太后服食。這些乳母一進了宮，便也算是太后的侍從的一部份了，並且特別優異地款待着，吃的東西簡直和我們所吃的完全相同；一切用具衣服等，無不力求潔淨，真像是她們進宮來做客人一樣，只是在每天早上擠乳的時候，太后却還不敢信任她們，總得在我們中間派一個人出去監視着。

不料太后這一種因求駐顏而服食人乳的習慣，結果竟引起了許多偶然進宮來的外人的重大誤會；因爲宮裏既是常有兩三個乳母雇用着，而這些乳母又各自隨帶着她們的孩子，於是孩子的啼哭聲便不

時可以在宮內聽到了。本來在哺乳期內的孩子，那裡會有什麼知識？祇知道哭是用以表示各種需求的唯一妙法，而在稍感不適的時候，也祇把哭作為聲訴；因此無論他們的母親如何努力於設法制住他們的哭，却仍無結果，連太后那樣偉大的威靈，對他們也無所施其技。

就是這樣的緣故，以致一般王公大臣，以及命婦貴戚，偶爾走進宮來，很有幾次會隱隱約約地聽到一陣陣的小兒啼哭的聲音，更不幸的是他們雖因聽到了這種奇怪的聲音而心上很覺詫異，但無論怎樣，總不敢向太后詢問；便是在我們面前，他們也十分謹慎地從不肯輕易道及，於是誤會便發生了！他們既那樣的諱莫如深，不發一問，而太后和我們也從沒有工夫自動的給他們解釋，因此這重誤會，不但無從解除，簡直是久而彌深，甚至當他們隱約聽到有小孩啼聲的時候，便互相以目示意，彷彿是說：「這就是那話兒啊！」要是沒有人和他們在一起時，他們還要彼此點一點頭，意思就是說：「我們所猜度的果然不會錯啊！」

太后這種服食人乳的習慣，並不是從老年以後才開始的，當她年紀輕的時候，就每天要喝這麼一大杯了；及至她的丈夫——咸豐皇帝——死去之後，她的青春時期却還未曾去盡咧，但她還繼續的喝着人乳，宮內便少不得要養兩三個乳母。恰巧其中有一個乳母特別的鍾愛她的兒子，堅執着要帶她的兒子一起進來，太后瞧她的模樣兒長得很好，乳水又足，便破格應允了（以後就成爲一種常例）。這孩子的哭聲便一再爲外來的人所聽到，以致輾轉訛傳，弄到大家都說太后已和安德海（在李蓮英以前的總管太監）私下生了孩子了，真是冤枉到了極點！

到得我進宮去的當兒，事情已隔了好多年了，照理說，太后的冤枉早應大白於天下了；因爲二十多年來，那些從外面偶然走進宮來的人，所聽到的哭聲，始終是嬰孩的哭聲，如其真是太后和什麼人私生的孩子，難道永遠不會長大的嗎？而且很有幾次是兩三個孩子同時在啼哭，他們也未嘗沒有聽見過，就該明白太后一個人決不能同時和人家私生這麼許多的孩子！明白了這兩點，豈不就可盡除誤會



了嗎？無奈人性總喜「隱善揚惡」，更以太后平日不免常有擅作威福的舉動，人家對她絕少好感，便格外的樂於造謠中傷她了；以致在某一個時期裏，太后差不多已給人家說得像唐朝的武則天一樣了，這真是很可憐的！

我最初聽到這些謠言時，很想盡力代她闢謠，把她服食人乳的真相，昭告天下，但經我再三考慮之下，又覺不妥。因為服食人乳的一種習慣，原是不很平常的，人們聽了，也許將分外得意地構成種種謠言出來。記得我進宮後第二日早上，瞧着她把那麼一杯人乳喝下了肚去，心上真覺得有些異樣的不安，竟以爲太后是一個善於害人的「老妖怪」，她的喝人乳就等於魔鬼們的喝人血，那個擠乳汁給她喝的乳母，不久也許將會枯竭而死；但這些恐怖的猜度，後來便漸漸地消滅了。其實除去這事而外，宮內也儘有許多非常特別的事情，祇要你處得稍久一些，便自能知道它是無足爲害於人的，從此安之若素了；可是最初發見的時候，那是的確要使每個人都覺得怪可趣的。

但是最緊要我們得問一問：服食人乳究竟能否發生駐顏的功效？依我說，是能夠的，誰敢說不能呢！既然一個初出世的嬰孩在服食人乳之後，便能漸漸地長成起來，於此便可見人乳確是一種富於滋補的東西；而且我們試看正在哺乳時期的嬰兒，它們底膚色總是非常的白潤，那末人乳能使一個已入暮年的老婦人的容色重復轉爲白潤，也是大有可能的事。那末我們爲什麼看到一個老年人在服食人乳就要起那種無謂的疑懼呢？何況這個老年人自己既已確信人乳是足以幫助她挽住那正在跨着闊步走過去的年華的，則在她服食的時候，心理上必有一種信仰，精神上也必比較愉快；我們都知道凡服食一種我們對它具有信仰的藥餌，奏效往往就分外的靈速，人乳何獨不然！

## 三三三 上苑奇葩

大體上講，愛美觀念對於女性的確要比較濃厚些，普遍些，因此女人對於花也就格外的愛惜，格外的善於欣賞；尤其是我們的太后，除掉權勢貨財之外，花卉也許就是她最寶貴的嗜好品了。雖還不會够上「花癡」的資格，然而迷卻已迷得很深了！我們在上苑內，各式各樣的奇花異草真不知有多少種類收集着，凡可以索到或買到的花種，總得設法去弄了來才歇；好在宮內另有一部份的太監是專門在執行着園丁的職務的，他們所具的園藝常識也很廣博，無論那一種花木都能很周到的給太后栽培着，沒有不極適宜地發育起來的。何況太后自己還要三天兩天的走往各處去視察，更不容他們有偷懶或疏忽的餘地！

逢到興趣好的時候，太后還喜歡親自挾着一柄小小的金剪刀，帶着我們一羣人，一起走入花園中去學做園丁；當然挖泥挑水的工作她是絕對不會嘗試的，她只是相幫着捉捉蟲，澆澆水。偶爾瞧見有一枝花梗上蓓蕾長得太多了，爲恐花朵開得太小的緣故，便揀那些未長成的蓓蕾酌量剪掉些，這是太后本人也通曉一切園藝常識的表現。此外她便祇有利用着那一柄金剪儘揀合意的花卉剪下來取回去的份兒了。

我還記得有一天的深夜，時辰鐘大約已打過了三句鐘的模樣，外面突然下起雨來，粗大的雨點，一陣緊似一陣的在各處宮殿的屋脊上跳着，響着，終於把太后在睡夢中驚醒了。

「啊！不好了！我們那些才長成的菊花怎樣經得起如此大的雨呢？」她很急迫地在枕上喊着：「這雨一定要把它們一起打壞了！誰在這裏值夜？快去通知那些太監們，……」

這一夜，恰好是輪到我在太后寢宮內值夜，每逢值夜的日子，我們照例都是不敢睡熟的，所以太

后一說話，我就打地上站起來了。待她的話才說完，我就來不及的趕將出去。那些值夜的太監却並不敢走進裏面來，都在外邊廊下站着，或蹲着，有的也像我們一般地直僵僵的靠在牆上打盹。我便向一個正醒着的太監說道：

「老佛爺有旨：要你們馬上趕到園裏邊去，立刻把那些管種花的人喚起來，冒着雨去把那些新長成的菊秧一起用蘆蓆蓋好，不准讓大雨將它們打壞！」

那太監聽了我的話，怎敢遲疑，便冒着雨沒命的奔出去了。

隔了十分鐘模樣，他又急急忙忙的奔回來了。

「他們已早就用蘆蓆把那些菊秧全蓋着了！」這是他帶回來的一個很滿意的報告。

原來那些當着園丁職務的太監，也深知太后是非常愛惜她的花木的，而且憑着他們的經驗，更無需叮嚀地已知道那些初長成的菊秧是萬萬經不起大雨的，所以不待通知，早就自動的給它們蓋上蘆蓆了。從這一件事上看來，宮監之中，能幹的委實很能幹，端的未可一概鄙視！

這一夜就此很平安地過去了，太后也就毫無掛念的翻過身去，重覓黃梁，待她第二日好夢醒來，祇見窗紗上已滿映着日光了；她知道昨夜下的大雨已經停止，心上頓覺很歡暢，梳洗過後，便決意沐浴着晴和的陽光，走到園內去瞧瞧她那些心愛的花卉，經過了一場大雨之後，又是怎樣的景象。我們那班人自然又得列着不很整齊的隊伍，隨駕同行，各人都穿戴着非常鮮艷的衣裝，堆起滿面歡容，亦步亦趨地跟在她老人家的背後，講到走路，太后又是很奇怪的一個，她雖然是走的時候很少，又很遲緩；但當她在高興的時候，走起來却快得可驚，而且還有比我們更長的長力，決不道乏。

「說出來你們不要驚奇！」一路在走的時候，太后又向我們說：「你們猜單是這頤和園內，我們種着多少盆數的菊花？告訴你們：一起已有三四千盆，這數目可不小啊！」

這幾句話就是太后快要和我們暢談關於菊花的一切問題的先聲；接着，她果然給了我許多的可貴

的說明。無論什麼東西，祇要是够得上稱美的，太后無不愛慕有加；但瞧她對於她自己的化妝和衣飾那樣出奇的講究，便不難証實她這種性情了！菊花誠然是一種很美麗的花，而且名式繁多，至少總在八九十種以上；我年輕時也有相當的「菊癖」，差不多能够把它們的名目完全道出來，但現在却祇記得很少的一部份了！

仔細論來，園藝這一項工作可也不是什麼容易的事，尤其像在上苑內當園丁的那些太監，比較更辛苦；他們爲着各式的花木，一年中真不知要費掉多少氣力，多少心血，而且他們肚子裡也很有些學問，常給一般很平常的花木題上許多極端帝皇化的名稱，以博太后歡心。對於菊花，他們所能起的名稱更多，當然有一部份是沿用的舊名，但大體都很適稱有味，却真虧他們！然而他們的可貴之處竟還不祇這一端咧！原來尋常的菊花雖說都是在秋天開放的，但因菊花的種類太多，性質也就大有不同，早開的大約在八九月間就要開了，其時那些晚放的連蓓蕾都不會長成咧；及至九月已盡，十月初頭，那些晚放的才開了，可是早放的却已凋謝了！最早開的和最遲開的相差約有四五十天，其他較早和較遲的也各相差半個月或二十天不等，這原是到處皆然的情形，不料太后的園丁竟有巧奪造化的本領，他們用了一間設備極不完善的暖氣房，祇憑着經驗去調節裏面的溫度，結果便能使各種早放遲放的菊花都在同時開出了美麗的花來。

菊花中最美麗的，依我說該是那丹鳳朝陽了。這花的本身是很淺的黃色，但上面却還蓋着一層紫色；這層紫色在花心左近還是很淡的，和尋常的紅色相仿，越往外便越深，到得花瓣的尖端上時，便成純粹的紫色了。它們的花瓣並不怎樣濶，也不怎樣密，却很疏落有致，所以色彩雖很鮮明，但決沒有絲毫妖艷之氣，堪稱菊中上品。據說先前宮內原沒有這種花，後來江南有位大臣不知怎樣摸到了太后的性子，知道她最愛花木，竟設法搜覓了好幾十種非常別緻的名花來，就中之一便是號稱「丹鳳朝陽」的菊花；也就是它最受太后的愛賞，因此便賞了一個候補道給那大臣的兒子。

除了丹鳳朝陽以外，其他比較名貴些的菊花還有白龍鬚，紫金鈴，雪球，雨過天青，好幾十種，一時也不及列舉；即使舉出來也沒甚興味，這裏便決意一概從略了！

太后的愛好花卉是很有科學家的風度的，她決不僅以觀賞爲已盡愛好之能事；她對於無論那一種花，都想充分的利用它們。譬如把各種鮮花採去給那些做繡作的女工當標本，把玫瑰花鳳仙花的液汁製成化妝用品等，都是很有意義的。那末太后對於菊花又是怎樣的利用呢？這個她是用來當做食品的，食法如下：

先把那一種名喚雪球的白菊花採下一二朵來，大概是因爲雪球的花瓣短而密，又且非常潔淨，所以特別的宜於煮食；每次總是隨採隨喫的。採下之後，就把花瓣一起摘下，揀出那些焦黃的或沾有污垢的幾瓣一起丟掉，再將留下的浸在溫水內漂洗上一二十分鐘，然後取出，再放在已溶有稀礬的溫水內漂洗，末了便把它們撈起，安在竹籃裏瀝淨，這樣就算是端整好了。第二步當然便是煮食的開始了。太后每逢要嘗試這種特殊的食品之前，總是十分的興奮，像一個鄉下人快要去赴席的情形一樣。喫的時候，先由御膳房裡給她端出一具銀製的小煖鍋來；因爲有菊花的時候總在秋天，煖鍋已快將成爲席上的必需品了，雖然似乎還早一些，但也還不足令人驚奇，所堪注意的是菊花和煖鍋的關係。原來煖鍋裏先已盛着大半鍋的原汁鷄湯或肉湯，上面的蓋子做得非常合縫，極不易使溫度消失，便是那股鮮香之味，也不致騰出來。其時太后座前已早由那管理膳食的大太監張德安好了一張比茶几略大幾許的小餐桌，這桌子的中央有個圓洞，恰巧可以把那煖鍋安安穩穩地架在中間；原來這桌子是專爲這個意義而設的。和那煖鍋一起打御膳房裏端出來的是幾個淺淺的小碟子，裡面盛着已去掉皮骨，切得很薄的生魚片或生鷄片；可是爲了太后性喜食魚的緣故，有幾次往往祇備魚片，外加少許醬醋。

那洗淨的菊花瓣自然也一起堆在這小桌子上來了。於是張德便伸手把那煖鍋上的蓋子揭了起來，但並不放下，只擎在手裏候着，太后便親自檢起幾許魚片或肉片投入湯內，張德忙將鍋蓋重復蓋上。

這時候喫的人——太后自己——和看的人——我們那一班——都很鄭重其事的悄悄地靜候着，幾十道目光，一起射在那煖鍋上。約摸候了五六分鐘，張德總又上前去將蓋子揭起，讓太后自己或我們中的一人將那些菊花瓣酌量抓一把投下去，接着仍把鍋蓋蓋上，再等候五分鐘，這一味特殊的食品便煮成了。所有在揭鍋蓋，投菊花的時候，太后總得不住口的指揮着；其實我們和張德都已熟練有素，她真不必多費心了！

魚片在鷄湯裡燙熟後的滋味，本來已是够鮮的了，再加上菊花所透出來的那股清香，便分外覺得可口；而菊花的本身，原是沒甚滋味的，但經鷄湯和魚片一煊染，便也很鮮美了。太后吃得高興時，往往會空口吃下許多去。我們站在她的旁邊飽聞那股香味，却很覺難受；偶然蒙太后慈悲，教我們把她吃剩的分食掉，便不由歡喜得了不得，誰也不肯再講什麼謙讓之禮，恨不得獨自吞了下去。

太后不僅愛把菊花用來作爲佐餐妙品，同時更愛利用它們代替肥皂洗手；這裡所謂洗手，却並不是手上有了什麼污垢纔洗，乃是隨時洗着玩玩的意思。她老人家每從揮在瓶內或供在盆裡的菊花上，摘下一朵將開未開的蓓蕾來，拆散了放在手掌裏，用力磨擦，擦到那花葉齊變了渣纔棄去，却不就洗手，只把手掌張開了讓它們自己吸乾；過了半晌，纔用溫水洗去，可是那股菊花的香味便已留在手掌上了，皮膚也似乎染上了一種淡綠色，太后往往會舉起手來，很有興味地端詳着，並用鼻子聞着，久久不厭。她不但自己歡喜如此，而且還要教我們也學着她；然而我們終不能像她一樣的感覺到有什麼興趣，祇在如廁以後，或手上沾到了什麼腥臭的東西，纔去採些菊花的綠葉來擦擦，藉以抵消那股污氣，等閑時誰也不高興去糟塌那些花兒。

菊花之中，據說還有一種最希罕的名種，喚做「綠牡丹」，它的顏色是綠的；決非淺綠，而是深綠。花中綠色的最少，固不獨菊花如此，而在菊花中綠色的似乎格外的絕無僅有。我雖久已聽人說過有「綠牡丹」這麼一種菊花，但我委實不會見過。太后自然也早就知道有此異種，所以在好幾年以

前，便不斷的派人出去搜覓了；當然，經她這樣一位頂天立地的女政治家發出去的命令，那裡會有全無影響的道理？不久就有許多人獻了好幾十盆標着「綠牡丹」三字的菊花來，可是它們所開的花都祇略帶一些綠色的氣味，實在够不上稱「綠」字，太后如何能滿意呢？便繼續搜求，後來又有人送了寥寥的四盆來，一瞧花色果然是像綠玉一般的綠，可是陳列了幾天，顏色忽又淡下去了；經太后親自去仔細一驗，纔知是人家用綠顏色把白菊花染好了來混充的。這一來自然很使她動氣，那進花的人險些因此跌進鐵窗子裡去，但也虧他這麼一假冒，倒給太后想出了一種主意；到第二年新菊開始揀秧的時候，她便吩咐那些園丁另外劃出一方空地，專做培養綠菊的試驗場。先用許多上好的綠色顏料沖成很濃厚的漿水，把那一小方空地上的泥土全用這漿水拌過，然後揀幾枝種氣頂好的白菊秧揀在裡面，每天再用和攪着綠顏色的水澆灌。在太后的意思，總道是經此一番努力之後，這幾枝花開起來必然無疑的是綠色了；却不道綠色素十九還是給葉子吸收了去，花瓣上依舊祇有很淡的一重綠氣，偶然可以發現幾點較深的綠色的細點，便算是天大的奇蹟了。經過了這一番失敗，太后纔灰心了。從此便竭力的痛詆綠色菊花之不足可貴，而「綠牡丹」的名種，也永遠不會得進上苑；我自己後來也不會在別處見過，大概是我的眼福太不濟了！

太后和我閒談時，常有一種表示，以為選擇各種花卉固然應以顏色的美麗為主要條件，但我們也不可太忽略了它的其餘的功用。顏色的美麗，祇能令人於視覺上感到暢快，談不到有什麼效益；所以我們必須自己想方法去充分的利用它，使符實用。太后的用菊花瓣投入煖鍋中去和着魚片同煮，便是這一個主張的實現；此外她還發明用玫瑰和着糖做成一種甜醬，滋味和香味俱極佳妙，可惜那時候在京內不容易弄到烘麵包，否則我們真要每天早上非吃它不可啊！

從前的一般富貴人家對於喝茶也總是很講究的，茶葉最好的要買到一二十兩銀子一斤，的確也算奢修品的一種，惟其是奢修品，我們的太后便分外樂用了。她所啣的茶是否真比外面所有的特別

的好，我可不敢說，祇知道它們的價錢都是大得很駭人的，決無一二十兩銀子可以買到一二斤的話。太后每次喝茶都得更換新茶葉，而且還歡喜把各種晒乾的花朵，如玫瑰，茉莉之類，混在茶葉內，一題泡開來，取它們那般香味；其中尤以野天冬花更受太后的讚賞，她的茶碗內差不多每天必有幾朵野天冬花浮在上面。

荷花的花瓣也是太后所愛喫的一種東西，在夏季裏，常教御膳房裏採了許多新鮮的荷花，摘下它們最完整的瓣來，浸在用鷄子調和的麵粉裏，分爲甜鹹兩種，加些鷄湯或精糖一片片的放在油鍋裏炸透，做成一種極適口的小食。還有在春天，約莫清明節前後，那些高大的玉蘭花纔開旺的時候，太后也得把它們採下來，依着利用荷花的方法，煎成又香甜又清脆的玉蘭片，隨時喫着它消閑。

上苑內所種着的花木既是如此之多，而每種花木又必須有人去時時照料，因此給太后充園丁的那些太監的工作，委實是十二十分的繁劇了！單就菊花來講，還祇是一種時令花，祇在秋天裡需要人照料，——雖然我們有很大的暖房蓋着，儘可把它們維持到過冬，但需要照料的時間大部份總在秋天。——似乎可以不致怎樣忙繁，然而在事實上，一交秋令，幾十名專門負責照料菊花的園丁，便沒有一個不忙得整天不幹別事而仍不能有片刻的空閑了。譬如灌水，施肥，遷種，遇烈日或大雨便須加蓋蓆篷，雨過後及晚上又必須把蓆篷取下，好讓它們充分的吸收露水。再加那時候還不會有什麼滅蟲的藥沫發明，於是除蟲的工作又得佔去不少的時間。

能够在菊花上繁殖，並施行破壞工作的蟲類是很多的，而其中尤以專鑽在花心內恣意搗亂的一種小青蟲最爲可怕，它們在菊花的蓓蕾未長成以前，梗上祇有綠葉的時候，還是影也不見的，待到那些蓓蕾漸漸長大，差不多就要開花的當兒，他們便不經邀請的闖第光臨了，齊集在花蕊上，日夜的嚼嚼，往往會把一枝上的花全部嚼完。因此在某一個時期內，捕蟲的工作，真是緊張到極點。二十多名的園丁分爲十來組，每組兩人，一個擊着兩只特製的馬口鐵杯，蹲在地上，專候那另一個把各枝花上



的小青蟲搖落下來；然而祇是搖還不可靠，必須分開花心，細細的搜驗，纔能悉數殲滅。所以每一枝花都得費上六七分鐘工夫。我們試想：上苑裏一起有三千多盆的菊花，需費多少時間方可全部檢完呢？無怪那些園丁天天要忙得不得空閑了！

用了那麼許多的人力來從事於園藝的工作，究竟是否值得呢？除此以外，那些太監還有什麼別的用處呢？這兩個問題可不容易答復，但依我想：第一個問題的答復，應該是正號；因為倘沒有這麼許多的人力化費下去，怎能有三千多盆五色絢爛，賞心悅目的菊花開出來呢？何況這些菊花多少總得博取太后幾許歡心，這便是很值得的了！

## 三四 玉體橫陳

當我奉了太后的懿旨進宮去充任侍從女官的最初幾天，一切起居行動，自然是處處覺得很拘束，很尷尬；而最感困難的却是洗澡的問題。因為我和我妹妹久居海外，已養成了一種天天必須洗澡的習慣；可惜我在進宮之前，沒有託父親打聽到這一層，以致進了宮之後，第二天早上便深深地感到了不便。我們姊妹兩個輪流着找了半天，在偌大的皇宮內，竟不能找到一套可供洗澡用的器具，——也許那些宮女和太監們都各自備着這些東西，但只是私下使用的，而且也不敢將他們自用的取來給我們用。——沒奈何祇得姑且隱忍着。可是我的心上總覺萬分不解：難道說比我們先來的那幾位女官都是終年不洗一次澡嗎？或者可以說，她們都是湊回家去的時候在家內洗的，那末還有隆裕和瑾妃又怎樣呢？尤其是我們的太后，日常老是很注意地修飾着她的容貌，又很勤謹地更換着她的衣服，想來斷乎不會甘心讓她的身體獨爲藏垢納污之所的道理，但最初我竟猜不透她的洗澡問題究竟是怎樣解決的？現在先說我自己又是怎樣解決的呢？幸而太后特別的優待我們，雖是先進去的那幾位女官都是一

起住在太后寢宮後的一座偏殿內的，六個人一起合住着，爲的是太后便於呼喚的緣故；可是我們進去的時候，太后便知道我們決不願意住得那樣擠的，因此不僅在宮內特地指定了兩間小屋子給我們，便是在頤和園內，我們也有另外隔別的居處。有了這一種便利，我們便盡可自置浴具了，却也不能十分完備，我祇打發一個太監到我家裏去送下一封信；隔不到五六天工夫，我父親便托人給我們帶來了一口頗有幾分像西式浴缸的木盆，而且用的木料很輕，移動絕不費力，這樣就把我們姊妹倆的洗澡問題解決了。

其次，讓我再來告訴你們太后的洗澡方法。

過了幾天，有一個晚上，突然有一位女官來知照我說：今晚太后又要洗澡了。——後來我方始知道太后不但決非常年不洗澡的人，而且是每隔幾天必須要洗一次澡的，正和她每天晚上必須塗雞子清和耐冬花露的一件事相同，都是不會變更的刻板文章。——今天是正輪到我值班，所以我必須趕快上去服侍。

「可是我來了這幾天，却不見浴室在那裡呢？」我向她請問着。

「什麼？你說的是什麼話啊？」那女官似乎很駭愕地向我反問道：「浴室！什麼是浴室啊！你說的話我真聽不明白！」

我原是要向她請教的，現在却變爲她來向我請教了。於是我就竭力的給她解釋浴室是什麼意義，然而她還是不明白，因爲那時候的人根本不考究這些，要洗澡祇有一只木盆便完了，根本沒有另闢浴室的需要，她當然難以瞭解了。

「既然這裏沒有浴室的設備，那末，」我想我和我妹妹是逼不得已纔勉強弄一只木盆用用的，太后既是那樣尊貴的人，又是久居在宮內的，怎麼會不弄一間浴室呢？因又忍不住問道：「老佛爺又是怎樣的洗法呢？」

「要問這個，你且自己去用眸子瞧吧！」那女官彷彿很不耐煩和我多說話，立即駁斥道：「停一會你少不得就要進去侍候了，現在這樣空着急有什麼意思呢？……好歹總不用你操心！……」

我給她如此一搶白，自亦不願再多問了，便懷着這疑團耐心等待。

每逢晚膳過後，太后總得召集了我們這些近侍坐在她的那一間便殿內隨便談論着，——當然發話的總是她老人家自己，我們都祇悄悄聽着。——所談論的無非是當天一天內發生的種種事件，或官內外各位大臣的人品；約莫總須談上一小時左右，然後她纔肯退回她的寢宮中去，別人也方始可以散開。這一晚我既知道尚須侍候太后洗澡，便恭而敬之的隨着她一起走進寢宮中去，同時還有四個宮女也隨着我徐步而入；當時我因爲不知道該做些什麼事情，心上很慌張，最初還道是要我直接動手去給她洗澡，過了一會，纔知道直接動手給她洗澡的便是那四個宮女，我却祇須站在旁邊監視監視，指點指點。其實我又不曾在什麼澡堂裏當過執事，如何懂得這樣那樣的去指點她們呢？幸而太后也并不真的要我給她照料。她逢到無論什麼事情，都歡喜自作主張，忽東忽西的指揮人家；這件洗澡的事又豈肯放鬆，讓那四個宮女給她胡亂洗擦之理？所以實際上，我們每次被派着進去「侍候」她洗澡，還不如爽快說被派着進去「看」她洗澡的來得和事實相符些。

最先是兩個太監抬進了一只很大的木盆來，可是這木盆却決非我們尋常所能見到的那種木盆，它的內部雖是木質，外面却包着一重很厚的銀皮，所以永遠是很光明燦爛的。盆內已有大半盆的熱水盛着。除這木盆之外，那些太監還捧來了許多潔白的毛巾。其時太后已安坐在一張矮几上了，這張矮几的靠背還可以隨時取下或裝上，以便那些宮女給她擦洗背部。

祇就太后洗澡時所用的毛巾來講，已可見其奢侈性的一般了！那些毛巾的四周都用杏黃色的絲線扣着，成爲一圈很齊整的外邊，中間更用同色的絲線紮繡成一條極精緻的團龍；鮮明的黃色，襯着雪也似的白地，真是多麼的動人啊！我想就把這幾條浴巾送上那一處的博覽會去陳列，已不失爲一種很

精美的工藝品了！

當太后在那矮几上坐定的時候，這四個宮女已在很忙碌地準備着了，於是太后便自動的把上身的衣服解下，裸了她的上體。我雖然沒有意思一定要賞鑒她的玉體，但既已在我面前展露了開來，我自亦不免要看一看，這一看倒使我非常的詫異起來了。因為太后的年齡我早就知道的了，依我想來，像這樣一位老太太的身上，自必沒有什麼肉彩可看了，所能見到的定然祇有一重乾癟的枯皮。那知道太后的身上絕對不是如此！她的身段原是非常美妙的，也不太肥，也不太瘦，肉色又出奇的鮮嫩，白得毫無半些疤痕，看去又是十分的柔滑。像這樣一個驅體，尋常祇有一般二十歲左右的少女才能如此；不料此刻我却在一位老太太的身上看到，真不可謂非奇跡了。那時我不禁就暗暗的想着，如其太后的面部更能化裝得年輕一些，再湊上她這樣白嫩細緻的軀體，她便可穩穩的被選為宮中最美麗的女性了。

太后的上體既已完全顯露了，那四個宮女——所有的太監已早在那銀浴盆拾入之後，全部退出去了——便得開始工作了；各人先分四面站開，一個站在太后的胸前，一個站在背後，一個在左，一個在右。這裏所說的站，當然不是直挺挺的站立，因為太后自己已坐了下去，她們又怎能站着給她擦洗呢？所以她們實在不是站，而是蹲；我却是真正的站着，相隔了四五步路站着，心上真像快要看到什麼新奇的西洋鏡似的興奮。

那四名宮女的第一個動作便是各自取起一方繡着黃龍的白毛巾，浸入那浴盆中去，這一快下去却不就撈起，差不多要隔了四五分鐘才同時取出來，用力絞乾，一直絞到滴水全無的程度。才鬆開，然後平鋪在掌上，取起那些宮內自製的玫瑰香皂來用力塗抹上去；這些動作雖很繁複，但那四個宮女却做來非常敏捷，而且舉止進退，都極齊整，很像是操演慣了的軍隊一樣。她們把肥皂擦好之後，便一齊湊近太后身邊去，正式動起手來；一個給她擦胸部，一個給她擦背部，左右兩個便給她擦洗脊下和兩臂。其時太后的神氣似乎很高興，一些不動的儘讓她們給她擦抹着，一面還很興奮活潑地和我隨便

講論；因爲她已習慣着這樣當着人洗澡了，所以臉上竟沒有半些忸怩之態。我想我自己要是給人家強迫着這樣洗澡，那我寧可不要做皇太后的！

待到太后的身上和兩臂全部擦遍肥皂之後，第一步的工作便算完了，那四名宮女就將手內的毛巾一起棄掉，另外各自檢起了一條毛巾來，同樣先在溫水內浸了一浸，再撈起絞乾。這一次却不再塗抹肥皂了，而且也比較絞得濕一些，這一步的手續是要給太后擦淨方才塗上去的肥皂和已給肥皂擦下來的污垢，所以措擦的時間也比較長久一些。待這一次擦好，還得來一次最後的乾措，那是另外又掉過四條毛巾的。

這樣經過了三次的擦抹，太后的上身當然已是很潔淨了，但事情還不止如此簡單咧！那四名宮女一放下了最後一次的毛巾，便忙着取過一缸已溫熱的耐冬花露來，——便是太后每晚塗在臉上的東西——用四團純白的絲棉，飽蘸了花露，不惜工本地望太后身上塗去；待各處全塗遍了，再另外拿四條乾淨的毛巾來，給她輕輕的拍乾。這真是多麼費事的玩意兒啊！

擦洗的工夫做到這一步，自然是至矣盡矣了；第二步便是給太后取過了一套潔淨的睡衣睡袴來，先將睡衣替她穿好，這樣便可使她的上身不致受寒了。接着便由太后自己把襯袴卸下，一直裸到脚尖，下半個身子便全部顯露了；於是另有四個專任粗工作的女官，得到了裡面的四個宮女的暗號，抬進了另外一隻浴盆來，這盆一般也是木質而包着銀皮的。——這幾隻浴盆的外表雖然是相同的，可是底下都有暗號做着，藉以分別它們的用處，萬萬不能弄錯。（如其不小心而弄錯了，太后是決不肯善休的。）——滿盛着溫水，一直抬到太后的足旁才放下。太后便把雙足一起浸入了盆中去，讓那四個宮女照着先前的方法，給她擦肥皂，換毛巾，一直到塗抹那耐冬花露。我冷眼從旁看去，不久就發現那四個宮女的手術確是異常的嫻熟而敏捷，她們知道用多少的氣力才可以把那些浸透了水的毛巾絞到將乾，用多少的肥皂擦在都毛巾上方始適宜，還有用怎樣輕重的手法，才能給太后擦淨污垢而不使她覺

得痛楚，以致於怎樣拍法，才容易將那花露拍乾；這種種顯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所能熟習的，那末她們當初所費的一番學習的功夫，不用說是很久的了！我想假使把她們當做一種具有專門性的藝工看待，也不能算是怎樣過分的抬舉。

下半身擦洗完事之後，太后便立即將那睡褲穿了起來，而這洗澡的工程，也就跟着宣告圓滿了。可是慢一些，還有一步最後的手續咧！那四個宮女還得另外取起一組（四條）新毛巾來，給太后揩擦手指和面部。自始至終，畢竟換了幾次的新毛巾，我已不很記得了，但讓我告訴你們，宮內有十個宮女，整天不做別的事，專在那裏給太后担任漿洗衣服等類的工作，你們就可以知道即使她老人家每洗一次澡要用四十條的毛巾，也不是什麼不可能的事了！

論到太后所穿的睡衣，真可以說又是一件很可愛的美術品，至少，決不比她其他的一切衣着粗陋。本來寢衣這一種東西的創始者原是我們中國；雖然依現在的情形論，睡衣已成爲一種純洋化的東西了。太后所用的毛巾既是那樣精緻地紮繡着，——用於下身的，是純白的。——她的寢衣上自然更要講究了；胸前和背部都是繡的金色團龍，不過這些繡作却決不繡得像尋常一樣的堅密，所以是並不凸起來的，而且用的線絲都是挑的最細軟的一種，取其不致使太后在睡的時候感到一些不舒適。太后的睡衣的顏色十九是不很鮮明的淺灰色，這是她老人家自己挑的；我可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因爲她的別種衣服的颜色總是很鮮艷的，何以睡衣獨用淺灰色？

那四個衣袖上是滿繡着大朵兒的牡丹花，紅花綠葉，繡得非常的生動。最大的花就在肩頭上，枝葉便交叉着沿下去，一直到袖口上。睡袴的兩個袴管也是同樣的紮繡着。所以這一套睡衣睡袴的本色雖是淡灰的，然而有了這些花朵繡着，也已很够瞧的了！太后在睡的時候是完全赤足的，睡鞋和軟襪一類的東西，她可說從不會用過，就祇如此，她在臨睡時的那種姿態，已是極盡艷麗之致了！的確，我敢說太后在穿上了睡衣之後，委實似乎格外年輕些。我們更可連帶的想像到，便是當她完全睡熟的

時候，她的容貌和衣飾也還保持着最整齊，最完美的狀態。

太后的坑上所用的枕頭，說來倒又是一件很異樣的東西，而且還是有些歷史的關係的。原來她的外表上雖說很快活，很驕傲，但她的內心上也不免藏着一重相當的恐怖，祇是她自己竭力的隱祕着，不肯公然道出罷了！這重恐怖究竟是什麼呢？就是惟恐有人會買囑了什麼有本領的人，偷進宮來行刺。這種恐怖本不是無謂而起的，有一次的確有過一個人很大胆地偷進了頤和園，想加不利於太后；當時宮內少不得就有相當的騷動，而她老人家也不免受了幾許的驚嚇，但經無數的兵將努力搜捕之後，那刺客終於給他們抓住了，當日便正了法，事情總算很迅速地有了結果；可是太后的胆却從此嚇破了，她想這一遭雖然幸而免禍，下次怎能保得不會再來。於是忙着加添警衛，並且還將她晚上用的枕頭加了一番改造，就是在中部開一個銀圓大小的孔兒，對直貫穿，活像是人家打高而夫球的小洞。她睡的時候，就把她的一個耳朵緊貼在這個洞口上；好在這洞就在枕的中間，一睡上去，便不難使她的左耳或右耳緊貼着了。這樣的佈置她認爲是可以使她把附近的一切聲息，格外聽得清楚一些的。我因爲不很相信，有一次便親自躺上去試了一試；（當太后不在左右的當兒，凡她所用的種種東西，我是都得悄悄地偷試一遭的。）也許是我受了一種心理作用的支配，那也說不定，不過我的耳覺上似乎的確覺得這枕上的一孔，頗有幾分和揚聲筒相等的功效，至少，並非完全無用。

再道太后所躺的坑，那倒不是怎樣特別的，就是下面襯的軟褥，比普通厚一些；冬天要襯三重，春秋是二重，夏天還得襯一重，這也許是她年事已高，比較上怕冷的緣故。軟褥上罩的那條綢毯自然又是罩得極精緻的，而且是每隔兩三天就要更換一次的。她的寢宮內除却夏天之外，平常總得生一個暖爐，祇是冬天生得旺些，春秋生得微弱些而已。到晚上，她上床之後，無論什麼日子，我們八個女官中總得有一人留在她的臥榻之旁；而在外面的廊下，也是不論晴雨，無間寒暑，總有一批太監，一動不動地，一暨不發地伺候着。

啊！這種種的情形，雖然在我此刻想來，還像祇是昨天所見到的一樣！所使我懷疑的僅僅是何以像太后那樣一個名聞天下，權傾四海，掌握着幾萬萬人的生死之權的皇太后，歸根結底，却依舊是一個肉骨凡胎的生人！她也得吃東西，穿衣服，跟普通的人一樣；她也得洗澡，——雖然洗法微有不同。但洗的結果還不是同樣的祇是把身上的污垢去掉嗎？這種種都足以證明她仍然只是一個女人！

更進一步說；她的感覺也並不會異於常人，她也一般歡喜休息，歡喜洗澡；尤其是在洗澡的時候，當那四名宮女用着極熟練的手法，在她的潔白的嫩膚上洗擦時，她顯然是有相當的快感的，她雖然並不會得意忘形地歌唱起來，但她所發的聲音裏，的確已有一種微帶顫動的樂聲在響着了；祇爲上天賦給了她這樣一個超越的地位，以致使她隨時隨地都不敢再忽略她自己所應有的尊嚴，竟連歌唱的自由也失去了，否則我想她是一定會在浴盆內低吟一曲的！

說到尊嚴，太后自然有她的尊嚴的！即使在洗澡的時候，裸着身子，赤條條地的呈露在五個女人的面前，她的尊嚴，還是不稍變動的；正和她當每天早朝的時候，高坐在龍椅上，讓許多翎頂輝煌的王公大臣，一批一批的在殿前的丹墀上給她恭而敬之地叩頭時一般無二。無論她穿得怎樣富麗端嚴，或是在上床前穿得那樣俏皮單薄，但她的尊嚴是始終極充分地保持着的；從頭至足，沒有一寸不足以代表一個至高無上的皇太后。然而當她沒有做皇太后之前，畢竟也是一個普通的女性！

讀者想來總還不會忘記她在奉天的古宮內檢視歷代帝皇遺物時的情景吧？看她見了她的丈夫——咸豐——的遺物時的那種無窮的傷感，以及她把她的愛子——同治的一件玩具，（便是那有一雙紅眼珠和一條活動的紅舌的小白兔）携回內寢，撫摩終夜的悲哀，我們可以知道在飲食方面，起居方面，以至情感方面，太后都是和我們相同的；她只是較普通的人多擁着一種龐大的政治勢力而已。



## 三五 花木之妖

這一年的深秋，委實是一個令人永遠不能忘記的特殊季節。當九月過後，日晷漸漸的短了，各種樹木的葉子開始在脫落了；我們這一羣久居在皇宮內的人，對於每個季節的更換原是不甚注意的，但這一次却都發生了一種異樣的感覺。雖然沒有人能夠明白地說出爲的是什麼緣故，可是大家的確是那樣感覺着，尤其是太后自己。也許可以說：到深秋的時候，天氣漸漸冷了，人們的皮膚上自然會有一種不同的感覺，因此連內心上也起了相當的反應；這個解釋雖似有理，但深秋的天氣我們決非出生以後第一次過到。何以往年毫無影響，獨是今年突然有起這種感覺來呢？而且這種感覺的刺激性非常的尖銳，竟使我們終日惴惴然好像大患難，大恐怖不久便要臨頭的樣子。然而各人也祇是這樣暗暗担心而已，誰也不敢在言語上有所表示。

直到這件事發生，我們才知道我們的心悸竟是最靈驗的預兆！

這件事究竟如何開場的呢？我到事後才追憶出來。

上苑裡的花木中，木蘭（即玉蘭）原算不得什麼奇異名種，但也有好幾十株培植着，每逢初夏時，總得開放出許多花朵來；祇因它們並沒有怎樣的特色，所以我們也向不注意。到了清秋時節，我們是更不會輕易向它們看一眼了；但事後想來，我們每天總得在園內來來往往地遊玩好半晌，既有了那樣的奇事，何以竟會一個人都看不見呢？老實說：如其不是宮內有着這麼一個「萬事必報太后」的習慣，我們或者始終不會知道咧！原來宮內有一種習慣，無論一件怎樣瑣細的事，看來分明是一毫不值注意的，都得啓奏太后；因爲太后的心思似乎有些和別人不同，她往往要把一件偶爾發生的極微細的事情看得十分重大。

天氣已是深秋了，突然在某一株玉蘭樹上開出了一朵鮮花來，我們都不曾注意到，但終於給一個當園丁的太監首先發現了；他知道這是一件非報告不可的事情，但他同時却又捏着一大把冷汗，險些嚇得不敢去報告。因為他們當太監的人地位既低，知識又淺，怎能預先料到這個消息奏上去之後，對於他們自己將發生什麼影響呢？也許碰得不巧，竟會教他糊裏糊塗的受一場大罪，而實際上他自己却沒有半些錯處；待到太后後來再醒悟，也來不及了。可是利害雖難預料。這件事却無論如何總得去奏明的。（這些情形都是我後來才知道的）這個園丁經過不好半晌的遲疑，便決意把這件異事先去告訴那總管太監李蓮英。

「不知道老佛爺今天可高興不高興？」他先向李蓮英試探着。

「你爲什麼要問這個啊？告訴你：今天她老人家正在最不高興的頭上呢！」李蓮英很倨傲地說：「如其你有什麼事情要啓奏的話，誰也保不定她着惱不着惱？」

「你說的是對的，我也不知道我去把這件事情奏明之後，挨打還是挨罵；但我總不敢不奏啊！」那園丁哭傷着臉說：「如其今天不去奏明，明天給她老人家自己發現了，那我的腦袋還保得住嗎？」

「哼！倒真有你的！可是你上去回明之後，說不定就會把她老人家弄惱了，那你的頭還是免不掉要斬下來的！」李蓮英彷彿很得意似的冷笑着。這個人原是一個心腸最毒，毫無人性的東西；他仗着太后的寵信，那裏肯把這些小太監當做人。每次逢到有那一個太監或官女觸怒了太后，給太后吩咐拖出去拷打榜掠的時候，李蓮英老是露着一種心中暗快的神色；如其太后要把什麼人押去砍頭，他就格外的高興了。「如今你就先告訴我，你要打算去奏明的是什麼事情啊？」

其時那園丁已是嚇得面無人色了，他聽李蓮英的口氣不對，很想就此縮住了嘴，不再說下去了；可是他自己也知道已經說得太多了，絕對不用再縮回去了。即使他真個就此縮住不說，李蓮英也一定會用私刑來拷打他，逼他說出真情來。

於是那園丁便硬着頭皮，在極度恐慌的情緒中，戰戰兢兢地說道：「有一……一……枝玉蘭……蘭……蘭花開……了！」

「在這樣快將交冬的深秋裏，玉蘭還會開花嗎？」連李蓮英也覺得詫異起來了。「這是那兒來的話。在好幾個月之前，所有的木蘭花不是全都枯謝了嗎？怎麼又會開起來了呢？」

「這……這……這是真的！果然……然有一株木……木蘭……花開了！」

「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啊？倒是很怪異的！可說是我生平所不曾聽到過的奇聞啊！」

「實在是……是很詫……異的！並且……且……且還是……是一種不……不祥之兆咧！」

「你這話我可又不懂了！怎樣是不祥呢？」

「因……爲，因……爲……在……幾個月之前，它們所開……開的花是名……名份……上應開的花……花，所以是開得……開得很多的；而如今呢，却祇有……有一株樹上……上開花，開的花……花又祇一朵。你……你……你老人家可明白嗎？一株已開過許多日子花的樹……樹上，重複又……又孤零零也……開……出一朵花來，這就不免，不免帶些妖妖……妖……氣了！」

說到這個妖字，那園丁的聲音已沙啞得幾乎聽不清楚了。

李蓮英問明了這事的原委，也立即感覺到躊躇起來，他就默默地盤算着：因爲他已經相信那園丁的話是對的了，在深秋的時候，孤零零地開出一朵玉蘭花來，的確是一種不祥的妖異；可是他又知道太后是一個迷信最深的人，平時那樣的注意着選吉日，挑吉時，恨不得處處看見喜字壽字，時時聽到祝文或頌語，像這樣顯然預示不祥的消息傳去給她聽了，真不知要引起她多少的煩惱咧！於是輪到李蓮英自己渾昆昏了；然而他畢竟是一個富有手段的老奸巨滑，稍稍躊躇了一會，便已胸有成竹了。

「既是真有這樣的奇事，我當然要給你轉奏老佛爺的！」他向那園丁說道：「此刻沒有你的事了，快回去小心伺候着吧！待太后要問你，我再派人傳喚就是啦！」

這還是早上八九點鐘咧，太后還在梳妝更衣，快要準備出去上朝了。我也在一旁隨侍着，突然李蓮英匆匆地走進來了，我們這許多人便一齊旋過頭去，將我們的視線集中在他的臉上：他那一張陰沉奸惡的鬼臉原是頂可厭的，而且是終年不變的，從沒有什麼喜怒哀樂的表示，使人家一些不能窺見他的心事。唯有在旁人給太后訶責或拷打，甚至流徙，絞決，斬首的當兒，他那臉上才有一絲笑容；原來他是天下第一個幸災樂禍的東西，好像除此以外，便無一足以動他的心了。所以他的臉上是從沒有什麼表情的。可是這一天，他却畢竟也受了那朵玉蘭花的刺激，在臉上很顯明地露出了一種驚疑慌張的神色，使我們個個都覺得詫異起來。

太后自然也瞧到李蓮英那副尷尬的相兒了，並且她也知道事情必然不妙，因就跟着變了顏色；本來這一天的早上，她老人家的的心思原不甚安靜，舉止也非常的暴躁，我猜她心上必然早就有什麼幻覺在擾騷着了，及至她一見李蓮英的神氣，便立刻像觸電似的混身着麻起來，惟恐她所憂慮着的禍事真要實現了。

李蓮英却還力自鎮定，依舊慢慢地把雙膝跪將下去，向太后照例的叩頭請安；我因爲一向知道他是太后最寵信的一個人，權勢之大，無論誰都比不上，所以也不免很有幾分畏懼他，正像我們畏懼毒蛇惡蝎一樣，此刻我就全神貫注地看着他。我一瞧見他臉上所堆的那一副奸笑，——這是太后所看不見的，因爲他的腦袋正垂得很低。——我就知道他又將施展故技了，那就是極力的假裝謹愿之態。

「老佛爺！奴才有事啓奏。」他故意用着最和婉的音調說。

「又是什麼事啊？」從她的聲音裡聽來，我們知道她老人家已是焦灼慌亂極了；一方面固然是來不及的要知道李蓮英所帶來的是什麼消息，一方面却又惟恐將聽到什麼不幸的事件，恨不得教李蓮英不要再說下去。

「奴才要啓奏的是一個大吉大利的好消息！」李蓮英偏又扭捏着，不就直說：「真是一個亙古稀

逢的祥瑞之兆。依奴才看來，不久快要有天大的喜事來了！」

「快說出實話來！誰耐煩聽你這些廢話？」太后實在不能再忍耐了。

「教老佛爺歡喜！我們園裏的玉蘭花樹今兒又開起花來了！」

我那時正站在太后的近身，好清楚地瞧見她聽了李蓮英的話，雙肩便突然一聳，差不多就要把身體從座上跳起來的樣子，我不由也連帶的吃了一驚；因為我雖然知道深秋不是應開玉蘭花的季節，但我却不懂得什麼是吉兆，什麼是凶兆，所以太后那樣的大受震驚，直使我有些莫名其妙。於是我就屏聲息氣地用心聽着。

「怎樣那些玉蘭樹竟又開起花來了嗎？」太后透着一種不常有的慌亂之態問道：「快把詳細的情形說將出來！我瞧你這樣吞吞吐吐的，分明還不會完全把實話說出來咧！如今給我快說！快說！」

「回太后！奴才怎敢不說實話！委實全是真的！方才有一個園丁來說，那裏確有一朵玉蘭花已經開放了。……」

「只是一朵嗎？」

「是的！老佛爺！據說那是這園內的一顆最老的玉蘭樹，今兒已有一顆極完整的鮮花盛放着了。這真是亙古稀逢的奇事，可不必再用奴才饒舌，誰也能知道是大吉大利的祥瑞了！」

李蓮英儘是滿口的嚷着「吉利」，「祥瑞」，可是我們的太后却已早就驚呆了；她的臉色霎時便變成灰白，心裏似乎想說什麼話，却祇見她的嘴唇在那裏不住的張合，半晌不聽見有什麼聲音發出來。在這四五分鐘的時間內，她的年齡竟像寒暑表一般的突然增加了十來歲光景。我們還可以很清楚地看見她那按在前胸上的一支手的五個指頭因受驚過度而在索索地抖着；可是我們那一班侍候她的人除掉李蓮英以外，誰都不明白是什麼緣故，更不知道應該如何給她勸解，便祇能讓她一個人獨自默默地憂慮着她自己理想中的快要臨頭的大禍了。

「胡說！」隔了好一會，她才掙扎着說道：「不許胡說！這分明是一個壞透了的凶兆，你想瞞過誰？你自己分明知道是凶兆，爲什麼還要顛倒過來說反話？你以爲我不知道嗎？哼！除非是三歲的小孩子才會當它是吉兆！」

太后這幾句話雖然說得很低，但語氣是非常憤懣激烈，說完又發狠把右手向外一揮，意思就是教李蓮英立刻走出去。李蓮英也巴不得如此，方好少換幾許無謂的叱罵，便忙着磕過頭走出去了。

於是太后便回過頭來，向我說道：

「你不要笑我沒胆量，這朵花的確開得帶些妖氣，說不定就有什麼禍患要臨到我們身上，或我們的國家的頭上來了！」她用着一種耳語似的聲音，向我說着：態度是依舊非常鄭重，兩道眉毛差不多要打成一個結子了。

我那時聽她那麼的輕輕地說着，不覺也漸漸信起來了。我自己原是絕對不信什麼吉兆凶兆的，她的話也不能改變我的信仰，祇因我追隨她老人家已有了這麼許多的日子，早就深深地體驗到她所擁着的權勢是如何的偉大了；她既已擁着這樣大的權勢，又復如此深切的迷信着吉兆凶兆，那末爲了那一朵玉蘭花而使她自己去製造出一個禍患來，豈是不可能的嗎？所以太后是因迷信預兆而憂慮有禍患臨頭，我乃是因迷信她老人家的權勢而惟恐真有什麼禍患；雖然同樣是憂慮，但心理是各別的。

「有一件事你可還記得嗎？幾年之前，」太后爲着要堅我的信心，並說明她自己的憂慮決非無謂的憂慮起見，又繼續給我說道：「突然有一天的傍晚，天上起了一層血一般的紅雲，幾乎把京城附近幾百里地方全罩住了，當時大家就覺得很驚慌，後來不是又在天上發現了一顆彗星嗎？因此人心分外慌亂，到處可以聽到許多謠言，因爲俗語稱彗星爲掃帚星，乃是一個最不祥的星象，再加上又有滿天的紅雲，那是更非好兆了；我們自然也很憂慮，惟恐將有什麼禍患發生。然而任你事事謹慎，政不妄舉，那一年終於教我們讓日本打了一個大敗仗，喪師失地不算，且又賠了不少的銀子出去。紅雲和彗

星的凶兆，畢竟是應驗了。如今這一朵不該開而開的玉蘭花，真不知道又要把我們怎樣作弄咧！」

她說的時候真有萬分誠懇的態度，人祇要見了她這種態度，便不由他不信了。但迷信最深的還是她老人家自己。她從得到了李蓮英的報告之後，舉止是越發的張皇了，她簡直不能再在龍椅上安坐着，祇見她忽而立起，忽而走向窗前去，忽而懽然長嘆，忽而連連頓足，險些連穿戴衣冠，準備上朝的耐性也沒有了；大家又不敢催促，幸而她還能竭力自制，終於像每天一樣穿齊了全副的盛裝。

「快上緊些！別再耽待了！」最後，她反顛倒的催促起我們來了。「無論這預兆如何不利，現在我們必須馬上出去！我想今天的早朝上，一定會有什麼事情發生，至少是一個消息。說不定此刻慶順（即軍機大臣慶親王）那老頭兒的袖子裏，已有一封于我們大大不利的奏章藏着了。」

她這種極端武斷的預測原是事理所不許的，我當時也未嘗就敢相信，可是後來所發生的事情，竟恰如所料，真所謂無巧不成書矣！現在姑且讓我慢慢地敘述下去，信不信祇能由着讀者們自便了。

太后每天出去視朝，照例總得把我們這批人酌量帶一隊出去的，這日也是如此；我在她的背後仔細留神着，祇見她今天的走路竟比往常快了許多，不過快雖快，脚步却非常慌亂，而且時有歪斜傾側之勢，遠不如往常的穩定，反而充分地表顯着一般尋常的老婦人所有的行路姿勢。從這點上看起來，園內那一朵突然開放的玉蘭花，的確已把太后畏脅得老態畢露了！

待我們走入正殿，太后的那些大臣已早在殿下等候着了，一見太后到來，便毫不遲疑的照例一起跪倒，恭恭敬敬地叩着頭，並逐一報名請安；這一套瞧得厭透了的老例，可以無需多叙，待大家都參拜過後，那慶親王却依舊跪在地上，正在等候老佛爺准他發言的特旨。這種情形原也是非常普通的，因為慶親王是軍機處的領袖，所以他往往是第一個奏事的人；但這一日我們瞧他臉上的神氣，實在很有些異樣，雖不能說異樣到如何地步，只是在我們眼中看來，正和方才李蓮英進宮來奏報玉蘭開花時的情態一般無無二。

老佛爺當然也聽得很分明了，她的嘴脣頓時便變成了灰白色。

她知道那預料中的禍事真的已來了！

「你有什麼事要說啊？」她很急迫地問着，聲音非常的不自然；其特別的官員雖都在兩旁站着，但太后却像不瞧見他們一樣，儘把一雙眸子覷着慶親王，半晌不稍轉動。

「回太后！奴才這裏方才得到了一個消息。」慶親王仍透着他那常有的一種大臣風度，低聲啓奏着。

「是什麼消息呢？你們早就該奏上了！」太后真是十二分的焦急，忍不住竟把她自己的心事也直說了出來：「今天早上，我們早料到一定要有什麼壞消息送來了，如今你果然帶着來了！」

慶親王雖聽太后這樣說了，而且明知道自己所要啓奏的這個消息的確是壞消息，但如何能故意瞞蔽呢？便鼓足勇氣答道：

「日本已經向俄羅斯宣戰了！」

這個消息可真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太后更有一種異樣的感覺，她恨不能立刻把這件事問一個底細。

「那末日本和俄羅斯之間畢竟誰是誰非呢？他們這樣突然的開起仗來，難道也算是正式的國際戰爭嗎？我真不明白爲什麼這些外國人老是歡喜打仗！儘有許多事情是可以和平地解決的，何必一定要互相鬥爭，互相殘殺呢？我瞧他們簡直是天性如此。現在且不管這些，只問日本和俄羅斯今番又是怎樣打起來的呢？」

「因爲日本先起兵攻襲了旅順口。」

「你可是說旅順口嗎？真奇怪了！旅順口是我們的海口啊！」

「是的！太后。」

「這是十二分詫異的事！他們既然要打仗，爲什麼不上日本去打，或是上西伯利亞去打呢？我瞧



他們這兩個國家對於我們都有很不好的心思懷着呢？」

「可是，太后，這一次的戰爭委實是和我們不相干的！」

「你敢這樣說嗎？既然是這一次的戰爭於我們是沒有關涉的，那末爲什麼他們要在旅順口打起仗來呢？」

太后這一句尖利的反問真使那驕頑無用的慶親王無言可對了。其實這一些淺顯的利害，他也未嘗分辨不出，他也知道這一番日本和俄羅斯在旅順口作戰的結果，對於中國必然是有害無益；但他們那些當大臣的都已習慣於萬事不說真話，能够哄得過的事情，便想竭力哄過她，因此慶親王也故意的說出這種言不從心的假話來了。

當下太后也不過於窘他，祇低下了頭，自己默默地思慮起來，慶親王等都極嚴肅地在下面候着，而且各人都竭力裝着一副愛國忠君的容顏，表示他們也跟太后一樣的在上心思。這樣靜默了十來分鐘模樣，太后便用着很高亢的聲音說道：

「古人說得好：『養兵千日，用在一朝，』難道我們的兵平日一般也是有吃有穿的，到得國家有事時，便一次都用不來他們嗎？這一回無論有事或無事，我們却不能不有些準備！就着兵部趕快調集幾路兵馬，即使他們祇够打一仗，也得用上一用！」

太后這幾句話裏頭是很有些芒刺的，我一聽便知道她是的確有感而發了；慶親王也未嘗不瞭解，便是其餘那些靜着一言不發的大臣也個個都理會得，因爲那時候的中國軍隊，委實是太糟了。但太后雖明知它的軍隊的無用，却依舊主張要在可能範圍之中，作相當的準備；就是慶親王所說的日俄兩國作戰與中國無關的話果然是真的，但也得稍事佈置，以防萬一。

於是她又繼續說道：

「我們要注意：每一次在我們國境以內，或國境附近發生戰事時，無論是中國人跟外國人打，或

是外國人跟外國人打，打到結果，總是把我們中國毒氣，一大方一大方的土地送給人家；這樣的好事情，誰能保得這一回不再發生呢？我相信日本和俄羅斯這兩個國家，此番的所以開戰無非是雙方都想供吞我們的東三省而起的初部角鬥罷了。可是我們得想一想，我們所失去的土地已經很多了。我們可願意把東三省送給人家嗎？」

太后的話真是說得太激昂慷慨了。慶親王便打算竭力地使她平靜下去，急急回奏道：

「乞太后稍息聖怒，聽奴才一言！依奴才看來，日俄兩國的居心雖然很可怕，但他們這一次打仗却未必便有什麼深意，祇要我們自己嚴守中立，那是決不會有什麼壞事弄到我們頭上來的！」

「話雖這麼說，」太后聽了慶親王的話，似乎很不以為然，但又不願如何駁責他，便依舊順着她的自己的意思，滔滔不絕地說道：「你必須趕快去囑咐那邊鄰近各地的文武官員：教他們務必要小心謹慎，竭力避免和人家發生什麼衝突；可是在同時也得知照他們準備下相當的兵力，如其敵人方面竟極無理地向我們挑釁起來，意圖劫掠我們的土地，就該盡力守衛，不准退讓。總之，目前我們應該先忍耐着，不要說一句足以引起人家誤會的話，或做一些足以沾惹人家的行動；然而萬一人家真要找到我們門上來，那就非得下決心狠幹一場不可！」

讀者別給她騙過了！她這幾句話在朝上雖是這樣說，但却並不會教慶親王就去照着辦上諭，她祇是在口頭上如此說而已。因為她一聽到日本和俄羅斯開火，便早就知道事情很為難了，她怎肯如此莽撞？她原是一個很狡獪的人物，當然知道她自己方才向慶親王所說的一番話是很嚴重的，要如真的用書面發表了出去，不上一天，便可以給全世界都知道了，那末日本和俄羅斯就好湊此放下臉來，在東三省大吵大鬧了。所以我相信太后是自始至終很明瞭中國那時候所處的地位的，中國既是那樣的貧弱，又復孤立無援，怎能貿然和人家開戰呢？開戰的結果，也許會把她自己的皇太后的寶座根本推翻掉，別的自然更不用說了！

她也不耐煩再在殿上多坐，便忽忽地宣告退朝，仍由我們簇擁着回宮。往常太后回宮時，一路上總得東張西望的在各處巡視着：今天，她卻目不轉瞬地儘是一味的向前猛走，直接回至寢宮中去。苑內各處所開的花向爲她老人家所十分喜愛的，今天雖也有很燦爛的幾種時令花開着，但對於她已不發生什麼好感了；便是各處的那些小太監當她經過時照例向她磕頭，也不復能博得她的一顧了。

往常她的身軀原是有些偏癆的，但今天却挺得非常的直，像一個很英勇的少年君王一樣；她彷彿在想把她自己的身子站在她底敵人的身上去，用力的壓住他，不使他能有爬起來打倒她的機會。現在她就感覺到她肩上所負的責任底太重了！

我不禁暗暗在懷疑或者這一件事變，就是當我們從奉天回來時大家都覺得很慌張急迫底預兆的實現吧？

太后回到了寢宮以後，便急不及待的吩咐所有的人一起退出去，祇許留下兩個女官給她承值，而我就是那兩個中的一個。那可憐的光緒雖然在名義上還是一個「現任」的皇帝，但凡逢國家有比較大一些的事故時，他是從來不許與聞的。（便是小事也輪不到他發表意見）此刻自然也早就給太后打發出去了。連那隆裕瑾妃也在同時奉諭退出；另外的那些宮女太監之輩，更不容遲疑地盡給太后趕了去。

於是她老人家便一聲不發，一動不動地靜坐着，眼睛雖然向前望着，但並不注視在那一件東西上面；我們雖知道她是正在苦苦思索，但不知道她是在想些什麼。因爲她始終不會說過一句話，她的雙手絕無動靜地攔在膝蓋上面，是很緊張地板着。

但她的確是越顯得老起來了，比了昨天或是前天，至少相差十年左右，我不禁從內心上對她發出一種憐憫的感覺，可是我不敢用什麼話去勸解她啊！我祇見在我的面前，坐着一位很老很老的老太太，她的坐下是一張很舒適的黃緞的錦墩，但在她的兩個老倦的肩膀上，卻担着一副關係全國安危的

重擔。她是被壓得多麼的勞苦啊！然而她倒並不害怕，她知道在目前，她至少還有應付一切的手段，將來的事情怎樣，便不可知了。因此她就不免很操心。但無倫如何，全中國的人民都在守候着她的動靜，他遲早總得代表中國表示一些適宜的措施。

時辰鐘一分一刻地走過去，太后却依舊默默地靜坐着。

我在她一旁侍立着，不覺也陪着她思索起來了；我所想的是不知道她老人家想不想收回她今天所突然失去的一部份的青春。這個我自然不能猜得透；可是到晚上，却得到了一個事實的證明，因為她忽然把我招呼到了她的近身去，拉着我的雙手，很慈愛地撫摩着。——這個舉動是祇有當我初進宮來的時候，她老人家因為瞧我生得畧帶幾分洋氣，不覺很歡喜，便也會這樣的將我的雙手撫摩過一次。

「這是多麼柔軟和嫩啊！惟有年輕的人才有這樣的一雙手！」她一面撫摩，一面感嘆道；「誰不歡喜有這樣的一雙手呢？可是像我們這樣負着統治兆民底責任的人，却非得有一雙富於經驗，而能克制一切的老手不可！」

「是的！太后。」我對於這個担負過重而驕地顯着憔悴之態的老太太，實在想不出什麼適當的話好說。她忽又抬起她的視線來，眼睜睜地的看定着我。

「啊！青春！」她很溫柔地說道；「這是天賦與人的一種最可寶貴的恩物，所以人必須竭力愛惜它，並設法把它積蓄下來；即使老了還得如此！」

太后這幾句話的深意，當初倒並不會如何感動我。直到現在，我也在人生的過程中經歷了這麼許久的歲月之後，才知道她的思想是的確很有至理的。

等不到中午的時光，她就急急的發出了一條很奇特而實際上無甚意義的命令；她吩咐李蓮英親自去監督着那些充花匠的太監，把那一支突然開放的玉蘭花砍下來，碎成片片，埋入泥土中去；她並且還嚴令他們必須去埋在一處最僻靜的所在，不使什麼人可以踏到它，更不使它能受到半些陽光或雨

露，免得它再復活過來。

這一件她認爲最緊要的事情辦妥之後，她的臉色便比較的好看一些了。接着她又向我說道：

「一個負着過於重大底責任的人，最好是能够隨時忘掉他的責任，否則他的責任必將格外覺得重大了，甚至會使他嚇軟下去。現在快讓我們來忘掉我們的責任吧！你不是說你能唱那李太白的『清平調』嗎？很好，你就給我唱一回吧！」

其時她的憂慮雖然是已像寬解了許多，但臉上仍無一絲笑容，祇教李蓮英趕快出去召兩個樂工來，一個吹笛的，一個吹簫的，帶着他們的樂器進宮來侍候。這兩個人的技術很不錯，合奏得非常動聽，我也勉強裝着笑容，提高了嗓子，唱那李白的清平調：當我在唱的時候，我暗暗偷看太后，但見她臉上的許多皺紋已漸漸地鬆開了，兩個眸子裏也閃出了一種比較有活力的光芒，她所需要的安慰居然是得到了。我希望她從此就可以安靜下去了。

我的清平調不久便唱完了，那清脆宛轉的笛聲，簫聲，也跟着消散，兩個樂工都磕過頭出去了。當這座高大的宮院將浸入黑暗的天幕中去的時候，我們的四週，又已給一重安謐，平靜，而整肅的空氣所籠罩了！



## 容齡女士後序

家姊德齡所撰御香縹緲錄一書，經瘦鷗先生譯述後，不啻點鐵成金，洛陽爲之紙貴。先生因容齡侍奉宮闈有年，函浼作一序。猶憶二十三年四月間此書初在申報發刊時，容齡已曾略綴數話，藉辯其虛實矣。今殆無可復言。惟偶追念昔年情況，殊有不勝其感慨者！溯自滿清三百年來，宮廷繁瑣，書不勝書，歷代不絕，多文之士，亦不敢率爾操觚；齡何人斯，何敢擅妄。齡年來中外知交，亦不乏會以記述宮廷者，齡以撰述一事，必須透澈始終，始能暢所欲言；倘走筆之間，真相隔膜，勢必粉飾造作，說稿。若再一意圖利，藉出風頭，信筆謔來，聳人視聽，彷彿天花亂墜，盡屬縹緲虛無，以爲人，被騙於五霄雲外矣。不知前朝遺老，天寶宮人，尙有存者，倘執書相質，自問天良，身於何地耶？溯齡自十餘歲蒙上宣召，隨先慈入宮爲女官，招待外賓，一言一動，莫不恪遵慈訓，非如神話中戲場上之女官之可以隨隨便便者。平日一言不敢多發，一步不敢亂走。即侍奉慈禧太后，亦非僅哄得老年人歡欣快慰而已。關於政事，則一無所聞；即偶有見聞，亦裝作不見。官禁森嚴，守本分即所以保性命也。每憶當年情狀，輒生兩種感慨，一則以喜，一則以悲。喜者，家姊首先，先嚴隨後因病請假南下就醫，先慈亦不得不隨侍而去；齡以一幼弱女子，蒙慈禧太后殊榮異寵，視若女孫，即偶有失檢之處，亦莫不曲予優容，能勿喜乎？悲者：年華老大，一事無成，太后與父母又相繼仙去，欲求當年憐寵愛護，無微不至，不可得矣！能勿悲乎？惟有追思過去光榮，付諸鏡花水月已耳！噫嘻！